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B87/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五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二)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一

右編補十卷

〔明〕姚文蔚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劉伸等刻本

.....一五八

古奏議不分卷

〔明〕黃汝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吳德聚刻本

.....五三九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二)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臺奏議

二十卷》提要

乞恤民通商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一年三月上

臣惟 帝王之康阜民生經制 國用也莫不以農商爲重務以食貨爲先圖故田賦之制紊則貧弱受累逋負日多而民與官交病催征之稅重則物價高騰百貨日耗而民與商病如是而欲興富庶之風致太平之理不可得也 臣請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曰者柄政大臣好任私智以紛更約束乃偶爲清浮糧之說令天下郡邑田地山場履行清丈議者謂其併吞遼王田地欲假此以滅其跡 臣不敢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一

謂其非然也弊政一行流毒無已上之人欲速以自成下之人鹵莽以塞責不旬日之間而撫按報竣事矣賢能之薦書上矣 臣博詢之四方輿論大約稱便者十無一二而變易 祖制增稅殃民者十之六七也伏蒙 恩詔軫念及此除清丈均平軍民稱便者照今冊派征其有短縮之步弓虛增地畝併將山坡湖蕩升則派糧貽累軍民者悉令摘查改正天下臣民莫不歡呼感戴謂 聖天子已洞知其弊而許其復舊矣顧頒行雖久而奉行改正者誰乎 臣

愚以爲

祖宗開創經營其丈量圖冊藏之南京

後湖至明且備也當是時吏民畏威奉法豪猾不敢爲姦按形編號因地起賦其間弓步有廣濶稅額有重輕蓋皆有深意存焉非後人可得而增損也歷世以來生齒雖繁幅員如故自非河海之濱水患決齧其舊額未有不存者至于山坡湖蕩或有開荒非砂磧鹵薄則旱潦不常其于膏腴舊田固不可同日語也今量丈者不考原額不循舊冊盡掃而更張之或故意拋荒而輒爲減則或稍加芟闢而遂起升科或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二

槩稱一則致肥瘠之不分或駕言均權致多寡之莫辦有力者夤緣爲奸無力者坐而待困武斷之徒謀充公正挾官府之威橫行鄉里閭閻小民敢怒而不敢訴其弊種種有不可勝言者且丈量之初意止欲以清浮糧也夫所謂浮糧者不過人戶之飛詭或水患之沉沒而祖宗之圖籍固自若也今併其字號畝步盡更易之矣南京後湖二百年圖籍不幾于廢乎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今日之弊誠恐類是臣請申飭各撫按官除丈明稱便者無

論已其各府州縣有更置字號變易等則者宜下所

司悉令照舊毋致紛更縣分爲區區分爲里原額若干該稅若干因田而查其稅因稅而審其人不使有隱匿飛詭之弊則浮糧自無不清其山坡湖蕩有新開成田者或量行起科註於各里之後若稍有湮沒亦宜明註開豁固不得裒多而益寡亦不得增舊以爲新積里而區積區而縣不必履畝覆丈實可按圖而知有故違明詔仍前增易者冊解至京許該管科道查叅具奏其地方毫强公正吏書人等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

有把持抗違者許巡按御史訪拏問遣庶幾奸弊盡去民生可安乎今造冊將完各地方必憚於更改之勞紙張之費然臣以爲不亟改是亂祖宗之圖籍闕朝廷之德意坐視萬姓之愁苦貽害將來何所底極夫斬一時之費勞而不顧千百年之流害非計之得也臣故以爲復舊便也國家建設鈔關抽分以佐國用蓋曰與其取之不足之民孰若取之有餘之商亦王政之所不廢也然比年以來稅額日增部臣之廉潔者固多然無有攘入私囊而剝削以

充數者乎又無有躡取能聲而筭及錙銖以求多者乎一年而加一年有不知其紀極者矣一官而勝一官有不知其終窮者矣爲之商者安得不困而物價安得不高也伏蒙 恩詔恤及商民令各路關津貨物經由處所擅立牙行抽稅罔利者盡行裁革四方商旅莫不矯首頓足幸荷 聖朝浩蕩之恩矣然臣以爲私設之牙行誠當禁也而各關之增與額外之私設無以異也據 臣所聞見如臨清鈔關在祖宗每歲稅額不過二三萬金今日增月盛且至八萬餘矣夫貨物止此數商賈亦止此數昔非不足而今豈有餘哉蓋昔有所不取以遺民今無所不取以供稅上之人徒見其聚歛之多爲可喜而不知禍之及商民者已甚酷也夫臨清四冲之地貨之至者尤多也河西務僅一隅之地耳近且加至數萬部臣每爲 言及今如刻取則害於商如寡取則損於國亦稱難矣且往制貨物入運河者稅以十分爲率臨清先取六分如至河西務者補抽四分至京都者崇文門亦然商人安之久矣不知起自何年臨清之六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

分如故也比至崇文門仍取十分雖有臨清之累勿問也是昔也十一今也十六矣 京師輦轂之下法立而不信於民將何以措手足乎且均之爲商也松江之商仍止十分所增者獨浙江等處倍耳夫法立而私易非所以示信也商一而稅殊非所以示均也 臣所未解者也 愚以爲宜下戶部備加查議如臨清河西務二稅先年原額若干近年加增若干酌多寡之中著爲定則使部臣有所法守不致盡利漁民其崇文門新增稅額應否裁減松江與浙江等處之商應否一視其于宮闈 王府之供應有無缺乏均應併議爲中制仍通行工部及南京戶工二部如九江淮揚三山門及浙江蕪湖抽分等處俱一體申飭以後部臣止當潔已奉公不得刻取微名其回部考察之日亦止廉其行事賢否不必得刻論其錢糧多餘庶幾權禁稍寬而商人悅服商既樂趨物來自衆亦無事多取而稅自不少也 臣聞之荊州沙市原額二萬餘金今已得請減去船料止一萬數千矣彼中商人萬口稱便何不曠一視之仁而以行之沙市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

者行之各鈔關也然此其大者也尤可議者淮安之苦水患久矣其民無田可耕獨以地當孔道商賈雜集強者則充牙行以肥其家弱者亦資搬運以糊其口此其爲利無幾也既有船料等稅矣又有牙行斛抽等名色至於腳夫搬運貨物過壩每一石該腳力銀一釐乃於其中抽取四五毫名之曰腳抽積之雖可得數萬金然亦獵屑甚矣此在鄉黨自好者不爲堂堂 天朝乃令部臣監收此稅且載之會計錄中其於國體謂何 臣愚謂此等名色雖非私設實係額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六

外之徵 國家富有四海卽損數十萬金以拯民弱亦所不惜奈何與此窮民較纖微之利哉誠宜亟下漕河衙門速議裁革卽稱費用不敷雖別爲措設可也 臣愚昧寡所知識切見我 皇上加意黎元仁恩翔洽此二事雖恭承明詔而有司奉行未至積習未能盡釐今天下之民嗷嗷然未安其業樂其生者莫切於此故推廣 德意進其芹曝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 俯賜施行其於 國家久安長治未必無小補矣 臣愚幸甚天下商民幸甚

乞停礦店稅疏

陳

燊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上

臣待罪留臺連接邸報倭情日急一日有稱其一鼓而克開山戕三帥者有稱其以二十衆掠慶尚犯全羅而襲王京者有稱其三路並進直逼南原者迨不久而報南原破全州失矣朝鮮君臣挈家欲走而人民爭越城逃矣計其瓦解之勢旦夕必折而入於倭矣倭得朝鮮據爲穴其肯晏然不執兵與我相從事乎自此而登萊天津而淮揚而閩浙處處也迫人人恐惶不待倭兵至前而先聲已奪之魄矣此何時哉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七

尤泄泄然不思恤民困固人心而計安內地耶除任驍將練土兵理餉務諸凡喫緊事宜已經 廷臣疏請見在行外所有亟宜停止如礦店者 陛下旣不允諸臣之請而尚爾因循豈以此爲細故無關於今日之亂機乎 臣請爲 陛下極言之 臣聞明王御宇不患無以戢亂而患有以釀亂不患國有亂形而患民有亂心 臣據目前之張皇亂形兆矣而使人心尤未思亂焉則率以戢亂亦無難者孰知其礦役之釀民亂也彼其撼山靈傷地脉無論已到處驛遞

騷然逢人橫肆詐騙而掘人墓折人居及所輸以進者又先括庫銀以代藉口賣砂以抵償殷實者財盡不能勝其求貧窮者力疲不能勝其役逃亡載道冤號徹天是以礦爲怨數也而各省之人心思亂矣又孰知夫店稅之釀民亂也彼其殷富商剝巨賈無論已甚至惡少成羣把截隘口斗粟尺布有抽一菜魚有抽取盡錙銖以潤囊橐俾執竿小民藉負販求升合以延旦夕命者莫可營活相與捄胸頓足呌地呼天而飲痛無所愬是以店爲怨府也而畿輔之人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八

思亂矣夫以倭奴之倡亂既如彼人心之思亂又如此假廣勝之徒乘釁而起一呼萬應雲影合從臣恐今日之憂不獨島夷而在蕭牆之內矣

陛下尤以爲細故以致 天心示儆災異沅臻去年 兩宮焚今年 三殿燬繼以雷擊繼以地震蓋上天仁愛之至明示 陛下以改弦易轍之圖特儆以耳目之所聽觀而 陛下亦以爲細故耶忽天變而不畏忍民困而不恤屏人言而不信一切興亡炯戒憂危苦詞多至 留中今日報開採則開採

明日乞賣砂則賣砂

陛下爲此豈以萬方之財

非其財而歛爲 內帑之財迺其財耶藏富於民未爲富而藏富於 內帑迺爲富耶請以漢喻漢文尚恭儉屢詔蠲民租賦而其後貫朽粟紅煙火萬里武帝用桑弘羊輩言利析秋毫而不佐國家之急海內虛耗幾續亡秦此其利害得失係非眇小

陛下尤以爲細故耶况財貨惇入惇出自古云然 臣不憂其聚之難而憂其散之難頃 陛下藉店以

佐大工命仲春輩聚之而天以回祿散之計其所聚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九

不能佐十分 大工之一而較其所散有萬倍於所聚之數矣然此猶散之患也而其不善者 臣不忍言也 陛下亦念及此乎奈何忽以爲細故耶誠思財貨之所以聚散鑑漢治之所以盛衰思

天心之仁愛已窮憫人心之思亂已極惕然省愾然既將差出開採監稅諸臣悉取回京亟罷各省礦役而以防礦者防倭至於店稅額銀責之有司代爲征解出民於水火之中而全其樂生之願固結人心誠在此舉庶幾安內可以攘外而 宗社無虞矣 臣

故因倭之孔棘而亟以停礦店爲 請也乃若今日之禦倭 尤有隱憂焉夫朝鮮爲我藩籬勢在必收即使折入於倭尚當爲彼恢復顧自數年來封事誤 國彼之備日飭而我之備日疎乃今主客異形衆寡異勢且也朝鮮不爲我用而我固分兵深入焉真孤注也卽幸而一勝彼尤與我相持未卽退舍况未必勝乎爲我軍計莫若聯合近處共守要區蓋分則力益單合則勢自壯聲援相倚拒敵不難一面堅壁清野一面征糧募兵聞倭不耐寒隆冬未必狂逞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

俟我兵大集而大創之斯蕩平可期而藩籬可固矣斯言一出必有指 爲緩兵計者然 非效謬悠之談置朝鮮於度外也知彼知己兵法所貴計出萬全方無一失當此秋深虜橫之候邊兵旣不可調而所調內兵又難猝至使不自量而急以進勦爲事萬一無濟如 國威何此 所爲隱憂也至於募兵則必增餉 臣非不知當局之難局面旣開必須結局今日治兵無非爲 中國生民計卽屢畝加餉奚而不可苟狃於跼蹐之見而不爲一勞永逸之圖禍將愈久

愈憂費寧有紀極乎此在謀 國者早見而亟圖之陛下倘不以 臣言爲謬將礦店二事斷自聖衷特 旨停罷仍以增兵增餉之說勅下諛部議覆施行未必無補於今日云 臣愚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一

乞遵

祖訓以停抽採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上

伏惟

皇上神聖英斷同符

太祖上契

世宗自卽位以來動遵

成憲閭閻汪穢流洽寔

宇稱盛治矣頃緣東征師旅內興鼎建煩集業不得

已而爲採礦店稅之役先後南北諸臣之所建白其

於利害治亂之分晰不啻若別黑白矣

臣又仰頌

皇上聖度淵涵一念愛民之切羹牆

聖祖一則

曰不忍加派小民一則曰不許擾害地方蓋非徒托

之空言實欲見之行事也第諸臣叨蒙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三

皇上厚恩不辭碎首以仰裨萬一乃一切畱中置之

不問夫諸臣之言不用天下將何以戴

皇上之澤乎

臣不敢爲再三之瀆以聒

嘗莊誦

皇祖寶訓敬摘其切于時務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龜鑑者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創業艱難民情利病至周至

悉藉令鑿山鬻海之利可爲當筭無遺策矣然而

聖訓嚴切炳若日星事爲之制而曲爲之防洪武二

十四年近臣有言理財者

上曰人君儲財與庶

人不同庶人爲一身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

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專其利乎

又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

貪名者進好財則言財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

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

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

直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

可不慎也大哉王言與成湯不殖貨利之心大學

財聚民散之說若合一轍

列聖相承遵用此訓暨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三

我世宗肅皇帝聖武中興信任賢相將各總鎮

內臣盡召還京天下翕然太平嘉靖十五年七月郭

勛請設礦以助工費山東河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

可採者下撫按採辦輸納以助宮建之費工畢停止

蓋未嘗輕遣一使也此皆載在實錄班班可考

臣

惟皇上昭事

祖宗躬閱

訓錄始末沿革

必甚畱神乃今礦稅之使一時竝遣布滿天下騷

驛道路諸以利端進者朝奏而夕報可恐非

聖祖在天之靈所望于繼述之盛也夫

太祖以神武創基撥亂及治嘉靖四十餘年海宇帖然民生樂業非我朝一大盛時陛下所欲追宗而媲美者耶獨正德年間太監分布各省剝下攘上於時民不堪命起而爲盜蜀陝則有廖麻子藍鄙中原則有劉六劉七窮民響應各聚黨數萬流毒遍天下用兵數年僅僅而定則已大壞不可支矣方今皇上總攬乾剛雷霆約飾所遣內臣仰體

德音凜凜奉法固斷無此景象然而所遣既多則人不能盡賢即使其賢而所委之牙爪皆赴站之棍徒

皇明留臺奏議

八礦稅類卷十四

十四

亡命之猾賊倚竊假孤自營私橐固顧國家之大

體生民之休戚也卽以天威赫赫臨之在上彼

且偷竊目前肆其欺罔一旦有事若輩皆鼠竄卽其

妻子且不暇恤矣此高皇帝所以禁絕其源而

肅皇帝所以慎重差遣者直洞見乎此也且海內臣

民皆曉然知聖意暫爲一時權宜之計如

明旨所諭稍俟充足自有處分信我

皇上一念恤民同符二祖原非以抽採爲久計

也但差遣盛行而人人反目在在離心風聲所至悲

號載道似此情狀誰爲一陛下陳焉天地之氣苞

孕亭毒固之以深山大澤渾淪不泄乃能滋息雨露

發育萬彙今處處鑿掘發露無遺譬之人之一身千

瘡百孔體無完膚則元氣流漓未有不顛斃者山崩

川竭之異水旱災沴之變由此而臻草竊奸宄之心

四夷跳梁之觀望種種竝作近日報薊鎮星落如斗

常熟地震有聲已見其端矣方今倭氛雖暫息而綢

繆之計尤當遠慮若三殿之工又萬萬不得已者

所需之財必數百年遠於斤斧之地故必欽嚴絕礪

皇明留臺奏議

八礦稅類卷十四

十五

爲西南叢箐之中乃可採辦比臨水次而夫役顛踣

壓斃者十而二三衝冒癘疫而死者十而五六故蜀

人語曰入山一千出不五百亦云幸也今又驅而礦

洞之役夫以蕞爾之民採大木採礦一時俱作將胡

適從臣謂二務未可兼舉也孟軻曰用其二而民有

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斃斃斃細民疾首蹙額而無所控

籲矣遠方之困斃者固無論卽今輦轂之下物價

騰貴問其所由皆稅務之多也皇上明見萬里

之外獨不可以近而推遠乎臣頃從蜀來道經數千

里遇中使之出所經一驛夫馬廩糧費用不貲大率
明旨所節省郵傳一歲之積不足以充一朝之用則
其所至地方供應煩滋又可知矣雖曰不加派勢焉
得而不加派乎雖曰不許擾害地方能卒無擾乎管
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步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
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日而君
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者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
庭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者也今
以萬里之情得於所步者獻之 丹宸伏望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六

皇上永鑒 二祖之芳規俯憐生民之疾苦穆然
深思幡然獨斷 早賜處分以信 明旨以光
聖德上篤 宗廟社稷之祐而下慰四海蒼生之望
天下幸甚 愚幸甚

乞止稅疏

馬嗣武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上

臣前巡視西城目擊馬百戶初至抽稅一時人心憤
怨聚至萬餘夫此萬餘人者意何爲哉見之可畏念
之可憂 臣已具疏題知意 皇上明見萬里洞察
萌芽必將憮然感動不終日而下 詔停止乃至今
寂然未見施行 臣食不下咽臥不帖席復敢冒死爲
皇上陳之竊惟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尊無二
上非以其有財以其有民也誠能培養保愛德澤固
結乎民心則任土作貢何患無財若重征厚歛民不
堪命心懷携貳將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雖盡歛天下
之財而歸之于 內府亦無所用矣此理昭昭從古
以來未有易者我 皇上卽位之初軫念元元何
常不以培養保愛爲事如救荒則發 內帑禱雨則
步南郊卽堯舜之仁不加于是頃因 國用不足
聖心偶有所著言利之臣遂巧爲迎合以中
皇上惟稅中使紛紛四出卽以南京根本之地亦所
不免 臣待罪南臺見數年以來水患相仍百姓貧困
京城內外盜賊蜂起今又加之以橫稅環四境之內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七

立旗抽分近而上新河龍江關稍遠而浦口六合瓜埠蕪湖儀真等處凡商人船隻所載驢騾而負甚至肩背所挑被囊梳匣皮箱竹簣無一不檢無一不抽竭澤以漁焚林以獵數旬以來閭閻罷市商賈不行柴米布帛之數騰貴稀少百姓日用之費遠倍曩昔居者愁苦行者悲嗟怨嘆之聲遍陌盈衢或有中夜驚呼者或貼匿名榜或戕害稅官者或將收稅官逢黑夜放火燒燬者意氣洶洶無所底止獸窮則攫此等景象安可常保無事萬一有奸雄無賴之徒乘民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八

心之怨鼓舞煽惑揭竿持挺而起其爲禍可勝道哉夫南京爲高皇帝定鼎之地所屬皆湯沐邑三十五年之間聖澤優渥常賦屢蠲故今百姓謳歌之不衰我皇上英明仁厚同符

高祖何獨于斯民而重征之伏望

俯念根本重

地商人困苦已極地方隱憂不測急下止稅之

詔取回收稅之官慨然與民休息則人心安而太平有道之治將永保于萬萬年矣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惟皇上洞察幾

微深思極慮勿以小益致大損勿以近利忘遠累勿以積于無用之物輕祖宗相傳之大寶社稷生民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十九

乞禁開鑿疏

陳 烱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

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遇桂奏為敬獻奇異銀礦兼征遺漏錢糧以助 六工事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寧國池州府等處舊產銀礦封禁開採有神國用准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劉朝用不妨原管事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其舖面門房比照順天府例每月征銀三分便着南京內外守備會同部科及撫按等官查議明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二十

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諛衙門知道欽此隨談應天撫臣陳惟芝按臣牛應元交章請罷 等願望

聖明燭察當必有惕然省悟也者而且近奉

旨刻印矣降勅矣 等有不容默默者請備陳其不可 陛下試垂聽焉我 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 皇陵之發祥自南服相延三百年來

聖子神孫綿綿嗣續所垂為千萬禩不拔之基者端在於於是則以王氣所鍾者厚也王氣如人元氣元氣宜固不宜虛宜培不宜泄泄之則百病乘虛而入矣

今日之舉傷泄必多所干 國脉匪渺小也近據徽

州等府揭稱 孝陵來龍自徽州府大彭山發脉

由寧國等處迤邐而來不過數百里載在地理諸書

及今堪輿家歷歷可稽其間有起為少祖者如人之

有頭額有束為過脉者如人之有頸項有布為撓棹

者如人之有手足精連氣貫一傷百傷此其關

孝陵不甚重乎而忍於加銳鑿耶况太平為

高皇帝開天第一郡而徽寧池三府則又皆爭先款

附竭輸輓佐軍興 高皇帝所用以平一寰宇者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二十一

也故 鴻業既成之後屢勅 詔旨特為蠲租且

曰朕世世子孫毋忘此郡民也 天語皇皇播在

簡冊等因又據廬州府揭稱本府與鳳陽連界去

皇陵僅二百里而遙按 皇陵龍穴自岷發脉蜿蜒

而來江界乎南淮界乎北由英霍至於野城復起

少祖之山高矗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為武涉

諸山而盡於六安折而右則為鹿起諸山由廬江無

為而盡於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為紫蓬溪鷄鳴

諸山橫亘合肥而為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大紅諸

山雄視定遠而爲近障乃出洋三十里方結

藥穴以鍾王氣而肇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譬人一身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呼吸不續而命帶其能固乎萬曆二十五年間詹事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已意疏請霍丘六安之間可以開礦奉 旨下部訣戶部覆議謂廬州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脉題奉 欽依停止在卷等因具

揭前來 等三復讀之伏念南畿勝地相傳爲南龍所結直帝王都三國吳都之東晉都之宋齊梁陳南

皇明留臺奏議 / 礦稅類卷十四

三

唐皆都之而真龍正穴獨歸

皇祖此天之所留

以貽神聖而弘丕基昌後嗣者也

陛下仰承

聖祚豈不思本源所自豈不顧

國脉靈長區區以

大工故一旦下開採之令而不顧

皇陵之所盤

礴不察氣脉之所自來不審利害之關繫最大此皆

王遇桂奸膽彌天敢於嘗試

陛下而

陛下悞聽之耳夫使南畿果可開採方今言利煩興

礦使四出頻年以來且及極邊與荒亂之境矣獨遺

此不言而待王遇桂始言乎蓋諸人之不言者誠畏

有 祖陵在而王遇桂輒言之 臣等故知其嘗試

陛下不意

陛下遂聽之也屬聞南畿士民見說

開採日夕號奔相揣揣焉以毀其墳墓傾其室廬爲

懼嗟嗟彼自爲一家計者猶如此其急而况自爲

宗社計者獨不念傷

陵脉乎意者見小利不虞

大害耳不然

陛下聰明仁聖海內著聞如往年

淮水汎漲可憂在

泗陵也

陛下赫然震怒罪河

臣而輒褫其職去年

孝陵守臣失事被劫在私

署也

陛下亦赫然震怒至降級而尋奪其官凡

皇明留臺奏議 / 礦稅類卷十四

三

若此者皆明知

祖陵爲根本至重也乃今於

皇陵過脉之所聽其穿鑿任其震撼虧根本損元氣

截地維傷

國脉震搖

皇祖在天之靈莫此爲

甚就令開採其間山陵盡礦沙土皆金可輸而實諸

內帑誠恐

陵脉損傷事變叵測即瓊林大盈土

直棄之矣

陛下又何利焉而爲此耶且

陛下既聽王遇桂之請擬有中官矣而必督以守衛

太監邢隆劉朝用豈非以老成任事不致輕舉妄動

滋擾害乎夫二臣老成公慎 臣等稔知獨計奉

命以開採爲事將惟礦是求一切龍脉攸關如各府諸山所稱爲少祖者過脉者遠近障者頭額頸項手足者恐不暇顧聽同原奏官民徧行開挖則根本必至動搖王氣必至散洩異日者變故叢生臣等不知其所終也陛下安可不早辨乎如以爲皇陵禁地離各府稍遠臣等考之經云尋龍千里非迢遞又云大龍千里費推尋蓋帝王之穴其來龍延蔓廣袤極其遼遠今所開採近止一二百里遠不過數百里安能保其無傷龍泄氣之患也伏願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

陛下反覆思維權度利害猛念

祖陵爲重於此

竭其仁孝敬慎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亟收開採成命而重懲原奏官民夫刺印銷印非豁達大度之主至今傳爲盛事者乎陛下以此同符漢帝上

可以安皇祖之神靈下可以延子孫之福祚

王氣攸長國脉綿遠而皇圖其鞏固矣此臣

等所大願也臣等身司言責目擊事端不得不披瀝

血誠冒干天聽儻不以所言爲謬將寧池等處

特旨免行開採萬一惑于先入牽於垂成而不

能自決伏乞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上請可否施行地方幸甚宗社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

乞洞察利害曲體臣工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上

臣等得罪留臺閱邸報湖廣徵稅奉御陳奉一疏致

蒙 皇上嚴旨將知府李商耕等降級推官華鈺

等被逮一時人心駭愕以爲湖廣按臣曹楷曾劾陳

奉諸不法疏何寂若罔聞而陳奉一言輒動

天威即措亦不能安位引疾以去相顧失色莫知其

解等仰思 皇上尊居 九重之上明見萬

里之外豈不知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宮中府中當

聯一體乃偏聽中使言聽計從至外臣則草芥之乎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二十六

臣等以管窺

天或知其必不然矣蓋自開礦權

稅以來中使爭言利外臣爭言害兩者若皂白不相

侔也然中使言利而利隨之如某省以礦銀進某省

以稅銀進某省更以金進黃白輝煌接踵道路

皇上豈不曰中使其忠我乎外臣言害而害不見如

臨清一激變湖口一激變上新河一激變人心洶洶

隨起隨滅 皇上豈不曰外臣其欺我乎以故聽

中使如轉圜聽外臣如沃石則以利害之說未明而

上下之情隔也豈知鹿臺鉅橋終非商有悖入悖出

自古記之利害相因之效遲速無定毫髮不爽人臣

有心豈願害至以信其言惟願 皇上蚤見而預

圖之耳 皇上以今日之礦果出於山稅果出於

商謂天地有常利民間有餘羨乎信如此則一時權

宜足濟緩急亦奚不可顧各省礦稅原無大利中使

奉差動以阻撓聳惑 宸聰郡邑諸臣疊疊逮繫

當事者既欲惜民又欲惜官萬不得已設法徵歛以

助不給或攤富戶或派丁口依然條鞭之法重復再

舉算盡錙銖地無遺利其初若剥皮毛民雖痛猶可

堪久之若剗心肉民極痛不可忍橫征不休肉消骨

立民肯甘心就斃乎饑寒困苦之極方欲苟且旦夕

之生平昔怙恃之官又罹謫逐拘繫之慘官因民累

民因官忿脫或激而成變奮臂揭竿草澤姦雄相爲

援應地方貽害將不止如臨清等處之紛紛者當是

時責礦稅之使以消弭之策 臣等知其萬萬不能又

將以外臣當其禍矣 臣等不忍以未至之害嗥嗥

君父之前惟望 皇上恭默靜思恍然覺悟則知

中使之言利非忠而外臣之言害非欺也彼中使識

非遠大計止目前承順 君顏之外更不關間閭

疾苦故敢率意妄爲肆言無忌若在外諸臣仰受

皇上之命以愛養斯民上之得 君下之得民皆

其分願民苟離心身與俱退欲効事 君之忠得

乎 皇上以此諒諸臣狗馬之心則知其言害不

言利乃其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矧各省礦稅之

進雖藉于中使而外臣設法措派備極艱辛臨清等

處之變實起釁中使而外臣相機撲滅殊費心力則

外臣何負中使而中使動欲傾外臣乎 臣等悉閱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八

奉之疏自述遍歷楚地人情誼騰投石拋瓢吶喊鼓

譟無處不然此非楚人曠悍不聽命於奉則奉之舉

動乖戾不心服於楚人乃其疏中所指諸臣陰害之

說奉蓋託此以飾其罪也頃因播酋倡亂舉兵大征

荆楚接壤地方搖動大小諸臣連篇累疏請寬礦稅

收拾人心 臣等日望 寬恤之令從天而下乃

皇上僅以協恭調停責之楚臣夫協恭調停可聲音

笑貌爲哉昔有虞盛時明良協恭以成和衷商宗命

說可否相濟乃爲調停若令中使設心傾陷外臣意

向相左 皇上任法偏重總不可以言協恭抑或

中外雷同專務益上不顧損下無所糾察以孤

皇上裕 國愛民德意亦不可以言調停 臣等竊意

各省撫臣司道守土牧人分宜同心會議酌量開採

若按臣持斧代 天揚清激濁宜畀以糾察之責

如遇外臣阻撓中使剝削咸得秉公持法指名叅究

皇上聽斷一任虔懷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匪獨三

湘七澤之民共樂無偏無黨之治雖通之各省在在

協恭調停亦庶幾補偏救弊之微權矣儻蒙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九

皇上洞察利害曲體臣工肯以協恭調停之念念今

日礦稅得罪之臣則舉李商耕趙文煒高則異復其

官華鉦車任重免其逮是 皇上今日之新恩也

人心所共幸也再推協恭調停之念念在前礦稅得

罪之臣則舉吳寶秀吳一元吳宗堯赦其過宥其罪

是 皇上曠世之殊恩也尤人心所共幸也 臣等

仰望 皇上爲虞帝爲商宗快覩協恭調停於開

礦權稅之外與天下更始以光 聖德以安人心

以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非徒爲此數臣者

惜官希宥而已伏乞 聖裁施行天下幸甚
不任惶悚懇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一

乞推官民並苦以寬逮臣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職司言路民情吏治咸得與聞顧事有知未真而驟言者謂之誕事有知既真而不言者謂之隱誕也隱也皆欺也 臣等所不敢也本年四月接閱邸報雲南督理礦稅太監楊榮一疏爲異常暴虐兇狠郡官等事奉 聖旨這奏內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學書橫行酷暴抗擾開採竝書手陳其蘊及有名生員人等都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拏解來京究問不許連累無辜以安遐荒地方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盛怒中惓惓以遐荒爲念不許連累無辜此其 矜民之心卽古帝王泣罪開網之心天下臣民所共快也夫遐荒地方原與中州不同小郡偏州改土新設夷落雜處多有姦徒棍惡射利搆禍於間處置調停最爲不易匪獨民有苦官亦有苦匪獨民有無辜官亦有無辜緣萬里滇雲耳目遲滯故被逮知府蔡如川以 國朝理學名臣蔡清之後由南部陞轉尋甸其守官行已 臣等夙見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一

其賢知州甘學書治趙州有聲臣等夙聞其賢獨其與礦使相軋卒不得其所以未敢以冒臆爲之解也今事以久明論以久定始知府蔡如川以稽查舊洞夫役稍有牴牾被委官吳江從而媒孽遂起責逐洞夫之議知州甘學書以學宮風水爭釁地方偶火被委官王棟乘機陷害遂倡州官燒燬之謠委官以此激怒中使中使以此激怒皇上形之叅牘不無甚其說而實有大謬不然者嗟嗟二臣奉

命受職州郡上供國課下恤民生自其職業偶值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一

不幸與中使不相能橫被中傷若中使奉

命開採惟欲礦稅溢額以悅上意其于民生休

戚吏治賢否事體難易毫不關心矧遐荒士庶素不

習中使設施而中使初至彼中欲示威稜以行其計

術遂滋愛憎之情謬張毀譽之口惟恐言之不足以

聳聖聽至貽禍無辜彼安所恤此中使之毀言

誠不足憑而二臣之苦情所當鑒察也矧聞二

臣被逮之日郡邑百姓千百成羣攀轅臥轍哭聲載

道天日爲黯此非平時撫摩百姓痛癢相關臨難之

際何以得此今以一中使之言傷兩循吏恐非

聖世所宜有矣此非臣等故爲讀也科臣王德

完爲二臣訟言之而不解科臣陳維春又爲二臣訟

言之而不解猶曰官評冤抑未詳彼中事情至按臣

劉會一疏具悉顛末謂楊榮與二臣始雖相左繼則

相信委託蔡知府以礦洞優異甘知州以獎語則被

叅者非真有不可原之情卽叅之者不任駟不及舌

之悔而皇上猶然中格不爲少解豈

明旨不許連累無辜止及百姓獨斬于官僚耶不知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二

窮邊絕域俗薄風澆撫之則夷而民虐之則民而夷

之二臣者爲百姓與中使左隨而中使之意解惟是

中使之疏入而皇上之意不解中使復不能爲

二臣解所稱無辜莫此爲甚倘以毀至而繫之復以

事明而宥之原無損于天威大有光乎

聖德奈之何其不然也臣等嘗聞之人臣身當言路

毋守隱默凡事關吏治民情人已言之上未行

之不妨再言是以不避煩瀆冒昧上請伏望

皇上念官民之並苦推浩蕩之洪恩

勅下部院將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學書從輕議宥或
量加罰治發落則匪獨一時臣工士庶欣戴
皇上驚寔甘澍威惠並流卽傳之後世莫不仰
大聖人之作爲不可及而雍熙悠久之盛治將
與唐虞三代比隆矣臣等不任懇切惶悚待
命之至

叅橫璫辱宗室疏

朱吾弼

臣等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
斯畏言宗盟之當篤也又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而
宋臣朱熹集註引歐陽修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
其言尤爲深切言閹寺之難任也履雖新不可上加
於冠冠雖敝不可下置於履故基隆之世冠履上下
名分截然毫不敢干凡以肅紀綱而尊朝廷耳何江
西礦稅太監潘相敢於慘辱宗親謾肆欺奏反使
冠履易位紀綱掃地乎臣等聞之相顧失色扼腕傷
心錯愕咨嗟曰諸璫不敢逆犯宗室匪直
祖宗開國以來所未前有卽近日假礦稅作威煽虐
橫肆無忌者誣奏撫按論逮司府致死縣令各官曾
無敢於欺君犯分不顧天潢之親者詎知
么麼潘相遂恣其兇狠竟網打樂安王府奉國將軍
軍謀托及宗達二宗一旦無法無君也臣等
未得江西撫按揭帖悉其多官叅看云何但從江西
來者詢其所見所聞頗詳頗真質之潘相張問達二
疏潘相之下犯上履加冠又恣意捏奏已無

朝廷無紀綱矣 皇上乃下潘相之疏戒 宗室
究首惡罷知縣李鴻以同寅協恭示撫按官而於科
臣張問達之疏尚 留中未下豈主潘相先入之言
乎抑待撫按 奏至而後併下乎 臣等有所未解矣
皇上試虛心詳閱潘相張問達二疏相之飾虛問達
之據實相之細杖 二宗 二宗之無辜受害犁然
較若黑白者 等姑先陳所知之詳且真者而後據
潘相疏語折之可乎說者云五月初三日潘相列兵
持械高輿八擡拜客回監偶至通衢生童正當考校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六
雜以諸色人等叢集望見潘相導引冠服氣焰異人
挨前爭覩內有儒童少不更事從旁詫笑潘相怒其
損威喝令叅舍拏來其時實不知謀托宗達爲
宗室混於僑衆迫虎役李貴等闕然往拏大衆奔潰
所獲者止四人二爲童生二爲 宗室相於座上咆
哮盛怒大呼着實細打彼謀托宗達以 宗室不跪
益觸其怒宗達隨俛首受杖因未甚傷謀托自恃
宗親不甘杖撻遂蒙細打傷重幾於喪軀南昌府縣
各官傳聞倉皇趨赴救視變出非常都城震動

諸宗踵至共駭共憤不約而聚群擁潘相衙門責以
無禮相自知虧無抵捏稱碎其龍墩搶其稅銀圖賴
衆宗衆宗中有老成者輒止衆曰潘相細打 宗室
背逆犯分撫按司道郡縣耳目既真豈能庇護盍退
聽奏 請處分 朝廷自有法紀謀托決不至
含冤隨各退散何曾有碎墩搶銀事哉爲相者稍知
畏憚宜請罪 宗室乞哀撫按自諉於誤犯不至干
法紊紀情尚可原何敢於欺 皇上如所
奏云者 等請一一爲相折之相謂萬人踵後勢若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三十七
反叛破門毀鼓勢甚洶湧矣相乃能遣役於萬人中
執得四人是萬人何怯而相之棍役能爲萬人敵乎
此其欺 皇上者一稅銀收貯豈在公堂相謂方
與撫按講事而回途遇萬人吶喊追隨進搶豈知四
人被擊萬人已退搶銀四百餘兩者人乎鬼乎此其
欺 皇上者二開起途遇無知一笑童生 宗室
就縛知府知縣隨至相謂並無一官救護伊卽慌憤
中抱守 勅印拚命力遣叅舍捉拿四人何萬人
退縮無一敢動手加相與叅舍而相與叅舍竟萬人

必往一無所畏雖 宗室莫必其命乎此其欺

皇上者三廣信之上饒比鄰浙界去省千里相乃以陰謀主使聚譟駕禍於知縣李鴻波及撫臣等豈知相已自謂 宗室之尊尤宜自重值此嘯聚之時混

入臣署於玉石何分焉則與謀使 宗室聚譟之說已自相背此其欺 皇上者四夫潘相明冒犯上

之罪陰逞制人之謀 皇上可欺 宗室何不可凌虐乎 宗室可凌虐縣官何不可誣陷乎相一癰

腫傀儡聽奸棍提弄指撥不知其言之自相矛盾反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古

三十八

成欺 君供案耳彼撫按必合郡縣 王府司道

多官之公議遲遲以 請蓋欲得真情以服相心

亦或平日為地方調停意多不欲盡潘相之惡逆將

為相求末減耳寧知相固敢於欺 君何難於欺

撫按陷縣令而先計反噬為自脫地耶且知縣李鴻

當日以相差楊棟等採木事致激眾憤不得已收監

相宜退眾不啻奪棟等於虎口而生之隨報撫臣夏

良心時良心逆料潘相或偏聽奸棍中傷縣官求逞

業為預 聞今突傷 宗室固與李鴻事前後風馬

牛不相及卒倚藉口 臣等知其詭計匪直假脫陂

宗之罪將因磨牙露爪必求逞於廣信封禁山耳不知封禁山當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之交長廣數百里

自古至今為荒莽之區人踪不到鳥羽獸蹄所不交通自周季漢初闢地以迄我 二祖 列宗

歷見兵連禍結利不勝害嚴加封禁故名曰封禁山

臣等謂李鴻職在弭盜安民為地方計利害不敢輕

聽採木釀亂忠於 皇上遽蒙褫職以快惡璫之

私得無灰任事者心而人將化為繞指聽順使於惡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古

三十九

璫乎江省民窮俗悍不堪搜求恐成激變而貧

宗數千又易擾難馴宵攷 武宗朝逆藩安化王

寘鐙起兵寧夏亦以誅逆璫劉瑾為名殷鑒不遠已

臣等謂 祖訓森嚴 宗室隆重潘相必當正法

萬萬不可以闔寺之故自壞其城如周雅所譏也伏

乞 聖察明斷潘相之犯上欺

君亟嚴繫逮之 旨封禁山之利小害大亟散採

木之徒李鴻之庇民効忠應明其誣而亟還之職則

皇上仁昭親睦義正兇橫智周隱伏是非定紀綱肅

而 朝廷尊

國家億萬年治安基此舉矣_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十

叅晉璫誣重臣疏

朱吾弼_{萬曆二十八年六月}

_臣等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中外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若山西巡撫之有魏允貞則能文武爲憲廉正不阿所稱天下重望之重臣是已重臣重則 朝廷重重臣輕則 朝廷輕

矧重望之重臣尤中外所倚以安危理亂其繫

朝廷之重輕又非尋常僅就體面論者以山西之內

拱 神京外鄰醜虜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

彈壓其中墨吏寒心債帥落魄窮氓安堵塞馬絕塵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十一

七年之拮据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璫孫朝者敢於無忌挾私逞忿妄加汗巖顛倒是非熒惑 聖聽不顧 皇上之重臣輒放言欲

食其肉寢處其皮無天無日無法無 君弁髦

國體長此安窮_臣等得報覩此巨狐黠鼠兇憑城社

公然晝號於 聖明之世切齒傷心亟思露章劾

之幸蒙下 旨着該部院叅看_臣等私意

皇上必素亮允貞正直清白姑付公論於部院令朝

亦降心而箝口耳迺部院覆 奏公論已定迄今猶

未奉 旨中外臣民大疑大駭 聖衷淵邃誠

非臣等所能管窺亦豈謂部院疏中所云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勢處人太峻之說若自取朝之污辱然乎寧知折剛而柔不執而隨去峻而卑卑惟順朝等所爲任其魚肉吾民一味調停以逢迎爲悅

皇上又焉用此巡撫爲哉 臣等相顧錯愕竊訝此舉關於 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尚憚撫按得議其後天下人民前此之被荼毒尚賴撫按維持其間今孫朝如此污辱允貞 皇上知

皇明留臺奏議 備稅類卷十四 四十二

有公論於朝不加切責于允貞不 賜慰留恐是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允貞必不能苟同孫朝之留而決於求去部院大臣亦必不能坐視允貞之去而安然就列將正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盡無所憚以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爲生歟怨於閭閻者日深釀禍於 國家者日感揭竿一呼荷戈四集 臣等私憂過計此勢所必至 皇上縱不爲 國體惜而於世道可無慮乎 皇上慮及世道則私許不宜偏信公論亟當兼收不待 臣等辭之畢矣夫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聞舜明

目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遂鑒不爽時事多虞皇上何可以堯舜之智惑於趙高輩之姦也且糾劾大權外付之撫按內付之科道卽九卿方伯之尊不得越俎朝以稅務之奉御敢於竊大權而侵之它日書之史冊朝將置 皇上爲何如主且朝之出也

皇上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遽會通同原奏官得差爲自利計其斃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細打平民索取紬段擅絀兇狠贖貨種種不法致縣官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有允貞叅疏所不能悉者 皇上曾謂朝足勝任使乎矧食肉寢皮之辱豈可輕加 天子之重臣攘剋貪濫之污豈可輕誣剛方之廉士撫臣叅內臣內臣亦叅撫臣正人以邪人爲邪邪人亦以正人爲邪 朝廷之上

皇明留臺奏議 備稅類卷十四 四十三

幾爲訟府壞 國體拂人心莫此爲甚者 臣等謬叨言責共激公憤誼不容默伏願 皇上捐成心布

公道賤貨貴德俯 鑒_臣等愚忠兼聽為明轉環

為斷沛發 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 溫諭魏

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有重臣非羣

小所得間而重望之重臣舉朝自有公論

皇上原有特知庶 國體崇人心協萬萬年治平肇

是矣_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四

參楚璫播惡疏

朱吾弼_{萬曆二十八年九月上}

夫 皇上孝篤於 祖宗尤加意於 陵寢

仁洽於士民每動念於無辜乃 顯陵正

皇祖發祥之重地陳奉何敢於斷脉以洩其靈而承

天為 獻皇湯沐之遺黎杜茂何敢於黨惡以致

之罪乎南都接壤楚地_臣等耳目極真誼不容默除

奉之淫縱貪殘種種惡跡見於諸臣已臚列

請者不敢贅述姑舉襄陽府棗陽縣青山開礦一節

繪圖指陳 顯陵龍脉暨被逮生員沈希孟等無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五

辜為杜茂羅織緣由列單進 覽并為

皇上述其槩焉夫 顯陵近脉非發自洪山太子

坡迤邐而來乎由洪山轉盼連絡青山並無水隔計

程僅百餘里耳前後峙應晴朗登對在指顧間正

顯陵真脉一脉相承有目者所共覩故杜茂常言此

礦關係 陵脉未肯承認奉獨何心不會同茂及

該省撫按詳察可否遽遣委官韋夢麟戴燁李茂春

等私募河南地方礦徒數千開煎無忌說者謂其祖

墳近 陵陰謀不軌欲傷 陵脉以益其墳此

猶莫須有之疑至於擁兵操練所過地方舳艫數里
旌旗蔽江砲鼓連天亡命罪棍悉爲爪牙鄉官士民
悉遭魚肉衣大紅蟒袍謁 顯陵而杜茂不敢問
行牌提鍾祥縣官而撫按不敢問用夾杖加生員且
辱生員妻女而提學官不敢問幾於無 主無官
無士無民則 等所未解聞之咋舌縮首不能不相
顧錯愕者 顯陵之恥 神烈 天壽發祥
爲最近禍福於 皇上爲最切 等恐言之無稽
而繪圖以 進所當亟宜 覽省停青山之開鑿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十六

正陳奉欺 君之罪以慰 獻皇在天之靈以
培 祖宗億萬年之命脉蓋不可旦夕少緩此 臣
等所謂 顯陵可虞者若楚之激變承天爲甚蓋
其士民初變則伍月十五日以陳奉聽姦民李二生
薛長兒等牌提縣令夾打生員拆人屋擄人財姦人
婦用銅鈎鈎人肉銅拶拶人乳所在驚恐公憤聚眾
期殺李二生輩無知犯法實非得已適奉又差陳文
經等九人至府訪拏大戶士民於文經袖中搜有訪
單開富戶五十餘家劉叅將亦在其內連人送府府

將被眾打傷九人亦求救於府留之空房稟明守道
議撥兵押獲解奉而奉指搶銀五千兩之牌至矣又
以孫國棟之倒臥長街詰問死狀士民咸知必死欲
甘心九人者慮府釋去九人而十八日夜杜茂置酒
蓮花池請督工張太監夜深始歸居民隨之入城鳴
鑼吶喊以府縣之曉諭而散則城門不閉者杜茂實
爲之次日揭竿岳王廟又次日揭竿報恩寺而兩道
兩院諭至遂各解散則杜茂有疏 聞矣業念餘
日寂無譁忽茂對丁留守言錦衣將至於是六月十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十七

七十八日士民洶洶解散之衆號召復聚則茂之錦
衣將至一言激變之也道府多方撫諭稍戢止於相
期哭訴 重明門乞靈 二聖耳奈何二十二夜
共獲陳奉養馬人俞三指奉疏內士民姓名云疏稿
在鍾祥縣諸生驚懼皇惑羣擁入縣索稿縣官無以
散諸生應以有稿必在司房蘭榮家諸生遂群擁至
榮家而榮以膚受之愬激杜茂之怒茂惟榮意指將
平日與守備衙門司房榮等有怨者一網打盡立遣
承天衛官周之屏胡效忠秦上等統兵三百餘先殺

至沈希孟家次殺至唐登三家折牆登屋打毀家私以致士民人人自危頃刻逃散被傷生員四十餘人次殺入明倫堂次殺入元佑官將生員吳朝禧挺刃交加頭傷至膊左耳刀割血凝滿面頂門一孔周身多痕該府王知府驗的次早擡至守道責令行兇衛官親驗無詞周之屏等計莫可解私聚兵軟血於戰場納黃於備監率三奉祠亦願納印休官激杜茂以抗守道茂用司房蘭榮等畫策誣沈希孟等所素營之士民以倡亂假傳 聖旨先將希孟等疊疊就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十八

繫禁之衛獄然後坐以搜獲兵器勒取地保反結列名具 奏而希孟等入其羅織莫可控訴豈知斬馬刀出之希孟鄰儼司房劉可立者而責鐵匠李榮以造鎗責屠戶劉桂以借刀皆嚴刑脅之重利啗之又許地保文科等人各官田五十畝令具反結筆蹟之同詞句之合又出司房王南阜一手此其士民激變與希孟等受誣顛末道路人人能言之爲之痛心流涕嗟嗟以護衛之武弁不關白府道擅興師旅輕殺士民於城中以守備之內臣直聽私人輒用令旗謀

調千戈於邦內以 皇祖龍飛所加意之舊都不遵不許擾害之 旨共肆貪狡播弄機權於掌上

此乾坤何等景象按臣言之科臣言之九卿大臣言之 皇上置若罔聞豈所言者未悉二宦官激變

之由諸士民冤枉之狀耶希孟十四生者被誣各有所召列單見在 皇上當不待覽之畢

聖衷有惻然不寧者 臣等竊謂 皇上以不忍加

派小民之美意爲礦稅之權宜反以礦稅之中使震驚 二祖之 陵廟傷殘三楚之士民而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四十九

皇上大孝不克安 二祖在天之靈

皇上深仁不克庇 二祖湯邑之人若陳奉者縱

諸臣叅之未足憑而內臣李道叅其違逆矣魯保叅

其慘烈矣彼固輔車相依者二內臣曾何

所憾而叅之乎 皇上業已洞燭切責之矣矧武

漢激變荆襄激變承天大激變皆天下奉差中使所

未有 臣等謂奉之福過災生貪極志滿天怒人怨願

皇上赫然械繫置之法卽守備杜茂靡思鴻雁之安

集惟助豺虎之縱橫竟任狐鼠之憑依漫爲鬼蜮之

痲毒亦當罷還閑宅爲罔 上黨惡者戒至指揮

周之屏等之違制擅兵司房閭榮等之假公濟私一

行撫按提問不少假借使群小不敢依城社以逞

此楚變之可駭

臣

等不得不爲

皇上言之者夫蚬吹不足動聽蝸鳴祇多聒耳

臣等

非不自諒亦知東倭西播不勞奏凱

皇心驕侈凡有言者目之爲私憂過計不知秦之亡

也不在六國之衡命而在一豎之指鹿唐之衰也不

在藩鎮之跋扈而在清流之投濁民心已失士氣已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

喪 皇上可謂金甌之無缺可付無賴之刑餘乎

臣等謂奉不戮天下之爲奉者益放膽而行無所忌

憚承天之士民不宥天下之爲士民者益重足而立

無所赴愬究也底於不可知不忍言其時欲執奉茂

而寸斬之以謝天下無及矣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念承天爲

聖祖濬發之鄉體 聖祖加厚之心予士民生全

之路陳奉可斬杜茂可逐別選內臣之忠實廉愛者

以代二豎之任庶幾

祖陵妥楚民安而

宗社生靈將鞏莫萬萬年無窮極矣

臣

等無任懇切

禱祈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

參粵瑞勾夷疏

朱吾弼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上

夫礦之害軍民稅之害商旅礦稅中官之肆害無上下大小遠邇之遺諸臣耳聞目擊形之章奏者言人殊不啻燭照數計 皇上亦既洞悉曾未聞有放肆無忌無 君無法勾夷釀亂如廣東稅使李鳳又甚於陳奉者臣等待罪南臺得之風聞意不其然乃詳質之官於廣商於廣及廣之官吏商賈南來者莫不縮頸吐舌懼廣人禍將不測或曰李鳳公署扁字擅改 聖旨之賜朱其戶壁楷擬 王者之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二

居而堂題華夷貢賦侈然若 九重尊嚴矣或曰李鳳藐視 詔旨高坐不出趨迎任委官市井之輩我冠高輿輕侮 詔使即 萬壽諸賀大禮皆公然不行矣或曰聽信姦棍誘說挖寶掘地得大鐵貓一箇重數百斤乃昔大盜黃蕭養等叛亂事敗而埋藏者李鳳輒示人以爲天賜興王之兆迎至殺牲吉服行祭民間喧傳無 君之人得反賊之物大爲駭怖矣或曰香山濠鏡澳有三巴和尚者巨富李鳳親往需索激變黑夷干戈相向不得志而歸日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三

增兵增船又打死羅通事香山軍民澳門漢夷恐大兵勦洗非署印湯同知出示安撫人心驚惶幾成大亂上年八月突有海船三隻其船與人之高大皆異常而人又紅髮紅鬚名曰紅毛夷將至澳行劫澳夷有備執殺紅夷二十餘人而去皆謂李鳳深恨澳夷曾遣人哨之以利勾來滅澳此實澳門前所未有李鳳仍遣船追送不及澳夷且日懼紅夷必懷報復再擁衆至矣或又曰李鳳時時有人往來暹羅日本等國示以澳門殷富餌其來澳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騙之耻至於珍寶奇貨堆如山積美婦艾女聚如市門弁髦文武百官草芥漢夷衆命冠帶之濫給等於天官部刑罰之慘施酷於鎮撫司征歛之橫暴甚於劫奪盜所任用左右非逋寇亡命之輩則積蠹漏網之徒真虎而翼飛而食人故珠使李敬以同類且甚惡而痛絕之蓋罄南山之竹莫寫其贓罪者臣等訪詢既真實證甚確憂切於衷義形於色竊謂鳳之無君無法辱官虐民惡既貫盈 皇上赫怒徐置典刑自足伏辜惟是紅夷暹羅日本之勾引萬一諸夷

經信倚鳳爲內應鳳之意雖在滅澳夷逞其雄心不
知澳夷騷動全廣漸無寧日全廣騷動天下漸無寧
日在在實苦礦稅人人易與爲亂其時縛鳳寸斬以
謝天下晚矣臣等切思欲杜亂萌礦稅必不可不罷
中使必不可不撤逆惡釀亂如李鳳又不可不亟逮
正法以安澳夷寧全廣杜紅夷羣醜之窺伺也且聞
李鳳所進正稅及孝順土儀諸物不過數十萬其所
私藏寶玩金銀珠幣不下數百萬 皇上試行該
省撫按官查而籍之於 大工之助非小何故任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四 五十四

其剗人胥肉填鳳谿壑爲 國家禍本耶李鳳賊私
狼戾臣等遠已知其槩撫按官近必知其詳伏乞
勅下錦衣衛榷解李鳳入京正罪着落撫按官籍其
所有造冊差官解 進撥置羽翼惡黨一一提問追
賊究擬庶中夏更生外夷懾服懽聲遍海隅祝
聖天子萬壽無疆而億萬年治安之慶端在是矣臣
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災異請停礦稅疏 李雲鵠

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乎上失天心下失人心天人之
心一失則禍不旋踵而天下之大事去矣今日生民
之塗炭已極礦稅之停止無期亂形已兆危在眉睫
舉 朝臣連篇累牘靡不人人憂亂瀝血披肝靡不
言言欲 皇上止亂乃 皇上未卽報可豈以
百姓尚可支持諸臣之言爲過計乎臣等謹爲我
皇上直陳之頃自 宮殿被災舉 陛下朝會燕
處之所一朝而灰燼之 天心警告豈曰細故不
意 皇上且藉之以爲利媒也姦黨簒弄惡璫四
出假 九重之威靈吸萬姓之膏血世上無樂生
之人地下皆不安之鬼流毒海宇黎庶之蹈湯火者
業已數年而人之數窮 天心仁愛譴告紛紛太
白經天五山出地黃河時竭時溢妖星乍散乍聚邇
且爲鍾山 孝陵之火爲鳳陽 祖陵之雷雨
拔木無象不告而天之變亦窮嗟嗟勢已窮矣窮而
通焉世之幸也窮而不爲之通尚可言乎乃今海宇
黎庶皮骨僅存吞噬未休萬口嗷嗷止欠一死且今

歲大江以北苦水大江以南苦旱饑饉之象已成求食之路已絕思亂之民尚能忍旦夕之死乎近聞雖州大盜中有異人儻一搖動禍將不測恐非趙古元李大榮之易與也此時將欲徵兵乎則吾民皆寇爲兵者誰將欲徵餉乎則吾民皆窮爲餉者誰與言及此大可寒心況遼左大壞於高淮而東藩檄雲中盟寒於黠虜而西釁開蠻莫計失於寶井而滇南危兩廣騷擾於珠池而嶺南困他如倭寇方生心未已而機易山之使若或招之九邊方脫巾可慮而石嶺關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

辛未

之稅若或促之中外隱禍明在目前譬之人之一身病根未除元氣久虛尚舍藥餌而縱酒色一旦四肢百骸諸病發焉而身危矣今日時勢何以異此固知天祚 聖明必萬萬不如 等之言萬一不幸如 等言 皇上以爲可救藥乎否耶 皇上試一思之其停止礦稅當不俟 等言之畢矣蓋當此時而報罷則百姓見德可以忘怨 朝廷收利併以收名計之上也倘不然則財已盡而索之無益民已離而迫之無已在 朝廷空受不停止之名在

國家且中不停止之禍至于禍至而始議罷 等知其無及也况四海蒼赤皆 上天所愛 祖宗之所遺者頃 宮殿之警 上天不能得之於

皇上而今且陰示之於 祖陵則 天與

祖宗之心可知 皇上至仁至孝縱不爲生民計

寧不亟爲順 天妥 祖計乎且數年以來諸

臣之爲礦稅而被逐者老錮丘園爲礦稅而被逮者

幽斃囹圄何者不上干 天地之和何者不仰履

祖宗之慮則又何可不蚤爲之計也 等一念朴忠

皇明留臺奏議

礦稅類卷十

辛未

垂涕 上請語語剖心冀回 天聽寧甘鳴仗

之罪不敢恃處堂之安冒瀆 宸聰誠非得已伏

望 皇上上畏 天變下憫人窮薄無用之財

消已形之亂 速罷礦稅與民更始仍將諸璫與姦

黨之害民者悉治之以法使天下曉然知礦稅之行

原爲愛惜小民則 聖德之虧可以復完民心之

渙可以復萃策無有急於此者再乞 聖沛 綸音

將被逐之臣盡 賜召還被逮之臣卽 賜釋用則

天下臣民咸舉手加額交口頌如天之 恩齊聲

祝無疆之 壽而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
此一舉矣_臣等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

神宗萬曆年任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 貢使人宗設等_臣後到一起
宋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讎
殺因而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
視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御
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_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
外夷入 貢我 國家著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
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爲備固不以逆順爲之
疎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
皇明開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一
通 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
戰大受挫衄以有日本爲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
互市鰲曠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卽不滿
所欲燔蕪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
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裔夷恃其
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土得間
則張其戎器以劫殺爲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
朝貢爲辭劫殺則利民財 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
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拜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著之

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夫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稽顙關廷顧茲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刻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親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渥捆載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二

而歸義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庶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與剝計其女男以爲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爲笑樂其爲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爲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既曰譯得宗設等船隻人口數目差異異其相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遞相訛詆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况在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難

其未分強弱已判譬之羣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縻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猜信而爭傷及人類者也參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督市舶司內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議處未定而令素卿之盤據慢藏啓窺瞰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避地觀望恣賊縱橫謀未展于一籌禍幾延于兩府寧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誤事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

人負倉皇失措駭散自全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翱翔海濱爲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或黜而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創艾後來及照日本國最爾海夷利觀中夏先年使者肆爲不道荷我聖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讎殺我內地謂宜檄諸夷之甲與問罪之師但釁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祖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

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
廣鎮巡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
就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
獲夷黨宋素卿等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
先年潛從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眾
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間容有出于脇從
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情輕數人歸諭本國
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詎辟或棄珠崖或謝西域垂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

之史冊爲世美談况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
許其通貢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
絕約閉關永斷其 朝貢之途毋徒敝所恃以事無
用此非_臣等區區之私見實沿海億萬生靈之心也
其一應誤事人負并死事方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
等被殺緣由仍 勅該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
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毋得通同隱蔽責
有攸歸_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間有一種無賴

潛從入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徒合行出
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有前項無賴踪跡可
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
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
窮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趙 錦 嘉靖年任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剽商舶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

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於鎮江儀真題奉 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駐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捕寫勅并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具奏取回別用欽此 臣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里言出爲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

淮之間偃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

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 臣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定負而遠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則 臣愚之所未喻者也 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爲 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

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 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 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

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日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_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八

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旣不宜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_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無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重兵_臣誠

以爲罷之便_臣以疎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追罪然_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_臣言不謬即將見在總兵官取回別用淮太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蘇而財力不至於重困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九

乞議處兵食疏

趙時齊嘉靖三十九年任

臣等竊惟更化斯可以善治而慮事惟在於遠圖今南京之事變已著而目前之積弊已深乘此時而益思善後之謀無蹈前車之轍則易危爲安實億萬載無疆之休也臣等請以兵食二事之當議處者爲皇上陳之臣等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也南京倉糧近該侍郎黃懋官爲倉糧十分缺乏懇乞臣聖明俯賜給還常額以濟軍需以固根本事蒙臣聖恩准三十八年以後照舊派行各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

該派糧地方盡徵本色解赴南京上納將來軍民知有賴矣但目下之急有不可不速處者臣等備查戶部實在糧米三十餘萬石僅足四月支放庫銀三萬餘兩僅足一月支給而新收軍餘妻糧既經此變復一例與之積者將空而食者日衆夫黃懋官止以放給過期喪身辱國使將來放給不繼則脫巾之變臣等未知其所止也茲欲坐待差官守催各省逋負念近地如蘇松浙江等處連遭倭患饑饉因之不宜遽擾而地方稍安如湖廣江西者動經數月有難應急

且近年南京各衙門蓄積俱日就詘乏矣庶寮惶惶罔知攸措伏乞臣皇上俯念重地特賜廷臣

從長計議或將浙江江西湖廣起運糧米量借數十萬石或將北新潞墅揚淮九江各處鈔關夏季解銀量借數萬餘兩目經遣官分投湖廣江西等處催糧未完者乞照正德八年事例各與臣勅卹少假事權仍令督三十八年本色速解南京庶儲蓄有賴而人心可安矣然臣等朝夕聚議於下竇奏於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一

上凡以爲軍士也臣等切惟國家蓄養南京各營軍士幾二百年矣一旦地方多事正効命之秋也而當事者乃慮各營之不足用也抽棟各營兵止四千而投充新兵九千有奇建管題請賜名振武是振武之建將以作新士氣威遠而安近也今既數年矣顧未見敵愾之功而反貽養虎之患蓋緣新兵皆四方之强悍而烏合者難於撫綏不如各營土著之兵父母妻子有以係之也臣等因此而思振武營之建在今時有可慮者蓋振武之軍士既以精銳見選則各營之軍士必以駑弱見嫌見選者平時既負以自

驕見嫌者有事必因以自諉此其可慮者一也大臣如侍郎今見殘矣主將如內外守備叅贊尚書亦目凌矣主將慮軍士之心猶二不得不謹其隄防軍恐主將之心見疑不能不懷夫猜懼是平日藉之以共安危者而今皆無可恃矣幸而一時寧靜猶可立持倘或變出不虞必生他釁此其可慮者二也伏望皇上俯念重地 特勅該部會議將尚書張鏊等行調用亟推才望叅贊大臣速令赴任權許便宜從事從容鎮之更選內外守備以易何綬之者疾徐鵬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三

舉李廷竹之聞草令其協心操閱一新耳目如營不宜廢則乞 勅諭軍士以毋負 國恩毋玩國法儻虞其有他亦乞明白曉示將軍士編入神機營大小教場及新江口營壘隊伍分居散處立法操練一遇警急簡閱以行亦潛消奸宄之一策也

臣等目擊時艱憂惶無措念兵驕食缺乃古安危之至大者敢以一得之愚敬陳於 上儻有可采乞賜議行實東南之幸 臣等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乞查處邊事宜以圖終善疏

陳廷芝 隆慶六年任

臣惟方今 國家之所最急者北虜是也於此處置得宜則北虜馴而中國義安一少失宜則邊事搖而中國騷動頃者宣大總督王崇古題稱俺荅請乞四事其一請給印信其二貢使入京其三鐵鍋互市其四撫賞屬夷已該兵部等衙門會議區處特蒙

朝廷俞允且欲令王崇古嚴諭俺荅以後不許年復一年輒肆請求以負效忠之名以成啓釁之漸廟謨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三

赫奕卓有成筭 臣實愚昧夫復何言痛惟

大行皇帝甫棄羣臣仰惟 皇上冲年踐祚當此之時 臣待罪言官私憂過計豈敢緘默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今俺荅所請四事姑未諭其可許與否料其請求之意誠耶偽耶輸心款服搖尾而乞憐耶將跋扈無狀肆意需索耶 朝廷威福盡能制其死命耶將黠虜狡詐故為是以難我耶信如今日所求而遂已耶將豺狼無厭後不可以必

却是未可知也不知彼不知已而以此待虜誠未見萬全矣其以四事論之順義王印信與之是矣然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既有其名而復欲得其器是虜求全於我也四十六枝酋長受朝廷爵賞如都督指揮千百戶等設欲比照俺荅事例而盡得印信則將何以應之往年互市一節正是王崇古爲俺荅奏請而套虜諸酋望風效尤雖以總督三邊戴才等各議難之此其在今日尤不可不爲之預防也不與貢使入京而議差官宴賞之外能保夷心遂厭足乎不與之鐵鍋而銅鍋代之銅不以爲戈矛亦不可以爲甲冑乎至如撫賞虜夷而議減哨并原給公費賞功銀兩節餘額餉克之則割肉以濟饑之說也凡此皆一切不得已之謀委曲遷就既以重王崇古之請而使得以行其志又欲以尊中國之體而使得以通其權廟廊之計良亦苦矣無論今日卽往歲請乞封貢互市之初而巡撫孟重爲之說曰准彼進貢後雖有可虞不准彼進貢其災必當立至審時度勢不得不從此邊臣大略之情可見矣無論孟重卽王崇古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四

亦謂外示羈縻內脩戰守原其心皆非恃此以爲安攘長計也當是時廟堂之上則俯念邊民暫與休息一則受降錫爵示威遠夷斟酌權宜計圖善後該兵部覆奉大行皇帝聖旨這情事你每旣酌處停當都依擬行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大哉王言眞明見萬里之外而足以塞藉口之釁杜將來之患矣故自往歲俺荅等酋封貢互市以至于今已及年餘一塵不擾崇古所謂外示羈縻內脩戰守者此其時矣由今觀之宜大等鎮原議城壕果否克實屯田果否開墾邊牆果否脩築兵馬果否訓練一應戰守事務逐一乘時料理者果否加意整飭使崇古果能是數者而又時申天朝號令與之節制堅其約束矢其盟信則必足以壯中國之威而寒腥羶之膽俺荅雖有請乞印信等事之情亦有所畏而不失信于我使崇古爲未能是數者而徒因仍苟且以求免禍于目前則爲之請乞如前四者其爲計亦窮矣夫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今以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五

四事觀之皆非可制彼之術也今日請封爵明日請印信今日請互市明日請鐵鍋今日請進貢明日請入京今日請宴賞明日請撫賞臣揣知崇古於虜亦付之無可奈何不過乞憐朝廷姑息之恩以求免罪譴而已今有人之僮僕受其主之託以禦門庭之寇冠至計無所出乃索主人之粟帛以賂盜使不爲患明年寇復至又欲索主人之金則主何賴哉崇古爲俺荅請乞態何以異此然而爲廟廊計猶委曲區處俯順其情而不至重違者蓋以其在邊最久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丁六

誤仍乞勅賜一道諭戒邊臣責其成效此後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招廣若干明白開報若干果著勞績賞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又查得尚書楊博題爲申飭薊鎮防秋事宜以重根本以保萬全事內稱脩內治一款議得薊遼保定二鎮與宣大七鎮事體相同必須一體整飭方成畫一之計要將大學士高拱等所議積錢糧脩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等八事通行總督劉應節巡撫張學顏朱燾總兵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李勇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各隨宜修舉隆慶六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通行閱視具由回奏果能着實脩舉著有勞績以照擒賊事例重加陞賞如仍踵襲故套搪塞誤事即照失機律例從重擬仍乞將總督鎮巡官各賜勅書一道應便宜舉行果有改弦易轍應奏請者具奏定奪等因已奉大行皇帝聖旨依議行欽此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七

臣有以仰見 廟謨勝筭不過以封貢互市爲一時權宜而所爲久安長治之計者則不在彼而在此者然臣聞之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孟子曰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解之者曰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又曰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臣愚以爲分遣大臣及科臣官閱視各邊將帥一節固不必待至十月之時如前所云也及今七月以後正各邊防秋之日且虜情變詐無常已露于四事之請求矣而不能盡如其願詎知戎心可測度否也況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八

皇上嗣登大寶正人心觀聽之時尤可乘時一振新其耳目伏望 皇上亟行戒諭總督王崇古并沿邊督撫鎮巡諸臣及時脩飭邊務亟圖內治一應封貢互市事宜不許遵照前 旨約束各酋毋得再行代爲請乞以致因仍苟且幸免禍患如再故違則是畏敵而不畏法從重處治使諸臣曉然知天威不可瀆皆以爲不死于敵則死于法不復敢有因循苟且之心仍乞 皇上特賜乾斷查照輔臣高拱等及尚書楊博各奏事理及時施行

勅下吏兵二部會推才望大臣二員或風力科道官各一員趁此七月防秋分投閱視各邊督撫諸臣邊政脩廢緣由明白開款具奏毋得偏爲回互毋得專務調停奏 聞之日照依軍功律例陞賞擬罪早一日則各邊人心有一日警惕之功早一時則各邊人心有一時震勵之效庶幾俺荅變詐叵測有豫待其將來而事勢陵夷之漸可以杜患于未萌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十九

湖盜出沒叵測議處訪守疏

彭而珩萬曆十六年閏六月上

竊惟國家飾武備以戒不虞自畿甸以迄荒服其間材官戟士星羅碁布纒纒具矣至若深菁大澤奸暴易藏此疆爾界逋逃難制一切要害之地則有簡命戎臣提一旅而彈壓之二百餘年來潢池罕有弄兵者凡以禦防周而奸萌於是乎析也乃有地當要害隄備未設盜不息而民不安者惟江南有太湖其患正坐此臣奉命巡視下江是湖半在轄屬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二十

茲臣躬歷地方目覩利害敢不爲皇上陳之萬

曆十六年五月內據常州府知府譚桂宜與知縣陳遵璋揭報有兇黨一夥駕船十隻往來湖中掠劫商民又據蘇松常鎮兵備副使李涑江南副總兵馬繼武揭報宜興盜勢散而復聚議掣吳松劉河等營官兵分道入湖相機防剿等因具揭到臣除臣節行該道鎮府縣設法訪緝外該臣看得太湖爲萑苻淵藪自昔已聞其語頃臣待罪江防以來每見蘇常二郡盜情多發於湖而湖中之盜非搶則劫然則宜興此

警是豈一朝一夕之故乎所由來者漸矣震澤之水

匯爲太湖寥邈八百里兼跨蘇常湖三大郡其爲險要不在江右彭蠡之後彼彭蠡水澤之間時時有警何獨於太湖而疑之緣太湖一水四達賈航來往甚頻而濱湖地利沃饒小民耕居頗衆兼之港議縱橫蘆葦翳密二三兇強徒巾而呼衆庶無賴聞風而應往往操舸艦挾戈矛而出沒水草之間泊湖蕩則截商貨登湖畔則掠民財其來也烏合難禦其去也免脫難追或蘇常事發則逃匿於浙中或湖南索急則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王

竄伏於湖北雖無盤踞之名而有荼毒之實及查湖中昔年惟秋冬多盜其餘間有寧時乃今歲饑饉異常嘯聚尤易故盜發於春夏者日熾一日大非往事比矣近據兵備副使李涑蘇常二府海防同知沈堯中祝眉壽揭報渠魁殷應彩等黠寇高滔等業已次第擒獲則其餘么麼必且魄褫膽破乘勢而一創之若無難事矣第臣愚竊謂湖盜驟發於一日皆由積釀於平時故目前之易戢未可恃而將來之難制爲可憂何也震海以內何處無盜盜有一撲而永滅者

可無後患若湖盜則其蹤未可測其根未易除一時撲之其灰不死未有不復然者也吳中當事諸臣素講求防湖之法祇因財力詘乏雖有成議遽難速行今茲羣醜搆亂官兵戮力罪人就俘地方幸保無虞矣然其事未可忽也倘以細故視之而不思防其後恐桃蟲拚飛可成大鳥異日湖中有攘臂而起者其禍殆有甚焉欲再保無虞不亦難乎治稂莠者時時宜剪其萌苟人力不繼立見滋蔓治盜亦若此矣查得太湖防守由來船不過十隻兵不過六十人夫湖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二十二

洋浩渺而以孤兵數十守之卽有賁青在其間而勢亦有所不支矣湖中糧里人等連年苦盜屢告增兵必須增餉此時民窮已極萬無加賦之理其惟掣兵爲便乎吳中之兵若吳淞遊兵等營額數原寬其中餘食贅行者多矣不妨量掣四五百名入湖防守各兵原有船隻宜隨兵調入無船者造給此則湖防足用而海防亦不疎也兵可掣矣若有兵無將與無兵同而職非欽依終難責効其惟設官爲便乎或叅將或遊擊量設一員領兵防湖務擇謀勇兼優者

而任之若宜興當湖之衝可於該縣地方量建住劄公廨但官爲湖設宜專一督率舟師巡行水上愬洄入面而不得坐守一隅也官當設矣若止管蘇常而不及湖郡則封疆以外秦越遂分奸人跳梁終莫能制爲全湖計尚未盡善其惟合三郡湖防而一之爲便乎環八百里總爲信地斯責成既重而控制自專官無顧此失彼之慮而盜無潛踪遁跡之所矣其浙省之兵亦應擇附近地方營額稍寬者量掣二三百名併入防湖合用船隻照前措處仍與直隸新掣并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二十三

舊額兵船合爲一營聽所設之官總領調度各兵常川防湖不必更番每月糧餉亦聽總領官如例造冊請支必如是而後事體曲全法立而可以垂久也或者曰設官誠是矣能不費財力乎臣以爲不添兵而添官則一官俸餼所費幾何且以三郡之力而共舉之尤無難者况保障有人則湖鄉赤子自是可安枕而臥百姓費不滿毫釐而身家蒙利厚矣何惜而不爲也或者曰兵分吳越合爲一營未必其同心以禦侮也臣以爲一將得人則三軍用命有何彼此嫌隙

之生乎閩廣之間設有漳湖副總兵官擁兩總之師而守兩省之徼從來未嘗不帖然也海濱且然太湖在內地者可知矣防湖一事浙直共之地方大計衆思宜集乞 勅下應天浙江撫臣將設官掣兵事宜會議停妥畫共濟之策建萬全之規倘事有未盡者一併議詳覆 請定奪及時舉行庶乎隄防旣飾奸宄自消全湖生靈可保寧謐而江南重地從此若泰山而四維之矣抑 猶有說焉兵滿數百防湖亦旣足矣苟布置無法雖多亦奚以爲是故要地不可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五

不守也乃寇盜必由之路也若吳縣之東山西山胥口吳江之白洋灣大掘口無錫之獨山武進之下埠口宜興之沙塘口烏溪定灣等處並稱要地如此類者必多宜責令防湖官逐一相度分撥兵船畫地而守各選哨官一人領之險據咽喉勢相犄角無隙可乘兇人有不屏跡者否矣至於保甲之法雖屬常談湖濱弭盜此爲上策又宜申飭有司着實修舉無爲文具但保甲止行於陸而不行於水也湖船有六七桅者名曰大罟船湖蕩之民世世捕魚多以是船爲

家彼此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舟居之人半有克糧里而習舉子業者與閭閻而處者無異罟船大而賊船小賊船每爲罟船所壓此其力誠有可藉而用者合無併令有司將在湖罟船盡數查出倣保甲之意而籍其姓名立之約束務使平時互相覺察有倣互相策應有不率者治之以法如此則官兵之外增一千城而防湖可無餘策矣 臣 督 地方之艱心懷芻蕘之見職掌攸關不敢緘默謬陳末議用禪湖防伏乞 聖明采納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臣 不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五

勝倦倦之意

議處浙民善後事宜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前接見邸報浙江兵變毆辱撫臣該巡按御史張

文熙題叅該兵部覆節奉 聖旨吳善言撫馭乖

方着回籍聽勘這員缺着張佳胤以本官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地方着會同巡按御史相機

處置聽以便宜行事寫勅與他着緊便去不必候辭

欽此隨聞張佳胤於四月二十八日至嘉興府地方

與吳善言交代擬五月初五日到任 臣方詢訪議處

亂兵消息乃聞杭城市民指稱巡邏不便嗔怒鄉官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二六

將已肆行焚掠圍困縣官佳胤聞變卽星夜馳赴於

初一日抵杭到任出榜安諭當時圍遠巡按衙門拘

畱三司各官並肆焚掠滿城震驚佳胤乃密諭營兵

許其以功贖罪盡皆感奮遂卽擒拏一百五十餘人

或斬首或杖斃餘黨始解城中頓安 臣初聞不勝駭

愕既又不勝慶幸仰惟 皇上不候會推卽

簡任佳胤於諸臣之中大破常格又 特授佳胤以

便宜之權故佳胤得以應期而卽至仗 天威以

成功向使佳胤遲到數月杭城俱爲煨燼非得便宜

行事則佳胤雖心切於救亂又焉敢以擅殺乎是杭

城將危而就安人心旣亂而復定孰非我

皇上知人善任勅中機宜之所致哉感頌

聖明曷勝忻躍 臣猶謂亂之生也必有所以肇其始

而亂之定也貴有所以保其終故人心雖底定矣而

積習之弊不可不去也巡撫雖得人矣而分理之官

不可不擇也黨與雖解散矣而反側之心不可不安

也請爲我 皇上陳之 臣聞浙江邇年以來法度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二七

人人有驕縱之態發聲徵色官府每不能堪且有司

或涉刻削鄉官未免偏累以驕玩之民而應難堪之

役此今日之變所由生也當此大變初定之後正宜

更新法令之時辟之琴瑟不調必舉而更張之然後

可鼓也合無責成撫臣張佳胤會同巡按行令三司

各道備查近行政事何者失於寬縱當救之以嚴何

者失於煩苛當濟之以簡應徑行者徑自施行應具

奏者奏 請定奪務使法紀昭明人情安妥則軍

心潛消夫驕玩百姓咸樂於熙恬雖有無籍之徒倡

知其無能惑吾民矣臣謂積習之弊當去者此也
聞有治人無治法人才之係於治理也尚矣

皇上簡一張佳胤而倉卒莫大之變賴以底寧任人
朋效居然可觀然大厦非一木之力也太平非一士
之略也大亂雖云甫定人心尚爾旬旬必得揮霍長
才素諳兵機者與撫臣共任其事然後緩急有賴也
今見在司道各官中間智勇練達者固有其人但亦
有才或長於撫字而不長於軍旅或利於處常而不
利於應變者合無遴選各省藩臬諸臣有曾經舉薦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壬九

邊才暢曉戎事者更調浙省司道以充馭兵撫民之
寄則民樂有歸兵樂有恃撫臣主議於上司道分猷
於下心臂指使之勢成而息亂安民之功永言保之
矣臣謂分理之官當擇者此也臣聞佳胤捕亂民之
後隨即榜示各兵於陣捕獲者方准論功其已歸各
家者不許擅拏如有殺傷者仍以殺傷論罪深得古
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但一時縱亂者二千餘
人捕獲尚未及十分之一且各民自不知所犯情罪深
重非奉 明旨安諭能免人人自危乎況各被焚

劫之家未肯心安素有仇怨之人乘機報復又理勢
之所必至者合無行令撫臣出榜曉諭宣示 朝廷
宥過之人使無知被脅者咸與維新凡被害仇怨之
家不許告訐以後詞訟但有牽扯及此者定不准理
則脅從釋疑畏之心官府免多事之擾而地方意外
之變自是永無虞矣臣謂反側之心當安者此也臣
待罪言官偶有見聞不敢不陳於 君父之前伏
乞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題覆上請施
行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壬九

乞酌議防倭疏

聶應科

萬曆十九年八月上

臣於本月初二日應天巡撫李冰准福建巡撫趙參曾咨據巡海道揭送琉球國長史鄭迴印信夷人一紙內稱日本倭國關白兼併六十六州欲奪琉球迫脇進貢仍擬今年九月入寇又聲言欲犯浙直閩廣等處到臣譯其來文若屬誕妄而據有印信又非無因至前者臣隨行蘇松兵備副使江鐸淮揚兵備副使張允濟副總兵馬繼武張榜通行各將領官整飭戒備務保無虞外竊照南直地方幅幘數千里有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

奇襟帶長江濱瀕巨海如吳松之崇明劉河川拓金山淮揚之鹽城廟灣海門大江口等處俱東漸外洋島夷可航而至之地昔年犯我中土皆從此入雖設有叅遊守把官分兵控轄然自倭夷既殄之後承平日久玩揭漸生使不預加整飭一旦有警何以應之顧在今日先事之急有士卒當訓練焉有器械當備製焉戰艘宜爲之增設城堡宜爲之葺理哨巡不可不密遣勾引不可不密杜也何者訓練不加則驅不教之民以戰是謂棄之今一切督率守禦員役務令

約束水陸軍兵不時會哨操練以備策應而又當作其直前之氣嚴以退後之誅往者禦倭之衆望風股慄氣縮者止因站立不定始償乃事後站立一定倭皆駢首授戮前轍可鑒後轍誠不可不嚴也器械不備空手搏賊勢必不能不幾於卒予敵乎彼倭夷之長校在刀中國之長技在火器與弓弩也今一切火砲銃與夫佛郎機千里勝強弓健弩務人人夙戒率有全鋒而又以權宜之計濟目前之急查各府原皆貯有軍器腐爛者固有堪用者尚多合無選其堪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

用者先給防禦未備者責令脩製火器比常倍給則甲堅器利將坐收全勝也至於戰艘尤我兵之恃以控海取捷者倭夷利在陸戰不利水戰凡吳淞之倉福沙唬等船必須加脩完固其淮揚海洋要地如無兵則調撥把截如無船則多方增造縱倭夷航海而來我已預兵外洋挫其前鋒彼將汪洋波浪中矣孤懸危險能出萬死於一生乎以及於城堡尤我民之所恃以爲險阻者三里七里且足老彼之師矧倭夷深入爲寇利於速攻不利於持久我能高其城垣濬

其濠塹堅壁以待俟其怠而擊之邀其歸而截之則扼其喉而笞其背亦何難哉若夫巡哨偵探尤捷於桴鼓影響知彼知我虛實實之情微此輩孰能得之此兵家之伏路細作關係最緊要也故凡一有警報則哨馬健卒絡繹探聽出奇設伏相機制禦而又功罪賞罰必信必當則倭寇盡在吾勝筭中矣雖然倭寇爲中國患往往有之不有爲之向導者彼惡能肆力長驅乎卽如先年猖獗悉皆漢人爲之勾引今故老傳聞有言漢人夥入倭中其毒惡尤有慘於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

倭者而閩廣其地密邇其人居多故欲杜勾引則保甲不可不行在閩廣尤不可不着實舉行聞福建巡撫趙參魯行此保甲井井有條甚有效驗使今槩嚴此併坐之法則勾引斂跡而倭寇亦安敢匪茹以犯順也蘇子云先之以戎狄繼之以吾民臣之所隱憂者正今日之謂矣大都東南備倭惟春秋二汛春汛頗嚴以春時風順可航故慎加防警至秋則以風逆而航多不便其戒稍緩也今既有警報則秋汛與春汛均當戒嚴於其間矣臣所列數款豈私憂而過計

哉所謂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也故寧使鄭迴之報不驗於後毋令未雨之慮漸弛於今矧臣職叨江巡而沿海之所係尤匪輕者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舉行并行閩廣撫按督總叅把守等當事衙門一體先事預防則 宗社幸甚宗社生民未必無少補矣

預防倭患疏

黃華秀

臣惟倭夷反覆自古然矣日閱邸報見本兵憑楊方亨揭帖議欲將調兵轉餉遣將事宜盡行暫罷此非萬全之筭也臣讀史見漢文帝和親匈奴猶且堅邊設候而拊髀思頗牧今關白情形未見虛實乃欲一槩議封而輟戰守于不譁亦過矣臣以爲因封而設備是也廢備而持封非也何者必有備而後封可成也夫石星果以關白請封爲轉輸誠效順乎其以爲力不能逞不得已而請乎果以沈惟敬之議爲止於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四

議封乎其有出於封之外乎果以楊方亨之揭爲眞乎李宗城之遁爲無故乎臣謹按關白請和者平壤既敗之後蓋不遺餘力矣又當曰夷心未附虞有內難和亦退不和亦退而輕信沈惟敬市井之口爲必和之計是始事之外而教之侮慢也關白要求親狂狡逆天沈惟敬諱親而飾和聞其受命之日多購美嬪人欲兩地模稜僥倖了事爲關吏阻不得渡宗城輩知事不諧故爾遲遲其行今日之事果如人言載觀撫按五事七事之疏禍萌難端關白似非

今日始發者安可保關白之無他使關白果望封若渴如石星所云則何不能善待冊使而致之逃也其屯田架屋爲久住之計又何以故也臣始猶以石星爲誤不意其蒙蔽至此據臣所聞有謂沈惟敬與關白語不合關白欲質李宗城以要前盟故李宗城懼而宵遁又有謂冊使自渡釜山後已爲倭人所抑中間報揭盡出倭奴之手殊無足信此言涉眞不則宗城前揭石星曾倚以爲固矣云胡中變也宗城前揭既不足憑又欲憑方亨之揭而以撫按之說爲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五

流言此眞所謂以和自愚者矣雖星欲擔當以了此局就金印非可爲鎖鑰惟敬未足爲腹心萬一倭會寒盟伺隙長驅竊恐碎星之首不足以謝天下而亡羊葦牢中流草瀟悔之晚矣職以石星可罷也卽星前疏已自知誤國又自謂其明不足以知人尚可當樞筦重任妨賢者路乎職以爲善爲國者無事常若有事況今有事而可無事耶臣請議戰于疆場之外謂一或用兵則抹朝鮮事在不疑也無論朝鮮效順最謹而肩背藩籬休戚相關聞其國被關白之毒人

懷必報誠以善兵助之攻守則我因其力彼感吾德相應援如左右手關白勢必不能踰朝鮮而入內地又謂朝鮮嗣子位且危疑請以此時令其以功自見能定倭亂者封之彼原望策立將爭自奮勇以與敵抗又一計也職請議守于疆場之內謂調兵守險宜預圖也職見通州重積蘆溝要地所在守備單弱俱當從科臣之請預飾隄防又倭去閩浙獨近安知陽言北犯不轉而之南乎日見本兵議欲調浙兵赴援此非策也無論浙中要害不宜單虛而客兵費多又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六

遷延難遣萬里奔馳委頓尤甚且進無克敵退有囁呼往年駢戮之慘至今令人寒心臣以爲調兵只宜從督臣孫鑛之請就宜大沿邊去處召募征發有事易集無事易散而南兵衛南又更無偏枯之患亦一計也臣請決勝于廟堂之上謂選將臨朝不可緩也臣聞曩者南兵之變蓋帥臣統馭失宜所致又聞朝鮮苦我兵騷擾特甚皆緣諸將不能禁戢今宜亟反故轍撫臣孫鑛雖當移鎮總督尤宜慎擇一大將往領各處募兵或選臺省臣一員監軍如梅國禎

靈州故事又或令提重兵守鴨綠江爲朝鮮聲援而使李如松輩率輕兵應接助戰仍嚴戢侵掠視古名將使朝鮮之民一意禦倭轉輸芻餉一時難繼特乞稍捐尚方餘蓄以佐緩急挾纊投醪驩呼雷動爭出死力何敵不摧

議所條陳速

賜裁決將

宸威所播三軍之

氣增培關白不戰而自索矣此尤軍國至計願

陛下熟察之也

臣聞人也生髮未燥便經倭患倭之情狀亦頗習知彼雖貪殘異類然趨利畏死亦猶夫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七

人嘉靖末年曾禍閩廣被官軍所在截殺無一生還

其種類亦以爲悔漢臣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郡況關白篡奪殘酷諸夷離心聞其驅衆內侵盡

繫各夷家屬一有逃亡戮無焦類各夷思叛待隙而起彼一離巢穴則恐餘種之乘其後孤兵深入則有

我兵之遏其前狼顧脅息豈能無懼堂堂

天朝威德翔洽謀臣猛士桓桓用命

陛下誠一旦赫怒選將練兵爲戰禦計

中國之威

自伸小醜之膽自落關白將納封迎使惟恐不及且

封而成也則居安思危邊陲不驚固非私憂而過計
封而不成也則據關守險餉足兵強不至有患而無
備若專狃于一封謂倭情之必不吾叛高拱深居視
爲外寧長筭使叩閭忠讜俱無所施雖高賢大良何
由効其尺寸竊恐不測之萌或有出于倭奴之外
陛下天縱聰明念不忘遠豈不慮及此耶臣誠愚陋
無所知識顧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乞

勅下該部裁決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石星速賜罷斥
另推智勇之臣議戰修備以恢張乎國勢延接咨訪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八

以鼓舞乎人心庶往事既失來尚可追臣愚幸甚

制馭播酋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上

竊惟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
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
獷暴戾終爲夷俗不可變也 國初籍其地來附因
照舊例世其官宣慰傳至楊應龍殺妻兩弟即以弟
妻爲妻復度劉所屬五土司民五司民之幸而脫者
或走黔或走蜀赴愬兩省已又赴京上其事於

闕庭下兩省撫按會勘相延有自來矣臣嘗莊誦實
錄成化二十二年播州宣慰使楊愛被妾母兄楊友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三十九

恃寵奪嫡計奏愛奢侈淫暴妖言謀反交通等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往勘喬新奏曰楊氏據有播
州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
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
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及至勘盡得友子母奸惡狀上
疏白愛無反謀革友宜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
自給播州遂定西南二百年之安賴此舉也向年五
司之奏亦踵楊友之故習而以部屬攻訐何如母子
兄弟之間之難處也當誘致應龍監候重慶之時儻

有先臣何喬新之處治則不齋斗糧不折隻矢文告數張片言可折耳奈何縱令使歸爲出柙之虎釀成今日之禍變哉夫土司始於洪武七年西南諸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故五司七姓世隸播州宣慰七姓迤附內地應龍已懷不平况又計奏於朝廷欲寢其皮而食其肉應龍嘗有言曰卽朝廷賜我以不死七姓必死之彼豈一日能甘心哉是在兩省內地以爲無辜赤子而應龍視之則爲亂賊使彼得藉口於我其釁一也夷法以殺戮爲笞杖其俗相沿相安不爲詫異向來華夷界嚴不相混亂彼縱犬羊之性亦讎殺彼土人耳奈何近年奸民生事不惟往來交際且復結爲婚姻試舉合江一縣言之或因袁子升波及或爲袁尚儒報讎又如吳歐朱三姓之民四十八家共佃夷田糧一石九斗夷目追取花利廝殺果孰爲之招哉况又無籍之徒常爲嚮道勾引致害試舉合江而綦江可知舉綦江而貴州之鄰近夷境者又可知其釁二也說者咸曰播形天險負隅巢穴我兵之非會敵也已習知矣信斯言也則助紂爲虐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十一

耳不有叙南都蠻九絲成之險乎當其時撫臣曾省吾總兵劉顯同心協力奉命蕩平首先擒其酋長繼遂入其門戶凌霄一克九絲在其目中密路一通都蠻運於掌上真所謂師行九天之上者此萬曆元年事也皇上亦記憶之乎今新任總督李化龍才望夙著豈在曾省吾下劉鋹素有父風防剿本其輕車熟路酉陽雖險寧復有加於凌霄哉顧今日之事君事也今日之蜀則非昔蜀也何也他省有礦有稅而無木無兵惟蜀則木務兵防並集又兼之征權開採孟子所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信此一時也皇上何得見其加派騷擾乎臣請陳其略一議食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以食爲天食之最急也况與師十萬日費萬錢乎頃以木役煩興庫藏僅十分一二而軍行師從行糧月費難以額定則通融協濟之不可不備也二議兵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兵之至要也况用者土司而攻者土司乎頃方糾苗猺獞未免狐兔之私情而民兵止有快手僅供差遣迎送則調集召募之不可不廣也三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十二

議守往昔川兵之敗近日黔兵之郟皆以貪功深入
爲酋誘而殺之年來如合江設遊擊綦江設叅將邊
境晏然無事臣今春過合江面許遊擊楊敏政立談
慷慨猶若英雄無用武之地者蓋內地亦有險要防
守既嚴夷目自知退避而况保甲有編守望相助行
之既久則鄉兵亦精待時乘隙以大創則不議剿而
剿在其中矣至若倡忠義於素所共憤之心則因讎
可使死敵也運玄機於不可控揣之地則潛通未必
無路也或建營或樹柵或屯種向之所備於凌霄者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十一

今何不可用也或設間或置伏或火攻向之所效于
九絲者今何不可爲也我兵久困萬全之謀既周則
在彼釜中之魚亦自倉皇失措卽應龍之子必思爲
保守世襲計而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何應
龍之不可圖耶顧臣猶有說焉內有張仲而後吉甫
可以著壯猶內有魏相而後克國可以奏成績當萬
曆元年初蠻傳報之時 皇上特御會極門面獎
賢能你每是好官回去用心供職愛恤百姓傳與他
外面知道大哉 王言一時將士無不感 恩圖

新矣矧今

皇上年與德俱進明見萬里之外曾

不如萬曆之初乎誠一 留神省覽或卽彼處開採
稅權之銀充彼處請兵餉之費則天下曉然皆知
皇上積財之心務使兵食齊足督撫協謀則蕃漢戮
力而應龍之頭卽日可致之 闕下矣臣蜀人也言
官也耳目所睹記不敢不言而梓里剝膚之災尤不
忍不言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施
行則三省生靈幸甚臣愚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十二

討外叛清內蒙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上

叨蒙 聖恩待罪留臺竭誠策事臣之職也緘

口保位臣之罪也切見播州土酋楊應龍以蕞爾夷

敢行稱亂驅率醜類陷城殺將罪惡已極覆載不容

今 廟堂既集大兵申 天討此誠泰山壓卵之

勢第兵兇戰危策宜衆集臣本蜀人以臆策蜀冀少

分 君父之憂不揣固陋謬爲四議叅列如左倘

蒙 採擇或亦千慮之一得也謹爲 皇上陳之

一曰申軍令以作將士之氣自古帝王命將出師用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

能申威萬里外者其權不過賞罰二端有功則不愛

通侯之封萬金之賞有罪則鼎鑊斧鉞立至故將士

樂爲之用有進死而無退生邇來閩外用兵多出僥

倖致 朝廷往往受討賞不如初懸之令間有誅戮

亦僅施於失機之偏裨彼大帥雖逗遛觀望多置不

問坐是軍令日弛自應龍叛逆以來 廟議遣將至

亟而總兵劉綎初以告病繼則遷延道途夫聞

命濡縮若此望其慷慨臨戎得乎緣此曹富貴已極

趨避最工正昔人所謂將軍有生之心士卒無死之

氣者非大加振刷不可謂宜申嚴號令風示諸閩果

能奮不顧身建立奇功卽封拜不吝如復仍前推委

悞事三尺具在獨不能如漢武之誅王恢路博德周

世宗之斬樊愛能輩乎如此一振 國威不獨士氣

百倍卽狂寇聞之且破膽矣伏候 聖裁

二曰嚴近倖以塞奸細之門臣讀漢史至張角煽亂

黃巾徧郡國及諸將破賊得賊中文書多與中常侍

連結未嘗不嘆左右權倖邀竊寵靈乃大盜耳目之

寄人主腹心之賊也近接邸報見兵部尚書田樂偶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

有汚蔑之疏不曉所謂風聞應龍密差夷目打點本

兵原籍當卽發覺搜出京報若干本因係於獄然亦

惟田尚書清忠剛正故自行摘發不令奸人漏網脫

使應龍移此重賄左右倖臣誰則吐之且此奸細往

來敢於掉臂無忌者蓋亦有故邇者四方不職官民

蜚集 輦轂下表裏中官窺測 意旨甚至有

不由通政司徑徹 御覽如楊新芳之所爲者氣

燄烜赫踪跡詭秘遐方奸細突焉而入竊恐

皇上舉動樞臣籌畫皆得窺伺透漏應龍且在千萬

里外洞見 九重是不爲寒心哉縱覆五城盤

詰厥衛緝拏豈能盡發神奸悉窮黨附惟是

皇上丕振乾綱重聖譏說凡上書不由通政司援引

內臣言利希寵者卽付法司推鞠庶幾哉 禁地

肅清檢壬斂跡而逆賊亦警服於遐陬矣伏候

聖裁

三曰循故策以收土司之用 臣觀嘉靖間土夷屢至

叛逆時雖調集大兵聲罪致討而諸將乘機用間以

收奇功類藉土司之力如田州岑猛之變殺猛者歸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六

順岑璋也而岑璋卽岑猛之嬖翁如馮祥李環之變

擒環者况林黃太也而黃太卽李環之連黨蓋土司

雖聲勢相倚而夷性猜忌特滋假令應龍猖狂得志

如黔之安蜀之余豈甘心出其下乎是可智而使之

謀而間之盡爲我用也在當事諸臣善用其機權如

沈希儀之于璋翁萬達之於太安知二人之效不見

於今日哉卽不盡然亦見 朝廷不以應龍之故偏

疑諸土司陽收我羽翼爪牙之用而陰離彼輔車唇

齒之盟應龍縱未卽伏誅而左顧右盼不敢離巢穴

一步矣是謂以夷攻夷亦今日所當議也伏候

聖裁

四曰明大誼以服遠人之心 朝廷之討應龍者非

利其土地而郡縣之非貪其人民而編戶之也直以

逆天殘人法不容赦耳宜宣明此 旨播告遠近

有如播州隣境土司能克彼一堡者卽以一堡予之

能破彼一寨者卽以一寨予之有如所屬土目等能

擒殺應龍歸命者卽以應龍之爵爵之并予之以其

土地倘應龍悔禍面縛於軍門爲解一面之網戮其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七

身而止必不絕楊氏血祀又或應龍諸子不肯助父

爲逆束身歸朝更宜優給廩食待大軍掃平巢穴之

日令其襲職故土要以尺土一民我罔利焉期於振

揚 天討保全生命明正其罪而已若然則其隣

必有韓魏肘腋之謀其下必有藩鎮易師之舉其骨

肉間必有安慶猪史朝義之禍或者大兵不煩而渠

兇授首未可知也伏候 聖裁以上四事皆今日

之急務惟冀 皇上留神省覽 勅下兵部都

察院酌議施行三省生靈幸甚 愚幸甚

修邊政以杜倭患疏

王藩臣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臣聞爲國者當圖長久之策而不宜苟且以偷安任事者當持必然之畫而不可猶豫以養禍適者倭奴狡詐以款嘗朝鮮復以款試朝廷本兵覈議委之督臣亦惟於款不款之間較厥利害而不聞及時慷慨於自治自強者愚以近於苟且猶豫彼圖久長之策而持必然之畫者殆不然也請先言倭與朝鮮之情勢而後及吾內治之說夫倭奴之款者何也平酋既死家康當國既已誅鋤諸將援立遺孤矣其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四十八

人將遂忠於所事已乎將旦暮其主而奪之國乎俱不可知其當狼狽危疑之後不能空國而謀人則可知也卽欲揚兵一出以示武於諸夷其不能曠日持久而與我從事又可知也惟其不能出此而復欲狡焉以爲後圖故因朝鮮以求款市幸而見許則當浮海貿易之餘仍爲擇便巢穴之計旣可因緣以謀利又得觀釁而俟時異日國事旣定兵勢旣足朝鮮之備禦日馳中國之策應不至卽大舉求逞爲所欲爲此所謂倭奴之情勢宜審者也夫朝鮮之欲款

者何也蓋由本國君臣皆庸愚無識雖遭大創略無臥薪嘗膽之志惟存苟免倖全之心旣懼倭寇之來我援不至又思我兵之臨騷擾亦甚展轉恇怯無策可施一聞甘辭遂生惑志謂脩好可以息兵謂通市可以購利且冀許款出自朝廷則異日有辭要挾曾不思倭雖不款今不能逞倭若再款後且莫測此所謂屬國之邀款非計者也然則今日之爲我計者宜何如夫我之於朝鮮轉餉萬里暴師屢歲拯亡撫存無所不至天地父母之恩蔑以加矣迄今不思自立豈有永爲屯戍罷中國以久奉夷狄者哉卽異時有警亦宜振揚威武遙示聲援萬無復如曩歲大舉之理不若及今明以告之責令及時淬勵無玩無憚若彼國不能自振則百計無一可施有如該國或欺誑朝廷陰購倭款則我當先責其欺警其怠徐爲滅賊之舉如此則朝鮮知我之不懼倭也不得持倭以爲辭倭知我之不急朝鮮也亦不得挾鮮以要我是兩伐謀之道也至於內治之說雖事勢有難遙度計畫不可枚舉而臣以爲莫要于簡任邊臣

練土兵二者何謂簡任邊臣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可爲不專任而可有功者況于軍旅危事疆圉重寄豈可漫爲而嘗試者哉當明 勅大臣一切沿海兵備等官務求忠誠可托才望出衆者復以重權需以久任他日卽以備督府之選而諸武臣尤宜悉遴知勇無以與援置要害無以債帥獵通津而又特假以便宜行事如此則文武僉得其人將吏交任其責各知利害切已凡有舉動必圖萬全僥倖之心不萌而邊政可漸克矣何謂訓練土兵曩歲東征之舉征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

者不獨在擇人練兵而其本固在 朝廷也嘗莊誦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七年間大同右衛告急上在深宮汲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曾諭輔臣曰朕雖廢一早期此心勝於一坐嘗念邊方用人爲衆其畱神如此緣是四方有警許所司不時白奏親自籌決維時北息胡氛南靖海汭妖萌豪會旋發而殪實由廟謨先定其載在實錄炳如日星者也皇上以邊防爲念以 皇祖爲法當此承平玩愒之時亟行鼓舞激勵之典將 臣前所陳議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

勅下兵部議覆專一責成實覲行事務使內治一新士氣爭奮不從口上空譚是惟 聖明主持廟謨銳意焉 臣無任僥倖特 命之至

陳處置楊曾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十一

近接邸報兵部一本土曾勘處未明復恣暴虐等事覆四川巡按王象蒙叅土官楊應龍奉

聖旨楊應龍既無叛逆重情只着彼處撫按行提酌量情法具奏不必特差官往諭薛亨着吏部紀錄其餘依擬欽此

臣惟前項事情該部之題覆已明

皇上之責成有命而又紀錄公廉任事之臣以激勵人心則舞干格苗之化可計日而覩也

臣復何言獨以天下之事出于遙度終不若習而見者之爲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二

岐于兩可終不若準諸理者之爲當况

朝廷除

暴安民自有成憲而其制馭土司有不專以姑息之仁養其橫暴之惡者

臣前任貴州貴陽府推官曾以公委往勘播事頗悉始末之詳匪出胸臆之見敢盡

言而無諱可乎夫播州宣慰司宣慰楊應龍之橫暴其始不過本司官民之相爲訐奏云耳迺一楊應龍

也貴州則數其惡而議剿四川則錄其功而議宥豈

故苛縱哉一楊應龍之勘也川之前議則從輕而今

議則從重豈作好惡哉蓋播去貴止三四日之程耳

目習熟而播民之稱冤者日惟赴愬于貴播去川且千餘里之遠聞見難周而應龍之從征者方且効勞于川故十九年以前酋之惡貴知之而川不及也二

十年以後酋之惡川知之而不獨貴矣昔者堯有四凶未去而舜去之以彼其惡未著于唐而著于虞也

故說者不以病堯如神之智而亦不以病舜好生之仁要惟準諸理以求當耳今楊應龍之惡見于川貴

前後之疏者臣不復贅惟以會勘之真確者言之有

不容不急爲處分以救一方生靈於水火中者且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三

之往勘也豈一人之獨見哉兩省之會委以上官則

有川東道叅政薛亨思石道副使錢拱宸原任都清

道副使葉明元總其事以下官則有重慶府通判路

達思南府推官張邦政原任黔江縣知縣繆守之彭

水縣知縣黃承讚與臣分其勞等會集彭水縣拘

提本內有名証犯與楊應龍對面將原奏一切事情

反復訊鞫二十餘日會審得楊應龍性本兇殘習成

暴虐如興兵遠爭地界招苗侵占糧田因睚眦而抄

沒齊民家財縱淫污而姦占良人妻女襲職官必勒

重賄土同知咸受脇威奪第婦亂兄弟之倫廢學制禁詩書之習諸如此類雖蹈違法之愆總是土司之態臣謂猶可原情而酌議者而恨其所犯不啻是也罪莫大於僭分乃役閹宦選綉女置旗令設局苑而蟒衣玉帶一槩無忌甚至已稱千歲兒稱後主若以爲位號之宜然也可謂有天於上乎罪莫大於殺人乃誅長官絞叔祖斬堂弟殺出妻而岳母親屬一舉偕亡其他斃之杖下戮於刃中若齊民不可勝數也可謂有法干下乎罪莫大於暴征橫斂以殘民生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四

乃採木冒飛魚之賞而窮民財竭民力飲恨官司從征逞驍騎之威而剋軍餉奪軍功積讎將士該司田糧五千七百餘石每石該徵輕齎銀五錢五分今且徵銀二兩不啻三倍稍有不從動加刑戮而五十四里之民怨入骨髓矣年復一年民奚以聊生乎至如被奏之後是非曲直宜一聽問官之勘斷而主使兇人將 欽依奏准之民謀殺於沅州潛戮於納溪共十一命此而可殺孰不可殺而弁髦主法莫可解矣比當民叛之秋招呼懷來猶可收人

心於既散而聽奸撥置將被害逃亡之家殺繫其父兄子弟毀奪其墳墓田產不計其數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而草菅民命爲最慘矣凡此皆對衆審實已明雖本酋亦俛首輸服者彼時被害具奏之人見應龍罪狀已明欲與登時俱死不俟論法其五十四里之民被害而未奏者咸具狀稱冤願比照思南思州馬湖龍安改土設流合口哀號聲聞徹天臣等慰之曰楊應龍之惡誠近日各土司中所未有也亦從前暴虐其民者所未有也信不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五

世矣先此未經勘明聞者猶未深信今列其罪狀具奏 朝廷必有爲汝等處分者若卒然與之俱死實爲亂民其罪反不可宥各民始安心聽斷其在楊應龍見衆心之句句知喪亡之無期亦認罪乞哀求宥一死當遞認狀願照土俗罰銀二萬兩贖罪併認設兵備學校安邊府官陪償人命脩理公署改悔一切僭虐等事甘結在官臣等反覆叅詳以惡狀多端莫重殺人之罪事關兩省難執偏重之條迺將楊應龍問擬謀殺人造意斬罪題 請詳贖併將撥置諸

犯依律定擬具招申道轉詳兩省撫按會題 定

奪此雖不敢謂所處之盡當而已信所勘之最真矣
乃播民慮後禍之慘苦訴改流兩省因事體之重驟
難定議故將楊應龍羈之重慶以候覆勘而本酋計
脫之姦肆然百出矣上征倭之疏則火箭火車妄爲
張大盡是欺罔之詞聞調兵之檄則招兵督衆藉以
回巢大肆科歛之計卒之兵不果行而揭賄當道之
計不得逞則監公役辱差官兇殺招內二女阻絕通
行驛路屢提不出而橫暴之惡依然如故矣臣不意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五十六

本酋當悔禍求生之日而復恣橫暴若此哉夫貴之
初議剿也謂其負固也川之今議兵也亦謂其負固
也負固而征法所不宥而前後科臣之疏與該部前
後之覆皆謂應龍罪在殘下不在叛上罪止不肯見
官非真欲作逆云者誠見夫兵不易動恐玉石之俱
焚而且念四川兵荒之後軍民疲困而諱言兵也况
應龍當衆叛親離之際 朝廷果欲制其死命則下
方寸之紙而許其縛獻自無難者亦何必煩五兵乎
皇上着撫按行提具奏是開本酋自出聽理

之門臣料酋之奉提而出也猶曩者彭水之會也無

難色也臣又料酋之聽勘而退也猶今者橫暴之態

也無悔心也譬之虎然方其入柙若爲易制乃其負

嵎莫之敢撓其性固然其勢所必然者臣不憂酋之

不出而憂狼子野心終爲不悛臣不謂酋之必不可

宥而念億萬生靈終無所託以爲命或者謂本酋殘

其土人未干內地夫播之土人豈真與我不相關者

哉納糧馬于貴州即糧馬百姓而應龍所稱有功四

川者從征此土人運木此土人非其自爲力也況率

土之濱罔非 皇朝赤子而本酋世受 國恩奄

有疆土固奉 天子之命以牧民者何乃漫無忌

憚至此乎且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漢唐以來建設

縣置有李白柳宗元遺跡我 朝開科曾中鄉舉廖

純一人其民間衣冠人物原非推弁之陋可比乃其

苦於暴虐赴 闕奏 請以求復見天日者不

至再至三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矣奈何忍其塗

炭而不急爲之一處耶臣以爲議誅議剿法也而非

情也議贖議功情也而非法也請於 皇上所謂

量酌情法者而平心以定議則罪大惡極如楊應龍萬無可使復居民上者禡其冠裳解其職任禁之私宅待以不死使不得干與該司之事而其子之繼襲亦未有仍其爵土之理權其功罪量爲貶削但使不失楊氏相傳之舊而少得永其世官之延若爲其子者知所懲創克蓋前愆舉先人違制殃民之事盡洗之十年之內仍許該司官民保奏復其原職倘或父子濟惡不改厥愆踵土司報讎之故習以傷殘百姓則問罪與師斷在不赦如此庶足以泄神人之積憤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辛八

足以彰朝廷之恩威而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意在斯乎不然徒以剿撫之說兩相持而勘案不決臣恐上下相殘不已終必釀成大患非本酋之疑畏而生叛心必播民之積怨而相屠戮當是時也雖欲不用兵不可得也此臣一念杞憂抱之已久因事觸衷故敢畢其愚至於查覆田糧議設兵備諸所善後等事臣與諸臣雖曾具有未議而惡酋反覆不悛迄今勘處未定則後事尚難預計相機而石畫次第而舉行此在兩省撫按自有經世之遠猷安民之長

策非臣所敢僭議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至大謬轉行川貴兩省速將前招勘明情罪併四川新 奏復恣暴虐等事速勘會題庶一方民命蚤得生全而 國家元氣不無少補矣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陳議倭情疏

蕭如松

臣試職臺班分當論列深慚踈謫莫報

明時兼

以遠隔 留都凡一切軍 國重務動經旬月始得與聞既不能早見於從薪又不克抒猷於借箸大馬之心徒切瘝曠之罪何辭近接邸報見遼東軍門趙燿塘報倭賊自四月十七等日陸續起身盡過漢江倭將行長仍霸沈遊擊王子倍臣伴送兩日方纔放回倭倣悉平 臣仰天而慶曰倭之平也皆由我

皇上霄旰憂勤

神武震叠救援屬國靖亂門庭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

薄海蒼生莫不舉手加額共頌

聖天子之一怒

而安天下如此顧倭之罷兵也曾有乞貢之議與邊將來往訂約一時臺省諸臣反覆論列其不可許之

狀已經部覆奉有

明旨則

皇上何必以通

貢爲信之命真與

祖訓所載嚴絕倭貢者前後

同符無容再議但恐倭奴勒期甚迫經畧便宜行事

或以許貢促其退兵亦有然者安知倭奴罷兵之後

不以通貢爲請乎

臣

又見諸臣疏中孳孳以行長乞

貢非真爲疑問謂關白真能遣使投誠有不甚拒之

者 臣則以 朝廷之尊本不以倭之貢不貢爲重輕

顧倭情不可測也邊釁不可開也邊防不可不慎也

臣謹爲

皇上陳之

臣

聞日本僻在海島凶狡異

常先年假貢狂逞歷有明驗獨賴 廟謨宏遠絕貢

釁以貽天下之安今關白以亡命之徒萌啓疆之念

吞併諸島奄有朝鮮其欲竊犯中原者情形已畢露

矣煩我大兵相持日久未見屈服而在我也未能制

其死命平壤之師彼雖受挫碧瑋之戰猶足相當乃

一旦有乞貢罷兵之約豈真悔禍朝鮮而盡還其竊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一

據之土宇人民乎亦豈直歸命

天朝而畏威慕義

之恐後乎彼其統數十萬之衆越數千里之遠忽焉

犯朝鮮則據王京奪平壤八道盡受荼毒其來何無

禁也忽焉過漢江則霸遊擊霸王子陪

臣

伴送以自

衛其去何無梗也其乞貢訂約之言一則曰來遲卽

便交鋒以決輸贏一則曰少遲則關白提兵再至其

言何無忌也以此推倭之罷兵豈遂宴然已哉彼其

情固將以朝鮮自我奪之自我棄之棄之可復奪也

任意而縱橫乘機而竊發若探囊啟篋無難也其欲

犯中國而阻於進攻之路迫於芻餉之艱得無假之通貢以緩我師而徐以肆其復逞之計乎有如倭之奉表來也不察其狡而輕許之匪惟頒之約束彼必不守定之期限彼必不遵其來也以獻納爲名而要厚賞索厚幣無以厭其非分之望其去也以狂逞爲快而掠居民擾傳舍難以止其劫奪之謀甚至來往中國漫無禁忌覘我之動靜卜我之虛實熟我地形之險易探我士馬之強弱窺我糧餉之盈縮外誘姦豪潛爲鄉導內通邪黨陰爲應援他日必有蹈往轍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二

而謀不軌者奈何移朝鮮之患爲東南之憂樂款貢之名開疆場之釁哉姑無論後日即目前亦深可虞而禦防之策有不吝不嚴者蓋倭之據朝鮮也彼有定止則我兵之防倭也猶有定方今倏然而過漢江矣狡譎之性出沒無常聲東擊西爲謀叵測況彼兵旣去我師將歸四路防倭地方或有聞罷兵而生玩心者如其乘虛而復爲朝鮮之犯乎瘡痍困憊將無應類則量留兵將以固我藩籬者不可少也如乘不測而爲內地之犯乎登萊保薊關係匪輕則嚴加保

障以固我

畿輔者不可疎也抑或分兵揚帆四

散而爲搶掠之計乎則浙直閩廣之間倭艦在在可通防守在在宜慎則戒玩寇以儆疎虞者不可緩也蓋自有倭報以來凡沿海要害之地咸蒙

皇上

留念增官選將益餉添兵所以戒嚴者罔不周悉試一申勅之未有不爲

朝廷効死力者苟徒以

倭之乞貢爲憑而不申嚴禦防之令則遠憂近患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獨不觀款虜之事乎方貢市

之初行也北虜稽首而稱外藩孰不謂太平景象數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三

十年來我以厚利悅虜之心虜以和好怠我之志及虜渝盟卒致邊事大壞極弊不可收拾者則以徒恃貢市而不脩武備之故也殷鑒不遠禍胎宜絕甚不可弛備倭之策而習和虜之故智矣昔宋仁宗時元昊遣使納款宋臣韓琦范仲淹等言元昊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有不可許者三亦有大可防者三伏望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實處置爲長久之慮此言若爲

臣

今日發者以方今長久之慮不在乎他

惟於絕通貢申禦防二者加之意而已

臣之議極知

瑣屑無當然憂危之念遠邇皆同涓滴之流江河不
擇故敢畢其愚慮惟 聖明採擇焉 臣 不勝惓惓
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四

議兵船獲倭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上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臣 巡歷大江一帶至蘇
州府地方本日據鎮守南直隸江南副總兵官朱文
達揭據崇明營領浙兵哨官徐通等報稱本月十三
日未時分有大倭船一隻約賊四十餘徒侵犯東吳
家沙溝登岸等因到臣 臣 即牌行該鎮督率官兵相
機擒剿去後續據崇明把總陳嘉謨呈報擒獲倭奴
并倭船衣布等物緣由前來 臣 又經批行蘇松常鎮
兵備道面審生擒夷犯是否真倭并具確情速詳解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五
奪隨據帶管兵備糧儲水利道副使韓濟呈稱准吳
淞朱副總兵官解到崇明陳把總擒獲倭奴二十一
名吳淞把總徐有功擒獲倭奴二名併具手本開具
詳審情由又據崇明縣解到倭奴十一名到道看得
各倭雖已就擒真偽尚未分辨隨行蘇州府海防官
會同該府掌印官將發來倭賊三十四名吊取通事
逐一譯審各倭的係何國人氏或乘風飄突或潛至
窺伺或遠來劫掠務究的確具由連人解道以憑覆
審轉詳去後今據帶管海防同知應楠呈稱本職遵

依會同本府知府盧大順弔取吳淞陸營通事楊惠來逐一譯審原蒙發下前後擒獲倭奴三十四人俱緘默不肯吐露真情中有一名失麻哈兒肯言楊惠來譯得哈兒稱係大趾人萬曆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投充關白名下時有三十餘人與俱每名得安家銀三兩關白封哈兒與小佛即機國人麻三戈里國人衣水爲三頭目今年五月初三日午時遣船四十二隻出洋在於 中國地方窺探地理以便侵掠適五月十二日一更時分被風飄散沉溺數隻各船俱大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六

梔用兩水合造計六道惟此船略小正有梔三道飄至崇明同船者四十二人每人挾倭刀一把或二把遇官兵追趕圍繞且懼鳥銃打來事勢窮促官兵敎以投刀入海只得將刀盡數投入水中見今撈起二把又搜獲倭字數紙中有三紙即 中國兵單之類其二紙紀船數及時日占風之略又麻布數捲稱係關白給賞以備衣服之用四十二船出洋約共二千二百人今未知飄在何處又稱關白造船新舊約有千艘去年沉沒二百隻尚存八百餘艘赴今歲大利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七

欲整兵入犯但遼陽北直山東等處投入人多道路俱已周知惟浙直地方險要尚未明白且欲棄拋朝鮮另圖他處故遣各賊偵探約以速速回報惟懸夷情叵測入犯虛實固未可知而通事一人各夷語言恐亦未易辨但其所操者倭船所佩者倭刀所衣者倭服而所吐露者皆時事又適獲於汛期雖髮之已蓄若與倭首稍別然據失麻哈兒所供諸所同舟者皆由各島投入關白部下欲潛入 中國故令蓄髮耳等因呈解到道據此該本道覆審得三十四名仍緘口不言據通使楊惠來譯稱名失麻哈兒吐說情由與該府所審相同及查驗衣服簪物俱係異式倭字數幅皆係異文只書尾寫大明萬曆十九年及二十年月日敬白等字內有一紙中畫一圈有三字譯出係日本國字樣又審出二名麻三衣水與失麻哈兒俱係頭目衆賊見之皆跪不敢同食又令衣水一名言寫出萬曆二十二年等字審稱關白原係 中國人故學寫 中國字等因且驗各賊身上刺有字樣各頭髮蓄亦未長爲照擒獲各賊音語不通但據

通事楊惠來譯出各賊供稱俱係各島夷自十九年陸續投入關白部下至今駕船入犯遭風飄流一雙到此致被水陸官兵追趕夾攻各賊勢窮丟撇刀器下水跪拜乞饒因而就擒及譯出夷賊三十四人各有島分係戈里安南西洋大趾小趾大佛郎機小佛郎機等國並各報姓名及投募關白月日前項情由亦已近真緣係擒獲倭夷重事合解親審詳奪等因到臣_臣面審夷犯音語難通真情莫測且此方通使止有楊惠來一人據所譯報實與該道府所審無異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八

雖各夷額頂有髮比之倭形稍別而所供原係各島夷人投兵關白聽其開洋窺探之情歷有可據_臣不意狡倭陽爲乞封請貢而陰行窺伺以圖內犯若此除生擒夷犯三十四人容_臣會同撫按二臣各加譯審另行差官押解赴京多取通事悉譯確情聽

皇上處分外惟是地方戒嚴之際廷議紛紜之時

若倭夷入犯信息一傳京師未必不厯皇上

南顧之念_臣是以不敢不報又不敢稍遲而併以一二得之見上竇天聽乞賜垂納焉夫自關白

兼併諸島侵犯朝鮮我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徂

征特遣經略往任其事宋應昌以失策發歸顧養謙

以夙望遣代所期固我藩籬莫我社稷安戢生

靈者備極焦勞大聖人之所作爲天下臣民共

仰之矣孰謂東征寡謀惟議封貢應昌開其端養謙

踵其弊樞臣石星且偏聽而力主之不思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夫封者自上錫之貢者自下享之若使

倭夷真心歸化別無可虞不惟以此示羈縻之術而

且以彰國家一統無外之盛誰曰不可乃關白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六十九

無利于封而徒欲假貢市以入我封疆謀爲不軌此無論有識者洞燭其姦卽三尺童子皆知其狡何三臣漫無遠慮而惟聽細人沈惟敬之言以圖結局所議入貢倭奴多至百人令地方聞之寒心此其運籌寡策決勝之謀在前臺省諸臣疏中已各悉之_臣不復贅以傷雅道惟取顧養謙請封貢之疏與今各夷犯所供倭情反覆叅詳則覺養謙之信倭太深而謀國尚有未周者夫自古人臣之効忠於君不曰欲至萬年則曰久安長治其所期望何遠也今養謙力主

封貢而但求苟十年之安且藉口目前兵寡餉少不得不不然不知十年亦瞬息間耳此後將坐待其變而不之圖乎矧其箝阻公議而啓 皇上移怒於倡言遠計之人要挾 廷論而冀輔臣操權于許封並貢之說至欲姑緩會議先請卜筮是又未諳乎詢謀僉同而後龜筮協從之序也臣於邸報中見石星顧養謙每議封貢願以身擔願以死爭亦若堅於爲國謀者不知 國家大事原非偏執之心所可任譬之民間有百鈞之力者而後可爲人舉百鈞之重有千金之產者而後可爲人擔千金之約今二臣果自度其長有此身長有此位而 國家可恃以計永久乎設或事債而追論始事之人雖以百身贖之竟無益矣今據擒獲夷犯所供關白新舊造船除沉沒者尚有八百餘艘欲以今歲大利整兵入犯且稱遼陽北直山東等處投入人多道路周知惟浙直地方險易未明先遣各賊偵探則知狡倭包藏禍心順逆罔定目前卽欲內犯何能羈縻十年所謂不許封貢固來卽許封貢亦來原不可恃以爲安者 臣今不敢妄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

意於戰勝攻取之利以上窮兵黷武之策惟在守我信地整我器械練我士卒備我糧餉以靜待動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與地方各道將領共圖所以禦之凡有入犯者相機擒勦云耳矧今遼陽山東閩廣浙直一路沿海地方各有重兵扼塞可資備禦而養謙又謂倭奴不滿五萬隔以大海其來不易若使各地方文武將吏果能整兵備防或亦可保無虞獨奈何畏倭太甚徇倭太過而封貢併許以起釁端也夫當此倭情匈匈衆議紛紛所爲 皇上分猷共念以定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一

國是則賴有言事之臣任事之臣與主事之臣在也言事者臺省官也軍國利害凡有風聞皆得隨事直陳以備採摘原與任事者無妨任事者職守官也鞠躬盡瘁爲所當爲是非得失一切聽之公議原與言事者無碍主事者輔臣與各部院大臣責也定大事決大疑惟在虛心評斷爲 國家求一當以免天下萬世之譏原與言事任事者無徇此三者各舉其職而天下事不難理矣石星顧養謙原係才望之臣其力主封貢者不過厭用兵之日久覲目前之近效而

不知倭情狡猾不可盡信若能改心易慮殫力竭忠則後效尚可期望臣願 皇上采公議 嚴責

成而又時 召二三輔臣面議安攘之略以爲萬

年計慮仍 速行申飭顧養謙以倭情狡猾無輕

許約亟宣 朝廷之威德勿踵宋應昌之故智如

一鼓而前令金山之倭盡歸海島則當論功以行封

爵之賞其朝鮮君臣亦宜整備兵餉嚴爲禦防不可

專諉責於他人 皇上仍念屬國殘破之後少加

優恤慰其所請勿使離心以自撤藩籬以盡殲前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三

庶幾醜爾倭夷明知 朝廷意向不肯曲徇而褫魄

竄伏亦自有日不然 不知其所終也臣於上年六

月因倭警報平曾上倭情叵測一疏謂倭奴退還平

壤此必宋應昌許貢致然儻其奉表而來終當謝絕

已蒙 明旨下部雖其說竟爲空譚而其事已盡

如臣之所料乃今生擒夷犯審出倭情則臣一念犬

馬之忱又有不容默默者伏乞 勅下部院覆加

查議如果臣言不謬併 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

巡江改移將領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

臣竊惟沿江濱海之地內拱 留都外鄰倭島順風

揚帆變生叵測故自倭寇內訌以來防禦至嚴至密

特設巡視按臣比於邊鎮誠重之也臣最迂庸謬叨

任使查負是懼駑竭以趨斬於江恬海靖盜息民安

臣不敢苟焉祇循故事自惟責在江海一帶南抵金

山北抵狼山巡覽一周凡地勢要害將吏職否行伍

虛實間閭甘苦大都得其梗槩臣悉心博諮詳度據

所見聞有不得不不少變更爲久安長治計者江以南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 七十三

則常鎮叅將當移於永生洲江以北則瓜洲操練當

併於儀真守備皆隨宜因便官省而防益固權一而

備益嚴不勞處置有裨地方議合道府之公非臣臆

見之私不敢不亟爲 皇上陳之臣查得常鎮叅

將之設自萬曆貳拾陸年倭警左僉都御史陳 任

操江時所 題以京口爲漕運咽喉 留都門戶

請設叅將特鎮重地慮誠周策誠善矣而永生洲橫

亘長江之表正海舟入江咽喉又爲京口門戶南控

孟河北望周家橋近設把總統兵壹千巡徼緝詰盜

賊屏跡所謂江上函谷塞以九泥者但永生去京口
纔八十里京口去 留都百八十里而 留都出句
曲雲陽以達永生亦纔百八十餘里於 留都並爲
門戶京口警之儀門永生直頭門耳革任叅將錢世
禎曾謂京口應酬有妨團練欲請移近江地面未果
是移京口叅將於永生洲與原設初意實不相悖且
京口對江有瓜洲鎮兵勢犄角金焦二山遶列上下
奚翅戶內鎮江府縣有守有令昔人謂得一良守勝
兵萬人得一良令勝兵千人匪永生洲專倚將領者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一 七十四

中軍應就本洲南北之兵各分設總練官一員遂充
本叅中軍官其本叅廩糧公費各項仍照舊資給於
常鎮二府則官無增費江有重鎮京口之鎖鑰未有
固於此者第見任叅將季金久以病告杜門半歲慰
留弗能雖勲名素著難任其去當暫聽離任調理赴
部另補相應地方而永生洲草昧開創始於把總張
守禮本官勞竭披萊功高關地士卒傾心其廉愛道
府交口其技能撫輯洲民祛除江盜不愧將材者或
量加遊擊將軍職銜使管永生洲叅將事庶新締孤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五

嶼士卒迎送無煩本官感激思奮 臣 與道府爲地方
計便以 請此之 特恩出自 上裁非 臣
所敢與也 臣 又查得瓜洲與京口相望亦漕運咽喉
留都門戶稱重鎮者先年額設軍舍八十名統以揚
州衛指揮一員未有兵也有兵自嘉靖倭奴入犯始
故築城置閘添設江防同知坐鎮專城益以水陸兵
壯軍舍共一千二百四十餘名并戰船馬匹考選指
揮一員管理名曰衛總夫衛總爲各衛指揮皆統轄
之子多招物議間有自好者雖謹守常職鮮讀父書

臣知兵法又與卒伍生同郡里或相識狎易來謗侮更替非常朝受事而夕報罷者有矣以致操練無素行伍不整僅同兒戲糧餉虛糜臣與揚州海防道臣陳壁共閱視訝之今查瓜儀一水相距四十里耳信地雖分兵勢聯絡儀真守備往來操練溯游而下溯洄而上俄頃之力矧守備奉臣勅於瓜洲鎮原有統屬協守之責臣謂兵不訓練與無兵同守備官由薦推陞必習陣勢閑韜略而見任守備陳濱材智謀勇又上將之雄者所統儀兵不過六百餘合無將該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六

備改爲瓜儀守備責之兼管瓜儀二營水陸兵馬時當操練半月住儀真半月住瓜洲親爲指畫教習授瓜儀二衛總以營陣壁壘之圖步伐止齊之法群水陸之士卒居焉如守行焉如戰安常則往來督率訓練遇警則彼此調集策應庶將爲有能之將兵爲有制之兵瓜營不爲虛設京口且恃無恐而稽其勤惰核其糧餉查理其士馬器械仍悉聽之江防同知則文臣武將交相振勵交相効忠卒伍有不精銳者必無之理也臣於地方矢心竭力計利籌害可陳者不

止二議或議未僉同或思未周悉姑需得當報命以請而貳議喫緊江防切關職掌輒敢冒昧仰臣天聽如果臣言可採伏乞臣勅下部院移咨南京操江都御史會同江南北巡撫兩都御史巡按兩御史再加酌議停妥請臣旨下部院覆議施行准改常鎮叅將爲永生洲叅將見任叅將季金病難遽出聽其離任調理赴部推補別用永生洲把總張守禮量加職銜管本洲叅將事儀真守備改爲瓜儀守備付以兩營操練將永生洲瓜洲鎮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海孽絕跡江上倭奴畏威海外京口門戶留都堂奧若泰山而四維之矣臣無任懇切皇恐待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七

倣官邪以安邊海疏

李雲鵠

萬曆三十三年十月上

據蘇松兵備道右叅政楊洵呈稱案奉

欽差總

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孔教憲牌據江南副總兵官侯國弼稟據川沙守堡領兵官姜宗尚楊廷儷稟稱九月初十日霜降官兵俱於操場祭旗畢各官盡赴戴把總處稱言防守役繁不願充兵不聽號令徑自入城宗尚等追問據各回言因差役繁苦自願歸農尚等安慰歸營各守信地等情到鎮先於初十日有本鎮原差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八

塘報稟稱該營各兵於教場中喧嘩盡謂該總差繁令苛咸願退役本鎮恐生他變差官前去撫慰一面密訪蓋因是日祭旗畢戴天錫查有浙兵哨長徐龍青衣駿帽不入隊伍詢之對云稟假該總從而笞之於是遷怒隊兵小有不肅者輒加懲責各兵遂憤然羣起若有侮之之狀時姜宗尚楊廷儷訶止之而散等因到院據此爲照將領士卒上下有體如戴天錫苛尅激變罪誠難辭若各兵借此鼓噪漸不可長相應查究仰道卽查川沙營兵放縱喧嘩是否戴天錫

差繁令苛所致中間有無別故若果罪由該總本院

出示曉諭甚明爲何不行赴告輒敢鼓噪逐一查明併查真正倡首起於何人設法密拏一二人到道研究的確解報以憑施行等因奉經備行松江府海防官查提究解間本道廉其起釁根因訪得各兵原有積憤偶於本月初十日在於演武場祭祀旗神本官以哨長徐龍請假上海聽審本官怪其不行預期請假乃稟於祭旗之日責十五板次因門下人役到遲各行重責次復傳令點兵以致不聽號令不遵約束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七十九

一齊打號當出退呈百紙揮戈而走入城閉門拒本官於關外橫行街衢肆言無忌姜宗尚直前身護救本官於河旁船內各兵一路呼噪欲往本官宅前宗尚追至詢問但云苦出無奈只得告退歸農隨諭之以利害一一申明安慰各兵涕泣哀號方赴營房信地及查地方居民均有抵牾之語遍投冤帖內稱一九月放糧尅減每兵銀一錢共銀六十餘兩一傾銷低銀倒換每包五分共銀三十三兩一春汛霜降二次祭旗科銀三十六兩零一每月需索常例每兵一

錢長差一錢共銀一百三十兩一募浙兵四十六名
索銀九十二兩一指送各上司節儀科派每兵銀六
錢一放給正月起至六月止二次口糧尅銀三百餘
兩一稱點革老弱得銀三十餘兩一冒名頂兵王子
雲王汝亮王清等錢糧入已一尅落捕獲鹽觔九十
擔私賣一詐地方倡妓銀三十兩一要土兵有妻者
紡綿十觔客兵無妻者派養鵝鴨覓利一索取種田
各兵綿花約有八百餘包收積官倉一指稱海防廳
并叅將經過每名科銀一錢一指倚修船造船等項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八十

科銀五十餘兩一倚憑哨官朱希仁健役沈成李必
勝陳大倫夏惠朱元等詐害守窪哨長傅大靖窪兵
胡大亮等及塘報朱澄并地方百姓不可勝計等情
爲照沿海各兵素稱驕悍頃以一二盜警及小陽汛
近申飭戒嚴晝夜防守頗爲勞瘁爲將領者正當加
意體恤務使營伍相安地方庶可無虞先該本道節
行各營及奉本院憲牌屢次戒諭嚴禁科尅不啻三
令五申矣詎知仍有貪殘無忌志行卑汙如本官者
雖營兵狂肆干犯紀律漸不可長而孽由已作誰爲

釁端罪自難逃相應叅呈叅照川沙把總戴天錫勢
如翼虎性比貪狼不恤營伍之艱惟務囊橐之計指
稱差遣常例扣侵詎止一端假借公用禮儀剝削沿
爲故事甚且科派婦女波及百姓虐焰已自異常又
且尅落鹽觔詐騙倡妓廉耻可謂掃地怨讟盈而部
曲久已離心鞭朴肆而羣下輒爲攘臂至於闔門堅
拒列隊橫行非哨官極力救護天錫且將不免非本
院法紀素嚴地方幾成禍變矣乞念邊海貧戍腹削
不堪本官旣蒙詬辱難以覲顏在事叅 奏處分以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八十一

爲貪墨無耻者之戒仍嚴催海防官查究爲首目兵
從重究處以懲其驕縱狂悖之風庶庸弁知儆地方
獲安矣等因到 該 臣 看係營兵鼓噪機不可緩當
速諭恩威止其他念除一面行蘇松兵備道將戴天
錫革去管事聽叅候 旨處分仍嚴緝倡首目兵
正罪示懲不許株連無辜以安衆心及或有未盡情
形聽其查明另報外爲照南直隸江南江北等處地
方皆係防倭防盜要區以故 國朝添設將領多官
統領軍兵防禦江海一帶管衛星列誠重之也 臣 於

到任後見地方有天鳴地裂之變今歲又值凶荒多盜之時時切隱憂前具疏靖官誠非得已不但當外防不虞卽內亦當防縱弛耳乃今據報川沙把總戴天錫一味貪婪積有歲時卽其穢狀載在冤帖者無事不索騙無軍不尅減雖至倡優下賤地方居民亦皆被其吞噬滿紙賊私見之令人髮上指冠夫兵死士也無事則令其防守有事則驅之戰關一歲月糧數金乃其以一死博之者耳將領念此當爲

國家撫恤士卒使無離心嚴其紀律使無玩志庶乎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八十二

臨事得其死力始克有濟試觀自古名將甚至與士卒同甘苦見正及此而何物天錫乃敢剝削一至此極而使營兵懷恨不堪一朝鼓噪不遵約束掉臂揮戈竟入閉城門而拒本官於城外幸潛藏船中僅以身免卽此景象誠可駭愕使非哨官姜宗尚安慰訶止不知終作何狀此雖營兵積忿驕悍自干法紀哉而所以致之者誰也若地方各官人皆如此地方又何賴焉譚及至此天錫之罪不容誅矣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右僉都御史周孔教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楊廷筠參看得川沙把總戴天錫職濫戎行志存谿壑視軍士爲奇貨而大肆鯨吞藐法紀若弁髦而甘同狗苟祗緣百計之潤囊遂致三軍之反戈袖中齊出退呈百餘張棄兵歸農人人解體道上遍投冤帖十數款搜金索例種種貪謀軍養牲而妻紡綿閨中同一苦累倡被索而民受詐閫外亦擅誅求狼藉之賊已盈鼠竄之狀可耻閉城堅拒維城之寄已孤匿舟苟全同舟之誼安在官箴大玷衆怨咸歸所當照例拏問重加懲治以儆官邪者也至營兵狂噪成

皇明留臺奏議

兵防類卷十五

八十三

風漸何可長而哨官訶慰卽止情尚可原緝首事以正法寬脅從以安衆總之皆不可緩者再照將領遞剝營私上下相蒙此邊疆今日通弊也卽如戴天錫貪殘日久前巡江御史朱吾弼復命時已廉得其狀卽欲叅劾止因報考者類多擬薦遂以舉刺屬官難以風聞從事部考仍註有近聞皆議沸騰之語曾向臣言臣方欲出巡時物色之而道詳至矣乃副總兵侯國弼既未能體察於先及亂形已著而所報寥寥數語又復代爲支吾若非該道密

訪得情則天錫且將從輕漏網矣況事後月餘竟無一字相聞豈不相關耶抑難於言耶是又當薄罰以申飭之者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將戴天錫速行革任行巡按御史提問具

奏候 旨處分戾國弼量爲罰俸示懲其真正倡

首目兵併當查緝嚴究以肅法紀方今海上多事其川沙把總員缺宜速選廉能者推補令其刻期到任撫安貧軍再乞 天語叮嚀責令大江南北副將

叅遊等官務秉正率屬振飭紀律不得故庇奸貪致

皇明留臺奏議

八十四止

生他釁庶將領知警營壘肅清其有裨於江海重地非淺鮮矣 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負累疏

俞

諫
嘉靖三十九年任

據山東布政司呈查得嘉靖三年分部降徵糧則例內開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小麥折米如在三百里之內州縣運赴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二斗脚價銀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蓆草脚價共徵銀八錢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糧臨清倉民運赴倉米每石加耗二斗蓆草銀二分五釐諛納州縣不拘地里遠近每石連正耗蓆草共收銀八錢趁米賤之時赴臨清并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等因除通行外爲照常年所屬各府州縣徵納前項倉口稅糧諛徵本色運納者其脚價每石比之官定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被光棍攬頭擡價每石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同誑騙浪費十無完納一二往往負累大戶監併追贓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及照今歲省屬地方比之往年頗爲薄收粟米每石時值價銀不上七錢之數大戶例諛收銀八錢若常照本折運納買上

是以小民膏脂之餘而爲攬頭誑費之資不惟仍累大戶抑且虧滯國儲合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三年臨德二倉麥折米并赴倉米不分地里遠近每石連脚耗蓆草照例共徵銀八錢每銀一分收錢七十文收完易銀傾瀉印封差經收大戶倒文赴倉上納不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年分拖欠未完見被攬頭誑費者通行查出亦不必令其買米止照原數追銀在官赴倉上納與今年秋各出通關銷照聽候本倉自行照例支放庶糧草早完大戶不致受害官民兩便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二

便緣由到臣卷查先據該司呈送造完所屬州縣各年拖欠錢糧文冊前來查得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各自正德元年起嘉靖元年止夏稅小麥折米及秋糧米石除花戶拖欠奉例委官查明蠲免外其大戶已收完足赴布政司倒文解納未獲通關者臨清廣積二倉共米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三石四升六合一勺六抄二撮德州倉米一十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三石八斗二升六合中間雖年月久近不等俱不行完納掣取通關已經行據該司提解濟南等府章丘

等縣正德九年大戶高安等審據執稱已將糧價銀兩交與攬頭林杲等上納未完各大戶侵欺不等及至行提林杲等對問又據該司備臨清州回稱林杲等名下不止本省章丘等州縣錢糧其騙費河南等處各州縣錢糧亦多見該監兌主事發州監追等情又經案行該司將德州倉糧冊行分守左叅政呂經臨清廣積二倉行帶管臨清兵備副使錢宏各弔監兌主事文卷歇家保狀合同并嚴經底簿查對原解的數分別先已納過者就將出給截數倉鈔比對嚴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

經明白仍欠若干係大戶名下侵欺者照依原收官價係攬頭名下騙費者照依原寫攬價各盡其家產差委能幹官員盡數變賣賠償追過銀兩暫發寄庫另後議處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孫璋議照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麥折米及秋糧改撥兌軍并改兌與民運赴倉米俱係聽兌之數國用所急者自今正德元年止被攬頭大戶侵騙不行完納掣取通關者共計二十一萬有零縱使變賣家產亦不能勾儘數賠還縱使照例將攬頭枷

號發遣小民之膏脂已被吞噬 國家之軍儲已被
虧損徒增痛恨何濟於事然鑒往可以善後其嘉靖
元年以前被攬頭騙費大戶侵欺者已難求全責備
矣卽今嘉靖三年前項各倉糧米大戶徵收將完陸
續倒文解納若不嚴爲禁令別作區處任其優游自
在寫攬包納不無弊復如前若痛懲攬頭騙費之弊
而專任之大戶上納則恐納糧米數多而乘時射利
之徒不無如前攬納別生弊端千萬阻撓只欲令其
將銀交收在庫作數支銷或解京則恐原議聽兌之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四

數遞難輕改查得臨清兵備副使 勅內開有查考
倉糧革除奸弊字樣則 廟謀廷議深長遠慮蓋原
有議于此今無將臨清廣積二倉行令主事會同副
使德州倉守巡官一員或諛州知州各照依大戶投
文先後拘令行戶斗頭照依時價與同各諛大戶買
米上納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糧米上納在倉然後令
大戶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
價高貴暫將價銀寄庫待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以
前攬頭騙害者照依攬價大戶侵欺者照依價值各

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庶既往者得以清絕而將
來者不致侵欺其於官民頗爲兩便乞

勅戶部再加詳議作急上 請俯賜施行惟復別有
定奪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五

議復臨德二倉糧疏

徐 棻

嘉靖年任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欲足國者必裕民之生而後可以固本欲禦患者當慮事之周而後可以經遠我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京師以克糧饌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清廣積倉德州德州倉每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六

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祖宗立法備惠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國積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比臣備貢山東詢問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不免無從支補近止免存留而不及起運固有以也夫存留乃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月糧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七

等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項而不爲措處將何支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約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德意務令小民均被蠲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隨督行布政司查將紙贖及軍餉驢腳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有濟然似罄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有司固知存留錢糧難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蠲白紙催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霑實惠哉此東南予遺之民每遇荒年既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仰荷皇上威靈宗社福祐當事諸臣皇皇求治今固安流速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徙決靡常自古記之似終未可必恃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胡以備之臣誠抱杞憂焉竊思欲裕國安民爲有備無患之計必湏求復禮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脩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該地方之無虞河渠之不但哉又須該處糴補而後可若專令會派該運地方設處似尤有難焉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

起解之後摻括殆盡中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爲天下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皆空虛也臣愚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湊買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爲始遵照近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八

如二倉囤積不足卽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于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原 奏報覈實分數將起運糧米 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卽於各倉內先行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帑有餘

銀一可以需蠲卹之 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足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斯我 祖宗經制富彊之遠略不盡復乎宋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爲國有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臣猥樗庸不足以與聞大計濫役江右目擊時艱實一念片曝之愚也伏望皇上軫念當 龍飛體元之始正人心屬望之時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九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 賜之施行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

請遣大臣治河疏

陳堂 隆慶年任

臣聞明天之道者必驗於人應天之變者當以其實是故古之明王遇災而懼隨事格天而卒保治安於無虞者良有以也臣頃見彗星見於西南彌月不滅考之往牒災應謂主大水或應之一年之遠或應之數月之近臣愚以爲兵無大於邊防水無大於河患邇來虜王効順邊境稍寧雖有可虞然猶諉之曰未形臣愚亦已列名同官御史林應訓等疏末以勸皇上戒備之矣若黃河之水東橫西決

皇明留臺奏議 治河類卷十六

十

散爲洪流自徐邳以下以至淮之南北不啻千里流離漂沒莫可勝數居無尺椽食無半穗上阻運道下墊民生斯不謂之已形者哉然而當事者一切付之無可奈何無有持一長策可據以爲疏理者臣愚以爲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利害不審也錢糧阻格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都御史重職奉璽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職業無有推諉無有阻撓以共成國計哉乃邇年來

皇明留臺奏議 治河類卷十六

十一

輒因河之不治遂以漕司而責之天妃聞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妃聞以北畫地既分遂成彼已一設官也而或去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致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無論今日即自臣有知識以來漕艘遲緩不曰漕艘而曰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曰河道而曰漕艘稽遲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頃者朝廷銳情國計舉漕糧四百萬石通限正月以裏過淮懸重法以繩之然後僅免黃河伏發之候而可保無事今又以淮之南北分信地矣近雖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勅書行事而撫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宜料理言非相悖而行不免於牽制者即有不治如今日之患不止則當責之誰哉且黃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黃河計曰築崔鎮口矣今聞崔鎮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即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曰復老黃

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寶黃浦等堤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三

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河日漲不圖爲疏導之計而惟築堤以防之將見堤之高也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并泗水以趨於黃淮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卽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

嘗以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之司河漕者能如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循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而至河陰輦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三年於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於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於郡縣佐貳彼以河爲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之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然有可議者曰下之人異議耳自古師行糧從雖有巧婦未有無米而可以議炊者今淮揚之間自隆慶三年以至今日之巨浸真堯之所謂九年之水矣土地所產旣無一毛之入而河漕工費動稱鉅萬當事者復厯內帑而不之請豈所謂通達國體者哉夫有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工非常之工非非常之財不可濟也 國家二百年餘河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三

神亦可謂効職矣以至今日始有此變非如曩時之猶可以安常襲故者近者淮揚撫按諸臣疏

請賑濟僅借留一二萬金爲災民計而猶格於部議

安望其能請 內帑百萬以濟大工哉臣知其不能

也夫人臣爲 國家守財非徒能守其財之難而善

用其財之難今之戶部錢糧曰濟邊急矣不知邊猶

人之肩臂而淮揚之地則腹心也運道則咽喉也今

之工部錢糧曰 上用急矣不知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之言固似孔子者二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四

部大臣豈以百姓爲可緩而視身之咽喉腹心不若

肩背哉彼河漕二臣目擊河工之急也欲裁其費則

用小而不可爲欲大其施則力限而不能爲卽如崔

鎮曰與高寶堤之築塞皆傳希輦與吳桂芳之所自

以爲必不可已者而亦苦於措處之無及東搜西括

莫可支持他可知已臣愚以爲今日司 國計者皆

過也錢糧旣已不敷而 國家之待河漕二臣輒復

以次序遷無所責成其殫心竭力鞠躬盡瘁者秩不

加陞坐視如故者罪不加罰率皆三年之內僥倖無

事相繼棄去何怪乎河患之日甚一日哉卽如傅希

摯彼自以爲實心任事者三年考滿不聞查核功罪

其在於今經理漸熟河患方殷而又以陝西巡撫行

矣使繼此而李世達者又復然臣慮河之患無已時

也夫是數者展轉相尋因循苟安以致今日輒干星

象上屋聖待罪言官何敢一日安哉臣聞

惜小費者不足與成大功守拘攣者不足與觀昭曠

漢武帝稱雄才大略矣瓠子河決至投璧親祀公卿

負薪宋仁宗稱令主矣汴河數決災民棲御廓聚國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五

社稷形於色至輟儒臣司馬光講筵三往勘之卽如

先朝徐有貞之築張秋朱衡之築夏鎮皆以大臣而

成功者假令二三君者與 國朝 列聖皆苟安故

常是使河之患在漢宋者不知何如而張秋徐沛今

尚無底止也臣愚反覆思惟以爲 國家今日河漕

計莫如 特遣大臣集廷臣惟議有才望者或見經

戶工二部侍郎或嘗有事於河道熟知水勢地利不

鹵莽者會同新任河道都御史李世達見任漕運都

御史吳桂芳協力共理重之 聖書定之期限河平

之日照舊分職管理則庶幾乎目前可以一事權可
以定羣策可以審利害可以酌錢糧可以據功罪而
俟 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
豈因循掣肘者之所能辦哉今河漕二臣

勅書曰便宜部議亦曰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
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拘而不敢自越也語曰役不
大興害不能已又曰不一勞者不久逸 臣愚以爲誠
遣大臣則視河與漕無分彼此視黃與淮無分胡越
勢可便漕而不便於河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於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六

淮不爲也河道之臣齟齬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
通之而使不涉於忌嫌漕運之臣抵牾則以河道之
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相忘乎彼已腹心臂指脉理
貫通無相滯碍無相阻扼其有徇私害公病人利已
者輒得以其理直之而請 命於 陛下然後可
以惟其事之所欲爲而能有濟 臣故曰可以一事權
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否築塞老黃河之應否開
復宿邳一帶正河之應否挑濬高家堰之有無關繫
淮泗局鑰高寶等堤之能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

否順水之性而無所碍草灣海口何以成功而無補
於目前或疏濬或築塞能否可以並舉而後取效折
衷議論舉衆說而量其長短如不出是數者而可以
黃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在於必行如是數者而皆
無益於黃淮久遠之計則博採輿論而務爲究竟必
得夫事機之肯綮可以措手然後已 臣故曰可以一

羣策誠遣大臣則必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江淮
河南山東直隸之間備詳要害何者爲枝流何者爲
正道何以遏其狂瀾何爲適其本性是非利害皆屬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七

之於一人淮南淮北皆視之如一體郡邑長吏與夫
佐貳治河之屬皆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
背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計多者而不以
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
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
利冒害不拂於人情不撓於衆口 臣故曰可以審利
害誠遣大臣則奉 命而往以 陛下之心爲心
如 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有可據一手一足
一木一石之力所不能辦者皆得以請 命於朝而

無所窒礙內而視戶工之臣相爲一體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爲一家 陛下既擇人而用之亦能以大臣之心爲心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勢不兩全利害相關勞費難度者亦可以詣關借籌稟授方略而期於共濟永賴 故曰可以酌錢糧誠遣大臣則請命而行事竣而返功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漕二都御史而下以至於百司庶府卑官小吏苟有一毫之豎立効勞國事者皆得以其功而敘錄 奏議陞賞其或因循搪塞苟安目前及浪費不貲關茸罔效者亦得以其罪而奏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於獎勵激勵之中而唯吾所聽命然後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 故曰可以據公罪而俟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爲患如此由後觀之而異日河之庶幾如此陛下何靳於一官之命而使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平成之期哉且 陛下御極以來 軫念國計每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八

虞運道艱阻嘗議開泇河矣議開膠河矣議復海運矣計亦不下百萬而猶限於勢力之不可能民命之不可保今皆報罷而使河渠復漲塞如故陛下何不以泇河膠河之費而借貲於河淮故道猶不失其常策哉說者以擇人爲難 又以爲不然夫堯之知人猶必失鯀而後禹若慮諸臣之有負任使而寘之不問是因噎廢食之說也借使所遣大臣名位與河漕二臣不相上下才識與河漕二臣不相優劣而 朝廷顯使鼓舞自新之下則河漕諸臣之耳目心志皆爲之不振而思以自奮寧復尋常之苟安已哉昔唐之淮西久不能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日成功者乃裴度在廷獨自出而諸將爭功則元濟就擒矣自昔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 臣誠願 皇上之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特遣大臣如裴度之効職也如蒙 勅下戶工二部擬議 上請則庶幾河患可息運道無虞民生國計皆非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爲之災矣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十九

議革勳總易副將以肅漕規疏

聶應科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上

臣聞行法者務求其本敝弊者當濬其源本有未端源有弗清徒屑屑焉支分而旁析之無益也 臣奉命巡視上江兼管漕糧追憶去歲風濤泛湧運艘沉沒邇聞中州饑餓倭寇跳梁若不及時計議則漕運可虞殆有甚焉者矧 臣職掌所關又安得默焉已乎 臣請以勳總之不容不革者為 皇上陳之何者漕

糧軍國之命脉萬民之膏脂而其轉輸挽運之權又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二十

操之於總兵其關係非輕其責任至重即使主之得人操之有法尚當慮周於意外顧以統轄庸品貪婪鄙夫因循縱恣者當之何不墨黷成風俾漕規之決裂而不可收檢耶且漕運用軍丁不以民夫為其駕運則開闢有時可以防波濤冲激之患脫有不測則樓櫓營壘柁棹干盾荷戈向敵可以捍遏截虜掠之慮其為慮至深遠也指揮等官用軍政考選掌印部運更番從事把總則取武科及屢有薦剡者以充厥事為謀至周也乃若統運官曾用叅將一員者何為

其轄於撫按便於節制不得以恣睢暴戾任意誅求

其所以隄防而約束之者何至嚴而至密已奈之何

承平日久紀法日廢今之運軍按冊呼名魚貫而應

者悉市井亡賴之徒焉耳而押運諸臣惟務私囊罔

顧公事朘削為謀刀錐是競每船分為三項名色一

綱司一旗甲一畫會正米有耗矣而耗之外又有耗

焉命曰贈米贈米有耗矣而贈之外復有贈焉命曰

加贈又每米一石綱司索銀未已畫會索銀未已而

旗甲每千石少者三四兩多者七八兩且廣買土宜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

遇境貿易方經營低昂之不暇何暇顧黃水之先後風色之緩急才一遭飄流復派編氓甚之花費侵沒有幸危而利藪者種種弊端筆所難罄倘遇不逞束手靡策嗟嗟二三把總官至卑也其廢置亦至易也而大壞極敝至此豈積弊終不可剔而運軍終不可振哉良由官以勳總體貌隆重於撫按而舉刺不及於厥躬卒也世胄漫無揀選內藉輿援外靡顧忌每把總過淮取銀三千有奇至通州二千有奇夫總兵既取之把總把總等官不得不相率而科之軍人派

之百姓又不得不相率而為商賈之逐什一之息藉轉輸以為利藪歟軍吏以充谿壑上負寵命下厲生民有臣若此將焉用之臣愚以為不更副將則節制不便不便則漕規不振不振則病國病民禍益滋甚矧近奉 明旨總兵只至通州不許入京亦毋得再以交際為名科擾官軍 陛下已明檄萬里之外而洞晰幾先之隱矣臣敢不預綢繆之慮而謹衣衽之戒乎伏乞 勅下兵部叅酌往例改用副總兵一員選其忠謹雄傑素有賢聲以克總運仍聽督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

撫按漕衙門舉刺庶前有欣慕後有儆惕紀法嚴而風憲可除漕規肅而轉輸無虞 國計幸甚民生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酌議治河疏 陳邦科 萬曆二十年五月上 祖陵其腹心運道其咽喉而生靈赤子皆肌膚也水之患常相因而治之之術常相妨其關繫並切而勢不能以並濟夫黃河俱匯數千里山澤之水交會於清河一口而出高寶湖畜數百里山溪之水由瓜儀開口而出勢不能容故黃決徐邳淮壅泗城湖齒運堤此地勢使然也然幸而雨暘時若歲無霖潦或暫潦旋霽或此漲彼消猶可支持惟夫淹霖數十日積潦數千里黃淮同漲湖河並高卒不能消故障之愈激遏之愈奔此天時使然也臣見河臣潘季馴十餘年間固堤來水藉水刷沙其所以禦平時地勢之水患者可謂竭盡心力亦不可謂無左驗矣而至於治天時之水患則滯而未能通也臣請效其愚而 聖明洞察焉夫平時河不甚漲恐支流奪河故築堤來水以刷沙見誠卓矣豈有河流飽漲且踰隄而越之猶患水力之不全而日隆其堤以與暴漲爭欲堤之不橫潰何可得乎此雖鎔金為石冶鐵為土寸寸設版築時時議修防

臣知堤之不能保也故堤不可恃水不可障一時諸臣異人同詞矣其法惟當出於疏滯亦未易言焉何也周家橋之開以洩淮誠爲便捷且小分大合異流同歸於祖陵風氣亦未爲反背惟是高寶一路湖堤終恐不支張福堤之裁可消紓淮出之路而恐黃流倒注反爲淮阻淮不殺泗患必不除而淮水下流必無可殺之勢徙遷州治則祖陵四面漂泊剝膚之憂更切蜂起之議猶存臣愚謂欲除泗害須殺淮之上流如瓦埠河者可開也據地方諸臣勘議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二五

一云瓦埠河開可分上流之半直以功費浩大未敢輕議若謂淮合開泗諸山水而後盛則豈有淮源上流合數千里諸山之水反不盛乎臣知瓦埠河開而淮必可殺也淮勢少殺不衝激祖陵而州城尚未乾出則遷州之說可行矣臣愚謂除黃害須殺黃之下流如三義季泰等壩可多開也查徐州以下築堤不啻幾千萬丈僅設四壩黃水驟漲溢縷堤而入遙堤壩少不能宣洩且南岸復築格堤停渚橫流不得通達以致騰沸尤屬無謂惟應於縷堤多置石壩

高以五七尺爲度遙堤量增壩口竟與地平使水渴則來刷淤不致奪河水漲則聽其經洩而又疏濬灌口入海之路使水有所歸則黃不崩潰黃平而淮之出口亦無梗矣臣愚謂欲禦湖患當殺湖之支流如撫臣所議挑濬灣頭廟灣等處三工不可緩也據稱東工挑濬已完而南北通江通海兩工竟爾寢閣從時一線之堤焉能障水惟應於湖堤一帶照前多設壩口宣洩而壩北黃堤宜淺止合足行糧艘爲度又查照原議挑濬三工着實舉行使壩口之水歸江歸海則運道民居鹽場俱免患矣至於通濟閘宜修復車盤啟閉舊規以免黃流南注因而阻淮事理誠切若能設法建閘正令通淮勿合入黃既殺淮勢又免黃淤尤爲良便其上雷陳公等五塘近爲佃占淤滿雖非昔時之舊若能深加挑濬不可謂無蓄洩之利也大抵水以江海爲壑自無泛濫之虞如治中滿之疾法必宜瀉增堤以障之是服胃以填胃裁堤以緩之亦潰腸以瀉腹不導歸江海以瀉之患必不弭理也亦勢也伏乞勅下該部查言有萬分一可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二五

擬並行閭河科臣總河撫按諸臣酌議上請則河道
幸甚臣愚幸甚臣猶有獻焉成大工者不惜小費不
暫勞者不永逸如臣所議工程諸臣曾亦議而未決
或舉而未竟皆苦於費無從出耳往歲吳越之灾蘇
松之水皆蒙 皇上軫念元元發南京戶部銀數
十萬兩施賑興工今 祖陵爲萬萬年基本及淮
揚百萬之生靈京儲四百萬之漕道鹽場六十萬之
國課其關繫何如重者更乞 皇上勅行勘議諸
臣通查應舉工費若於河道錢糧僅支若干者不足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
之數乞 允發帑銀以濟其急使諸臣不致詘於財
力或遷就近易之圖以遺久遠之利則歲歲修築之
勞可免而千百載平成之績可奏矣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請河流分洩疏

陳 燧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上

臣本庸愚叨令寶應荷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
簡拔留臺風聞言事是臣職也矧親見者乎臣竊見
淮揚累歲災沴頻仍其在近年水患尤慘民之受害
而不聊生也至矣不可復加矣如近議周橋開通已
久每歲重運甫完通濟開閉後一應官民船隻徑行
是周橋未嘗不開也頃伏覩 明旨將周家橋等
處作速疏濬業有成命臣何容喙顧臣愚以爲此舉
非細故也中外之臣多知不便而未有肯爲 國家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七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其說有三一曰重 祖陵二
曰畏 聖怒三曰無奇策夫自古無不患之河第
未患及 祖陵耳 祖陵爲 國家萬世命脉
關繫甚鉅若運道鹽場雖于 國計桑田廬室縱切
民生尤其小者也故泗民告急每以 祖陵爲言
持論甚大因銳意于周橋之開而有不可復止之勢
固非可以一人一口舌諍也此所以罕敢言者一也
皇上仁孝天植尊祖敬宗必不忍 陵寢有一朝
之溺一聞按臣繪圖以報赫然震怒愆溺職之臣專

勘河之役頒祭告之典一念孝思何如切至必奏功
旦夕而後即安苟非開濬周橋等處則未易以紓目
前之急而于 聖明無當也此所以罕敢言者二
也江河淮濟名爲四瀆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也
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尤能爲患今以一淮而受全河
蓋合二瀆而爲一也况淮水遠來不下數千里兼一
路諸山之水同出清口而復以強河捍之勿得縱出
此實 祖陵受患之源也 祖陵之患不能遽

解 皇上之憂不能遽釋而勘河之命又不敢久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二八

稽則不得不信開周橋爲得策矣今中外明知不便
而詰以他策又無甚出奇以取勝此所以罕敢言者
三也衆人不敢言而 獨敢言哉 實應舊令也知
而不言言責之謂何即同事臣工相視而指 曰渠
非蒞茲土者乎昔聞條有河議矣今奚爲默默耶八
寶士民相聚而議 曰渠非衽席我者乎昔嘗親由
已溺矣今奚爲默默耶故見事而阻撓 誠不敢後
事而緘默 必不敢 無論遠事近舉二十一年淮
水從南堰漫溢驟奔東南高寶邵伯決堤五十餘處

此尤溢出之水貽害已如是矣若大闢周橋而以高
寶爲壑則其害何如蓋周橋勢高淮水陵下疾若建
瓴瀾漫則汪洋停蓄卒然不能入江達海西駕洪濤
狂瀾東擊一線之堤非屹然金城之固也動缺三十
五丈或百十餘丈高寶興泰鹽之民欲不爲魚鱉不
可得也故人情僉謂不便即勘河科臣所慮梗運道
傷民產捐鹽場者得其槩矣第云分洩淮水一由子
嬰溝入廣洋湖達海一由董灣閘直達涇河從射陽
湖入海百里而遙何途之從而遽達于海且與射陽
湖皆無畔岸周圍淪佔民田水行至此不復可潴畢
竟汎溢四出仍爲民患耳昔宋儒朱熹有言禹之治
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行則上面之水漸
淺由斯以談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下流之流通明
矣試自興鹽迤東擇其便利之所如曰塗河石碭口
廖家港等處條爲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流而上
將高郵北界開清水溝寶應南界開子嬰溝山陽東
北開涇河口濬其壅淤闢其窄隘使河身深廣中有
所受不至溢出而洪波不及于舊下有所洩不至停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二九

積而餘水易達於海如是則興鹽泰之水有所歸宿而高寶之水次第東行矣如是則汜光諸湖可令虛腹而武家墩周家橋之水容納有地矣倘慮西來水多一時宣洩不及再於瓜洲十壩開十閘口儀真五壩開五閘口灣頭閘旁增置一閘令入通泰鹽河則分洩之路既多潰決之患可免水不爲災而沉田可出濱湖沿海之民尚亦利乎然專藉此爲

祖陵計臣尤以爲治標之說也而抑有害焉察其本出清口會河入海而能拒強河之不內灌者以全力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

勝也如周家橋大開淮水大洩勢分力弱難以控河使河有知尚不能禁之躡其後河無情物也淮退一尺無論疏濁流益於清口有時汎濫衍溢安知不逆行乎雖 聖明在御河伯效靈萬萬無南徙之患

然此亦事變之或然而將來之不可測者也爲

祖陵計者可恃有利無害而莫之慎耶科臣之疏亦云周家橋業已洩水俟水涸則無事開矣味斯言也倘亦有慎重之意乎何者河強淮弱水勢固然治法亦異不得不慎也治弱者利用合治強者利用分禹

之導河嘗分一爲九以殺其洶湧之勢此萬世治水

法也宋濂亦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

一淮以疏其怒萬無此理分其半以殺其力則河患

可平味宋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則分殺河流已棄

之道自不難復也如近日五港口之議計可疏黃以

導淮急宜相度以舉事務令強者主分弱者主合分

則勢減而不至于扼淮合則力全而不至爲河扼于

是大開清口盡去積沙俾淮流徹底而出借淮之清

減黃之濁即清口以下海口以上累年污積冲刷必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一

多二瀆將爲安流而 祖陵長保無事矣凡此必

於分黃得之淮固不必淮治也此其於開周橋相比

之論孰爲標孰爲本孰爲利而害多孰爲有利而無

害哉但目前之害已見而當圖將來之害未至而巨

測故急于治標者又不可不治其本也至于興非常

之役必有非常之費即工費不貲不妨據實題請

伏聞 皇上往年憫齊梁淮北之災嘗不惜巨費

出諸宮中而賑之至今稱爲盛事今河工浩大百倍

頒賑之需而

祖陵被淹尤非災民之比

臣知

皇上必有以成此巨功矣天下後世樂觀厥成者皆仰知 皇上護 陵寢以培根本以安先靈至孝也禮二瀆以昭祈禱以格神明至敬也奠民居復民業水鄉海濱咸獲嘉祉至仁也固漕堤全鹽竈運務邊儲各有攸賴至計也是一舉而休烈顯乎當世聲施浹于無窮 知 皇上必有以成此巨功矣大都天下事知之非難難在成之而已 尤恐當事諸臣或甲是乙非而惑于桀舍或遠嫌避怨而甘于模稜或虞功未必成而因循月日或惜費無所出而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三

計効目前以致 陵泗久淪陷前人之覆轍或使強河爲患如 愚之杞憂彼時卽以罪前人者罪之無及已 顧不厭煩瀆期于計萬全而圖永賴也倘可採擇伏望 勅下工部轉行會勘諸臣查議施行以爲治河萬分有一之助 愚不勝倦倦之至

追論漏網河臣疏

孫居相

臣惟黃河一衣帶水耳南關 祖陵之安危北關運道之通塞所係爲甚重也我 國家設督河大臣總理於上而又設治河司道等官分理於下豈徒備員已哉蓋無事則資其築濬有事則賴其挽回事效則同其功賞不效則同其罪罰此責成之重典而勸懲之大權也嚮者工部尚書楊一魁治河失策

皇上褫職爲民彼誠無所辭其罪矣獨念當時同功共事者不有司道府佐等官乎獨奈何聽其漏網而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三不一爲處分也矧大臣之體原自優隆而會議行勘率由司道卽如近日河臣曾如春勘河之疏亦必稱據某道府查議云何據某分司查議云何此不獨文移之體亦大臣之體宜爾也方萬曆二十一年黃壩口始決塞之甚易彼時查議諸臣皆以不塞爲便延及二十三年水逼 祖陵而分黃導淮之說起矣於時議河者勦襲雷同之文勘河者不聞參駁之疏比及河工告成也則或陞卿或陞級或加服俸或賞賚紀錄優渥 恩私小大均被今前功盡廢而官

級猶新大臣罷歸而小臣無恙此所謂事成則冒其
功事敗則逃其罪將何以明賞罰而激人心也蓋惟
前此獨處河臣舒應龍而不及諸臣故後來諸臣效
尤後此獨處河臣楊一魁而不及諸臣故今日諸臣
觀望今欲杜觀望而儆將來則漏網諸臣當議也抑
臣猶有說焉萬曆二十九年河決河南歸德府蒙牆
寺而該省撫臣曾如春則有兼理之責者也司道府
縣管河諸臣各有分理之責者也未經一處何以示
懲惟是如春今陞督河侍郎查勘方新臣姑不過求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四
以撓銳志然當策勵立功以責後效至於水利道以
及府縣管河各官臣不能悉其姓名亦當酌量罰治
以儆後人蓋邇來居上者博長厚之名而政多姑息
在下者徇苟且之習而事樂因循國家受病政坐
於此雖不止治河一事而治河則尤其中之膏盲者
自非大加懲創何以激勵將來故曰車之不前馬不
力也不策馬而策車者坐困之道也河之不治人不
力也不議人而議河者道旁之譚也今河流衝決二
載而
祖陵運道兩妨民田之漂沒者不知幾千

萬頃民之葬身魚腹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議者猶畏
首畏尾莫決適從夫督臣不決更待何人二年不決
更待何時此臣所以扼腕時事有感於衷不避嫌怨
而輒敢冒陳者也萬一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吏
工二部移咨總河部院除年遠不究外其萬曆二十
三年在河勘議諸臣及二十九年河南該管河官不
論大小備查職名分別議處以明
國法庶罰罪可
以勸功懲前可以儆後其於今日河務或未必無小
補矣
祖陵幸甚運道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漕河類卷十六

三十五

乞從中官辭免恩命疏 李之珍 隆慶六年任

臣等近覩邸報 皇上念司禮監太監孟冲等效

勞各廕弟姪一人錦衣衛千百戶隨該孟冲等具本

辭免奉 聖旨知道了不准辭欽此 臣等伏見

陛下體悉羣下雖僕侍之近亦不肯遺又見冲等遇

寵知幾庶乎勞而不居者矣竊意 陛下俯從其

請俾官監干澤者知所愧阻然未蒙 俞允廼冲

等亦不敢固辭豈非以 成命既出不可復收歟

臣等聞人君執八柄以馭臣下所重者爵賞而已勞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一

臣不賞不可勸忠死士不賞不可勸勇爵人于朝而

以私勞與焉恐非 聖主所以示大公于天下也

冲等服役宮中祇事左右誠如 聖諭效勞矣然

內官之職供使奔走亦其常分矧日侍 宸旒常

承 寵賜幣寶金銀秋毫以上皆 陛下所賜也

雖有微勞已承 恩命亦足以酬之矣而何必再

延其弟姪乎錦衣之官掌握禁典其視百司最爲隆

重我 祖宗以來非功不拔其次或推恩外戚未

數得也冲等無汗馬之勞無戚畹之親而以其弟姪

廕之毋廼非 祖宗之制乎且遼東之戰方行敘

錄冲等爵賞舉不踰時是以近習之恩同軀命之賞

也邊士聞之肯作其敵愾之忠乎夫繁纓之請孔子

惜之敝袴之微韓侯愛之錦衣名爵其視繁纓敝袴

何如也而 陛下廼輕以畀焉其恩數不幾于侵

而爵賞不陟于濫耶伏望 陛下俯從冲等之請

准免後加爵廕儻謂 恩命已頒別行賜賚以示

優榮則天下惟見 陛下愛惜名器之心而冲等

亦免覬望無涯之議 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二

之至

乞慎封爵以杜僭倖疏 蔣 科 萬曆二年任

等待罪南臺接見邸報有左都督朱希孝奏稱已故兄成國公朱希忠卹典乞要比照英國公張懋事例追贈王爵隨該吏部題覆復蒙 聖恩念及

先朝扈蹕勤勞准與追贈王爵後不爲例 臣等有以仰見 皇上待臣之厚報禮之隆出於尋常萬萬矣 又竊以爲 君之待臣固有不容靳之

恩尤有不可踰之制况爵至於王名器之尊至此爲極毫不可假自昔慎之矣查得諸司職掌一款凡功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三

臣歿後加封公追封爲王侯追封爲公合封三代者照依追贈封爵一體追封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異能生死只依本爵我 祖宗慎重此典以爲非軍功者不得追封王爵非固靳之也將以杜僭倖之端而垂永久之規也著爲 令甲昭昭爲烈今照已故成國公朱希忠歷事 三朝積有勛勤茲當歿後委宜加以卹典但希忠位極人臣 恩寵不爲不隆 陛下賜祭十六壇優禮不爲不厚儻

陛下追念勞苦以爲未足以盡其報或加以美謚賻

以金帛亦足以明 朝廷優渥之典矣奚必假以王爵爲足以報其功耶且張懋在 先朝曾討逆賊曹欽雖無奇功異能尚有勤勞可紀 武宗皇帝贈

以王爵當時諸臣猶諍以爲不可今希忠遭際熙朝雖有勤勞皆其常分非但無奇功異能亦非張懋之可比也追贈王爵與例未合 臣等以爲

陛下加恩當遵 祖宗之制以爲準希孝陳乞不當援張懋之例以爲例惟張懋得贈於前也故今日之希孝得援之以爲辭若希忠再贈於今也則將來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四

之希覬者皆藉之以爲例雖 陛下明炳幾先預禁後日之請然其實既開又何以杜覬覦之心耶故啓其端而嚴禁於他日不若謹其始而預絕於今日之爲得也伏乞 皇上仰思 祖制俯順輿情收回 成命止加以謚號錫予則恩有所加皆戴陛下恩禮之隆而制有所限又仰 陛下節裁之義其有裨於 國體民彝豈淺哉

乞奉天道稽 祖訓采公議杜倖門疏

徐金星 萬曆十年任

臣等聞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馭國之大柄也

帝王所以奉 天理民法祖致治者特有此具耳

故曰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爵人於

朝與衆共之言爵位操之自天當公諸天下而不私

也 明主憲天尊 祖一嘖一笑不敢輕假而

況以爵位爲賞又其重且大者豈可倖而得乎茲者

恭遇 皇上德動 天監誠格 列聖之靈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五

誕育 元嗣以上慰 聖母下答華夏之望 臣等

爲 社稷慶不勝忻躍伏觀 皇上祭告天地宗

廟百神以荅隆貺 尊崇 兩宮聖母徽號以

申 敬養 覃恩四海大賚臣工以溥膏澤矣

而 禁掖之效勞者馭以錫予亦理所必有情所不

能無也 皇上於是裁軍國之需取太倉光祿寺

銀兩以充賞賚極其優渥則中外莫不沾洽而慶典

以爲大備 臣等倍切鼓舞以爲 聖明舉動豈不

光大俊偉昭示萬世永永無極哉忽傳宣

勅旨自皇親中貴及侍直宮人推及子弟廕以爵秩

非事例所有者層見疊出遠近喧傳干係 國體甚

大臣等不勝駭愕聞科道各官交章救止仰瞻

聖明必賜嘉納可無復置啄矣而側聽逾旬未賜省

察且併授見任有加無已 臣等誠竊惑之思憶

皇上必有功當賞有賞當厚雖甚逾溢不足惜然自

天下觀之謂爵以情授賞以寵加未出天下之功也

非天下之公不足以荅天道而稽之 祖制武職

非軍功不授又昭昭萬世不可易者以武職不可輕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六

授而况錦衣之雄職世襲之異數都督之崇秩乎以

一人不可而况百十人之齊授子弟姪之疊授又併

授而違例超授而越次見授而任事

皇上明聖心知非例故有不爲例之 旨然例所

未有者尚亦有之既已有之能不爲例耶且

皇上知其不可爲例也即毅然已之而天下萬世知

天命典章不可干也如此 祖宗令甲不可越也

如此 朝廷公器不可私而 國家大柄不可褻也

又如此臣工贊美史冊光昭天下傳之百世守之豈

不美乎 皇上春秋鼎盛敬 天法祖之心與

日俱懋 天與列聖保佑申錫子孫千億將來有

不勝其賞者今賞既極矣不可復加則

皇上將來之恩亦或因之以壅固不如即今漸次裁

止以順 天道而遵 祖訓之爲善昔唐德宗

欲賞人散官直空名耳而陸贄爭之謂夫握銛鋒而

竭筋力者將無以爲賞也賞亦無以爲勸也不如厚

賞錢帛人不失利 國不失權各得所宜而全其實

故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節之拜今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七

宮中近侍人等日履清光備極榮寵縱有勤勞亦常

分耳即欲議賞但以前項 欽取銀兩從重足矣

皇親懿戚即使富貴亦必品節限制而貽之以安乃

所以深愛之也太監馮保懇辭 恩命極知止足

之義 皇上即俯從之以成其謙遜俾其名竹帛

而榮後裔又不足爲左右近侍之勸乎再照武官陞

授必由兵部 祖宗定制 列聖繼繼承承罔

有或陞間一傳奉旋既改正所以二百餘年重熙累

洽超出千古以 祖宗慮事周而立法備

聖子神孫萬世守之不易也科道諸臣張鼎思等

言之悉矣伏願 皇上留神省察 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前所頒陞級

恩蔭等項一一從長酌處量爲裁止再乞自今

恩典悉諭共擬請 旨不輕 內傳則爵位貴而

人知榮 祖訓遵而 國增重 天意悅而治

彌固 聖心之剛明 聖斷之果決有非漢唐

宋英主所及矣 臣等冒干 天威不勝戰兢隕越

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八

議從祀孔廟疏

林可成

萬曆十九年八月上

臣惟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傳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自古聖人有祀于一時易代則已者有祀于一方踰境則已者惟孔子則自古及今自王朝以至郡邑無時無處而不祀其崇德報功之無盡誠與天地相爲無窮也然祀天地必祀以六宗謂其有功于天地祀孔子必從以諸賢亦謂其有功于孔子而不在從祀之列

復考得

孝宗皇帝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陳敏祭酒謝鐸備言極論當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九

時以廷議不同未行斥陟迨

世宗皇帝始奮

起宸斷一切釐正然猶但斥其不當從祀者而未嘗陟其當從祀者至我

皇上御極體天宏道振

起斯文俯允禮官之議始而詔進薛瑄一人既而

復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相繼從祀孔廟章

縫之士舉手加額更相稱慶以爲

皇上此舉能使俎豆增光宮牆生色千萬年之盛舉

也然愚猶有說焉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鬱

爲靈秀踵爲名賢駢肩繼踵不特瑄等爲當從祀者

廼止于瑄等何以表章理學何以傳播盛舉又何以仰承

德意而將順其美于無遺哉

臣敢于瑄等

外姑舉其翹然挺拔爲輿論所共推者言之有若

武宗朝之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焉有若

世宗朝之禮部尚書章懋焉清之爲人飾躬勵行動

有準繩見機識微始由禮部主事調吏部復除禮部

皆世所稱華秩也而清則乞南請告爵祿不入其心

及後起督江西學校正寧藩以威權智術籠絡士大

夫之時也而清則守正秉禮引疾以遜閉門掃軌潛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十

心力學清真明時偉人矣而其有功孔子則尤在易

學蒙引四書蒙引二書據聖人之心蘊發先賢之未

發故上自國雍下自家塾凡卅角而讀書專門而肄

業倘非蒙引則于書于易固有若夜行而無燭偃偃

乎其何之者矣清之扶經翼傳而啓迪後人此其功

顧不鉅哉懋之爲人純粹之資塞淵之德耄期好學

博而能約含章自晦碩聞益彰譬之良玉在璞而孚

尹自殊始爲編脩則論張燈賦詩非是坐謫繼爲僉

事則剔吏蠹滌民瘼毅然以揚風紀爲已任又繼爲

國子祭酒則首勵教化明道術肅儀軌使六館之士
翕然向風其著述則務刪儒之繁蕪而其有功于孔
子則在生平講議其言曰學者須大其心胃必有窮
理工夫纔得其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
心爲本論家法當如鄭義門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
之志行呂氏鄉約論居常處困謂誦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凡此皆
格言至論不必專門著述而亦足以扶經翼傳矣二
臣之有功孔子如此正先臣程敏政所謂文與行兼
皇明留臺奏議 爵祀類卷十七 十二

名與實副無疵于公議而足稱崇報之意者以之從
祀孔廟固無不宜也况萬曆十六年已蒙 俯聽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詹仰庇議賜蔡清謚文莊以示風
勸矣而從祀之典尚俟會官另議 明旨傳播昭
如日星遠邇章縫無不企踵以需 盛舉顧 愚以
爲章懋之文行名實與蔡清同塗竝轍士類推服無
敢軒輊亦蒙 先朝賜謚文懿而從祀之典未有故
不揣愚陋敢以蔡清並瀆 聰聽伏乞
勅下該部再訪如果 言不謬將蔡清章懋比照薛

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事例與瑄等一體從祀孔
廟俾得起九原于宮牆留遺芳于俎豆庶于世教
國脉裨益非眇少矣 愚不勝顧望祈懇之至

比例請恩疏

孫居相

臣由萬曆二十年進士任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恩縣知縣三年考滿過微

聖恩封_臣父母如_臣官至榮也又三年蒙_臣恩行

取待_臣命國門凡三期選授南京福建道試監察

御史履任到今又二年有半矣每思得當以報

聖恩顧無片言可裨化理_臣之罪也亦_臣之羞也尚

敢妄有希冀哉獨念崇尚_臣徽號乃

國家非常之_臣盛典_臣大詔覃恩乃臣子希世

之奇逢_臣二十九_臣年我_臣皇明留臺奏議_臣爵祀類卷十七_臣十三

皇上舉行_臣大典諸臣幸際奇逢上自九列大臣

下至倉官衛幕皆得以其官榮其親

恩至普也_臣當時旅食京華亦隨諸臣拜舞班行蒙

命允授官之日給與_臣應得_臣勅命以故與_臣同取

如科臣曹于汴等已於三十年春頒給

勅命矣道臣沈時來等已於三十一年冬頒給

勅命矣即與_臣同官南臺如李雲鵠胡鶚亦各奏請

改封蒙_臣恩下部議覆矣獨_臣嚮因在假未敢援

例以_臣請今已復任供役矣竊思_臣與諸臣同取

同選又同爲_臣皇上侍從之臣乃諸臣父母榮膺

新命獨_臣父母株守舊封雖_臣皇上一視同仁終

有_臣俞允之日但_臣父母風燭餘年蚤蒙

恩一日則多享受一日是_臣幼而誦讀長而馳驅日

夜關心所仰望於_臣皇上而未敢即安者也伏乞

皇上憐_臣十年犬馬之苦察_臣一念烏烏之情

勅下吏部覆議上_臣請准以_臣今官改給

勅命則_臣皇上優渥之恩愈隆於前而小臣捐糜

皇明留臺奏議_臣爵祀類卷十七_臣十四

之報當益勵於後矣_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嘉靖年任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案等題爲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雖非長者豈自己變詐如何交與鬼神不序昭穆何得成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神主朕難躬事或太子代攝行事悉照先朝儀節出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俱准舊行具儀來看欽此又該禮部題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曰我

皇明留臺奏議 議禮類卷十七 十五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眞天地神人之福也 臣濫廁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昧死上陳 臣聞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于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於祖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於稱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者莫要于此 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爲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其氣本相爲流通其心常相爲感應子孫之精神卽

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皇明留臺奏議 議禮類卷十七 十六

孝法帝王 睿智夙成 神謀獨斷觀會通以行禮廣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 臣仰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陛下之誠敬無以萃其神自數年來每祭皆于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安今 廟成而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受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

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志於斯時也霜

露既降仁人孝子履之必有悽慘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展其思文武百官皆得躬逢其盛

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至止 廟庭以行

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

心蓋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

皇明留臺奏議 議禮類卷十七

七正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矧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于常祭

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 請或于奉安之日

或于秋祭之時齋拔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

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

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

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

化丕顯之德百辟其刑天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參貪劣勳臣妄差武職疏

楊際熙萬曆九年二月上

臣奉 命巡視上江於萬曆八年九月內巡歷至

安慶地方聞一有委官沿江點聞闕然爲之一擾臣

不勝駭異諛臣牌行徽寧兵備副使程拱辰體查去

後續據該道回稱蒙臣牌行前事轉行池太安三府

并安慶荻港二營把總官查據安慶府江防同知夏

子諒回稱遵依查得本年九月內南京金吾衛指揮

王三錫遣牌奉提督操江掌南京右府事泰寧侯陳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一

良弼差委點聞上江一帶索取多端照得指揮王三

錫始掌衛印既管黃船並以刺剝軍卒凌虐甲夫該

南京兵部查革罷閑矣不改前非夤緣差用將銀三

十憑舍人徐廷過送與泰寧侯陳良弼及其家人葉

渠任少泉得銀十兩遂差往上江點聞恃此遣牌

出挾騙不忌有由也切惟驛遞之禁 明旨森嚴

凡爲人臣者雖在所轄之地尤宜敬慎以遵之可也

今良弼以賄差三錫乃縱其乘勢擾攘而不爲省顧

是豈人臣之義哉且沿江設有府州同知守備把總

等官分布要害督查巡守於每月終季終類實巡哨
會哨等簿赴操巡衙門稽驗按其功過而勸戒之此
法行之已久江洋亦賴平靜原無操江武臣差官遠
出點聞之例良弼胡爲而開此釁端將來濫觴其可
極乎使良弼心抱隱憂身不可以自往則行一文移
申飭守備等官無不可者臣自入南臺及承乏江差
以來未見良弼展一籌施一令日惟偷安怠弛放情
酒色之林此豈江防爲念奉職爲恭而冒爲點聞之
舉不過濟貪饕之私耳不然三錫殘戾非良往迹具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二

見弼豈不知徒以既啗其賄則不得不償所求既償
所求罔恤其行之憤事是彼此交征利而地方不蒙
禍者未之有也當臣巡行江上目覩江兵棲止荏葦
出入風濤臣切憫之每諭江防等官時加體恤如工
食月糧之類支放及時毋容尅減庶可堅其心志以
而不虞之用如妄差煩擾人心解體尚望其併力巡
而無疎失之患哉良弼視江防爲貨賄之場官兵
漁獵之具不惟無益於地方而反釀之以憂有臣
若此將安用之臣奉南京都察院劄付諒南京刑部

題爲冒勢害民事諒刑部覆奉 聖旨是近來南

京法度廢弛奸棍縱橫着南京都察院并巡視科道
巡城御史不時訪察有指稱誑騙及侵攬錢糧等弊
拿送法司究問除真正外其餘俱照近例枷號
發遣發落欽此臣備劄到 若王三錫非所謂指稱誑
騙之計則誰欺欺夫刃人以兵而操兵者不免於獄
殃物以蠱而畜蠱之家當先任咎三錫罪固莫道良
弼責豈可辭況良弼貪鄙之性又不止此一端此一
官者簪紱徒膺韜鈴不諳但肆盈囊之計全無恪職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

之思違例賣差貽江防之擾害贖財失衆致物議之
沸騰家人聽其撻唆班舍倚爲過付行能有忝於
朝列威令罔孚於人心雖機變善爲彌縫而鄙穢已
至彰敗以司掌府操江之巨任將必負乘覆餗之可
虞臣職司糾察義不敢嘿伏 勅下兵部再加
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陳良弼亟行罷斥別選廉能
以當厥任仍轉行南京法司將王三錫提問重
究庶法紀彰明而江洋清肅矣

參貪臣受賄鬻法疏

李士達

萬曆十五年正月

臣惟我皇上所齊一海內者在三尺之法非臣

子所得而枉也又非法臣所得而枉也臣於本

年九月內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巡視南城臣於監簿

中查有魏國公徐邦瑞發禁犯人劉奎問之乃邦瑞

受富家孫桐之囑欲致死劉奎以快其心臣甚駭焉

又問之則南京刑部去任郎中邵城曾受孫桐厚賄

脫其黨金河於重辟而照磨黃宗恩與夫兵馬司諸

臣各有所受臣時猶恐浪聞未敢遽然瀆奏於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四

是拘審一千人証送之刑部近該刑部詳審明白除

應問人犯及例當參提官員該部自行外臣謹以諸

臣受賄實跡爲我皇上陳之蓋舊年閏四月內

金河爲孫桐之故毆死朱鸞堂弟朱鶴其情節真實

無復可疑者彼時西城兵馬房選承委檢驗接受孫

桐銀四百兩朦朧申詳欲免參送該南京戶科給事

王蔚署管刑科批稱此必受賄爲展脫之地駁問

三次參送法司爲法司者固宜守朝廷之法可也

乃邵城始擬金河以抵償亦知法之當坐矣旣而孫

桐託黃崇恩送銀三百兩黃崇恩亦受孫桐銀一百

五十兩俱鬻官湯耀過付自是覆審金河遂改爲過

失殺人夫邵城者身爲法臣而敢於枉法若此何其

無忌憚之甚也臣嘗手取該部文卷見邵城於初審

招案則曰此原問招也於覆審招案則曰此奉堂上

駁問招也蓋其所指者尚書何寬也卽此觀之則其

受賄鬻法之情可謂彰明較著者矣夫刑部者法紀

之所由正顧乃納賄賂若此則下焉者又何所憚而

不爲是故中城兵馬房選爲孫桐而枉斷朱鸞者則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五

以三十金之故也東城兵馬崔繩履爲孫桐而酷打

劉奎者則以八十金之故也夫孫桐一銅臭之子耳

所欲活則脫金河於法網所欲死則陷劉奎於囹圄

彼其錢神誠爲有力然臣之所惜者諸臣知有錢神

而不知有皇上之法也蓋留都根本重地去輦

三千里我皇上見徹萬里之外南顧軫念嘗

慮其法度廢弛若此者可得謂有法度耶臣竊謂邵

城房選妻煦此三臣者雖去任猶未明正其罪乃黃

崇恩崔繩履偃然就列豈可容於堯舜之世雖

然何寬亦不能無罪蓋湯耀指與何寬過付收孫桐銀二次共五百兩此孫桐之所親吐者謂其託湯耀以轉送也夫何寬素稱自好者而亦有此則誠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其出於湯耀之指稱乎然耀今逃走是未可知但何寬當時位列大司寇而使奸人藉以誑騙屬官敢於行私若曰踈於防範則謂之不謹若曰暗於燭奸則謂之不明總之無一可者也臣故曰何寬不能無罪再照魏國公徐邦瑞世爲元勳受國厚恩謂當率先百僚爲朝廷守法紀爲國家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六

恤民命奈何憑信左右之言爲孫桐報怨筆楚劉奎備極慘苦幾爲園扉之鬼其孤負臣皇恩莫此爲甚臣恐

然震怒是當重加罰治者也

臣待罪言官知之既真不敢隱默伏望臣皇上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

將何寬徐邦瑞分別議處邵城等提問究治則法紀振肅而世道爲益清臣工儆惕而吏治爲益飭矣

臣

留者德斥姦邪疏

李一陽萬曆十二年二月上

惟朝廷用人關世道升降之機國家斥陟迺

人心激勸之典故耆德不可不用也不用則無以收

人望而開衆正之路姦邪不可不斥也不斥則無以

清仕路而塞羣枉之門是二者其有係於國是人

心非渺小也恭惟皇上英明天縱聖政日

新往者除惡祛姦疾如脫距錄遺起廢彙若拔茅一

時海內熙熙共覩清平之盛矣臣復何言顧近接邸

報先諛御史張文耀王九儀各追論陳三謨曾士楚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七

及朱璉俱奉旨爲民臣竊謂聖明之世界

無遺姦足爲人心一大快繼而思三臣雖蒙顯斥而

猶有如三臣未盡斥者則臣實有餘憤焉及見南京

工部尚書劉一儒陳疾乞休又不覺擊節嘆服謂賢

如一儒者而可使之去哉臣按一儒楚人也自通藉

仕敎歷中外二十餘年諸深行峻履膾炙士夫之口

未暇縷舉弟其處故相一事最爲人情所甚難夫一

儒故相直兒女戚非疎遠者彼常不欲一墮其黨故

高蹈遠引之風歷歷可據如初入銓部則退要津而

辭文選繼轉京堂則其投閑而告改南及見張氏之盛已萌專權怙寵之漸則抗疏引疾退然家居無復仕進志矣臣切比原任吏部左侍郎今爲民王篆與一儒同楚亦同故相親篆黨于相趨炎附勢納賄行私率乃播弄威權盜竊名器據諸不法狀蓋更僕未易數以一儒較彼其賢不肖奚啻天淵隔哉夫一儒家居十餘年伏蒙 皇上恩賜起用未幾轉令官又未幾遽有此請是其權門氣祿殆浼焉若恐及已官路榮名嚼然不縈于心有臣若此蓋 清朝之者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八

彥也藉家居未起猶當不次擢用矧已叙六卿之列又安可聽其求退爲也臣願 皇上特旨勉留以崇耆德以獎恬退之風庶乎輿情久愜矣臣與人心共憤猶有二人焉查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聽降調丁憂王蔚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聽降調臣傳作舟之二臣皆故相之腹心黨惡也蔚與作俱先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二人陰賊險惡狠狡貪婪自謂爲故相東南之半臂以故鼓譟張威此倡彼和臣有附故相者則引之有異故相者則擠之如讎陷

黃金色則傳作舟論劾而王蔚枉勘如保留張居正則王蔚首疏而傳作舟陰謀如考斥趙世卿則傳作舟王蔚交構而把持他如勢脅各曹招權鬻獄威傾百職囑托自恣貪贓狼籍各以數萬計此其罪誠不減于陳三謨曾士楚朱璉等輩已也先諛御史方萬山具以貪邪事劾奉 旨僅以原官降一級調用臣固知 皇上宥過之 洪恩而實未盡二臣之罪今陳三謨等業已追論爲民而王蔚傳作舟廼罪浮于諸人者猶得以枉降調之列不惟巨奸漏網無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九

以服陳三謨等之心切恐乳虎養翼火復燃其爲縉紳之毒不可勝言臣謂二人者當與陳三謨等一體爲民者也夫大臣去留取自 上裁臣何容喙但劉一儒宿負時望矧南京六卿員缺科臣方在請補而一儒適有陳乞之疏傳作舟王蔚雖經降調臣之未盡其辜且臣在南都日聞士人切齒唾罵此二臣者廼 明時所謂奸邪亂政欺 君罔上者也此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劉一儒特爲勉留仍行彼省巡按催

促赴任將王蔚傳作舟再加重究一體為民庶公道
昭而勸懲備其於 聖政大有光矣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

狂臣倡為異議乞賜罷斥疏

潘維岳 萬曆十三年九月上

本月二十日_臣等接得邸報有太僕少卿李植江東之卒可立一本為壽官關係重大人心未協懇乞

聖明再賜詳審等事奉 聖旨壽官吉典朕徧覽

親定又奉兩宮 聖母審閱已再逾年李植等既

欲獻忠胡只懷奸不言却見大工方興故來干撓成

命阻壞吉典本當重究姑且各罰俸半年欽此_臣等

聞之不勝驚駭三臣而以蹇諤言事荷蒙拔擢_臣等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一

孰不慶其遭逢嗣而屢被指摘節蒙 皇上優容

_臣等謂三臣雖不善居功或出言者責備之過及御

史龔仲慶將李植極力論詆復蒙 皇上降調外

任_臣等竊謂 皇上欲安三臣之心故姑處言官

以息紛議是以未敢陳瀆為三臣者正宜奉公圖報

以塞知遇乃不意朋興異議大肆傾危有如今日之

所為乎夫相擇 壽宮億萬年鍾祥毓秀之所_臣

等未習堪輿難以遙度但以爲 聖意所鍾即為

吉兆茲者諏日已定大工肇興此正中外臣子所當

仰承欽順之不遑者爲三臣者果何所見乃倡異議以搖惑 聖心耶 臣等以爲進言之道必自信于心而後可言必事當其時而後可言必無朋比無枝害之心而後可言今三臣者果能於堪輿之說通曉而無疑乎 臣等竊謂章句書生非標竊其糟粕則得之於道聽耳不知不信而欲影響粗淺之見輕瀆於皇上之前此 臣等所未解者一也且 壽官之擇也始於萬曆十一年選委多官徧行相度載勞聖駕親閱裁定其謀之非不廣而擇之非不詳矣植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三等於時亦在扈從之列果有未協于心乎卽當具奏何隱忍於二年之前而倡議於興工之日此 臣等所未解者二也夫三臣非同有選擇之責也官非連班亦無連名共疏之例也攘臂呼朋乘間抵隙借口宋熹陽行排擠挾其所疑以售其計之必行乘其至危以倖其機之莫測幸而 聖心洞鑒其計不行萬一念爭之不已而相嗾之勢成將使親信重臣冒大嫌而不自安羣小朋比肆播弄而無所忌 國是不定政體以搖其所關於 宗社非渺小也可不

爲之寒心哉此 臣等之所未解者三也夫未信而言謂之欺後時而言謂之隱有所朋比有所攸害而言謂之不忠 臣等謂三臣者亦無以自解矣再照言官爲耳目之司是非無兩立之理頃者御史龔仲慶論劾李植據其言雖自涉於過激原其意實欲折其驕心 皇上其始謫也不惜謫一仲慶以安三臣之心今三臣既不仰體 皇上之心 臣等以爲似當復仲慶以作言官之氣此又 臣等之所惓惓以望於皇上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李植等各行罷斥以警其傾陷之罪若姑念而薄懲之亦宜謫之外任以抑其狂躁之氣以消其忿恨之懷待其閱歷既深創艾稍久然後叙用亦所以曲全而生成之也併乞將仲慶俯賜優容召復原職則 朝綱以清言路益廣而天下咸歸于蕩平之治矣

乞罷邪鄙大臣疏

郭惟賢 萬曆

臣惟人臣之事

君也始未嘗不懷忠挾信卒罔

上而負國者其患有三日貪祿位曰植私黨曰戕忠良此戕忠良之心生於植私黨之心植私黨之心生於貪祿位之心三者相因而萌於是乎有如王宗載之文致劉臺以獻媚者有如胡櫟之戕殺吳仕期以獻媚者又有如今都御史陳炯叅罷御史趙應元以媚權臣張居正其事比於宗載等之所為雖異而其心之媚人行私則一今如宗載如櫟皇上舉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四

已灼其姦斥之且將重罪之矣天下仰

頌

皇上如日月之明如雷霆之斷矣獨炯尚安於其位

不去

臣安能以無言乎炯之欺罔先諛戶部員外

王用汲發之已悉近諛御史于有年叅論伏蒙

皇上優容而溫留之

臣何敢贅但

臣近閱邸報御史

趙應元入京復任南中諸臣咸曰炯何顏以見應元

炯可去也即為炯同鄉者亦曰炯何顏以見應元

可去也數月以來並不聞有乞身之疏不知炯將何

所冀而戀戀若此乎然據炯任都察院軟媚不職之

狀則炯之壞風紀已久而炯之去亦已晚矣何者都

御史有風百僚之責與諸司不同居是任者當有執

正不阿之行而不可為軟熟側媚之私一有軟熟側

媚之私即為官邪而風紀壞矣非必貪墨黷貨然後

為不職也炯之叅罷應元傷善樹黨邪媚孰甚焉不

職孰甚焉大節一墮萬事瓦解他尚安足贖乎故奸

莫大於附權惡莫熾於害正大學傳論平天下歸重

用人而深嫉妨賢之臣一則曰放流之二則曰不與

同中國夫一妨賢耳而深惡痛絕若與之為仇者此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五

何以故良以妨賢之臣其究必至於流毒縉紳而遺

天下之禍此傳之所為諄諄以垂鏡也彼炯者正所

謂妨賢病國者也律以春秋誅心之法猶當與殺人

媚人者同論而可久忝此總憲重任乎我國家養

士二百餘年來保全愛惜靡所不厚士亦每每摩厲

以須即如趙應元當地方諸臣爭奉居正之時而獨

不預會葬毅然有中流砥柱之風者此豈非國家

養士之驗哉炯身總憲臺揚清彰善以培正氣乃其

專職顧不能揚之彰之反逢迎人意而叅罷之彼以

爲不參應元則無以結居正之歡而爲自固之計也詎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此而敢爲則亦何所不爲哉嗣而御史趙燿亦以養病被叅蓋倣叅應元之例行之使議者謂被叅之非獨一應元而可以飾已短也然而趙燿者亦不得張居正之心者也總之皆爲阿媚居正計也嗟乎風紀大臣其倚法爲姦比周爲黨一至於此是將視風紀爲何物乎迺前者之自陳顧云薦舉應元等出臣臺中略無猜疑斯言傳聞人竊笑非獨謂其貪天工爲已力且謂人既薦之而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六

何參之乎既無猜疑於今日又何參論於前日乎斯則文過飾非之甚宜其隱忍而不能去也臣謂爓之當罷去者有三已爲下石投阱之人復偃然立應元之上一薰一蕕難以同處覩顏含愧垢彌甚耳此以體面則當去又暮年晚景精已銷亡既經人言意氣嚟阻益無執持此以年老則當去自蒞都察院數年以來一意柔媚取容王篆爲居正心腹專爲奴顏事篆篆所左亦左之篆所右亦右之甚至篆不進衙門爓不敢進其他曲法長奸不可枚舉如以賀一桂

之中傷善類而多方庇護以孫夢麟之資緣馮保而得考實授以陳世寶之希權門願指而得差往江西所當意者類儉壬卑污之徒所叅罷者趙應元趙燿獨復之士是非倒置紀法蕩然此以失職則當去有此三者當去之狀尚不忍蚤自引去以明知止知足之義而猶貪戀要路如持重寶不肯釋手然是附權害正爓既壞之於昔患得患失爓又壞之於今凜凜風紀豈容斯人久濫筭哉伏乞 聖明大奮乾斷將陳爓亟 賜罷斥別選中正剛方之臣以充厥任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七

斯邪臣退而公道明吏治肅而風紀重矣

叅大臣辱士疏

陳奇謨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上

竊惟 國家之待用在人而人才之儲養在學校學校者賢士之關 聖王所重是故有師儒之聯有廩餼之優有賓興之典凡所以作養而不徒以編氓畜者誠重之也我 太祖高皇帝甫定干戈育事學校卽臥碑之建所爲範士者未嘗不周而培植士氣之意亦深且至焉故凌辱斯文有禁其國法具在也凌辱且不可況從而殺之乎又况殺之而至於二命乎而究其所以殺之故又非有父兄重大之讎徒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六

奴僕構爭之隙則斯人也豈非名教之罪人而章縫之殘賊也哉 臣等待罪留臺忽於邇時接得蘇州府及長吳二縣三學生員連名揭帖內開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惡僕韓文往年章士偉典其房屋以居期限未滿遽逐之出填其搬運率黨才應龍等數十人搬其家私士偉爭之被亂打越旬日身死已而生員張元輔等倡義詣凌鳴雪不意雲翼同男凌玄應先入惡僕之言畜伏打手嚴恩錢美等百餘人預設木石糞穢俟諸生至第雲翼幼子佯出拱揖暗將重

門閉鎖簾擊雲板一聲兇蜂蟻擁木石交加被傷不下百餘人窘急之甚至從犬竇中出仍被糞穢淋漓頭面搶剝儒巾藍衣皂靴等物不可勝數勢同虜盜殘虐萬狀張元輔因而忿極縊死惟時諸生奔訴通府俱各驗傷明實雲翼合將各犯送官究治猶爲晚矣而方且敖然抗匿不行到官問理致死者不得明寃生者不得洩憤紛紛洶洶不憚千百里外持揭投遞以鳴不平 臣等見之不勝駭愕以爲畿郡之內何至有此大變異事也夫家僮之於士子公法之與私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十九

情果孰輕孰重凡有人心者類能辨之乃雲翼嘗爲大臣顧智不出此以坑儒致死撓法滅公豈獨無人心者 臣等竊以爲羣兇構釁之時夫豈鄉隣之闕使雲翼聞之卽當爲改救安可坐視而不理及士偉已故諸生上門理講正當平心易氣以待之何乃藏家於室內置糞穢於庭中衆惡逞兇衣冠掃地致令鼠竄而避寧知狗實可羞此張元輔所以被傷含忍而終諸生所以忍死同聲而泣者也一時道路切齒咸謂凌門不啻秦坑夫士可殺而不可辱雲翼何人

而敢於殺之辱之耶迫至事犯告官之後雲翼父子且當束手待罪而於兇惡羣黨又爲捍而庇之乃令視官府如升髦藐公文如故紙止以無干搪塞真犯隱匿差人不敢上門有司不敢正視其於天理

王法將謂之何臣等竊謂雲翼之勢能逞於鄉人而不當行之官府能辱乎士類而不可輕犯乎王章今一舉而盡升髦之臣等之所以未解也將誘於不知乎則士偉歿於臣等文爭打之初猶或可誘而諸生則毆於接見鎖門之後豈可誘也將謂知之而姑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八

二十

以快忿乎則家僮所爲已有行兇之迹而諸生相見未有操戈之形又何忿之有也此其心不過輕於視士敢於爲暴曰誰奈我何而已矣曾不思自己亦由諸生起而何可害及諸生耶又不思國家所重者人命而何可疊殺人命耶臣等竊惟雲翼不足惜而深爲士林之節氣惜爲國家之法紀惜矣叅照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本以梟獍之性誤玷清朝適容鷹犬之奸肆行梓里持家無法一任驕兒悍僕之縱橫殺士甘心何知厲鬼怨魂之慘悽持富而欺廉

臣之子第恬不知羞抗官而匿犯法之滋蔓罔知攸思勢與崑崗之火而並烈怨將姑蘇之臺而俱崇自謂莫掩其鬚人爭欲食其肉三吳大蠹八座遺姦所當議處不可復以大臣姑息之也乃若凌玄應韓文等憑藉虎威競非螫毒玩法如同兒戲殺人何異摧枯雖首從不同均當究問如律以爲諸惡不逞之懲乞皇上軫念斯文痛惜人命大奮乾剛

勅下都察院速行巡按衙門逐一嚴加議處究治庶士寃可雪國法可彰東南地方亦可杜讐端於萬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八

三

一矣

乞罷失職撫臣以重邊陲疏

田一麟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內上

臣待罪留臺近接邸報見戶科給事中彭國光一本

撫臣失職尤甚處分全然未及懇乞 聖明亟賜

議處以懲炯燠以協輿論事奉 聖旨諒鎮夷情

顧養謙既與屬官異議何不先期論劾姑念邊方事

重着策勵供職諒部知道欽此又見禮科給事中陳

璧一本撫臣無端激變損威辱國罰治太輕乞 賜

罷斥以伸公論事奉 聖旨李材既難展布着回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

籍聽用便推才力相應的去吏部知道欽此 臣恭誦

綸音反覆恩維切有慨於中焉謹據惓惓爲我

皇上言之夫遼東爲 國家肩背重地而開原尤爲

遼東重地若開原一失則遼東之勢益孤關繫非眇

小也視鄖陽設在 者其地方之輕重較然矣屬

夷叛逆邊境騷然兵連禍結將自此始 國勢益岌

及乎殆也視營軍偶激操呼旋卽旋定者事情之大

小較然矣遼東之地方既甚重於鄖陽失事之情罪

又大過於鄖陽此人人之所共知天下之公論也卽

使二撫臣同一處分且非所以重邊才服人心也今

李材既經論斥而顧養謙猶然秉鉞重鎮略無譴罰

法紀安在公論謂何此 臣之所未解也養謙炯燠彌

縫與其憤事推諉之狀諸臣疏中言之已詳 臣不容

復贅亦不敢過爲苛求以傷雅道惟據開原失事之

一節而論之養謙之罪誠不容諉巡撫之任殆不可

一朝居矣 臣伏讀 明旨諒鎮夷情顧養謙既與屬

官異議何不先期論劾固已洞燭其心術之險惻言

詞之遮飾矣姑令其策勵供職者得非以邊事方殷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

循使過之意而欲責其後效乎 臣固知其無能爲也

蓋養謙任兵備副使善於鑽刺營求以博邊才之名

遂得超陞計其在遼東也已逾二年不爲不久矣凡

文武之臧否夷情之向背與夫兵馬錢糧之強弱虛

實皆所當熟知而計處者也開原屬夷謀叛情既非

朝一夕之故豈可諉之於不知乎既知之矣寧不

思所以處之乎乃因循容隱苟且旦夕之安而不爲

長久之計及變起倉卒不可收拾方曉然歸咎於

王緘之據處失宜制禦無策 臣竊笑其設心以爲

罪歸於王緘則已可以幸免也獨不念撫臣坐鎮一方所治者何事所撫者何人若繫諛道之責又焉用撫臣爲哉臣顧不能爲養謙解卽養謙亦無自解矣矧今歲夷情旣貳邊事日危撫勦善後之計所當亟圖而不可緩也養謙旣經論勅志氣嚟阻雖覲顏就列日惴惴自救之不暇尚安望其彈壓百僚撫馭三軍運籌決勝也哉臣愚以爲李材旣難展布而養謙亦不能有爲也王緘固當重治而養謙亦不可無處也原情論罪是在皇上之獨斷焉耳臣猶有說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四

焉 國家之事惟邊方爲重邇來邊患雖稍稱寧息然互市撫賞工用所費不貲 中國之財貨已匱竭而難支日甚一日歲復一歲將莫知所終識者切有隱憂焉爲邊臣者曾不思盡忠體 國專事夤緣彌縫幸而無事略効微勞卽揚然誇張其功以希陞賞至地方失事則又曲爲隱匿互相推諉以冀免罰弊旣久牢不可破在各鎮皆然而遼東爲甚數年以來諛鎮邊警時聞捷音屢至論功行賞殆無虛日其中真實者固有而虛捏冒濫者未必盡無也雖奉

有 明旨嚴行查勘不過轉相朦蔽虛文掩飾而已譬如癰疽結於肘腋之間逡巡而不防一旦潰裂而不可收藥矣其流之弊可勝言哉今屬夷一叛重鎮孤危所損非小所繫匪輕養謙受事已久平日旣不能早見而預圖臨事又不能決策以制勝尚爾強言飾詞歸罪於下此輿情之所甚不平也若不一重懲之其何以儆將來而服天下之心乎臣揆之情法衆論養謙誠不可無處而不容終默者也伏乞皇上軫念邊事之重順人情之公大奮乾剛特加威斷將顧養謙亟行罷斥別選忠純才望者以代其任庶法紀畫一邊臣知儆安懷之績可望於將來矣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五

乞 賜睿斷以清世道疏

王麟趾 萬曆十八年正月

竊惟士習之邪正關治化之隆替士習要矣顧其鼓舞倡導之方又自親賢遠佞始如或博大以容奸而忌刻以妬正是源之不清而欲流之潔乎必不然矣我 皇上銳精化理數年以來斥朋比獎忠直

德音蒸蒸甚厚治隆俗美可追三五之盛及觀今時乃有不盡然者向固操切難堪而今亦模稜成風矣向固邪人充殖而今亦賢愚共貫矣 詔令格而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廿六

不行人心玩而莫振使賈誼生于斯時又不知其當何如試舉一二言之躑躅不可以語善猶之夷惠不可以語惡若黑白蒼素一恒人能辨之迺頑鈍無耻之士勢利迷心是非不顧塗頭垢面頌德鳴冤期收桃李之功願備爪牙之用且飾辭求勝曉曉不休頓令言責之司爲媚人之具 朝廷之上爲聚訟之所此等氣象是豈 聖世所宜有乎夫紀綱法度國之大柄而羣小放縱漫不禁飾竊恐中外臣民嘆廟堂之無人而疑 明主之無法也又往時年例

恒於八月最後則十月極矣今于歲窮忽有此舉固無缺抑無人也如謂年例終不可少科中亦有叅政一推而今歲獨遺何也例固可行之遠而不可行之近耶况耿定向方去而杜華先卽隨其後王世貞無恙而黃仁榮先中其毒公然報復略無顧忌雖則彈劾權貴者不以性命償之卽以去就決之事有固然無足爲異但科道之設原欲建言迺言出而輒罷是明箝天下之口也又何用此官爲哉夫人之憚爲惡者以有懲在今若此其競爲善以有勸在今又若此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廿七

尚安望其士風之正而理道之昌乎日者激于人言雖亦斥去徐顯卿黃洪憲等而趙志臯李禎亦得改擢此不過粉飾一時欲塗天下之耳目然衆之所共舉而未用者尚多衆之所共棄而未退者亦有也又如羅萬化之清介豈下沈一貫而推用不及王學曾之直諒豈下周弘禴而淹滯已甚秦耀與朱璉俱幸而兩地建牙戴天啟與陸檄同功而晉居方岳諸如此類未易枚數又將何以爲解也大都邪佞易售孤直難合故套猶存勢極難反則夫極力而救正之寧

無望于今日哉臣不識忌諱冒昧瀆伏乞

皇上垂察銳然行之無使 聖聰爲下壅蔽世道

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廿八

叅貪肆科臣疏

章守誠萬曆十九年八月

竊照萬曆十七年浙直諸郡縣旱魃爲殃民不堪命

特蒙我 皇上允部議發帑金 勅遣科臣楊

文舉着理荒政賑救災民 德意甚殷殷厚也乃文

舉放肆不檢罔上行私不能奉宣 德意以負

皇上任使近該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南京

湖廣道御史李用中相繼疏劾一則雖蒙

皇上遠竄而未嘗不察其言一則雖蒙

皇上留中而未嘗不是其說臣似不容贅矣但文舉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廿九

事情業奉

聖旨付之公論而文舉強辭肆辯若

二臣所論不實然且得從容 請告以去若非

朝廷罪人然是公論猶未明也臣不及今列其罪狀

使昭昭耳目一二年後又將以都給事中病痊起用

方是時能保公論之必明耶臣惜顯祖等之疏尚未

盡文舉之罪除淫穢瑣屑不敢溷瀆 聖聽外謹

據公論不容之大者爲 皇上陳之夫文舉卿

命採荒倘能仰體 德意一出 國門便當減省驛

從以示儉約先聲臣自十七年九月行取進京路遇

文舉見其旗幟蔽空鼓動天地前後擁導數十騎道傍奔走百餘人無論其違犯驛遞 明禁人已謂侮侈招賂之張本矣公論不容者一及至徐州條陳驛夫之苦該兵部議覆奉 明旨申飭加嚴矣乃自丹陽見金壇戲子一班聲色快意凡歷浙直諸郡縣必携以行所至需求夫馬口糧不勝其擾夫自言而自犯之何視 明旨若弁髦也公論不容者二禁止迎送載在 令甲猶未聞有宴也文舉郊迎有宴郊送有宴率自二三十里用大紅綵紬四五十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

足搭蓋棚殿設樂治具窮極靡麗文舉以郭門外徜徉宴樂曾問一溝中之瘠乎一聽愁嘆之聲乎公論不容者三駐扎處所司道府縣又皆有宴每宴折席銀壹百兩金花彩帛銀盞其數稱是未經行之處則差人送席彼此會式有隆無殺計浙直幾司道幾郡縣則知文舉所得幾萬金司道有自省中者嘆爲臺省同事地方今省中廉隅掃地大爲臺中所笑公論不容者四蘇州各縣官相約二百金爲贍內一縣負約而倍之崇明知縣沈一德以鄉科不得與約任未

半年遂被論劾夫一德信無吏才也贍禮各縣皆有崇明獨無文舉能自欺乎卽此而他府可知已公論不容者五凌玄應以人命遣戍奉 聖旨處分豈容擅贖倘文舉果無關節宜直駁其不當議贖之故而乃區區較量於五百石之多寡豈玄應所少者穀也非千金之受不宜至是也多多益善文舉自爲地耳公論不容者六事完造冊駐扎所得贓私數萬金悉以寄之該縣乃云自金壇起馬進京止八九扛此文舉招贓公案也將誰欺耶公論不容者七其最可恨者每過元輔申時行門必下轎急趨而過夫過門則下此何禮也惟 皇上大明門則然東西華門則然元輔翼翼小心豈敢以事 皇上之禮望承奉之人而文舉乃敢爲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青天白日之下通衢廣衆之中不顧廉耻至此則昏夜乞哀又不知其無耻當何如矣公論不容者八臣請以文舉挾荒之事譬之市肆 皇上勅書若爲文舉立招牌 皇上帑金若爲文舉發資本浙直災民皆爲文舉魚肉而金壇則外府也文舉罪狀彰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一

彰如是而猶得偃然稱病優游林泉既飽其谿壑之
欲又遂其壟斷之心於文舉身謀則得矣如 國法
何如公論何夫 臣以言官攻言官豈不知傷同類而
犯衆怒然言之則惡同類其罪小不言則欺

君父其罪大所以反覆再思輟而復起愛憎榮辱皆
非所計也倘蒙 皇上勅下吏部果如 臣言不謬
亟將楊文學從重究處以爲奉使不忠者之戒庶幾
公論昭明而言路亦因以重矣伏乞 聖明裁察

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二

浙兵忿變乞 賜議處以飭法紀疏

郭惟賢 萬曆

臣備員南臺聞浙省東西營兵因歸怨巡撫吳善言
議覆裁減月糧衆遂飲血約誓議稟加增至三月初
一日不稟巡撫止稟巡按巡鹽御史及按察司衙門
乞議加增該兵備僉事王許之嚴諭以毋得囂亂衆
兵喊出次日吳善言發牌嚴禁各兵聞然鼓噪擁入
軍門脅執吳善言下營逼其增糧幸得御史張文熙
孫旬副使楊標及各司道官馳營慰諭衆方送回今
已安戢等情事傳南都 臣聞之不勝驚愕當此紀綱
振肅之世而兵士以減餉之故敢於直入轅門犯撫
臣而辱之首足臂指之義蕩然無存此其蔑法犯分
之罪固不待言矣然而究其事之所由則善言有不
得辭其責者方言官之條陳裁減兵餉也兵部曾奉
旨咨行吳善言覆議矣所以必行再議者謂兵餉裁
減事當詳慎抑以撫臣熟知士情必能處置得宜以
服其心也爲吳善言者誠能體羣情酌衆議而調停
之要於其當焉彼士心未有不帖然者顧不以此時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三

酌乎事體之所宜而苟焉裁抑之過當此兵士所以憤惋而不平也又使其平日威信素孚風稜素振則三軍可使爲一心增之惟命減之亦惟命也卽欲議其後且不敢安敢叫號紛呶于高牙大纛之下而干犯不義之名耶臣聞善言自撫浙以來意氣消沮養安處優莫克自振不聞其發一奇飭一令以奮克壯之猷而使武夫悍卒關其口而奪之氣者則其嗷嗷然擁脇以求遂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彼固有所侮而動也追事之將發迺始出牌嚴禁譬之以湯止沸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五

以薪救火祇速其變而自取辱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今且見之矣有臣若此豈惟後效難期卽其俛首喪氣傷體損威尚何顏立於軍吏士民之上乎此一臣者所當亟議罷斥者也管西營兵僉事王許之帶管東營兵副使楊標管轄之寄均有攸司倉卒之變各難辭責在王許之則馭兵已久當局而迷機偶發於斯須謀實疎於彌變此一臣者所當降調者也在楊標則暫時帶管雖未能寢過於事先而臨變解紛猶能收戢於事後此一臣者所當量行罰治者也坐

營遊擊呂應陽帶管西營都司僉書魯邦統馭無制紀律不嚴麾卒橫行何有乎將兵之術肘腋生變曷稱乎分閫之權此二臣者所當議處者也臣謹據所聞查叅 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所言不謬將吳善言罷斥或念其撫臣體統隆重不欲以快諸營兵之心姑令致仕見今浙中正值汛期乞速選才望重臣兼程赴任以便撫綏地方仍將王許之降調楊標量罰呂應陽魯邦議處并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將首事應處者請自 上裁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五

則法紀不振而地方底寧矣

叅薦舉違例疏

柳佐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上

竊惟國家置吏以安民也而置撫按以察吏也故既以舉刺之權畀之復以畫一之法限之蓋舉行而人知勸矣刺行而人知懲矣法行而舉不市恩刺不避怨考不過情而人知舉刺之爲重矣我國家鼓舞吏治奠安元元恃有此也彼四川巡撫艾穆者病廢人也而敢踰軼於法之外哉臣查得萬曆十九年正月內都察院一本爲重法令以永治安事內稱萬曆五年以前各省薦舉有司就額設數中各不過五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六

名查叅欽此大哉王言炳如日星矣今甫踰二年耳綸綍煥然新也保釐之臣持斧之使罔不斤斤守之者艾穆受皇上簡拔巡撫三川廼高臥尸素漫無建豎頃經臺臣高舉言之以爲負國恩也當茲解任舉劾之時正宜精藻鑑持丰裁大示肅清以贖前愆而何廼違例徇情弁髦明旨也臣請誦言而無諱可乎往者薦語不過四句卽藩臬大吏尤卓犖者亦僅六句止耳今穆增而十之矣卽下至邑令動以八句稱焉且屢牘連篇誇張過甚古人然諾不輕諒不爾也然則艾穆之疏售諛佞也四川有司計三百餘員耳前任按臣若傳需薦三十四人李化龍薦三十一人遵奉明例所謂四分之一無敢過也今穆增而四十二矣若知府吳應選同知王有容推官咎雲鶴又以任不及期而巧爲提學薦矣豈前乏才而後多賢耶抑穆也臥閣之後吏治頓蒸蒸歟薦賢卽美事何至兼容若是然則穆之疏廣桃李也薦舉爲見任者設也若陞任及履任未及一年者不與焉今叅政應存卓副使鄭人達以陞薦矣解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七

之曰聞報未久也布政王來賢副使章潤僉事向僕以任淺薦矣解之曰屢著賢能也此固近時通弊臣不敢苛求顧自覩記以來曾有薦及去任之久者乎若叅政周光鎬副使汪應蛟僉事張世則以陞任去副使高則益以丁憂去奈何盡在網羅也卽穆之疏亦自謂以上諸臣已經離任例不得薦夫旣曰例不得薦何詎違也穆之藉口固曰親見其賢有難遽棄信斯言也則曩以離任不與薦者豈爲其不賢耶抑賢而撫按不能親見之耶況諸臣已經陞任其見任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八

之地有職業可以自見有撫按可以受知奚必薦賢之名出於已而後快也若謂張世則陸沉閒局高則益以不阿權貴鬱鬱不調當爲之申白不妨特疏言之何混於舉劾疏中又何必取汪應蛟周光鎬兼錄並收而使舊例一朝壞也意者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乎然則穆之疏助巧官而市特恩也夫艾穆曾疏論故相張居正節甚壯臣素有所欣慕焉似不當言且穆以子寧歸田里身已隱矣又不必言然而臣顧喋喋不已者爲天下吏治計耳夫蒼生之命懸於有司

而有司之賢不肖係之乎撫按之薦舉薦舉精則人心勸而羣吏胥化而修潔薦舉濫則人心玩而羣吏胥化而貪鄙其機括然也今穆之疏出見其浮詞如此濫舉如此市恩于去任之官如此微倖之徒將歸德焉以後撫按有徑省其詞者必拙而少之矣有守明例而却妄請者必外慚而內啣之矣夫鬻權植交撫按之厚利也況人情之所便在彼所憎在此焉則爲撫按又何樂乎拂所便而來所增也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三十九

皇上所託以馭羣有司者撫按耳俱浮詞俱濫舉俱市恩于去任之官則吏治何賴焉阿縱之風成則綜核之政息矣循良之績寡則閭閻之怨滋矣規制定而旋廢明旨懸而不遵吏治漸偷民生坐困皆穆之疏啟之也本年正月內郎陽巡撫姜璧違例薦舉科臣李汝華叅論疏中請自今爲始除薦舉違例如姜璧所爲者亟行議處外其舉薦濫額者卽嚴爲叅究已覆奉聖旨責令部科不時糾劾奏處此近日事也穆聞之直矣部科之叅題聖旨之戒諭不可謂不嚴矣御墨未乾而違者踵至尚謂

國有法乎臣竊謂不亟挽之則吏治之敝也如江河之就下莫之底止已臣偶激于外扼腕于衷輒效其款款如此倘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查臣議嚴定違例之罰仍請 天語叮嚀犯者無貸俾 朝廷有必行之法以風庶位以幸羣生久安長治之休意在斯乎臣愚不勝齋慄瞻切之至

論大臣自辯疏

孫居相

臣惟我 朝令甲六年一計內吏而以大僚之不肖者付南北科道糾拾之一經論列靜聽處分不聞有違例強辯者蓋 祖宗明例森嚴無敢輕犯總之重 計典以尊 朝廷耳頃該臣等遵例糾拾兩京四品以上官而南京總督倉場戶部尚書某人與焉臣等蓋質諸南中小小臣工無一漏其生平遂據事論劾毫無私意於其間者乃某不勝倖倖之忿輒露章自辯辯之冀其畱之也獨不思品卑望薄不厭衆心哆口橫爭益增醜態今姑就其辯疏折之其不通者有七蓋被論被察官員捏情展辯

明例所禁某獨敢於犯禁略無忌心一不通也大計糾拾同臺博採公評無私怨惡與單章論人者不同某獨歸恨於首事之臣二不通也御史於本衙門堂上官有統無屬例得糾其關失某以總督倉場而謂兼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遂欲假此節制南道諸臣以圖箝口三不通也御史奉 勅巡倉職在發姦察弊今某歷任頗久碌碌如故倉

場利弊有何申明而猥云觸怒四不通也臺臣遇部堂避馬僉坐自是相沿舊禮素不爲嫌而某獨謂有嫌於已五不通也_臣等疏糾十人總屬秉公某乃詆爲修怨彼九人者豈皆有怨耶六不通也往時被論大臣誰不杜門引咎某獨日坐私衙公然行事恬不爲意人人駭訝七不通也且_臣等發疏之後衆心大快某之遺議隨而踵至有謂其在刑部進貲財而累戶部包賠邑數者有謂其發帖於各衙門囑事半出已手半出衙內人盜用圖書全無關防者有謂其久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四十二

不處則人皆効尤是以言官糾邪之舉爲邪臣作反躬之媒 國家黜幽之典與幽人以倖脫之地其所關係誠非渺小若某者所當亟行罷斥以示邪臣違例之戒者也_臣等因是又有感焉大臣事君有義持身有禮難進易退所從來矣邇年禮義風微廉耻道喪一被論列輒起忿爭以撫辯託之乎自陳以戀位託之乎求去倖蒙 慰畱覲顏就位且陽以語人曰吾固欲去而不得去也嗟嗟

皇明留臺奏議

舉劾類卷十八

四十三

皇上本重大臣而大臣顧不自重若此何恠乎自取厭薄而事功罔効也_臣等願今後大臣被論一惟引咎自陳勿復託詞巧辯又望 皇上俯聽其去以全晚節倘 聖恩垂念簪履不妨待其修省徐議起用則 皇上之處大臣與大臣之自處庶乎兩得其道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亟將某罷斥仍諭令諸大臣僉以某爲戒則 計典重而朝廷尊隆古之休風不將再見於今日乎_臣等不勝悚爰待 命之至

乞處輕妄中官以防積漸疏

党傑萬曆十二年任

臣嘗檢讀國朝典故昔太祖時有中官共事

內廷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

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諸公卿

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況寺人

朝夕左右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

一爲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而階亂者多矣朕嘗

以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與敢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一

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

懲將來也時羣臣頓首稱善夫太祖英明神

武人孰敢欺者然獨慮及於此何哉蓋謂城狐社鼠

有所憑藉且左右君側其語言輕重能爲禍福

故隨事抑之猶恐其肆而況假之以事權乎臣于前

接見邸報工部一本急缺上用各樣磁器等

事奏聖旨這解進磁器粗糙不堪又且違限撫

按官姑各罰俸二個月以後着撫按官督率該管官

員用心燒造務要精細如違重治不饒欽此夫撫按

既奉罰俸之旨以懲其前又蒙重懲之

旨以警其後臣意必凜凜然者思再造上用以

稱聖意矣一時內外臣工孰不目覩如太監孔

成者又豈得委之不知也臣接邸報內承運太監驗

收磁器查叅悞事官員奏江西解進磁器不堪等因

奉聖旨上用器皿燒造欠精內多傷損撫按官

不行用心督理已罰治了姑免追究以後着遵前

旨依式燒造解進不許違慢工部知道欽此臣讀之

不勝驚駭夫我朝法制內臣職業所守者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二

官禁門戶所司者庭禁洒掃卽酒醋尚膳御用各局

監不過經管收管看守出入以備皇上不時之

用未聞有查叅外官之事往時止有五軍營閱視畢

日例得舉劾一次特奉皇上專勅未聞敢以已

意擅自舉劾自此之外卽無所與矣若孔成者不知

你何內職且南京道遠又未見孔成全章不知叙何

國查叅臣詳聖旨云已罰治了姑免追究意在

孔成非指解官指撫按而叅也夫撫按之臣

陛下隆之以重權假之以糾彈在外則肅清一方在

內則彈壓百僚者也何至爲內臣查叅乎且諫省所
進磁器例當屬之工部諫部查覈堪用者具奏

進宮不堪者駁回再燒中間若有大弊科道官自得
而糾劾之此內外相維體統當然今孔成不過係經
收之官或係看守之官惡得徑自查叅棄明旨
而不知乎往時各省或係進宮錢糧或係

進宮罷物等項中間所稱錢糧數目多寡不能一一
俱經聖筭所稱罷物粗細不能一一俱經

聖目其收遞之時不過止憑各監內臣遇此每爲奇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三

貨指倚常例百計需索一有不遂刁難指勒無所不
至有使用半於正數者有附餘之物多于正項者
陛下止見某項進之宮矣某項未進之

宮矣豈虞若輩之弊一至此哉料此事使諫省解

官正項之外多與孔成常例以饜其欲附帶許多奇

巧罷皿以悅其心則磁器之粗糙者必稱爲精細損

壞者必稱爲堅好料其進收之不暇也曾何暇于

呶呶至此想孔成豈真爲陛下盡心不過指

稱上用之御物以爲一己之騙局幸荷

皇上寬宥撫按止令燒造解進則成之奸不能行矣
然奸計雖未行而奸惡則未懲寧不重撫按之顧忌

乎將來再造之時撫按恐其查叅解官畏其抑勒其
勢非至多增常例多帶餘物不可也則成此舉明欺
陛下陰肆貪慾誠蠹國之尤者也且成之此本豈

成之自能爲哉內臣讀書識字者有習知理義者少
必令左右細人代爲之此等之人又豈守法度者不
過鑽刺內府夤緣求食或假事端以索賄或欲

舞文以賣法是以小人之手筆而操朝廷之大權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四

豈可哉一事如此則他事可類推已一人如此則衆
人可例見已且天下之事無不由微以至著由漸以
至極今日查叅矣然查叅不已必至於預政預政不

已必至於專權噫內臣專權其害有不可言者此豈

國家之利哉邇者天啟聖衷乾剛獨奮一掃羣

奸卽今左右震懾萬無前轍可慮然臣之私憂過計

今時閣部臺諫交相攻議是非未定聖心未一

正左右窺伺之時伏望皇上深謀遠慮逐事隄

防官闈之中惟以太祖爲法一政令之出

必謀諸公卿科道然後行一刑賞之用必合于公卿科道然後施其中官語舌之重輕情態之隱顯隨在加察洞見根源不使墮于術中卽如馬匹給與矣以後凡請之類于馬匹者得無大濫莫不蚤爲未然之防是目前雖若待之嚴而終自可賴以保全矣不然如馮保張大受輩今雖正法其如有損國體何至於磁罷一節亦望皇上留神每遇進收之時差委科道從公點驗不使左右奸人叢弊于其間仍將孔成治以輕妄之罪坐以求索之律從重究處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五

革退閑住庶戒一可警百而近習知懼近習知懼則宮禁嚴嚴則政無旁出而天下治安永久不替矣臣職任糾彈心憂時事是以不避忌諱冒昧上瀆伏惟聖明加納施行社稷幸甚

參闕惡放恣疏

王藩臣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

臣等伏觀數年以來礦稅煩興孽璫巨猾所至如焚然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如徐州稅使陳增者今南北郡縣亦所在岌岌然事勢可虞人心叵測亦未有如徐淮間者臣等待罪留臺者耳聞目擊不啻熟矣積憤懷憂不啻深矣乃參論陳增獨後於楚之陳奉粵之李鳳者蓋以徐淮地方撫按兩臣坐鎮彈壓自能開導處分以安重地矧撫臣李三才憂國憂民矢心經畫計商計課畢力調停以故人倚長城潛杜亂萌年來僥倖無事不謂陳增恨其相左百計傾陷使之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臣等閱其奏揭竊恨增之起釁基禍荼毒軍民將有不可言者安容忍默不爲皇上陳之謹按陳增本一狎邪小人目眩識丁手艱握筭至愚也貪類狼嘖惡同虎噬至狠也以至愚之性行至狠之事其愚不可破其狠亦終不可回初收巨惡程守訓爲闔門伶人爲闔門僕儼兒連年窮兇極暴其在滿朝諸臣參論疏中擢髮不能悉數續收充戍書手王桐石聽其陰恣鬼蜮聽其

湯提傀儡一應文移本章俱出其手桐石隨起家三十餘萬見今父子納監與程守訓一時併稱豪富其他如周子連孟近川王一鵬吳見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復集黨引類又不啻數百今日走東詐騙明日走西嚇搶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徵某贓所管稅務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則遍及江南北諸郡無辜之人賣妻鬻子喪身破家真在湯火莫必其命近者傳奉 聖諭罷止礦稅萬姓歡呼無異更生雖未幾有 旨復行更蒙示以停止有日商民忍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七

成以冀後恩不啻大旱之望雲雨也增不於此時少體 德意減去虐罔俾既暢復鬱之民心不至朝夕激變顧乃聽信奸人生事彌甚至欲傾害撫臣俾之去位以逞其奸謀 等不勝憤懣何 皇上方有意恤民而增必欲殘賊之使民喪身乎何皇上方有待加恩而增必欲壅塞之使民絕望乎又何撫按諸臣方百計調停爲地方弭禍而增竟百計激之使變不致橫潰決裂不已乎夫 皇上用增不過權商民之財而增行事動至殘商民之命

皇上用增一人資其馬牛之力以轉輸而增用程守訓王桐石周子連等數千百輩恣其狐鼠之謀以吞噬自增得志以來數千里之居者行者盡遭其梟骨而剝髓數百城之大吏小吏盡被其垂首而喪氣故曰諸璫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甚于增也不然儀楊內臣如暨祿如魯保非不與同事地方而自知顧忌猶可相安於無言矣今增獨致撫臣莫之誰何而甘心求罷以泄其忿豈得已哉矧徐淮間事勢之可慮民情之叵測 等又請以區區杞憂上塵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八

天聽蓋天下者嘗山蛇勢也自海岱北爲首自長江而南爲尾而徐沛淮泗中間方數千里爲三腰脊所謂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者此地是也又其土風獷悍從古而然樂禍首亂千載一律如項羽宿遷人黃巢期苑人朱全忠則礪山人皆在徐州數百里間故兇愚之人往往以此藉口自負而其人實多長大有武勇可畏也方萬口嗷嗷爭食增之肉而寢處其皮乃增方恬然不怪與大夥奸人魚肉而已倘其一人一朝發憤殺增激成大變萬一不幸有奸權如黃巢朱全

庶者起而號召之其爲禍可勝言哉增與諸奸人雖
合門寸斬豈足謝天下此_臣等所以日夜痛心欲嘿
不能者也增之積怨日久徐之民情易搖若不及今
早正增之罪破散其奸黨以安此一方後必噬臍無
及矣_臣等于邸報中伏讀 皇上批答廣東按臣
李時華請罷商稅之 旨謂稅務原係權宜採取
自有停止之日屢旨已明着內外官員同心調停處
置不許減少國課亦不許困擾商民若致釀變起釁
不分內外官員一體依法處置決不偏私輕重欽此
皇明留臺奏議_{近倖類卷十九} 九

仰見 聖明子庶民體羣臣長慮却顧盛心蓋
洞見今日惡亂之民心而致成中使之釀亂其變如
此_臣等竊謂釀變起釁莫如陳增依法處治當自增
始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銳然 獨斷將陳增杻
解回京重治其罪以收人心以安重地庶幾釁隙不
生禍亂不作徐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億萬年有道之
長端在是矣_臣等曷任憂危懇切待 命之至

姦豎橫肆異常乞正 國法以杜邪萌疏
關 揚 萬曆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_臣等聞 國家之法紀不可壞而釁孽不可開詩云
勉勉我王紀綱四方貴肅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貴早也我 皇上英明雄斷仰憲 祖宗三
十餘年大小臣工凜凜奉法罔敢踰越孰意有怙寵
狂悖如高淮者乃敢犯無將弄兵 闕下以嘗試
皇上哉夫淮假以抽稅奪民婦女掠商貨物統領家
丁遍巡城堡百金以上無不括盡而又辱府官張承
皇明留臺奏議_{近倖類卷十九} 十

祚之妻打灰指揮使張汝立 皇上試思高淮挾
天子之威而所爲若此窮邊之地其何以堪故識者
謂有高淮必無遼左此在諸臣屢屢言之_臣等亦不
敢具論邇乃不奉 詔旨擅離信地帶家丁三四
百名耀旗鳴鼓帶劒懸弓蜂擁廣渠門外聲言欲見
至尊求典兵柄此何等舉動何等景象而可見於
聖明之世乎夫兵權有國之司命自古奸臣蓄萌不
軌未有不操兵柄而能成其事者我 國家兵制有
總兵叅遊以統領之有督府巡撫以節制之而猶必

歸於兵部之調發文武相控蓋以利器不可假人雖
選賢與能以稱任使而不使專之以釁亂況於無
而稱兵嘗試於國門以招搖天下之耳目者哉
淮本括不筭之橐以自肥而以可賄而動之聲橫
聖天子非所以號於中國四夷也皇上以聖
人之資爲堯舜不難乃以患貧之故爲么麼所中過
於寵任有奏輒允幾於泰神物而玩弄之掌上錐骨
吮髓民莫能堪積至十餘年人人有逃死之心處處
有無生之意天下宜亂而未亂者非但祖宗之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十一
德澤厚 皇上之精力強也亦兵柄不移綱紀凜
然奸人思竊弄而不敢爲天下欲崛起而有所不能
耳若來可不召兵可私衛都門何地而可擁兵則
人得藉淮爲口實以淮爲故事羣不逞之謀挾之而
行其私將督府莫能制有司不敢問竊恐羗夷起於
宇下而荆蕞輩接軫也 陛下獨不慮此乎語云
有野心者不可與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皇上之於淮旣假之以利權又藉之以兵端是猶火
之爲災也而膏脂能無灼乎總萬萬虞制馭而

朝廷行事史冊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勢必有銜
天憲而握 王章者弘恭石顯可爲炯鑑語曰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漢宣帝一代
英主稍稍委用宦官說者謂其開大燬以禍漢室若
之何不慎防其漸也往者二十七年徐希昌等請捐
金假職練兵淮上以禦鹽徒 皇上赫然震怒輒
置之法是 皇上之心卽 祖宗立法之心也
徐希昌欲請兵於二十里之外猶不可赦淮弄兵於
輦轂下而顧可宥哉且淮奉 命收稅旣已無人
皇明留臺奏議 近倖類卷十九 十一
不虐無事不行而又卜相卜命招亡納虜連營結陣
搖傾山海意欲何爲人臣將則必誅如淮者尚可一
日容於天地之間哉伏乞 皇上亟下廷議昭示
臣民以申 國家之法禁以消天下之邪萌
社稷幸甚 臣等幸甚 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黜元惡究大盜以正 國法疏

方 鳳 肅靖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所謂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大權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仇士良魚朝恩輩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實之太監蕭敬是也大臣之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皆所謂盜也而非所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己竭天下之膏血喪國家之元氣若古之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元載史彌遠輩而後謂之大盜也求其人以實之尚書李燧是也蕭敬以鬼蜮之姦日培月養漸成巨猾勢在劉瑾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寧勢在江彬則附江彬其惡浮於三逆之上而其術超於三逆之外故三逆以次敗殛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則位益安禍愈烈則福益盛在 陛下聖朝尚爲所惑況其下哉敬在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總兵一進一退動賄萬兩方得批發 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宸濠長子繼承 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

一日在 陛下也且近日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

受叅將石壘金銀萬兩蕭敬迴送石壘貨物數多撥出交通書信三十五紙皆有實跡則其惡不爲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而 陛下獨以爲可用

陛下之舉錯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列在逆瑾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燧乃蹇驢敝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爲掇拔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二

託爲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凡工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爲名外則分獻于權門內則潛入于私橐以致官物一空公用告乏 臣近日奉

旨查筭每件支吾莫究其實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筭公文洗改五十餘處侵失官銀尚欠五十餘萬則其盜不爲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爲

可赦 陛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銳等其心不甘於法曹錢寧其目不瞑於下而內

臣之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矣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於奉公而守法矣伏望 陛下昭明

公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挈送法司明正典

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算明白罄其百萬家資還充

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每

侍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輒欲

借上方劒斬佞臣以謝天下實不欲與之同朝實不

願清平之時有此奸慝若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三

放逐以爲多言者之戒于冒 天威無任戰慄

待罪之至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嘉靖年任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

著敬陳其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

委拿逆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

江西境內之民間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

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爲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臣因備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四

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

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

以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稍垂鑒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

日而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

龍文爲羽翼任惡男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

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

房改祝 聖之寺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

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 朝堂之規模也表
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
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
四方之民爲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之儀度也
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
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
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間閭膏脂
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
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五
之女列屋羣居所衣皆龍鳳之絹所飾盡珍珠之寶
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絃左斟而右舞
宣淫無度汗巖綱常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奢而彼
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
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爲名而聚四千之衆以
防盜爲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術竝收
于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
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攀
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

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
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
被其戮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
餘人招申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
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
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證
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艮一占周龍
一之妻嚴艮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
嚴來童占鄢艮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六
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質練嚴樊
之傷任良諫嚴瑞朋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
累陪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有嚴景八之騙孔
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聲
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
七之騙鄧承勛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
基而惜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
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鎧也被嚴
珍之害者黃袞也被嚴二漢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

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蕭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繼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二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所不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七

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苦于蕃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間楚山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威觀釁蓋未嘗一日忘也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禍心已著于在朝之日又請而實之伊蕃典模妄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咀咒之詞又有九五當乾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然其陰結於內

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模賂金十餘萬而主其謀故典模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遣而典模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賊回至吉安地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所共明也故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數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模又何異于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模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八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薦沐厚恩猶懷異念况今怨望于罪逃之時乎况今不法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斷傷元氣則又羣姦之所無者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

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
伍僅居南雍二月而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
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
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
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
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既而伏
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看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恬
不爲怪仍復容畱在家以 明旨爲不足恤以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九

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
之欺 陛下乎近奉 旨拿問有伊孫冒功濫
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廷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
餘日卽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
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
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
遣其壻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
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
曰在伍孰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

非嵩之欺 陛下乎向呂在 朝嵩猶諉曰以一

身供奉 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

蕃朝夕與俱矣訢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

矣有司受詞數千爲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

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

諉於不知 臣未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

之而又曲庇之此 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誠不能無

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

同多官將 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 臣言歷歷可

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

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廷併提查革仍乞 遣忠直

剛正素有德望文臣一員領 勅前去會同江西

撫按議處安輯將世蕃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

無賴家人與招納凶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

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

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外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

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

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
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
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
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
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
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
毋畏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矣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一

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名委所深
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姦邪大臣巧辯誣罔疏 謝

瑜嘉靖十六年

臣以非才謬承遠役雲貴去京萬里而犬馬戀主之
心未嘗少替每見邸報進一賢退一不肖必舉手加
額想見太和盛治也頃見邸報禮部尚書嚴嵩一本
懇乞 天恩亟賜罷斥以免人言事奉

聖旨卿疏內云為人臣於今時必使主孤立自勞率
皆觀望禍福此言已盡矣不必復辭避可盡心贊朕
以副簡任吏部知道臣覽其奏詞不勝駭汗不意嵩
姦無賴乃至此也夫嵩之贖貨無厭天下所共知也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二

拾遺論列 朝廷之公議也 聖明臨照棄短

錄長不加譴黜宜仰思 天眷俯惜人言省躬自

咎以蓋前愆却乃肆巧佞之詞為誣激之計若是乎

臣嘗見嵩先諛御史桑喬劾其贓汙輒肆辯論續諛

給事中胡汝霖劾其飭詞強辯有傷大體奉

聖旨是今後大臣被劾着省己不許強辯 明命

赫然宜朝夕省念況考察重典拾遺公論今嵩與刑

部尚書周期雍各為詞辯實違 明旨且嵩之詞

以贊議 明堂扈 蹕南幸為諸臣所嫉何其誣罔

之甚夫 明堂大議斷曰 宸衷乘輿南巡由於

達孝此普天率土所共聞所共仰者也當時

請留數臣見其細而昧其大曷敢以 陛下爲慢

遊而歸咎於禮官輔臣嵩何爲此言乎又其所云必

使 人主孤立於上尤爲深巧夫大小臣工智識

才力各有分限其奔走效竭以受知於上則人人所

同寧有不出身任事欲 陛下孤立於上嵩蓋假

此以揚已功以激 聖怒以箝衆口云耳豈真自

解之本心哉 向役遠方不知科道論嵩者何事但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三

嘉慶卅二

素惡嵩之爲人其可論尚多豈其舍此而言彼乎往

年譯字生之選濫賊無數又令分賂權要聽囑有差

貪以自處而以貪奉人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各

處 王府皆 陛下懿親爲 陛下臣子者當

以諸父事之每事必索重賂賂少者巧爲阻抑賂多

者巧爲彌縫昧理犯法莫此爲最名曰清曹實乃賊

府王府科吏頂頭動以千計推此可知弊雖相沿而

嵩之爲尚書也滋甚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

詔人員差有資序嵩則受金納餽有以土宜價值十

餘兩者餽其子奉諛差者以與之又有價重者又奉

彼既與者以易之以致各官面詰不遜傳聞於萬里

之外嵩能以此自解於公論乎其甚者令家屬賤買

沿途童女擇其惡者待價而轉沽美者教爲歌舞以

自娛縱慾敗度豈宗伯大臣之所爲乎嵩皆不以此

自反而邪佞誣罔所解非所勅所勅非所解 實不

意其姦亦無賴乃至此也又其所云競相詆訾以爲

迎合希寵夫迎合希寵鄙夫事君之常態疑嵩不免

特 日月大明之下無所容其迎合已矣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四

嘉慶卅三

陛下堯舜之主必得禹皋夔稷契一德之臣方可以

稱濟濟之盛如嵩百輩恐無補於 陛下之孤立

也說者咸謂兵部尚書張瓚貪而復柔本兵而壞天

下之兵禮部尚書嚴嵩貪而狡狠掌禮而壞天下之

禮欺 君誤國則一也宜其莫逃 聖鑒而任

用不衰必 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習事取其才

而略其德嵩輩輒以貪墨非 聖主所惡日益汙

濫而一時中外之臣亦復以廉靜非今日所宜競爲

貪婪剝膚媚寵寵賂彌彰昔宋臣岳飛之言曰文臣

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今日文臣愛錢自大臣始之而不愛錢之文臣無所容武臣惜死自大臣導之而不惜死之武臣無自見軍民倒懸朝懸而夕更急風俗下趨歲異而月不同欲望太平也亦難矣如_臣狂瞽宜不足聽昨者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霍韜辭秩一疏其略云今日生民不寧災變屢見由貪酷有司召致也有司貪酷殃民病國由大臣溝渠其身狗彘其心陰爲黨護也邸報脫誤未詳所指韜輔導大臣言必有據 陛下面質以求其人可得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五

已今夫郡縣小官犯賊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法而大臣狼藉鉅萬置不以聞真所謂舍豺狼而搏雉兔也縉紳之流聞嵩此奏莫不忿其巨姦惜其大壞懼其陰傾相視竊嘆 陛下責_臣以言復隱默觀望罪有餘矣伏望 陛下特降 勅旨將嵩痛加切責使之改心易慮以答殊遇猶冀改德於今日若復爲 溫綸彼益恣肆將不知其所止更望 陛下特命廠衛五城緝事人員將在京賁送金幣賄賂權門者併外官差人潛伏 京師守缺

管陞者密切訪拿根究重治亦可少塞其流太平可臻矣_臣無任感激昧死 上言幸賜俯察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六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 潤 嘉靖年任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

旱暵經時風靈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

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

道拾遺叅劾甄別賢否去畱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

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

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

昭著極爲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猶未免爲

清時之一塵穢也 臣待罪南臺博采羣議不忍隱默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七

敢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爲我 皇上陳之謹按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處

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

計也爲懋卿者仰體 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

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爲大臣謀國之忠也

顧乃自蔑憲典罔法行私所過屬縣掊剋無遺府則

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通等其鹽

運司則無筭焉兩淮尤爲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

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

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

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龔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

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

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是黷貨無厭背公

營私其爲罪一也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鏊等侵

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鏊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鏊等

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八

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被人首告頂堆事情吳

章懼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遞進

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

遞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職

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賊私

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爲罪二也每張筵會

百金爲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

以爲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叅之使

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

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贈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驪顏又往鳳陽謁陵致幣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食皆出自里役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爲罪三也且陵鑠有司暴虐百姓在楊州駐劄繞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九

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爲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亾枕藉至屢我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爲心也楊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爲亂此動

搖邦本斲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爲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歎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爲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罹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負脂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皇上察臣微衷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二十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鄺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爲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昭國法以絕禍根疏

林潤嘉靖

臣濫役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劫皆土豪巨室以爲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歛縣藏亡匿灰迹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諒縣協拿詎意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蕃矣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一

蒙聖恩寬大有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爲二犯者宜感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怨望蔑視國法徑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王公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爲險去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樂盛張冠炫耀居常則擅着蟒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劫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黨矣世蕃之暴橫無異于在朝之時或肆爲訕毀或縱爲淫樂或奪人財產負國背恩亂風敗俗莫此爲甚聞鄉里含

冤每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爲名聚衆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爲懼不有推官郭諫臣申聞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橫惡夙著於平時狂兇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況其交結往來神出鬼沒而莫知其狀招集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爲哉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繫匪輕故敢披瀝以聞伏乞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一

勅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虛乞賜將嚴世蕃羅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嚴拿竊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暫赴諛衛仍乞行各伍所在撫按嚴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知懼禍根絕而朝野寧謐矣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嘉靖年任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爲陛下之鑒察或爲言官之論列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二十二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益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爲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

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彙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二十四

持國柄叨攬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需一命之榮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其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敢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有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賊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神人怨恫雖唐

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貢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摘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邪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貢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五

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邪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貢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爲餽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貢外郎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家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家既由賂而能脫人則

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今外官之升沈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知謀之士或不得爲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貢

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翫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藉卓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十六

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于此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貢之罪三也如袁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逞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貢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

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宴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二十七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誅乎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國之久亦爲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恩之殃不小賣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

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禍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於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之謀矣而乃因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爲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二十八

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

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誦其職

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
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
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
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
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
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
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兵如此又
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二十九

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
算及雞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有
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
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
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
不甚惜而不知筆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
之悲倘臣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
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
有出於嵩之右者乎臣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而至于傷

天地之和怪異之至何

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

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
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
為害之甚耳臣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

邊用盍去此蠹財惑眾之臣以培臣國之元氣乎

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三十

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
為立仗之馬不為臣廷禔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有
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賈必
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為行
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
思懼出位適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言之路遭遇
受言之臣君既知奸慝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餐
之罪既不可逭而臣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
而列之於臣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

西山秦虛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臣丁爲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
恒日升之聖而暱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
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
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
蓋既以身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况於毒
民以逞誠非細故爲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
以貽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
動人主一爲所動非疎逃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三十一

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
進也臣非不知左右爰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
口刃鋸伏焉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
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孽安
則所以爲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
爲凡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
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
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
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

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
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
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
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
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
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
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
乎爲後計也臣一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三十二

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德每
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
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
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計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
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
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消其等鑑不平則妍媸或
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
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案既以奔競而爲中

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體私
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爲金
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
宋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 臣不知
其所終矣况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
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
來享之遠人聞之凜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
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
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三

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克斯任
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
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邪臣獻媚乞 賜重究以雪寃憤疏

孫惟誠 萬曆十一年
五月初二日

臣待罪南臺於萬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寧國
府已故生員吳仕期妻貢氏具揭開稱妾夫仕期叨
蒙作養屢厥科場萬曆五年五月遊學金陵偶聞故
相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
謝過宥召言官誠不免出位之罪實一時義氣所激
也不料原任太平府江防同知今考察不謹叅議龍
宗武求悅輔臣希圖超躡附姦獻佞禍遇江防住扎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四

蕪湖革退生員王律僞造海瑞指片張居正奏稿糾
申農民曾昂刊刻售賣射利事發間操院批行江防
廳稱王啟之王平劉承宗各付本稿與伊並無妾夫
仕期名目宗武思乘機逢迎宰輔因妾夫仕期有上
相國書宗武得計登時密拏到縣遂脅夫云汝旣上
書本稿決爲汝作酷拷暗供私申操院不由分豁又
遣心腹密報相國復書宗武有來疏且停仕期斃之
杖下可也之說宗武遣刑吏持書示夫迫令自盡仍
命獄夫絕其飲食七日未亡復以囊沙促死妾夫一

介寒儒遭武虐陷縲紲圖苦楚萬端離家二百餘里父母妻子生死隔別天高帝遠呼叩無門飲恨九泉數天抱屈翁年七十餘知子死於非命驚魂喪魄三日不食而終妾子四齡未離乳哺襁負播越收埋夫骸塋於東郭卽今冤鬼夜號光怪百出妾不難于剖心殞首以明夫之無辜橫罹兇禍顧以寡婦孤兒家徒四壁何能哭訴于秦庭吁聞于魏闕以從夫于地下也伏乞轉奏 天庭追殛貪惡俾妾夫冤憤得以伸雪于萬一等情到 臣 面質本婦悲咽流涕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五

悽慘萬狀 不勝駭異以爲宗武既爲人當有人心豈有此事況事奉操院宗武安得專殺本婦愈益悲泣口稱不敢言叩首而已 臣 因詢之南京士民皆謂仕期冤死事誠有之然勘問者宗武而主之者操江胡檟也檟與居正同鄉欲爲弭謗以宗武易使故徑批之貢氏婦人見宗武勘問而不知檟實主之又畏其勢故詞重宗武而輕檟耳首惡尤可恨也 臣 亦未敢遽信復細加體訪乃萬口一詞 臣 始悟本婦吞泣不言之情蓋有所爲云 臣 復將本婦所具之揭反覆

展玩仕期之事始而批行宗武者檟也旣而疏報居正者檟也微檟批行而宗武之誣勘曷由而生微檟疏報則居正之回書曷因而至且居正回書內所謂來疏且停停檟之疏則仕期之死豈宗武一人之謀哉冤哉仕期死者不可復生矣二人皆陞轉且皆美缺居正蓋以爲有德於我而以德報也以人之命轉已之官猶食雞者惟知食者之腹可飽而寧知舛者之苦哉 臣 聞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人命舛生之際尤不忍之大者也故古人採不折萌渡蟻全命彼一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廿六

草木一蠹動之微其死其生尚然何況於人尤爲至貴乎仕期雖一介寒儒亦人傑也而胡忍一夕輕殄之也況故禁故勘律有明條我 皇上臨御以來欽恤之 詔屢下詳讞之令恒申凡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嚮風承 德而無敢有輕人者矣彼檟與宗武獨何人斯顧乃稟然無聞耶當居正不終父喪言官擯斥仕期以一書生不畏權勢敢于上書勸之雖冒樽俎之嫌而胞中所負道義之正亦可取矣居正不聽其言亦不怒其人實良心未盡泯也詎意檟之

迎宗武之患得患失已在旁視之爲奇貨哉當時
王律等諸人俱在也市肆僞疏何以決其必爲仕期
所作縱出自仕期而指斥大臣罪豈至死乃橫則主
持于上宗武則奉承于下羅織鍛鍊具疏馳報欲置
極刑及居正不可卽絕其飲食促以囊沙謀斃之獄
中寶劒埋冤獄忠魂遶白雲仕期將歿之歌其冤與
劉臺何異哉大抵橫與宗武知有權勢而不知有天
理知權臣可以取媚而不知人命不可以輕殺也不
有仕期之歿則不顯弭諂之巧不得居正之心則不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世

成速化之功故雖殺一無罪非仁亦所不顧耳一婦
含冤尚致東海三年之旱仕期士類寧無傷害天地
之和冤極一人惡公天下此之不究則後將何以懲
況臣有言責本婦揭到臣臣不得隱自取不職之罪
也參照原任操江巡撫今陞刑部右侍郎胡橫協總
臺綱肆行荼毒無罪殺士希見幸於權門有心害人
遂假手于下吏故禁故勘是誰爲之主謀爲鬼爲狐
無不聞而切齒及平日庸劣粗暴臣無暇論卽此一
事尚可令逃於堯舜之世哉原任太平府江防

同知今考察不謹參議龍宗武黨奸附勢害理忍心
風旨迎來九泉之冤魂誰訴機關造就七日之餓鬼
可憐正好爲之甘蹈小人之行險亦莫須有寧知公
論之不平雖事主於橫而聽從於下其同謀致死之
罪亦有不可得而逭矣之二臣者以天理則不容以
王法則不宥在橫則見任刑部而大玷清班在宗武
雖經考察而尚未盡辜皆所當重究者也伏乞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世八

勅下法司追勘務得真情查照律例分別首從盡法
處究庶公道昭明而典刑振肅不惟雪冤憤於既往
亦且懲姦惡於將來其所關世道維持不小也臣昧
死上言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

劾狂勲殺人疏

蕭如松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上

臣惟人君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發姦爲忠故姦人之雄才足逞私巧足飾詐恃先世勲勞特緣一事倖邀上寵安其窟宅然後借急君之名公以行私酷以濟貪甚至白晝殺人動搖根本爲天下亂首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語曰萌不可長臣待罪留臺耳目之任其能緘默隱忍不爲 皇上陳之夫誠意伯劉世延

者爲鬼爲蜮如醉如狂其承襲以來亂法干紀得罪朝廷過蒙薄治 優容非一次矣脫能悔過省愆保

皇明留臺奏議

發姦類卷二十

三十九

其爵祿以無爲先人玷則人亦孰不憐之惜之奈何自挂彈章逐回原籍故違 明旨潛住 留京招

集四方亡叛以厚黨與伺察民間罅隙以開騙局其

他貪暴罪狀列於南北臺省諸臣前後疏中無慮拾

數臣不復贅以汙白簡惟近時造煩一事雖經巡視

五城各御史言之而未蒙 處分其事未寢其禍將

長臣竊危之 皇上試察世延之造煩也果慕義

耶抑罔利耶果急公耶抑營私耶果志在禦倭耶抑

包藏禍心樂災幸危將肆其不逞之謀耶自世延長

星示變傾危不支之說懸示通都大衢其間妄意貴

富之徒被誘被騙與事未發覺者姑置弗論至如嚇

無辜之人迫無影之債信秦王之投獻聽谷陽之撥

置令陳彩等數拾輩捉鎖蘇州商人吳郁嚴刑追考

先年作中借出秦玉銀兩責其代償以充造煩吳郁

一時無措禁之水牢時令左右兇徒非法毆掠竟至

斃命隨匿屍滅跡而屍親聞風跪門號哭拚死求屍

萬目齊覩萬耳共聞舉城市中無男女老少莫不合

口稱冤憤悼喧傳几釀大變嗟嗟 留都乃根本重

皇明留臺奏議

發姦類卷二十

四十

地小民皆 皇上赤子水旱頻仍百加倍養生理

未蘇奈何以瘡痍之民輕於鷄犬而投之蒼鷹猛虎

之喉吻耶且禍首雖在世延而諸無賴附勢之人躡

足附耳列爪張牙咸欲取足以充囊橐吳郁家貲几

何能滿其豁壑之欲勢不得不被慘毒而死幸巡城

御史朱吾弼行城追出屍棺委五城兵馬公同檢審

據各犯供吳郁存被拘禁苦楚百端死後致命傷痕

數十餘處按詞殊可哀也夫天下事可行者惟三曰

理曰法曰勢故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

阻於勢則不能行古今大較然者倭夷雖稱狡猾近且帖然待封即朝廷初議增兵轉餉亦暫停輟而世延乃朝夕不休強拘工作強取物料強勒借募一切託之造煩將焉用之此理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募義於理不尤舛乎兵爲凶器非奉旨允不得造以五十金准首功以累級准世襲如此賞格出自何來而作福擅權略無少忌以曷罔利此法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勤王於法不尤骯乎罷開官員干預政事律載明條票示之出皆所不敢皇明留臺奏議 發條類卷二十 四十一

亦有上而留中者世延悉令抄報傳云張大誇詡以圖簧鼓人心箝制人口終堅其造煩之計以濟其貪饕之私竊恐世延生平專一謬妄譚天文講兵法而今造作兵器且盈室矣豈肯置於無用兼之黨與日衆羽翼已成尤易釀福誅其心惟幸倭夷一日內犯則彼得一日借口入援而隨觀成敗以肆其不逞之謀未可知也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之而未必見信事至而言言無及矣所爲懲創其邪謀潛消其妄念不有望於皇上一轉移間乎臣考

皇明留臺奏議

發條類卷二十

四十二

縱地方萬一有倣應用兵器自有當事者任之世延以罪廢之臣行招呼之令出示行票受詞理訟恬不之怪此勢之所不可也矧追債殺人猶云么麼事庸何傷於勢不尤逆乎以此三者律世延之罪無一可者而彼顧妖言詭行熒惑聽觀以爲得計且又時具䟽草籠之袖中不曰朝政有闕我已陳之大臣不職我已言之則曰某部阻我事我將叅之某官違我意我將劾之以滿篇妄誕之詞雜一二近理之說有名雖具草而實未上者有䟽雖發行而中道止者間

天下後世莫不仰 皇上雨露雷霆並施莫測匪特 國家綿無疆之福卽唐虞三代之盛治何以加焉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聖明留臺奏議

發類卷二十

聖

乞正罪奸邪以定國是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臣等竊惟世道之維持賴有紀綱法度而紀法之振肅首在辨愚除奸此惟 天子主之監臨之臣奉行之諸所理枉伸冤鋤強抑暴以保安善類皆其職掌而部下士民守法信度罔敢有下陵上賤逼貴邪干正者庶幾大綱小紀森嚴不紊天下所由以長治久安振古然也成周末季問鼎請隧紀綱蕩然而國祚隨之皆由辨之不蚤防之不力故耳我 國家二百年來綱紀振肅法度脩明卽有奸宄束於文綱而不敢肆故 至治休隆於今稱盛詎意 聖明在御乃有悖法亂紀奸行凶德如納級不丁憂中書舍人程守訓者臣等謹詳始末爲 皇上陳之夫守訓以微棍么麼資身無策託足稅監濫冒衣冠擬至富貴世人擬爲貲郎而不知貲非其所本有也世人得意恣縱貪殘狼吞虎噬填滿谿壑姑無論家宅第輝煌車從繁盛服食器用華美巧麗儼矣 擬王侯至其悖違 明禁建豎巍坊且假稱 特旨書之坊額以愚炫世人耳目尤奸人之

聖明留臺奏議

權類卷二十

聖

雄犯無將之戒者南北諸臣交章論劾無慮十數疏於時按臣劉曰梧尚未領差而稔其惡亦露章彈之守訓所欲報復久矣及曰梧奉 命按部徽寧則

所謂代 天子巡狩以飭法振紀非其職耶徽之

士民苦守訓之害抱不平之冤赴愬盈庭投詞堆案

而首舉其建坊役衆之罪無不欲食其肉寢其皮者

曰梧始行府縣拆其坊以平羣情此一時微人所共

快而共覩聞者乃守訓不思悔禍忿然含沙造刻揭

以遺按臣且曰置我不問則已否則以此具奏不勝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四十五

汗巖要挾之計 等聞之殊覺髮上指冠然猶謂奸

邪掉舌乃其故態不足以辱白簡今接邸報揭且抄

之遍傳矣是尚可令衆庶見哉夫曰梧之加守訓一

拆坊耳觀風執法其事不足異也守訓之誣曰梧悉

泄忿耳信口無根其言不足辨也獨惜按臣巡歷地

方一舉一措咸奉 朝廷之法則法之所在卽

天子之威靈也古稱攬轡所至豪貴避驄貪墨解綬

罔敢少抗豈畏其官哉畏 朝廷之紀綱法度不可

屑越耳守訓以徽郡部民投稅監廝役其不齒於鄉

而犯天下公惡尤部民中最不肖者乃不抱頭鼠竄

猶然任意鴟張以壟斷胥人敢與監臨競是非較強

弱角勝負乎嗟嗟守訓之恣橫所由來者漸矣倚稅

監爲泰山視民間爲魚肉以逞騙詐則微人一網打

盡而江南半壁天下盡遭威劫莫敢誰何其心固已

無世人矣以抗官司則隨在苦其脇從且以家之竊

情誣指爲強即本管府縣之官枉被唆使叅治其心

又已無官長矣用智逞謀日甚一日則其藐監臨而

反噬也固其無忌憚之心所必至也夫侮監臨不知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四十六

有三尺藐三尺不知有 朝廷不知有 朝廷者亂

臣賊子之所爲也且如咸有一德之書乃有商開國

之臣自慶其與君媲美者故書載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皆自君臣一德肇之守訓何人敢與

至尊比隆齊德而以之扁於中庭其爲污巖

聖德極矣 皇上能甘之乎守訓且不顧

皇上之弗甘而又何有於監臨乎倒置紀綱弁髦法

度莫此爲甚語云星星不滅將至燎原涓涓不止遂

成江河矧在今日焰已烈而川已潰也 臣等仰見

皇上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不難辨奸尤不

難除奸如曩者誠意伯劉世延橫暴 留都彈章交

至則亟逮之以下於理頃者奉御陳奉殘虐荆楚論

疏連篇則亟去之以聽處分天下仰

大聖人作爲真與古虞帝誅四凶同炳耀今一守訓

也既非動舊之可錄又非常侍之可倫貫盈罪惡

皇上既洞燭之且切責之伏讀往者 批發兩淮

鹽監魯保參疏之 旨有曰程守訓不法事情便

着內官陳增查勘明實 奏請定奪不許徇私庇護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四十七

赫赫雷霆人心震惕當其時即守訓亦自虞其禍之

叵測不謂陳增輕視 明威固顧公論曲爲掩蔽

俾得從輕罰治以養成無復顧忌之奸至於今父死

不奔喪猶然烏紗皂蓋遍攬事權攫金道路以流毒

於百姓無復有人禮亦無復有人心矣 臣等考

世宗朝有中書舍人羅龍文者亦徽人也黨權附勢

擅豎坊牌彼時巡江御史林潤毀其坊疏其惡隨正

典刑迄今人心稱快守訓甘襲龍文之故智而不畏

龍文之顯誅據其不忠不孝爲奸爲宄之惡狀且十

倍龍文人人切齒而彼顧狂言於人曰我頭如寄活

一日由我做一日即此愍不畏死之心真所謂不待

教而誅者也伏乞 皇上 亟赫神威

大奮乾斷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校解程守

訓至京正罪仍 勅部院轉行撫按將咸有一德

之扁收之官司籍沒守訓剋剝民間財產解進助工

以爲縱橫奸惡之戒庶綱紀法度煥然一新 國是

以定亂萌以息億萬年無疆之 盛治端在是矣

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四十八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劾狂勲殺人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上

臣待罪南臺巡視中南二城職在糾姦戢暴綏保地方奈何有誠意伯劉世延者敢倡妖逆大恣貪橫魚肉都城草菅民命令人莫敢誰何如今日乎臣慘異擊目怒忿填胸殺人大變職掌所係不得不爲

陛下陳之夫世延者 陛下元勲之世臣也使其齷齪固利庸碌守官或恃才妄作少知畏法不至造妖言以召衆肆威虐而殺人搖動 陪京招集罪亡羽翼已成流毒巨測爲地方大害爲 社稷隱憂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四十九

則 臣於世延無怨無讐當將順

陛下念其先世

大功優容

德意獨何心而必苛求之也况 臣於

五月內因世延刻示狂逞一京皆驚曾隨御史陳燧等共糾其惡於 陛下矣未奉 旨發治 臣復

奚爲無益之嗟嘆者惟是

陛下日寬世延延

日玩

陛下同子劉尚質等用軍徒亡命革役蠹

棍谷陽褚純鄭胤昌陳志高回子陳科袁栢葛如圭錢應龍花少泉等數十輩出入幫惡內谷陽則其主文寫本票告示唆使運籌之元兇也外散居莊店擁

衛朋勢大都罪盜無賴烏合之群自號踰千非人可敵任意衡行恬不知省操募義入援造煩之說大肆兇騙民之被殺者除南法司所已究招諸科道所曾指數外臣不知殺若干人矣豈殺 陛下之民

陛下尚可置不問耶世延假爵賞爲簞鼓縱爪牙以羅織愚善之民稍有資本者非入其局而圖爵賞則懾其鋒而苦爪牙開傳世延自遍示熒惑後臺省之疏 留中強搶人蘆柴曰造煩強取人貨物曰造煩強挾人索借曰造煩江南江北所騙之利無筭所害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三十 五十

之家亦無筭

臣姑置勿論論其有確據若近殺吳郁

臣於本年陸月拾伍日據蘇州府吳縣商民吳郁令姪吳一匡抱告爲私禁打詐事詞稱假勢殺人叩天急勦先年同鄉湯季借豪秦玉債銀喚身作中向派清還南城卷証今玉窺季病故平地風波假寫無中借約投勢翼虎陳彩等手執硃票扭鎖拿禁私家刑考逼供勒詐要銀六十兩絕食六日命在旦夕周文証切豪假勢殺人異常冤害叩天親提急救異孤哭告一匡且泣且訴 臣見其情詞迫切准行給票一匡

轉付總甲劉祿拘審至十七日劉祿止帶秦玉一人來見云陳彩吳四則劉府家人不敢往拘周文則畏劉府逃不敢證臣隨審秦玉則云吳郁久負不甘劉府募義造煩勢必難免告府投送助煩蓋搜昔日難取之債抵今日世延之募一以制人一以自免問其設計卽其親錢應龍受之世延主謀谷陽者臣時嗔責秦玉清平之世朝廷設官謂何安敢藉勢陷人如此發南城收監必世延釋吳郁來始釋玉審理臣非不能就世延家執救吳郁直思陛下篤念

皇明留臺奏議

權憲類卷三

五十二

其先人曲庇其稔惡臺省劾世延者邇輒留中世延放誕猖狂世上已無王法目中寧有御史慮必撒潑藉口此臣只索郁於玉冀世延必憐玉釋郁也詎意吳郁無錢買命卒受傷重墩鎖缺食自六月初九日延於二十八夜身死郁妻許氏姪一匡一經杳無信息私行探聽於七月初六日方聞打死一經以故殺平人哀痛奔告臣批中南二城密訪郁屍嚴緝兇人谷少軒等少軒卽谷陽別號也中城掌印兵馬高銘南城署印副兵馬黃力仁隨差弓兵各出其

皇明留臺奏議

權憲類卷三

五十三

不意當日於世延府外及別街捉獲谷陽田守義鄭胤昌陳志高回子陳保兒六人餘皆知風閃躲府內弓兵卽不敢入問矣中城弓兵張盛周金旣獲田守義等到司守義供花少泉未入府高兵馬令二兵速往密緝獲住花少泉世延府中擁出二十餘人奪回花少泉并執弓兵張盛周金至其府喝打隨以叩免而收其票高兵馬細審郁屍田守義吐稱棺殮五更時分慌叫陳科王本時吳柳王士林擡寄土工王朝家高兵馬隨押認獲嗟嗟非天網難漏匪獨殺人者可以不死吳郁沉寃世延府中并屍且化爲烏有妻子兄弟莫可蹤跡慘矣慘矣言之寒心豈郁寃精不化託舌於守義口耶且吳郁之見殺於鎖騙世延南城取卷之票足號的證票內以工部之奉旨不輕發銀者爲抗旨何敢於詐旨以詐人也世延真情難掩計多方飾脫恨兩兵馬發覺其事揚言駕禍兩兵馬臣委五城兵馬會集檢究世延姦狡必爲先事之制臣粗得吳郁致死梗槩一面具奏并封世延南城取卷票壹張恭呈御覽一面俟五

據解審詳確先將谷陽等叅送法司究招仍候

旨將世延父子及未獲花火泉等有名衆犯拏問

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留都者 陛下之舊京

吳郁者 陛下之赤子 陛下能不惻然動念

乎自古法行而人莫敢犯必始貴暱故 國初韓國

公李善長不免其身近內使陳經李成等祇緣兇打

致死廝役盡着法司提問 陛下亦不少貸況世

延姦惡異常矜才缺望禍民禍國不在仇鸞劉瑾下

陛下試檢其屢瀆章疏一繹思之 臣恐勲裔妄逆盡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十

五十三

同世延不遵 祖訓惟逞胃臆 天方眷而倡

言妖星示變 國方隆而倡言傾危入援效尤濫詞

索騙滋擾致人心洶洶莫可救詰 陛下欲安枕

不可得已 臣謂世延再縱關係非歆輜者伏乞

聖斷卽差錦衣衛官校扭解赴問或以千連人衆波

及無辜 勅下法司移咨南京法司提問明正典

刑庶勲惡知警都民更生根本固而重地永奠矣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劉世延屢經論劾稔惡不悛朕念勲舊姑容省
改今乃擅用關防牌票私造兵器聚衆殺人意欲何
爲着南京三法司嚴提究問具奏定奪這關防何年
鑄給該部查了來說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十

五十三

叅劾兩勳裔疏

李雲鵠

臣惟國之所尊者君君令臣共罔敢有忤焉者忤則罪無赦國之所維者法明條正律罔敢有犯焉者犯則罪亦無赦我朝二百年來中外臣民咸凜凜奉法惟謹誰敢不欽遵明旨擅自欺玩又誰敢逞兇殺人竟自脫網者乃今誠意伯劉世延東寧伯焦夢熊其罪惡之狀目擊之有不容不直陳於皇上之前者夫劉世延非御史朱吾弼等所叅造妖言以召眾肆威虐而殺人者乎非皇上赫然震怒兩次免死令其羈禁原籍者乎乃昨歲忽發牌馳驛竟赴南都聞之莫不驚駭隨該浙江巡撫尹應元叅奏人咸以爲世延故違明旨法難再生乃皇上念係勳裔復蒙恩宥仍勅撫按衙門行令本管各官嚴加鈐制此皇上高厚之恩爲世延者當感激省改以無負皇上之生成可也今且久住南京出門八轎前呼後擁如見任然又復招集亡命以妬產細故携銅錘打毀梅世潤之門寅夜圍闖勢同劫殺且事無大小擅出牌票拘嚇平民

皇明留臺奏疏

權姦類卷二十

五十四

人情日益洵洵夫世延以前惡狀諸臣備言之臣無庸再言卽世延近日惡狀亦難以枚舉惟是世延以屢旨禁籍之罪人敢公然抗違不去堂堂天朝有此臣子乎卽其祖先臣劉基身負元勳當亦不敢而世延以區區膏粱世受國恩屢次抗違如是皇上尚可再寬之乎惟我皇上寬一世延而武弁縱恣驕橫相視效尤遂以殺人爲故常而焦夢熊繼其後矣蓋去冬當緝拏妖書之時隨奉有驅逐山人之旨奉南京都察院案驗卽出示

皇明留臺奏疏

權姦類卷二十

五十五

五城嚴行之夢熊乃匿基士呂應樞於家未幾將呂應樞毆殺於家矣彼則推云直宿誘罪家奴遍遞揭帖飾詞殺盜夫山人類狂傲難堪取死當必有說但以基客爲暴客則輿論有難掩者况戾門如海一人豈敢行劫藉口跳牆九尺焉能飛度細縛至次日之辰就殞至三日之後都城聞傳甚駭觀聽夢熊計無所之遂將正身總甲賄之逃光棍火夫賄其口支吾展轉莫可端倪今事尚未明忽爾寅緣北轉矣嗟嗟殺人如刈乎草鑽官如取之携法紀蕩然成何景象

今被殺者方飲恨於夜臺而殺人者旦揚眉而晝錦是尚謂有天日乎總之劉世延作僨於前而焦夢熊踵惡于後也蓋夢熊乃世延甥壻親以及親既聲勢之相倚故惡以濟惡斯殺人之無忌耳臣忝列言官職司巡視爲 皇上肅清南都以固 根本重地乃其職掌今惡勳相繼橫行上欺 朝廷下玩法紀使 國家豐鎬之地搖抗而不安臣尚敢問狐狸而含豺狼以負我 皇上之任使耶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 勅下南京內外守備等官即將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五十六

劉世延押發回籍禁錮取彼處該管官印信收管奏繳仍乞 勅下南京法司將焦夢熊毆死呂應樞根因審究明白呂應樞是否爲盜當夜毆殺爲何從公嚴鞫正法即使 恩例可援亦當革任投閑以爲勳裔不法者之戒覆議上 請候 旨處分庶法紀明而權豪知警跋扈之患可潛消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劾罪勳抗旨疏

孫居相

臣聞大君以制命爲義人臣以從命爲恭故命之來則來而擅赴闕者啓陵逼之漸命之去則去而據重地者蹈跋扈之嫌此臣節所深忌而 王法所必誅者也孰意今日有弁髦 明旨恣無忌憚如誠

意伯劉世延者乎蓋世延嘗爲南京科道王蔚朱吾弼等所叅論蒙 聖恩兩次免死發回原籍爲民

前歲忽發牌馳驛徑赴南京隨該浙江巡撫尹應元

劾奏覆奉 聖旨劉世延屢蒙恩宥全不悛改本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五十七

當重治姑念伊祖佐命元勳權且再饒這遭着該撫按衙門仍令本管各官遵照前旨嚴加鈐制餘俱依擬欽此夫世延屢犯死罪我 皇上屢免其死不啻再造之恩矣爲世延者當何如感激何如改圖何如斂戢恭順斬無負 聖恩夫何抗違

嚴旨盤據南京挾官騙民恣肆愈甚延都司俞允中爲幕賓凡事聽其撥置收逃徒葛荆山爲心腹詐騙遂爾公行縱子劉尚仁率領多人打死陸漢而抗不赴審竟令死者含冤縱僕王科執持殊票嚇詐王卿

而占恡不發至使罪人漏網任槐謁選與世胄何干
乃聽吳煉勒咨詐銀五百兩任弼可審費域宿娼於
勲府何與乃令吳堦持票詐麥四百石沈綱可證吳
壇遊棍也收爲假子姦其乳母施氏殺其夫沈貴占
其子郎兒且竟將施氏賣與孫敬川爲妻是尚知有
王法乎忻太華術士也令刻假印一詐朱國賓再詐
周慕菴三詐朱前樓且又將國賓妻縱令葉明圓汗
辱是尚知有天理乎周玉峯工人縊死拘拏到府嚇
銀四十五兩而始釋見證者徐綱周奉泉也姜志苞
皇明留臺奏議 權教類卷二十 五十八
犯罪在逃藏匿在府詐銀一百二十兩而始放過付
者李遵劉四禿也奪汪校田四百畝庄戶李清見今
耕種騙江梅銀二百兩假孫余六悉與瓜分其尤可
異者訪知六合縣民人沈二家道頗裕差家人沈四
鮑忠等四十餘人各執刀鎗口稱奉 旨將沈二
捉拏墩鎖勒銀一百兩放回一縣軍民皆爲痛心其
最可恨者聞得瓜埠住人朱義女有國色令惡僕倪
容李思軒等五十餘人各執器械圍繞朱義家將女
搶送本府姦宿半月索銀二十五兩放回一鎮居民

靡不切齒其他惡蹟類此者種種盈帙 臣方欲具疏
叅論間忽於七月初三日接到上元縣抄送世延傳
牌一紙爲急趨借箸製器滅胡以彌星變以救帖危
事丁丑長星起箕止昴請移於虜而身任滅之乃爲
妨賢病國反汗 成命止造竹煩竟遲十年今虜
又增火器虎而翼矣舉朝竟無一言豈以和夷爲恃
歟和若可恃宋不亡矣本爵的於本月二十三日辰
時自儀真起馬由揚州陸路前赴 闕廷借箸爲畫
以救華夏生靈所用夫馬吹旱軍牢預撥接替毋得
皇明留臺奏議 權教類卷二十 五十九
臨期違悞不便依准繳查牌由揚州濟寧德州至固
節驛繳上用誠意伯劉關防夫世延奉 旨錮籍
人犯也年來潛住南京被御史李雲鵠論劾不歸人
猶曰其心或畏 皇上知而誅之耳今乃遣牌馳
驛公然赴 闕假星變搖惑人心藉滅胡誇示海內
曾不思 國家方晏然無事奚云急救帖危和夷縱
終至敗盟何至遽如亡宋擅製兵器假雕關防騷擾
驛遞甚至以救華夏生靈自任怨望恣睢無人臣禮
彼其心視 皇上爲何如主而狂悖若此將無以

聖恩爲可狎乎臣聞小人爲惡始焉猶畏上之人知之惟既知而不問則彼遂無所忌憚矣今世延敢於狂逞意正如此乃 皇上屢寬其死而不誅者豈以其爲功臣之裔乎嘗觀 太祖之待功臣也厚之以恩而未始不繩之以法李善長開國元勳也以胡惟庸之波及遂賜從子李伸等死善長亦自不免藍玉之叛功臣張翼趙庸等二十餘人爵列侯伯俱以株連置之重辟夫諸臣身親汗馬功勒鼎彝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六十

太祖尚不少假借若此矧後代遠裔恃先世功矯命橫行罪惡盈貫若之何可寬而不問乎所以然者非徒以法不容廢亦以漸不可長也蓋南都爲太祖肇基之地元勳戚畹較他處最多彼其貴倨之性本自難馴又習見極惡如世延屢蒙 寬假則相尤相效驕橫成風於是有搶妓詐財如安遠侯弟柳懋勛者矣於是有對奕殺人如東寧伯弟焦夢兆者矣於是有路辱大臣如忻城伯弟趙世明者矣於是自乘輿率衆搶奪罪人如罷開南京錦衣衛都指揮梅應魁者矣其他貪縱不檢未易更僕總之皆聞

皇明留臺奏議

權姦類卷二十

李正

世延之風而起者世延不懲則惡黨愈熾當時儻有草澤姦雄睥睨南都如楚叛宗者倡亂於外羣姦響應於內而 國家豐鎬重地不亦大可寒心哉叅看得罪勲劉世延毒似蝮蛇惡同檣杌據南京而故違 明旨負 聖主不殺之恩赴 北闕而包藏禍心犯人臣無將之戒所當急議重處以杜邪萌者也伏乞 皇上軫根本之慮謹微漸之防勅令錦衣衛差官將劉世延逮至 闕廷究問如律儻謂牽連人衆仍乞 勅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將本內有名人犯嚴提鞠審從實具奏仰候 聖裁庶 國家無不伸之法而世胄無恣肆之姦所裨於 根本重地匪淺眇矣臣不勝悚仄待命之至奉 聖旨劉世延屢犯國法朝廷待以不死禁錮原籍已是寬政如何全不悛改抗拒住南京今又遣牌赴闕意欲爲奸生狂悖三法司便會議來說

留臺奏議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吾弼李雲鵠蕭如松孫居相同編取正嘉隆
萬間南京御史所上奏疏分二十門所載諸疏四
人自撰者爲多露才揚己蓋所不免焉雲鵠字黃
羽內鄉人萬歷壬辰進士如松字鶴侶內江人居
相字拱陽沁水人並萬歷己丑進士時皆官南京
御史故與吾弼同輯是編也

右編補十卷

〔明〕姚文蔚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劉伸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右編補十卷》提要

右編補序

前儀曹郎武林黃汝亨撰
士生當世之行則匡時翼主
舉而措之為事業不行則存
其之載詒簡冊留而効之于
後夫使言之可為而後取其
効則亦猶夫當吾之而身為
之何者古今行藏即不同轍
其為天地間真實有用之文
章一也唐荆川先生博學篤
古其於文字經史無以不編
摩而編真實有用之書則多

如吾編此書矣謬醫方策勝
救危乎是乎在劉多安先生
為南司成時復隨代檢閱輯
其以開而板行焉嘗言我
編予每愛而手披之然終
塵務玩愒日月覽且未竟何
暇收遺珠以完全辭吾受元
素自解忤者去歸杜門而掃
一以著書研理為事可取向
居省署以從歷代名臣奏議
中摘其忠謹剴切者當世之
務者以參伍兩先生所未備

而廣之命曰吾編補門人劉
邦達輩請授諸刻以與兩先
生並傳海內使夫矣無隱謬
醫者隱方世有欲策勝救危
者開覽對證如面承矣師醫
聖之指了無憾而全活當
不可勝紀余以謂留而効之
後猶夫當吾世而身為之其
為真實有用之書與措諸事
業者等也望必身或抑予因
是而慨夫有宋之代當其盛
則韓范富歐盡之相証以矣

上忠于國家其衰也則君子
不勝其憤懣而小人務為陰
薄傾危之譚以熒惑主聽庸
人者復為一切調停之說以
誤之于衰頹崩壞而不可
救矣諺醫方具在而敗亡相
繼徒以資後者之覆鑑則有
書而不能用者之過也夫有
書而不能用何以貴書隋之
藏書至三十七萬卷唐二十萬
可謂多矣何益治亂之數哉覽
是編也不能不為之太息

序姚養谷先生右編補

昔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夫言而無補於世用
此楊雄所稱雕蟲小技壯夫不
為者耳奚貴焉當

世廟時毗陵唐荆川先生由史

右編補序

館通起遞廢至為開府十七山
林其於載籍博覽無所不窺
常葺先代讜言直諫之有裨於
世用者裒為右編取右史記言
而名之也書未詮次而先生卒
後幾五十年吾鄉大司成南昌

劉師翁得公遺稿於焦太史稍
稍搜遺品彙為四十卷刻之南
雍一時大夫學士爭觀其書紙
為之貴然不能不挂漏於有宋
諸疏則以集之未盡載者而挂
漏之也吾師太僕常林 姚先

右編補序

生前以都諫隸戶垣省中有歷
代名臣奏議實

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刻於
內府自成周迄宋元長篇短牘
網羅幾盡誠千載之鴻猷一代
之鉅典也顧秘書罕見人間而

先生得以難蒸伏讀者久之會
南雍右編始出取以磨勘異同
復得兩先生所佚而切中時務
者三百餘首手錄詮勒題曰右
編補二兩先生之所未備也其
義例一仍奏議之舊自君德下

右編補序

三

為治道為法祖以至禦邊夷秋
條凡四十有二自制策下為轉
對為上書為疏奏為劄子為策
為論為議為狀為故事凡十自
成周下為春秋為戰國為秦為
漢為魏為晉為南北朝為唐為

五代為宋為元年凡二千五百
有奇一展卷而治亂興亡之故
犁然可稽上之闡

文祖求治之弘猷下之廣毗陵
南昌博採之未逮可不謂於世
用大有裨乎乃先生素祕帳中

右編補序

四

不欲傲人以其所未見也會先
生來禮玄嶽伸得蕨先生之秘
而與同門二三子謀付之梓以
廣其傳昔毗陵之叙右編以奕
之局喻世而以奕之譜喻陳言
者之謨蓋善喻也故諸先生之

繼為序者多取毗陵之喻以為

喻至吾師亦稱有宋名臣建議
可為今日要著其序具存仲不
佞無似竊謂身在局外而論局
則其局明身在局中而為局則
其局瞽何者凡奕之始局常兩

右編補序

五

據而奕之中局常兩分、據之
際識者每難之我察其形而先
握其要夫是所謂制於未成之
局、之長勝者也是故西漢之
局成於寵、則專東漢之局成
於激、則亂晉之局弛其究也

不振磨之局借其究也不掉宋
靖康以前其局紛靖康以後其
局靡浸溢委於界外之旗表此
又古今機局之一大變矣考其
溺於局也已不自覺而人覺之
覺而後亟反其局焉無及矣故
市編補序
曰身在局外而論局其局明身
在局中而為局其局瞶也今
國家九紘八埏之業視歷代之
幅員愈增而名臣智士處不諱
之
朝矣忠矢謀者至精至密又無

有前代之累鑄可慮然而治安
長久局勢豈無可窺識者察其
形握其要以轉移於將成未成
之間則為兩編百千萬語迺三
先生所輯為譜以裨世誠可為
當事者制勝之一助是在國手
右編補序
善擇之耳伸種吏也樸愚而拙
於計一民一社懼無以塞責而
貽之安何暇及百里之外第觀
是編而竊有感於古今之際也
不敢自諱其拙而不一吐其一
得之愚若曰子之師方與世左

子未盡子之師之道而先有鴻鵠之思其計愈左噫愚則何敢措一詞是役也校閱而分任其裨者為宣城令鮑國忠舊南陵令徐調元今國子助教馬德澧及不佞仲皆先生所舉士也若歎國子生吳公治吳光胤是嘗問業於先生而同職分校之勞者亦得附書

寄

萬曆辛亥孟夏吉旦

江右門人劉伸頓首拜撰



新都黃應淳刻

本編補序

九

右編補序

余師官戶垣時補右編若
干卷補唐中丞之所未備
者未示人也已余令宣城
師為黃山游歙長劉君叢
其秘余得而讀之夫陳見
惘誠其於文章別自一體
故古人著作率由已意成
一家言至其匡主德濟時
艱揚摧是非指析利弊不
唯出言者之口要以厭聽
者之心或慷慨而談或委

婉而諭或隱約從容而進
要于當可濟事而已故古
者今之鑒也不稽古而通
今者未之嘗聞毘陵右編
成自晚年又復晚出搜抉
雖勤其于曩代尚有缺畧
司成劉先生補之余師又
目歷代名臣奏議採掇而
補之凡國史未載志集所
遺尋之百家雜記之餘而
出之殘編斷簡之外猥云
矜所博已乎上自朝廷以

迄邊漠歷代興廢得失一
有未備不得為完政遂不
得為完書是不可不補也
斟酌損益吐納忠謨要之
實有所見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愛君體國惟恐不詳

叙

三

焉索此遺彼挂一漏萬疎
矣即得之人人而失之一
人得之事事而失之一事
采葑采菲能無遺憾且士
出身天下四方之役唯所
奔走非量而入欲以一人

一旦哆口以談千古而前
百世而下九夷八蠻之遠
無徵不信勿欺之謂何上
下數千年間何朝無敷陳
何臣無獻替當時皆謂鑿
鑿可行彌天之網猶恐未

錄

四

盡今其所行何僅僅也博
採而茹其精分類而求其
覈什一千百尚忍遺之乎
前人有作貽厥方來第令
有可遵循固不必加之先畫
矣然則法後王按往牒闡

絳而光大之正唯今日之事是皆不可不補也先生補之矣于古則既備矣雖然徒道古而已乎就古閱今其有合于今者幾何言其可行于今者幾何事天

叙

王

下人已為之我讓之功何必自已出也天下人未嘗為之責安在矣靜言而籌寧無有勞人任士之所不遠可容吾着手者如第剽案而竊膚談右編贅矣

更益之耶吾師蓋以補是編者補天下以人集事先以是編示人經世之深心有有用之實學也劉君師門首舉士蒞歙未朞政化流洽方將補歙之缺以比迹

叙

六

于古之循良快覩是編用貽海內然則師所未盡者劉君得代而終之不獨是編已也余辱同門之契得左右而觀其成余幸矣
西蜀門人鮑國忠頓首

撰



叙

七

右編補序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武林姚文蔚撰

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自君德治道而至禦邊夷狄分類數十自有周以

右編補序

迄宋元歷載數千天下國家興亡得失之故弛張厝置之方亦大脩矣其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而板藏

內府學士大夫罕得見焉余待罪戶垣署中素儲是書看

詳之暇時取披尋有當余心及切時務者輒丹鉛其旁後得大司成劉公所補荆川先生右編讀之取以相校于奏議得十二焉其間論剗台切合當世之故者多所遺逸或者二先生覽是書未竟而古人文集所存無幾史傳不載莫繇攷見故也余惟古名臣嘉猷石畫出之忠誠而研之歲月者湮沒千載始得我文皇帝表章薈萃成書二百

餘年鮮有誦說之者而今右編既行無復問及是書則從此竟泯泯益可惜矣於是手為校勘凡余所識記而右編所佚者即錄之得十卷其篇目分類一仍奏議之舊而增以標題與右編相為經緯命之曰右編補而藏諸笥中余門人輩見而請付之梓曰此經世之書不當為帳中之祕公之于人有四善焉是編所錄切近當世為今日對證之良方一也

文皇帝命官纂輯之意俾學士大夫得人、見之至于今而始有實用二也是編文字史不盡收世不傳者十九使天下士讀人間未見之書三也右編闕遺補之以劉先生又補以茲編始為大全而無憾四也余韙其言舉而授之因歎昔

右編補序

四

文皇帝命儒臣輯是書而諭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

聖謨萬世明鑑是編所載何一非善言乎有能盡言不隱即舉古人成說而進之

明主可矣唐先生以奕譜喻竊謂諸勢多勝算當局有時宜有宋名臣之宏議則今日當局之要著哉謏劣何知請以質諸國手

右編補序

五



黃應台刻

右編補總目

卷一

君德 治道上

卷二

治道下

卷三

法祖 經國 仁民 學校 風俗

卷四

用人

卷五

右編補

目錄

求賢

知人

建官

選舉

考課

卷六

去邪

賞罰

戒佚欲

謹名器

求言

聽言

法令

卷七

兵制

征伐

任將

荒政

水利

卷八

賦役

屯田

漕運

理財

崇儒

經籍

圖識

國史

律曆

褒貶

禮臣

近習

卷九

災祥

營繕

弭盜

卷十

禦邊

夷狄

右編補

目錄

二

右編補目錄

卷一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陳傅良上光宗劄子

袁甫上理宗劄子

袁甫又進故事

徐元杰上理宗奏

許應龍上理宗奏

許應龍又進故事

右編補目錄

洪舜俞進故事

治道上

漢晁錯對賢良策

唐王珪對太宗問

崔植對穆宗問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張方平奏制策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脩又上疏

司馬光進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司馬光任官信賞必罰疏

王安石時政疏

宋祁變異疏

尹源上唐說

右編補目錄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

包拯條上七事 錄三事

王安石上治亂疏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卷二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錄十九篇

國論

主術

治勢上

治勢下

任臣上

任臣下

朋黨上

朋黨下

人林

律法上

議論下

官制上

財用上

補

財用

將印

奇兵

謝主

兵法

盜賊上

陳涉升上哲宗奏

李村上崔宗壽

江公望乞擢樞密奏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右編補
用錄

五

定計

立政

寬隱

胡寅上奏高宗

林光朝上疏孝宗

陸九淵上奏孝宗

又

楊萬里上奏孝宗

又

又

右編補	五	右編補	五
-----	---	-----	---

六

王十朋上奏孝宗

虞德上奏孝宗

林栗上奏孝宗

朱熹上封事

任伯起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李熙衡上奏理宗

五

年才轉掌

洪咨夔上理宗疏

文天祥對策

牟濬上奏理宗

元許衡上疏世祖

鄭公夫上奏成宗

卷三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經國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宗澤上奏高宗

右編補 百錄

趙元鎮上奏高宗

胡寅進萬言書

吳仲上書

王十朋上疏孝宗

陳亮上五論 錄二

執要

政體

亮又上書

楊萬里上疏孝宗

萬望又論國勢

其二

其三

王質上奏孝宗

范成大上疏孝宗

魏了翁上疏理宗

洪舜俞進故事

元郝經進議世祖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宋石介上言神宗

右編補 百錄

學校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韓駒上高宗論

又

又

風俗

魏和洽上言武帝

宋司馬光上謹習疏

張方平上奏仁宗

蘇轍上奏哲宗

魏了翁論風俗疏

牟子才上疏理宗

卷四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漢李固上疏順帝

唐崔群對憲宗

李絳對憲宗

韓愈論孔戣致仕狀

宋宋祁上奏仁宗

右編補

目錄

范仲淹上百官圖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文彥博上奏神宗

孫覺論諫官奏

陳師錫上奏神宗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任伯兩上言哲宗

蔡崇禮論朋比劄子

張浚議任事奏

胡銓上孝宗疏

袁說友論實才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論人才上

論人才下

陳傅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林大中上言光宗

右編補

目錄

葉適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袁甫直前奏事劄子

袁甫進講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牟子才面對劄子

洪舜俞進故事

牟子才直前奏劄子

卷五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富弼論辨邪正奏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右編補

目錄

十一

呂陶乞罷言戕奏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陳淵論考實奏

陸九淵劄子

劉黻率諸生上書理宗

又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牟子才劄子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蔡襄奏神宗

司馬光上哲宗疏

胡寅上徽宗奏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唐陸贄上德宗奏

宋司馬光上神宗奏

司馬光上哲宗疏

右編補

目錄

十二

呂陶上哲宗疏

王觀上哲宗疏

陳次升上哲宗疏

葉夢得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疏

王質上舉賢能論

牟滌上奏度宗

張浩對金世宗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卷六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范獻忠對中宗

裴度上表憲宗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劉安世應詔言事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范宗尹乞革欺罔奏

常同論朋黨之禍

右編補

目錄

十三

賞罰

宋司城子罕專政之戒

宋張方平上主柄論

宋祁乞專刑賞狀

范鎮上仁宗奏

戒佚欲

宋彭龜年上光宗疏

真德秀上理宗奏

魏了翁上理宗奏

謹名器

宋孫升上哲宗奏

陳次升上徽宗奏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宋真宗降詔李逸論奏

劉隨上仁宗奏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右編補

目錄

十四

司馬光上神宗奏

許翰上欽宗奏

呂頤浩上高宗奏

崔敦詩論聽言疏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

彭龜年論羣臣進言疏

真德秀上寧宗奏

劉克莊上理宗奏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法今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又

卷七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蔡襄上仁宗奏

呂公著上英宗奏

右編補

目錄

十五

蘇轍上哲宗奏

李綱上言高宗

綱又上言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黃次山上高宗奏

葉適上孝宗奏

袁燮上便民策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胡銓上高宗奏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葉夢得論漢高帝稱子

余端禮上言孝宗

衛涇進故事

又

許應龍進故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李廌上哲宗論

右編補

目錄

十六

李廌又上言

韓元吉進故事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劉敞上仁宗奏

鄭俠進流民圖狀

韓維對神宗問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范仲淹上仁宗奏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蘇軾乞開運河置牓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張闕上言徽宗	布編補 目錄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濬	宋寧宗時臣僚言鹽官海患	衛涇上寧宗奏	卷八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蘇轍代張方平奏	陸游上光宗奏	彭龜年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
										十七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元虞集上言英宗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唐楊炎上言德宗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布編補	目錄	畢仲游上哲宗奏	葉適上財總論	辛棄疾上光宗疏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劉克莊進故事	崇儒	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經籍	公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圖識

漢張衡上順帝奏
國史

宋歐陽脩論日曆疏

劉才邵上高宗奏

律曆

晉摯虞駁潘岳議

褒贈

宋喻汝礪上高宗疏

禮臣

右編補
目錄

九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張浚上高宗奏

陳淵經筵進故事

呂祖儉上寧宗奏

近習

漢朱穆口陳桓帝

唐韓偓對昭宗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呂祖儉上寧宗奏

卷九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漢丁鴻日食封事

楊賜書對靈帝問

唐姚崇奏對玄宗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崔鷟上徽宗

許翰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袁說友應詔上言

右編補
目錄

年

牟子才上理宗奏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高斯得上理宗奏

袁甫上理宗奏

營繕

唐徐克容上太宗疏

宋葉夢得上高宗奏

弭盜

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

范祖禹上哲宗奏

王元澈論弭盜之術

卷十

禦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攻心

伐交

專勝

以夷狄攻夷狄

安民

右編補錄

置兵根本

足食

豐財

備姦

購募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議攻

議守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錄一河北備策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祁進禦狄論表

篇之一

篇之二

篇之三

篇之四

篇之五

篇之六

篇之七

呂陶上慮邊五疏

右編補錄

李綱上言高宗

葉夢得論防江利害劄子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蔡戡乞脩江陵府城奏

辛棄疾論江淮疏

陸游上孝宗奏

吳昌裔上理宗奏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唐太宗詔群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宋昭論女直疏

胡銓上高宗疏

胡銓上孝宗疏

真德秀上寧宗奏

右編補

目錄

王

右編補卷之一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鄭文蔚編

門人 欽 令旰旄劉 仲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常淵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入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入主之主而

右編補

卷之一

黃應浮刻

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入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踈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有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外府

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

布編補

卷之一

二

沐

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

之祀則天下之禍必起矣若夫治亂存亡者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也

陳傳良上光宗劄子

宋光宗紹熙三年起居舍人陳傳良又上劄子曰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爲而厭多事雖蒙矜納不謂遽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

布編補

卷之一

三

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爲晏其積也以春爲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今夫平治天下皆羣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強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羣臣之官曠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爲無乃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爲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譏間迎合之計

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名之說中忠
諫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中若
此皆譏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
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
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譁惡災異雖水旱螟
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
以聞且夫譏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
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
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求於實而眩
於無爲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

右編補

卷之一

四

袁甫上理宗劄子

宋理宗端平中秘書少監袁甫又上直前劄子曰臣
近者密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
一字最切於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
盡所謂真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中振爲對
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
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
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
徒與天爲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

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
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自此開有纖微之學踐曲徑
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慾忿窒慾謂之真剛克己復禮
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畧然君
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其不知帝王宅心密察
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
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
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天下
利勢何事遲回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
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於去倭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而反斷於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損
李德裕之黨黜李石於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於
逐小人而反決於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
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
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
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稟決不足以望高帝太宗則
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於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
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
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
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

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於杳冥之中旁睨於幾微之際希求御劄浸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鱗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蓄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景今陛下剛德之未克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景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

有編補

卷之一

六

善矣其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財赦

袁甫又進故事

甫又進曰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使賢否混淆邪正雜揉漢業之衰端由於此衡不能挈此二戒愷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

有編補

卷之一

七

而乃混於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於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筦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畧可覩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末流固

宜憂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嚴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究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嘆

徐元杰上理宗奏

宋理宗嘉熙二年校書郎徐元杰上奏曰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知天下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之基也進則可以

右編補

卷之十

八三

爲三陽之泰矣人主爲天地立心觀否剝已極之象將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反諸一心體復之義而已故有一身之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反是則剝與否而已茲非亨否爲泰之難不遠而復之難也人主患不知復爾知復則隨寓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覺隨喪有自暴之累秦穆穆陵之歸受責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深谷旣往此迷而能復者也梁陳隋唐之君觀變異而不悟縱佚遊而不悔

復則君德生生日新之美卽天地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

許應龍上理宗奏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日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至大也王業至重也所賴以憑藉而扶持者固亦多術矣而臣獨以君德人心爲先者蓋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兆人心向背實理亂之基君德苟正則朝廷清明治功振起於寬厚宏博之中而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人心苟固則尊君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當危疑緩急之秋亦無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政

解散動搖之患故古先聖人不慮國勢之不強惟慮已德之不修不慮外侮之難禦惟慮人心之未附蓋敵國外患何世無之雖虞朝之盛猶有弗率之苗民周治之隆猶有不服之崇國然舜文之心曷嘗以是爲患哉文德之敷民心之洽旣足以致風動之休則蠡茲有苗何慮其不格徽猷之德懷保之恩足以格于來之衆則崇墉言言亦因壘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七制能以公恕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間舉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雖屢更變故皆不旋踵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久安

未有不本諸此

許應龍又進故事

應龍又進曰仁宗朝丁度等答邇英聖問一卷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剛斷爾明則不惑剛則有執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右編補

卷之一

十

以中興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特患夫人主無獨斷之明所見苟明是則行之非則違之而不爲羣議所惑用賢則勿貳去邪則勿疑有功則必賞有罪則必罰振厲奮發凜然有不可犯之勢則令行而禁止利興而害除顧何事之不可爲哉奈何時君世主明不足以有臨剛不足以有執非不用人而人之賢否不能別非不立事而事之是非莫能辯故讒說者得以容其欺巧言者得以逞其辯悠悠歲月竟無成緒天下之治將日趨於委靡而不復振矣吁此丁度所以有自古致治之主在明與

右編補

卷之一

二

斷之論而司馬光亦曰斷之不疑則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爾今日總攬權剛作新政治切於用賢則旁搜而博采急於求言則廣覽而兼聽然守邊備塞豈無一定之畫而和戰之議角立建功立業當有敢爲之勇而進疑之意未決是以望治雖勤而成效愈邈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劉向獻言於漢而欲其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而後可以興太平之基者真至當之論也夫所謂斷者非強明自任之謂也參之以衆論之公酌之以當然

洪舜俞進故事

理宗時洪舜俞進武王之銘曰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喉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稽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
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愚乎危乎念其惡
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
脩容謹戒必恭恭則壽 履履之銘曰謹之勞勞則
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儆儆則述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勉弗志而曰我知之
乎無勉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授阻以泥之若風先至
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膳之銘曰隨天
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
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壞 弓之銘曰屈
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
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
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之銘
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机之銘曰安無
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 杖之銘曰輔
人無苟扶人無容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爲銘以
自警也

治道一

漢晁錯對賢良策

漢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太子家令晁錯在
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
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
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
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
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
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興衰漢宗也賴天之靈宗
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
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
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七卿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三
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
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
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
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
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
陳其志母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
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
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
論毋枉執事烏辱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
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

方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
甯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
夢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
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
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
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當等遇以臣錯
克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
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
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
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
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
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山書神龍至
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
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思臣竊以古之
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
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勸衆使民
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所以內恕及人情之所
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
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
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
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
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
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而不敢
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
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
害尊主庇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
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
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憾者
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
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
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
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
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
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

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
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
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
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
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
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
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
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
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右編補

卷之一

六

政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戢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
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
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怨亡
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
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瀟令頌
憐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
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
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
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

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外內咸怨離
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
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
去滯末除苛解矯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
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隔諸侯接之以禮不
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
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
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
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七

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
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
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
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
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
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
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
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
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
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

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唐王珪對太宗問

唐貞觀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九

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祭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無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崔植對穆宗問

穆宗時嘗問貞觀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

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環營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致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蒙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九

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上優詔獎之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疏曰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與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

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憾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

右編補

卷之一

二十

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爲來者之資唯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之會借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論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

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于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宜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常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宜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十

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機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

無功再叩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
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
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
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
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
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
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
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授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
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唐虞之閒豈無壯士宜
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庶在矣中此聖人居安慮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
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
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
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
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虞之時不宜法唐虞之後
唐虞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
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
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感我朝崇尚館
殿自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
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

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
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
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
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
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
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
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
危緘口者安以集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
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
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
勲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
大防一墮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
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
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
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
非貪恐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
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
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
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

困於寒餓徒於禮聞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廼相奔競至有訟爭而況脩辭者不求人材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官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踈賞罰唯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

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強多爲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奸邪夷狄侵國奸邪敗國國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鑾駕順動稍煩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

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六

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而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正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

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寃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

張方平奏制策

宋慶曆八年制策張方平奏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七

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遠道干譽利口爲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倣倣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觀時得逞敢犯於上捏造辭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陛下官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

楚息專導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
爲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
欺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土及下無不知此者但
莫肯爲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
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
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
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
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參侍從陟降
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陛下之寬仁矜惻如天
之無不容也英叡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

布編補

卷之一

王

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臣聞聖人作
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譎是爲真姦偶虧檢
防是爲小疵若陛下察其真姦必正國典寬其小疵
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
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君人之大體爲國之大方
也願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宋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曰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灋凡有軍國大事及
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

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
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
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
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
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者秘而不宣此
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
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
廷百官踈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
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
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

布編補

卷之一

王

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
與不合從西夷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
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
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無又
於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
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
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
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
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
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

百官廷議

脩又上疏乞章時弊

脩又上疏曰臣伏觀方今夷狄外強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遠慮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苟編補

卷之一

三

纖繁陛下仁慈膺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賞罰以飛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章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笑以康時艱

司馬光進五規

宋仁宗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狀曰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責

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

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存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懇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有編補

卷之一

三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衆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而有驕情之心生驕者玩兵

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
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情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
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
二者或失之疆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
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
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
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
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
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
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

布編補

卷之一

三

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
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
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
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
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
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癰以
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
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
爲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
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

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
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
擐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
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
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
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
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
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
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
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
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水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
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
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
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
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

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敬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憲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于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乃頓足扼腕而憾之將何益矣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

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日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繭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知適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綯繆繭戶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鵂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旣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

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又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審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六

憊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托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也莫得又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慮以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蹶蹶又類辟且焉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

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七

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

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

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關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脩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

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適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乎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覲心和厚風俗使人

布編補

卷之一

四十

汝

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司馬光任官信賞必罰疏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日任官二日信賞三日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

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禹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

布編補

卷之一

聖

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

行者掌教化有天子者待顧問有文術者爲守長有勇武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則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叛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謦言惟陛下裁擇

王安石時政疏

右編補

卷之一

聖

宋仁宗時王安石知制誥上時政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趣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國祚規東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

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自不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徵幸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右編補

卷之一

聖

若藥不驗朕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憂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暇暇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摭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宋祁變異疏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讀成實詔言陛下祇悼變異不忘元元受愆引咎端自克責延問有位廣謀于衆推變所自前事立防將欲遠威譴於天極答震肯於坤順雖奴王罪已商宗念德茂以加之群臣莫

右編補

卷之一

甲四

不延頸企踵恭聽允令誠使有鹵莽之慮竅繫之詞咸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渾渾附輝煌煌以成日新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史氏位爲臺郎類非無知不容自奔輒敢條刺近事上對冲旨詔曰朕躬之闕遺臣伏惟陛下卽位以來十有六年孜孜翼翼動守先訓不侈宮室不飾游畋優兵緩罰愛重人命無他過失聞于天下雖自謂闕遺愚臣昧死不敢奉詔然有將率可慮者臣願一二陳其蘧略陛下試察之聖慮揆之人事淵之天災質之古義有可行者不以人賤而廢其言則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

右編補

卷之一

甲五

秦請可否大臣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之操決則百度又寧一人尊強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臯陶家家爲后稷尚且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樹恩者哉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爲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爲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畧加裁詰遂使中材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于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寢移人心所繫此將來可慮一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往審察臣下果有盡忠守正可器用者進擢於朝但論其材勿限資敘陛下以萬幾餘景引入便殿賜以清宴普詢闕漏又以所得察校時政質其是非俾之中外相應更相維糾則彼之投身納報惟陛下之歸不在他矣臣聞邪之與正譬猶白黑可以立辨今陛下旣以此事爲正俄而有以爲邪者因復中止更爲猶豫此最不可之大者夫謀之雖衆決之欲獨劉向曰持不斷之慮者開群枉之門蓋指此也臣願陛下臨事卽斷勿復持疑無令浮議榮惑敗亂美政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

詭辭而出所以啓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保全其人倘漏露主名則爲所譏刺者皆切齒而思報矣興誹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罹患而後來者傳以爲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仇以授奸人自閉其耳目萬事之安危天子不得復聞之矣臣比見茲事已驗於前伏望陛下考大易失臣之義無襲秦秋陽處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貫魚序進廣求螽斯子孫之福伏望豫示敕誡昭判貴賤使

右編補

卷之一

聖六

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譏諷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習知謙退和柔之懿無令僭妬得萌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詔曰執事之阿枉臣不足以慮之然所經惟諫官御史本以選進鯁亮震肅權綱爲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奸如山結舌而不問無援者索疵吹毛飛文而歷詆未及滿歲已干宰司希無職而求進秩矣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肯爲陛下盡言乎使言者捨當用而取不急陛下果可聽之乎臣故曰諫官御史山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

居是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當坐不任職退挾持私意有所回憲坐縱誅不畏強禦議劾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阿枉之一也詔曰政教未臻于理刑罰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臣聞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苟使天子持柄于上群臣率職于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幾務將交脩畢舉矣安有政未臻理刑靡協中乎至於海縣浩繁官不悉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行或民窮無訴或事紛未治大且抵死小則免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求曷

右編補

卷之一

聖七

足應天變而關國體乎要之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詔曰擇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誠陛下勤恁惻惻細繹下情申啓言路必收治效也臣聞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足自行天之感物不爲僞動今陛下偉然日昃已降德音群臣將畢精極慮隨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此則順民心承天意轉禍爲福聖人銷狀之實也然臣尚有所慮者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味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汗含垢一切裁赦

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光大感無還日矣言高位下自知不韙臣無任省循狂瞽惶恐待罪之至

尹源上唐說

宋仁宗時通判涇州尹源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

右編補

卷之一

聖

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

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

右編補

卷之一

聖

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辯其奸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雖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取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

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不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失道之主其與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係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曰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爲而治者必當先有爲致無爲臣雖卽時仰

布編補

卷之一

五十一

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爲而後無爲誠如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愚臣無皋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謬謁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鬻傲

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皋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勅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廢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爲乎及夫朕纘

布編補

卷之一

五十二

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爲乎臣竊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皋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后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惟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爲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

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常而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爲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包拯條上七事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下見聖度闊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辯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坦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弊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乏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群臣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

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辯使真僞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

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偽畢見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專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獎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爲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王安石上治亂疏

宋英宗時王安石爲著作郎無國史實錄院檢討編脩官嘗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

縱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於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宋神宗熙寧三年直史館判官誥院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曰臣切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詞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誦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詞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

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於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以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布編補

卷之一

五

無自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

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酌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敘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

卷之一

五

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斤鋒刃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然其不感乎禮曰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有誠心乎爲聖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矣不可欺者更受賄任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德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之人豈如嬰兒鳥獸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堅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

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譚之禁起東漢黨錮之法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

本編補 卷之一 李

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又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

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耶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于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右編補 卷之一 李

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于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聽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

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開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密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

右編補

卷之一

李

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悞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着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因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

右編補

卷之一

李

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悅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右編補卷之二

明南京大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肝姪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條十九篇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觀舉賢良方正進策曰臣聞春則倉鵠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准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脩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

右編補 卷之二

沐

下裁擇焉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

右編補 卷之二

二

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脩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卽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弃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

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遠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六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運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開闢宇宙之材并吞右編補 卷之二 三

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書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辯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

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誚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奏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

布編補

卷之二

五

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卽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政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

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央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王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

右編補

卷之三

六

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蹀血之餘除非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絏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薦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脅從之罪緩汚穢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

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欵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

布編補

卷之十

七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

布編補

卷之十一

八

先皇卽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以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剴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行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鈞距以爲法行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下卽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者告許欺詆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漏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鬲不通再加漏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

知也臣願陛下遏遺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矣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

石編補

卷之二十

九

石

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郁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

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

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忤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忌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卽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

石編補

卷之二十

十

石

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

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章莖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才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一

六

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王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正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卽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賦者百有餘

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旣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擊奸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贊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者也猶有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二

七

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獪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奸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棻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因而致病者

有矣然自昔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棻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干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贊之論盡矣

朋黨上

布編補

卷之二

十三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

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條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矣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鈞黨之布編補

卷之二

十四

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脩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脩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

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蒙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

石編補

卷之二

十五

什

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

石編補

卷之二

十六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室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奸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

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充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勵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

布編補

卷之二

十七

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爲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榱桷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

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

布編補

卷之二

十八

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卽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泰山龔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

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九

山

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精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奸於是蕭何摛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

帝王之謀可謂知所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其效爲安榮長久亦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奸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讐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

右編補

卷之二

二十

山

接隣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

布編補

卷之二

主

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粵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問胥書之孝悌睦嫺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考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與於是爵言偽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

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

布編補

卷之二

主

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驕驕騏驎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狎言殊技也鳴鴉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

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遁回却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謬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振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立

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詣於前掾屬趨

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已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立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脯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推

布編補

卷之二

三五

公

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美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灑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無弁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惟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

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閭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培尅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

布編補

卷之三

三六

而弛逋負大出廩賡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寃虛盈以濟用

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頽閣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跡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溺鹽孔僅之治鑄桑弘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乎從事於闢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大壩繕隄防決之

於隣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矣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畝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之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畝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無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

聽命者歲終部使考績其數最以同功敘尤異者
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國等而民之富是古
者古凶之風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闕其之設器則
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
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
百家而五鬲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
嫁子娶妻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
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
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截長補短殆
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
右繡補

卷之三

主

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
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
損車馬毀池觀滅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
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
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
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與馬飲食衣服皆倣
典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
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
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
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棄

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
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
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
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
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
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
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
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
右繡補

卷之二

主

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
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
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
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
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
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
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歟
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
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
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

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閭外之事將軍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制之軍中不問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央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

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鵬鷁莫邪奇於刀劍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提百萬之士方扛鼎而射命中者縱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兵之法必以正兵爲主以奇兵爲輔一不備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關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伎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爲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畧以爲奇悉其冗

去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難而
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濟則寡者亦爲衆
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沔都
江而上以援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
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
自江左浮大海直搗番禺而盧循破李勰越文成戍
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
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
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
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臁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

右編補

卷之二

五

關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
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
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過大軋
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
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
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
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
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
士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
少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
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
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
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
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
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
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
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
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

右編補

卷之二

五

也心之統臟腑摠脉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
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
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
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
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
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
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
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
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
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

耶昔楚漢之強弱臣不待言而項氏乘百
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奪之之益三
業者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
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
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
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
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衣本初棄許攸之策攸
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
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
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
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
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
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
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
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
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鋒者
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
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閭草取具之人一旦
敵傳於陣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

已無主矣是豈有裨於寡今之一試聖時夫臣之論
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饒饒雖將帥之
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已雖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
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
機也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
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剗革爲鞠亦
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拔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
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
以使形者心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
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
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
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
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
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
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
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閔與既遣秦問卷甲而趨之二
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
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
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
巫臣敎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
祿山賊投錫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
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
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
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
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夫鏃金羽鷄以爲矢傳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駢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
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
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
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
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
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
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矣夷狄之害士
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

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
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
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
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
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
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
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
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
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不能制者人人有心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
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
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
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
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阱旁置網罟撞以利戟
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
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
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驟而取者以
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
而薰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

豈可以制其命哉欲若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文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

右編補

卷之二

三九

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遜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

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陳次升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八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曰臣竊觀易以龍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是以古之聖王黜幽陟明惟先蔽志彰善癉惡斷出於已賢否既辨邪正自分彼雖欲崇私黨尚朋比何緣而致哉後世之君間或昧此主威不立權歸乎

左編補

卷之二

四

下終底危亡者以其失乾剛之道也臣試論之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姦臣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欲去邪而失在於不斷雖欲任賢而失在於不果邪不去則害忠良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辨於此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奸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

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賢不果權臣所以執國命同已者陰相結納寘之權要以爲已助異已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於唐是也夫朋邪萃於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採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譏毀交關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及歸咎於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爲相內結宦官外乃給帝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顏

右編補

卷之二

聖

真卿極論其非蓋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茲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爲陛下陳之然興亡之事足爲鑑戒以舜之爲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敢効古人引此以獻狂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斥去奸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李朴上徽宗奏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李朴上奏曰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與之輕刑爲其欲富則與之薄歛爲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喜怒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導其君以勝天下之事

右編補

卷之二

聖

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之以哀剝或勝之以戰鬪安忍自恣仇讐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

間閭而爵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求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間閭或爵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佚則一朝不可勝其

布編補

卷之二

聖三

十

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佚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歛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社其窺覲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

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江公望乞攬權斷奏

宋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一池四監未知其孰守十羊九牧莫知其孰從在朝之臣盈庭之議未知其孰是非仁不足與謀非智不足與明非勇不足與斷仁智勇天下達德操大物者其可忽諸不咨於岳牧而有四罪之誅後世不以仁智爲不足而以勇稱舜者以善斷故也捨已而從人可謂仁而

布編補

卷之二

聖四

十

謀矣不徧物而急先務可謂智而謀矣不資於仁智未有能勇者也非勇未有能斷者也非斷未有能成天下之務者也舜以是傳之湯故伐桀而斷之以今朕必往湯以是傳之周公故誅二叔而斷之以從十夫之哲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其於少正卯疑若無顯過也斷之以七日之必誅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信乎當斷不斷其蹈後艱也必矣先王知其然也故以衣服器用著以法象俾朝暮起居見而知之故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居一焉王之四飲三酒凡巾皆黼焉天新諸侯於明堂其負必斧扆焉黼之爲章也

以其有剛斷之才遇物必失過理必斷取之以爲法
衆其意亦深矣施之於後周之世雖不以言其丁寧
告戒亦至矣此君天下所當益聞也昔高宗舊勞于
外故能知小人之情漢宣帝上下諸陵周通三輔故
能知閭閻奸邪吏治得失陛下在潛邸時天下利病
民間疾苦以至於人臣之忠佞常熟聞而周知矣及
臨御以求日見羣臣日聞輿議躬攬天下之事不爲
不衆矣以潛邸之所聞陳于前以臨御之所知操驗
于後深籌靜計精閱詳講無一不宜故獨斷之權正
在今日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道實機會之不可失

右編補

卷之二

四十五

也伏望陛下不牽於左右之論不膠於衆多之口不
以先入已信之言宿於心不以未信遽告之言拒於
耳從善有走阪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決事如析薪
從理如破竹木在上末在下要在君詳在臣若以本
付下無異持太阿而付人以鐔者也以要與臣是猶
振千狐之裘而不得領以綱界人而欲舉萬目之綱
者也不太疎哉箕子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老聃曰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以示人此言本必在上
要必在君也伏望陛下攬威福持利器濟之以必行
所龍見而雷聲風行而火馳不以芒刃嬰體解而

取餌不以梁肉理疾而喪人之軀漢元帝不知出此
以柔仁革法吏特用大張之樂而牽制文義不
斷天下機務浸弛矣伏望陛下以仁智勇行大舜成
湯周孔之事以侵柔牽制鑑漢元帝之失於衣服器
用之間深思黼之爲義朝夕起居未嘗怠忽雖萬幾
之叢湊日進于前不足治也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
必割以言乘機會之不可緩如此伏望陛下少留神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其定計曰臣
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

右編補

卷之二

四十六

必成大功可就脩內政張四維率師不遠上卿伐國
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
計也取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
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
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佞人賞孫伏伽禮
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徭選用
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
下總師履極于今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
國都則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
定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事則未有一定必行不

反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立國而不定乎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捨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兼聽而不可以自專惟宰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條具方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畫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疏駁仍集凡百執事議于朝堂詢謀僉同靡有異論然後斷自宸衷定爲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奉堅如金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孚一新耳目可見中興之兆矣

布編補

卷之二

四七

立

其立政曰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職然後政可立也選擇忠賢以爲輔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旣黜封德彝邪說任房喬杜如晦爲宰相矣又勅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旣不答文帝央獄之間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卽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數非其人也而特有選

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職也昨者雖并東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接詞訴判決獄訟終日營營獎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退人材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願陛下特降指揮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

布編補

卷之二

四

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慎東六部長官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立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冉有退朝而晏以爲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政而陪臣與事爲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

其寬隱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

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格特行於爪牙小司之夫以折其悍驕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林總總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材表正風俗漢高帝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貶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泣請奏事或時不冠特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割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肯就車太原周黨陸見帝廷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謗上求高之奏不以爲然各從其志夫此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讐百蠻可謂英雄之

左編補 卷之二

聖元

山

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兩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公孫述獨行之述招聘蜀人李業之流或劫以兵或迫以醢或械其妻子業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等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乎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知古賢王屋下詔書詳延遺逸而群臣有不能欽承美意

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宜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實略見寬假卽肆譏謗以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大度并包不從其說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豈樂貧賤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或其齒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負疾而不能至或其志氣已經沮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以當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見與時不同而不能至若聽順所守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施雷霆之威於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來四月八日

左編補

卷之二

辛

山

所下赦書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脩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獎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剛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威加於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柔異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滅狂虜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被召

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强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

胡寅上奏高宗

宋高宗時胡寅又上言曰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卽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

有編補

卷之二

立

立

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靜於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量短於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爲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爲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毀倫類者以寂滅爲心心體既

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濟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爲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爲之疽囊以厚其毒奸邪回通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効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

林光朝上疏孝宗

宋孝宗軋道間秘書省正字林光朝又上疏曰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論所謂功利之說僅可以集事而不暇爲他計也孟子生

有編補

卷之二

立

立

於戰國縱橫離合之際不肯爲一毫功利之說而其
所道者是皆生民日用之事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
易者也唐之劉晏號爲善治財賦者晏之長技世所
未易曉江淮百物如淵藪之積唐人每藉此以支西
北今以江淮所自出且無轉輸飛輓之勞然嘗患其
不給何耶晏之治財賦在當時無異說及其最後晏
之故吏有憤切數語然後知晏之本意蓋得夫孟子
仁義根株之說開元中天下戶口以千萬計至德以
來十耗其九及晏充使天下戶纔二百萬於是罷無
名之歛而又不加調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增天

布編補

卷之二

五三

下戶三百餘萬晏之本意以爲戶口日羨則人力所
成就者衆田萊日闢絀織日多而貨財日廣也晏之
治財賦其原出於此是以歛不及民而用度自足非
世之所謂功利偶然之說也功利之說施之於戰國
孟子猶以爲不可況今天下兼愛南北而江淮帖然
其他方隅曾無更遞之戍此仁義根株之說不可不
早定也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戶口取其豐耗多寡之
數爲州縣殿最可乎內而版曹外而部使者必有能
推明晏之本意者此孟子之所謂王道而晏嘗用之
矣非臣之空言也

陸九淵上奏孝宗

宋孝宗時陸九淵上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
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
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
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
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
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
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日氣卽應此立至之驗也
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
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者無愚知皆知

右編補

卷之二

五

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
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
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
以來治道厖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
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
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
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
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
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
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亾之公

於復三代平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

陸九淵又上奏孝宗

九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

右編補

卷之二

五五

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奸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之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

楊萬里上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爲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爲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爲強而危反爲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

右編補

卷之二

五五

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爲神孰爲威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聯而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狎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簪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

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爲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爲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

右編補

卷之二

要

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判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爲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爲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對不昭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

用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已爲矜而以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

右編補

卷之二

要

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可以助已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已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

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無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暈弑隱祿產危漢朱异亾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卽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鏘卽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玄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奸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

右編補

卷之二

三

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亾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爲是耶非耶盍於燕閒之餘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

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親暱小人也哉爲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關之日常不加少戰關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

右編補

卷之二

辛

云

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

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真請也
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
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
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
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栖耻之大也社
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
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
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
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
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

右編補

卷之二

空

尚

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
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
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
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
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
故齊併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
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爲
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
江者亦醉故陳併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
卽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

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
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
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旣成
過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也而廟堂之議所
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
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
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
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
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
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

右編補

卷之二

空

尚

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
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
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
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
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
爲掾旣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
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
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
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刑政之具
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

岸臨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楊萬里又上奏孝宗

萬里又奏曰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
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
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
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
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
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
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
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

布編補

卷之二

六

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
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壁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
曲以進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欽以進則
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
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其人而問之則曰臣何
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
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
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

王十朋上奏孝宗

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奏曰厥今天下之弊安在

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居其
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脩欲望弊事之革治道
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
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
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
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
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
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進
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
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脩與否耶其或有

布編補

卷之二

六

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黜之或人主之意有所
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
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
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
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
不肖寧不媿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為侍從者
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
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
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
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

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爲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爲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爲了官事以獻納論思爲越職寧不規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爲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爲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

右編補

卷之二

五

三

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爲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爲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九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度司馬光爲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九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規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弊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弊

宜首詔大臣脩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爲賢爲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爲愚爲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脩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

右編補

卷之二

六

云

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爲臺諫者宜盡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爲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

虞儔上奏孝宗

太學博士虞儔上奏曰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一定而不易其爲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

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後行行而不出於所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失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寬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人奢侈之弊

布編補

卷之二

李

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彝刑罰之言莫之能惑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賁糧蠻夷酋長皆襲

衣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予文宣唐予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卽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乎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爲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方且博采群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重改作急功名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雖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苟朝以

布編補

卷之二

李

一人之說爲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說爲否而罷之朝以某事爲是而行之暮以某事爲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模先定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民以之強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

林栗上奏孝宗

孝宗時屯田員外林栗奏文閣知制誥又奏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瘳非徒瘳也又苦路盤又類辟且病痲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卽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

有編補

卷之二

李

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慰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血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

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

朱熹上封事

孝宗時朱熹直寶文閣上封事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

有編補

卷之二

李

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榮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居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

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

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無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

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

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望明之意焉則天下幸甚

任伯起上奏寧宗

宋寧宗時著作任伯起上奏曰臣聞華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下之弊皆起於人情之私今之因其弊而革之必有拂夫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禍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鮮不懼禍往往熟視天下之弊逡巡退避而莫之革是豈果無任怨之人哉蓋在上者

有補

卷之二

主

之人不能保全之勢使然耳臣故曰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者此之謂也昔者西漢諸侯彊大至景帝時有臣晁錯始議削地諸侯譴錯曰不如是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及七國稱兵以錯藉口袁盎之言一入東市之誅卽行此議者所以哀錯爲漢任怨且憾景帝不能保全之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得錯等而用之天下之弊何患其不能革乎臣請言今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吏四曰恩賞六曰五日費用太廣古者官有常員員有常數唐六官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

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今官之所出詰命歲以萬計銓曹一官之擢率五六人共守之沉入仕之塗日雜僥倖之門日啓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無任怨之人故也古者兵貴其精不貴其多周世宗嘗曰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且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之故士卒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今內而三衛外而諸路老弱疲惰虛費衣糧者甚多武勇壯健可備緩急者甚少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汰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朝廷嘗議減吏額矣何爲至今而莫之果行也蓋其連蔓根株交通關節張皇事勢胥動以浮言因循姑息以至于此不惟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人又且姦蠹日滋賄賂成市漢司馬遷有言刻木爲吏議不對蓋疾之也而況寔繁有徒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減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蔣伸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宣宗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不難近年以來人思苟得每國家講一典禮行一慶需莫不遇生倖觀皆有取必于上之心曰是則有例得之不以爲恩不得則以爲怨是豈無可以痛抑之者乎

有補

卷之二

主

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抑者無任怨之人故也
昔唐鄭元有言凡金銀幣帛出自蒼生膏血不可使
無功之人過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當節儉勿容易
而散之則四方有事得以支備免令重歛百姓朝廷
近年支用日廣一日之間濫費不可勝計是豈無可
以痛節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節者無
任怨之人故也此五者之弊坐視而不革臣不知更
數年之後陛下其何以立國然則講究條具不恤羣
議而痛革之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
疑力排羣議而保全之則陛下而已昔在仁宗朝
有編補

卷之二

圭

十

管議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始士大夫相顧
以爲必致怨謗莫敢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君
之專毅然不顧成法一立至今賴之臣願陛下以仁
宗爲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爲法則何弊之不革
天下幸甚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時秘書省著作郎楊簡上奏曰臣請爲陛下敷
陳三代之道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惟有此道而已
矣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
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

此道則亂此道則安矣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
此道則害此道而行有治無亂有安無危有利無
害此道古斷斷乎不可易之理而自漢以來大率本
以霸王道雜之夫所謂王道者道也純乎義者也所
謂霸者非道也雜乎利者也利害動乎前霸者不知
道故不知道中之大利不知道中之味惟苟目前遺
患在後故自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所以亂者本以
霸故也所以畧治者王道雜之故也小失乎道則小
亂大失乎道則大亂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
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

有編補

卷之二

圭

直則彼必不服苟不合乎道雖惠利之而雖感恩退
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乎道人服其九亦
不服其一雖微不合乎道人亦微不服甚矣夫此道
之靈也甚矣夫此心之靈也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
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
也此心無體狀虛明無際畔惟起乎意則失之故孔
子曰毋意禹曰安女止明此心本靜止惟安之勿起
而已至哉聖言此心虛明如水如鑑如日如月無思
無爲而無所不照賢賢否否是是非非自無差亂苟
起意測之反昏反差夫意不可以微起而況於大起

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有所作好焉則差有所作惡焉則差凡起思爲之心焉皆差所差少者其害少所差多者其害多又有我雖微不安于心似未害而天下乃以爲大不可者然則其大小多少亦難于定惟不起乎意如水如鑑如日月則能照知蓋三才共由此道有不由焉則天心之所不與鬼神之所不與天下之所不與而欲免禍患良難不見于今必見于後用此以觀自古以來治亂安危利害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夫德非有奇

有編補

卷之二

夫

謀秘計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衆星之共北辰此道之靈應如此士大夫觀此往往大疑而臣深信其如此願陛下卽此虛明不起乎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卽三王之道卽堯舜之道卽天地之道願陛下母安于漢唐規模臣盡心于此數十年矣見此甚明信此甚篤願陛下母謙遜臣不勝切實惓惓之請

李鳴復上奏理宗

宋理宗時李鳴復奏曰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爲

左右召公不說周公至作書以告之稱小子旦者二稱君與者四無非寓其懇拳之意達其懇切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爲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號叔至南宮适推其所以爲周之佐者凡五曰若游大川豈汝與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與開釋其疑而使之說者在旦嗚呼此周之所由盛歟且夫大厦之建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安豈一力之能置使當軸處中者先有迭相疑忌之私則見之施設注措必

有編補

卷之二

夫

有齟齬而不遂者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陝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寔自二相成之此可爲萬世法也陛下總攬權綱舉數十年久廢之典並建二相竊窺廟謨雄斷意者見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謀王體斷國論者各得展盡底裏相與協濟耳爲二臣者其何以仰酬聖意臣嘗妄謂鄭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喬行簡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其成事功其庶幾乎然臣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己之學不明而執要權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權合而爲一則過於自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

志權分而爲二則終於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
浚鼎並命間隙忽開蚌鷸相持卒墮槍手此分任之
弊也權檜獨相虐焰薰灼忠臣義士飲氣吞聲此專
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合衆人之智以爲智
無衆人之勇以爲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臣
願陛下下臣此疏宜諭二大臣以周召爲法以浚鼎
爲戒毋使復有如槍者持刺虎之術以售其姦不勝
宗社之幸生靈之幸

李鳴復又上奏理宗

鳴復又奏曰何謂大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昔

右編補

卷之二

七

之英君誼辟未有不自執其權而可以有爲於世者
然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力所能酬應哉
言之在人行之在我其利害之所關繫特在乎斷與
不斷耳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
開羣枉之門孝元優游不斷故政出多門而漢之業
以衰光武起趙雄斷故權綱總攬而漢之祚以復有
天下者可以鑒矣陛下日親經幄閱天下之義理已
多日御路朝更天下之事變已熟亦嘗究觀前古理
亂之原乎自古兆亂之端有四而弭亂之本有一強
臣擅兵朋黨交扇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所以兆亂

也操縱予奪一出於我慶賞刑威不移於人所以弭
亂也重其任使載吾之德收其權使畏吾之威則強
臣無擅兵之患矣休休有容者任之而勿貳截截善
諷者去之而勿疑則朋黨無交扇之患矣公議不以
私情奪公器不以私恩授外戚無預政之患矣腹
心以之託君子法制以之繩小人則中常侍無用事
之患矣陛下信能行此使天下大權一歸於人主天
下大政盡出於中書則紀綱修而法度峻整天下事
尚安有不可爲之理哉此要務也陛下當謹其微臣
敢以是爲陛下勸若夫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係

右編補

卷之二

八

焉有是實才斯有是實政脉絡相通不容以二觀也
陛下卽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平治
之實則所以爲陛下用者不能不負陛下也寶紹之
始柄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
一時之才病於諛端平以來朝廷更化鼓天下之氣
而使之伸故談辯風生而一時之才又傷於激諛固
非盛世事也激而不已豈國家之福哉臣曩在臺端
嘗慮及此故於對請之初首以致中常侍星極之說
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特不靜而草茅之
士又風其煽而烈之此何異南北部互相譏揣三君

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綱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既變而爲矯激矯激之窮又浸入于浮虛曰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但有去而已矣嗟夫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生此王國去將安之曾謂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果可免排擠之禍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學自孔氏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乎舜命九官同寅協恭不聞其以矯激爲事周分六職敬爾有官不見其以引遁爲高泰和在唐虞成周可謂萬世法也陛下誠能詢四岳開四門如舜言焉必責之以底厥績行焉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實才不患有編補

卷之二

全

其不著以八柄馭羣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共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者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進而不計其所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

牟子才轉對

理宗時牟子才爲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又轉對曰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抒短見少効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煩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屬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必欲事

事親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爲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薦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愛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既得舜禹皋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末專以元首叢脞爲戒蓋君道無爲才侵臣職便爲叢脞此喜起之後繼之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之體固自如此有所謂獨運萬幾之說以爲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植權非人主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卽吾右編補

卷之二

全

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折衝禦侮卽吾之折衝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卽吾之綜理政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幾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牽聯愛欲之根紛糾事爲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運謂權利足以奔走羣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可驅謂材能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能有時而不足恃是獨運萬幾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雖將有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爲大臣而以庶事必躬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故太宗謂房杜以廣求賢人隨才授任爲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爲當屬之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爲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以爲當問廷尉內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職固自如此有所謂下行有司之說以爲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政非宰相所宜爲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

卷之二

卷之二

全

洪咨夔上理宗疏

理宗時監察御史洪咨夔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

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旣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

布編補

卷之二

全

而圖方來以仰稱厲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文天祥對策

文天祥對策曰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

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
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
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
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
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
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資緣戒外戚
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
司也以合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
發部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威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
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
右編補 卷之二 六

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柰何復以絳
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
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
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已臣
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
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
敗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
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貴也然扶直道
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
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
右編補 卷之二 六

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
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
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
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
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
淵曾觀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
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
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
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
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是咸服陛下之量然或

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

右編補

卷之二

全

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

之浸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耶

牟滌上奏理宗

右編補

卷之二

全

樸忠惟陛下垂聽焉臣嘗讀孟子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乃知自古天下未嘗無亂更一亂則必有人焉出而治之此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脈絡未嘗間斷洪水之後有夷狄天不生周公則無以爲生民除害春秋之後有戰國天不生孟子則無以爲生民立心禹之後有周公孔子之後有孟子亂不終於亂而歸於治人也亦天也然人皆知夷狄之爲中國害而不知人心之害甚於夷狄蓋夷狄雖能爲害於一時而人心天理終不可泯沒良心壞則失其所以爲人而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陛下高爵厚祿以待

士大夫望其盡心體國也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體陛下之心而各自以其心爲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陳蕃所謂在朝羣臣如河中木汎汎東西耽祿畏禍曾謂清明之世儀鳳滿朝可容有此耶昔神宗皇帝諭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大臣以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出於衆力方能成天下之務弼之言非今日士大夫之藥石耶今民心方危而易搖士氣難伸而易沮雖有衆多之君子不無窺伺之小人境外之事非臣所得

右編補

卷之二

全

而知境內之事尚多未滿人意天下事變未易俄度萬一有出於聖君賢相智慮所不及者然後追咎賢者之不言而使小人得以藉口曰君子無益於人之國則國事愈不堪言矣此臣所以惓惓爲世道慮而以正人心爲扶世道之本惟陛下不以疎遠而忽之豈惟微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元許衡上疏世祖

元世祖至元三年許衡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難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

右編補

卷之二

十

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鄭介夫上奏成宗

元成宗時鄭介夫上奏曰切謂釋道之教與夫子之道並立爲三不知釋道之所謂教者何事背棄君親毀滅綱常捨本逐末以此教人可乎明知其非而趨從愈廣蓋闢之者不針其病彼得以有辭謂世間無

佛無仙不可也誠有之一言以蔽之曰無用耳於國無益於人無濟雖宗而事之將焉用之夫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無三綱五常之理不可一日缺百姓恃此以自存無此則不能以一朝居雖無佛可也無仙亦可也況彼二者之說不過竊聖道之緒餘耳夫子之所不屑爲彼方挾此以自高夫子豈不知佛之爲佛儒之爲儒以其不切於日用常行故未始言之昧者反謂佛能超世夫子不能免於世佛爲上一截事夫子爲下一截事故夫子之不及佛也噫爲是說者愚亦甚矣殊不知夫子正是上截事佛乃下截事耳季

左編補

卷之二

全

尚

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是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謂佛超世者以其入聖而不淪於鬼趣長生而不與俗同腐也謂聖人不免於世者以其猶未能脫然於鬼與死也其言固高矣不思天下百萬億蒼生豈能盡爲佛盡爲儒乎能超世者寧幾何人斥古及今或得一於千百中或閱數世而不得一焉正自不能免於世也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陰陽隔人之類滅久矣安得有所謂佛與仙邪夫子所以不言者蓋爲世道深長思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倫人稟天地之

靈以生幼學壯行期爲世用於人之道未能了何暇問鬼於生之理未能知何暇問死能無忝於爲人能無負於此生然後反而求之可以免輪迴致不死耳非佛與仙爲下一截事乎況今之奉佛求仙者逐風吠影懵不知佛與仙謂何祖風法門云何如達摩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人亦未嘗要人之敬奉後人爲之莊嚴懺誦扇惑愚民非佛之真性也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求於人人亦不敢輕有所與後來設立符籙醮醮取錢物非祖師之初意也今

右編補

卷之二

全

見披禪衣者便拜爲佛見戴黃冠者卽稽爲仙彼於自身尚不克保何能及人乃欲賴之以祝聖躬之壽考祈國祚之延長黎庶之安樂非大愚而何力排其非反招恠怒指爲毀佛謗道幾若漆冰不可解者今以出於祖師之口者解之則可釋然矣昔達摩自南天竺來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召至闕下延入宮中與語使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授人乎對曰練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
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是君臣合德致治之
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語上喜甚斯言
可爲求神仙者之鑒愚冥之徒不知取法於此輒取
其無稽之論公卿士庶合情動奉稍有怠慢懼禍目
前隨所愛欲無不聽從胡不思此輩妖妄上不足以
禪國政下不足以熙群生中不足以潤身屋竭有用
之財事此無用之物吾不知其何心尚論其祖風法
門數椽以庇風雨榻外視猶傳舍何假乎廣厦千間
琉璃萬瓦一鉢以供晨夕身外皆爲長物何資乎千
石編補 卷之十一 全

終

補卷之三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

門人 欽 令旰晷劉 仲 南陵令當湖令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宋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侍郎官劉光祖上聖範劄
子曰

補卷之三

聖範三臣觀自古興王之君必有輔弼之臣起而
爲之謀太祖皇帝神武英畧運天下有餘智既
受周禪卽其舊相范質等而用之不少疑焉蓋
前古未之有也質等練習朝廷故事沉厚精審
太祖初得大器則與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驚
天下自定質相踰年奏疏曰宰相者以舉賢爲
本職以掩善爲不忠呂餘慶趙普富有時才精
通治道每因欵接備見公忠是宜受以台司俾
申才用太祖嘉納其言後二年質等罷政遂相
趙普於是大謀大慮普得參之普初以吏道聞

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嘗曰走手不釋卷君臣之間講學求治汲汲如此普獨相凡十年沉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故太祖嘗叱雷德驥曰鼎尚有耳趙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後凡再相太宗一日奏疏薦張齊賢曰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卽今同僚共事無非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張齊賢頃年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咸謂當才歲月未多出爲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齊賢如當重委必立殊功於是太宗復召齊賢爲樞密副使普之識慮深切蓋如此也當普之再相也與呂蒙正並命而蒙正質厚寬簡不爲黨比遇事敢言普甚推許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嘗欲選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復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乃擢爲從而拾其書於案之下太宗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號爲稱職方是時也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蒙正後罷遂相呂端端持重識大體方奏事時同列多異議太宗一日內出手札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其後真宗之立不爲王繼恩等所變則端之力也夫祖宗時宰相之任遇如此然趙普自樞密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其親屬求恩澤蒙正與端清淨寡欲號稱賢相當時無譏後世不議君臣之美兩盡其極此足以爲法也聖範九臣聞天子者當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後利害畢達休戚畢陳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然後可以不亂太祖皇帝神聖豁達不自掩蓋初詔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許采訪以聞仍須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或事關急切則許非時請問上章此建隆三年詔也乾德四年又詔曰國家選用時才參掌邦計實泉

所聚職任尤繁所冀得人俾各陳力雖思不出位勿侵官局之權而知無不爲共濟公家之務或網條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開善以相規安可不言而自守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當本判官並應執諮所執理明而三司使不從則許面奏或事有已經敷奏獲旨施行而未通便亦許指陳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許他部判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其或因而更改頗協便益並充課績若明知利害循嘿不言則殿罰隨之由是觀之太祖皇帝時直言得失

布編補

卷之三

和云

不爲訕上明辯是非不爲侵官所以盡事理而究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錫以進諫爲已任太宗以納諫爲盛德方錫爲盧多遜所不悅出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也因入辭進封事論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賜詔答之且云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其後復自相州上疏言方今莞權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繪旨稍煩復有未喻聖意之事三奏請可行之事二其後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初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

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加以時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又曰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其後入爲知制誥復奏疏論邊事曰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旣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

布編補

卷之三

五

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又曰前年出師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自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惑悞聖聰陳晝謀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去年招致義軍剗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預聞今宰臣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機畫此乃國家大體君父至公又曰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

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畧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錫前後

所陳深切載在史冊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方是時也太宗以補闕拾遺時多循嘿失建官本意於是改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俾職業之是脩期名實之相副其後右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太宗嘉其忠蓋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太宗動容久之夫祖宗聖德豈羣臣之敢窺而其樂受忠諫無一善之不錄然則舍已從人

右編補

卷之三

六

固堯舜之所以爲大也

聖範十臣嘗謂自古禍亂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有一強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禍亂之萌也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回一者宗社之本也祖宗時室其萌而培其本臣請得歷言之太祖皇帝既誅李筠等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鬪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

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衛普乘間數言之請授以他職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亂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喻以安危禍亂之理明日皆稱疾請罷於是乃漸消藩方之權收其精兵聚之京師國家二百餘年無強臣擅兵

右編補

卷之三

七

之禍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太祖參決大政杜審瓊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審進家于常山太后無恙時審瓊嘗入元正酒萬歲殿上太祖與太宗以元舅故皆捧觴拜稱壽其尊禮不過如此而已昭憲升祔且一年始悉召赴闕皆命爲大將軍然並致仕賜第京師其後特命審瓊代王繼勳軍職耳太宗及以政也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預政之禍者亦由制之得其道也太祖時左右內臣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門司事或不得已衛

命而出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又詔年三十以上聽養一子所以裁之者至矣至太宗時王繼恩以平賊之功中書議欲以爲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宜徵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太宗怒深責宰相因別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進銀臺司總樞密院凡內外覆奏文字必關二司然後奏御外則內官及樞密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糾察也

布編補

卷之三

八

太宗始詔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向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然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漸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禍亂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遠慮逆塞其源至於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又足爲萬世之法且太祖藏誓書於金匱之事非漢唐之君所能及也至於太宗初置皇子侍讀其後又爲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碩善侍講等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爲之嘗謂宰相曰近有上章言及儲貳者國家宗祀豈不在心朕於諸子常

加訓勵今寮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朕親選不欲令姦愼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朕於處馭必使得宜也其後以壽王爲皇太子喬維微楊礪爲諭德楊徽之畢士安爲庶子李至李沆爲賓客賓客見太子如師傳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焉京師之人見太子者皆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禍在彼是以防微杜漸深計而極慮之也

經國

布編補

卷之三

本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裡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

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祗從竄逐其士風通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易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

本編補

卷之三

十

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訾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

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隱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論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肅耻陸贄勸德宗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益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

本編補

卷之三

十一

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益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

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鑿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扁鵲俞跗茂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徼彼

有編補

卷之三

十三

桑土綢繆婦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沉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闔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蓰蓂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稱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

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

有編補

卷之三

十四

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雖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災眚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

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

右編補

卷之三

十

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鄙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

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益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

右編補

卷之三

十

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遠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竇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

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宗澤上奏高宗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

右編補

卷之三

十

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俟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

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根本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西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虜賊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以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

右編補

卷之三

七

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其俟鼎鑊

趙元鎮上奏高宗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曰臣嘗謂天下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堯舜周孔以迄于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之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凌遲衰弱之漸人皆謂夷狄之爲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來遠矣禍胎至深固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救焚溺唯恐不及

如去惡草絕其本根使天下無一不仁之人則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悔禍於我其或幸乎

此或徂於術業之異或牽於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爲沮遏忘乎大公至正之道而甘心於亡國喪家之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天下生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事未息軍政未脩忽而不省乃復爲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謗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乃復舉此迂濶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有編補

卷之三

引咎哀痛之詔半爲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成效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爲之抑亦爲之而後至耶苟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爲雖善惡是非久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必欲厭服人望得其歡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皇甫鎛程昇爲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奉天之難詔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切直贄對以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之才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勝爲禦侮防患之策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歟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艱欲大有爲必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染而未除以至進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可不各下一日而廢唯公論著善惡明與議攸歸士風不變則慕德向化心悅而誠服之矣寧謂已往之事無益於今耶若夫積粟練兵之計攻守奇正之謀當責之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正宜在此唯陛下不以踈濶而忽之

胡寅進萬言書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曰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

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

右編補

卷之三

主

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止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吳仲上書

右編補

卷之三

主

宋高宗紹興五年布衣吳仲授處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談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哉今之宰執其所引援皆是故舊大則致身侍從次則薦對改官不問人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結交者雖貪婪巧佞之徒闖茸鄙薄之輩或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振于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用矣陛下胡不試回聖慮深思其因自建炎已來身居畎畝憂及國家自進讜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車千秋之驟進者有幾矣如馬周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何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何爲置而不問爲復來天下之言爲文具官直言之人爲虛聲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掣肘有人乎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任乎况一言之合于上心一言之寤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若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爲略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亦足以見賞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採忠讜之論而命之以官官之外不復任用苟無達官爲之薦引必沉百

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容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隗始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僚囁言者之身正猶以爵祿鉗天下之口臣恐爲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遊獵逐禽而遇農夫老父諫之以獵爲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遊獵失禽而得善言武子曰其人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忍忽君既知之臣亦助之今君既知之而助之如武子者誰歟况當天下離亂夷狄侵陵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王十朋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爲曹操

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研案遂成赤壁之傳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開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仲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王之宅係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大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虜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

世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親御戎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制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也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太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况講和之後舉天下唯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陳亮上五論

孝宗時陳亮上五論其三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于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主之職本在于靜邪正寧委任明政之大體總

樞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簽除卽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己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兩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是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

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况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又論正體曰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

右編補

卷之七

三六

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

下孤立以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摠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亮又上書

亮又上書曰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奸惡讎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七

十

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駢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

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庸人非有方與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

楊萬里上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

右編補 卷之三

二八

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

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一也而子犯三遇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

右編補

卷之三

二八

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

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

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夫新天子卽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牽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此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雖甚則雨冬窮則春至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

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卽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

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牆之頽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牆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固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牆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奔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

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
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
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而願効其
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
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
之豪傑以圖復祖宗之業而操靖康之耻進則成混
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
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
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一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
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
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爲能成天惟天亦能
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
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
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
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
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
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
世之後大抵不驕則怠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一

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
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
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
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
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爲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爲世主言者大抵言人
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
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
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爲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
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爲靖康之役彼謂
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
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
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
安方逆亮爲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
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
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不拔
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
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
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
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

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爲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爲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爲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讐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爲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牆投挺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爲之慮乎抑將外姑與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之好而陰益爲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爲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畫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蹙額相顧以敵讐未滅爲大憂以天下未一爲大耻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爲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臥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

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爲客則可以百全爲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爲謀人而不能舉欲爲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始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

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爲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爲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爲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其二曰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耳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

右編補

卷之三

主

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俟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旣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

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與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乎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有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爲家吳越爲官此

右編補

卷之三

主

楚莊吳閭閻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

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也而况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可惜而不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名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

右編補

卷之五

七

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慶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

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亡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崕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

右編補

卷之五

七

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逾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逾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

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

右編補

卷之三

卑

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官之奇曰號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筌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况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爲空曠耶彼將居而耕

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尚何可構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右編補

卷之三

卑

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爲者必爲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爲也况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

而爲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祗也蓋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蓋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北嘗爲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爲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爲吾有矣隆興之舉也苻離又嘗爲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爲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爲後之規矣是故爲今

右編補

卷之三

四三

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始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爲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蹉乎吳其以雍爲懦而蜀其以維爲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

右編補

卷之三

四三

王質上奏孝宗

宋孝宗時王質奏曰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懼惟其常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鎗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隣悍敵亦且逡巡

右編補

卷之三

四

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旣先誘之以利又鳴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鳴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開其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暴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壁趙人雖各於予璧而喜於得城璧旣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於加兵

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惴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爲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爲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

右編補

卷之三

四

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室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其處利害之際至

於苻堅之寇而不爲懼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范成大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知處州范成大上疏曰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摹之外所

右編補

卷之三

聖

謂力者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哉臣雖疵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爲竊計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倥傯稽古禮文之享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之須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爲者非曠然大有以損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其政之臣自治三力專用之所欲爲之地凡

一勞稍緩俟天

欲既濟復之未晚昔越勾踐未得志也蚤朝宴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爲陛下獻

魏了翁上疏理宗

理宗時知瀘州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

右編補

卷之三

聖

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嚴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

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而歛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洪舜俞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大學

右編補

卷之三

史

一

太興元年帝親雩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舛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禮行矣胡不屈尊而勞細柳博士之員置矣胡不造

樓船而命將軍諫鼓謗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為可略也典午綴紆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為實政而不以練衣為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不以玉冊為苟安之地晉其興乎厥今金甌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至於窮不及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拆裳補帶以為巧折柳樊圃以為固厝火積薪以為安脫有意外

右編補

卷之三

史

一

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辦也

郝經進議世祖

元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郝經進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

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
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
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
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
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螻屈漢中知退
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
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
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次則稱文武
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次則稱光武皆知
右編補 卷之五
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率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
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于問
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
禮不隕師徒率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
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
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
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
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
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
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
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
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
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
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
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石介上言神宗

神宗熙寧間石介上言曰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
右編補 卷之五
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
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
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
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
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
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
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
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
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
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

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况匹夫平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况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奸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

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收僭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民視民也呼魯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學校

宋歐陽脩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五年歐陽脩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而脩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設施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

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慶衆讓其脩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益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

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士患於急迫此設施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

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脩其實事給以糗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

石編補

卷之主

五

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韓駒上高宗論

高宗時韓駒上論曰臣聞古之人其仁義充于內則其文不期而自工是故讀易春秋則知周公仲尼之

道爲閎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有木於此枝披葉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士皆曰吾知行仁義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者亦無乃非其實乎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請遂論時文之弊昔者神宗皇帝旣罷詞賦始立經義之科意以謂詞賦非古也而六經之作皆本於聖人學者如通其大義則其文章亦將漸復於三代今之學者旣以講究道德發揮章句六經之旨亦畧明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後生小儒皆爲偶儻之詞漫汗之文纂錯以爲工繁雜以爲美昔李翱言六經之

石編補

卷之主

五

文不拘於儻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群小則不偶儻矣其曰遘閔旣多受侮不少則偶儻矣惟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儻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而足者必衍以爲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爲四句然而偶儻之作近世尤甚是以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嗚呼臣不知始變斯文之體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卅角時從鄉先生問爲文大義鄉先生曰童子記之大畧如爲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場屋視同列者果皆如此因退而嘆曰此豈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耶譬猶女工不欲作錦而壞其機退而相與刺繡夫錦之

與繡則固不同矣然其爲纂錯繁雜則一也陛下萬幾之暇亦嘗取今進士之文觀之乎其偶儷漫汗三代有之乎六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奧博稽上古此固無逃於聖鑒矣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漢而詞之漫汗盛於東晉至其纂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竊惟神宗皇帝罷詞賦立經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止爲漢晉之文以待天子之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奎文宸章超軼堯禹學者雖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之光固萬物之所仰睹也又近歲黜異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

右編補

卷之三

五十六

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捨六經則孟軻楊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及也然詩之道志書之述事尚當取爲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楊雄之深莊周之辯列禦寇之不華皆曩之工文者所採取也今徒剿其語而不能學其文是獨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士以王安石爲師至今有司頒其書於天下數十百卷可取視也亦豈獨偶儷漫汗之體哉則是學者不能上陶風化以復渾灝之氣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言之萬一也豈不陋哉士方徂於素習見有不偶儷漫汗者則衆指爲異端而有司亦不敢取必若所云

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爲異端乎此亦積習之大弊也願下明詔使爲文者上窮六經之體以爲質中取孟軻諸子之作以爲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爲義至於漢晉之弊則使痛刮而深鋏之然後游於璧池之上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聞儒者之患非獨其文之不振也學之不博抑又甚焉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絕俗之人剗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孔子

右編補

卷之三

五十九

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宴居與門人應對之際諄諄以學爲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耻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慎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尚欲盡令天下武夫讀書而況庠序之士秉筆操牘其號曰儒而所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學者臣亦不可偏舉矣今士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石於書無所不讀故其講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以發明之歸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謂之盡得安

石之學臣不信也往者安石初建經義時獨倡言道
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問爲不足尚也以
爲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組繡法吏
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爲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
中人之情樂於閑佚而爲之說臣嘗游場屋間見同
列者專治一經其所旁取以爲資者老莊楊列三經
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甚則二
三年可成誦也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
驟而問之不必巨魚萍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
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

右編補

卷之三

李

志

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深於此而後爲
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楊雄之屬則果皆通於此惟
賈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爲醇儒矣陛下不惜官
爵以待天下之士如一賈山且不得見則是陛下何
時而得仲舒董哉雖然士之不學非其所不能也特
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則當此之時自非好名
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
百家諸子皆爲故紙以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
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士講明經術之外又勸
之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與升擢

而甚情無所涉獵者亦時屏黜二三則士無有不勤
者矣苟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
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爲學者而已然士之
不學非學者之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
爲過士之不學不過稠人中閉口結舌面赤汗下使
天下以爲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公卿
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旣無事於學而其入仕之後
雖向之所讀數書者又將捐去則戎冠曳帶所有者

右編補

卷之三

李

特枋然之腹而已陛下置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
謀王體斷國論小則欲其辯權事而決疑獄上以脩
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枋然之腹立乎本
朝之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
日見之矣往者學士劉敞奉使北虜虜人道使者由
他徑以誇示其郡國之大敞素明於地里因責問之
虜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虜人不能名以問敞
敞爲言此駁也虜益畏之父老爲臣言神宗皇帝時
御殿放榜進士有暨陶者有司讀暨爲洎而陶不應
侍郎蘇頌曰吳有暨暨暨讀爲結此得非其後乎問

之果然神宗皇帝喜謂頃曰果吳人也慶曆元豐之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宋幾何而不爲外國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訕薄乎奈何今日不勸之使博學以儲他日之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恍然相視醉心拱手而不能知然後蒼猝四顧而求多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効一官總一職非學亦不能也真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群臣曰天下至廣藉群學共治之今又得千餘分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鄧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以爲邑而子產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

右編補

卷之三

奎

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當益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誠前世所不及然一爲吏則素所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驟布於郡國之間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幸以此教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真宗召崔偁佗於肥鄉主簿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以處杜鎬則海內皆承風以不學爲耻矣昔人有種漆者鄉人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爲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濶然不十年陛下必

收其用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風俗

和洽上言武帝

魏武帝時和洽爲丞相掾屬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上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與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

右編補

卷之三

奎

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司馬光上謹習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臣以驚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宣慮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聰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識

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僂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

右編補

卷之三

空

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疆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

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上陵下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率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諱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

右編補

卷之三

空

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漢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媮薄叛君不以爲耻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

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鉅鋒利刃
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
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
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
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
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
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
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生
殺之柄墜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
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

右編補

卷之三

宋

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恃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
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
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
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
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
叙正而綱紀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
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
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
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
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

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
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
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心而小大之政多譴讓
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
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
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
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
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

右編補

卷之三

宋

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
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鄴時節度使之權
不能及矣唐始置公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
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叙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
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
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
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
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
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

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謹譚而斥逐御史中丞羣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排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

右編補

卷之三

史

志

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旣爲之則此效之下旣言之則上從之前旣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子仲禹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彞第殺彞父子官爲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

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之志焉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孰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

右編補

卷之三

史

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徙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畧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

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循階級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張方平上奏仁宗

仁宗時張方平上奏曰臣聞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寢敝是非起於愛憎毀譽移於朋黨貫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節逾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一

此俗法制因茲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國圖議三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卽措置有乖於理體謨猷不允於人望朝廷固有邇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滋干議近如王預仕人卑品婁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貞觀中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官爲監察所言未爲切害太宗流之益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爲職豈欲杜塞群論蔽虧聰明顧此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廣

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微等所上封奏觀其義理若顯爲欺罔侮黷國經卽未能深示刑章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蘇轍上奏哲宗

哲宗初卽位左司諫蘇轍上奏曰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暮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二

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旣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下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益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群下獎用正人一時賢俊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卽流放

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啟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三

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其餘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庶耻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備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

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魏了翁論風俗疏

寧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疏曰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二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三

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欽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

益鳴呼龍而望左可右踣間而語可出入益
嗜利亡耻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
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
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
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
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
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計以近名也忌激以
敗事也其號爲讜直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詞而後微
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
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四

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削夜改
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
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
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從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
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
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
七八者矣所以徘徊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死
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雷
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
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

受寧祿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
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
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
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倣重以
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
之覺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
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
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
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
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五

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
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牟子才上疏理宗

宋理宗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曰臣聞羞惡
人之良心廉耻國之大禁比年以來羞惡不立廉耻
盡已皆由士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口失色以
至此極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程願以爲三不
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其失皆可知言傷則悔吝不
足道也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
孟雖在春秋戰國之豈而進必以正彌子瑕謂孔子

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答以有命孟子出弔於滕發人王驪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門大公案也爲孔孟之學者安可踰越廉耻跌礪羞惡而惟匪人之比乎近者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耻也窟穴既空書簡畢見姓名具在氣節盡頹風俗之衰莫此爲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不燼惟大廉不污惟真儒不磷或變或燼非精金良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真儒也人豈無真羞惡今以誘而奪世豈無真廉耻今以誘而喪士大夫而以世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爲君子固伯玉之所當耻

左編補 卷之三 七

而衆醉獨醒亦屈原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爲細故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卜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曲意交結多有書尺往還惟王旦一人無書尺童貫輩以內侍強幹爲上所信士大夫爭趨其門至書姓名于簿惟宇文粹中一人無姓名其他如林靈素郭天信之流趨者瀾倒迄至敗露今元忠非卜史宦官之比特依憑假託一黥奴耳士大夫屈不貴之軀下交之固已可羞今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惟恐不至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

固自寬弘而彼獨不愧於心乎叅之公論以爲淑慝不明士大夫以身處污穢而不羞以孤行暮夜爲得計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爲監凡有夤緣憑藉由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爲厚廉耻明羞惡者大矣惟陛下實圖利之

終

左編補

卷之三

七七

右編補卷之四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肝姚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望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

右編補 卷之四

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望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李固上疏順帝

漢順帝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神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懷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

田子方軼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

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

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爲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

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

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是諸

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

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

右編補 卷之四

恹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勅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爲大司農

唐崔羣對憲宗

唐憲宗元和間皇甫鏞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戶部侍郎崔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有以繫所任玄宗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

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李絳對憲宗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慾日滋內則盜臣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韓愈論孔戣致仕狀

憲宗時韓愈論孔戣致仕狀奏曰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

右編補

卷之四

四

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借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宋祁上奏仁宗

宋仁宗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爲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辯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審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爲忠事與言反者爲邪不黜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譏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位駕妄以間忠臣亦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奸詆人必以難驗之事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辯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殺焉中立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

加賞焉可也故大開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譏佞終不去矣

范仲淹上百官圖

仁宗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嘉祐元年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毀譽之人奏曰臣伏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樞密使

右編補

卷之四

六

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奸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附人主

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與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

布編補

卷之四

七

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

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右編補

卷之四

八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勅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茂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磨理體助爲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爲仕宦捷徑也粵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不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勅俾之久於其職

以觀其效倘於政令無益發明雖有奏論不遵聖道
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昭治方以風化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宋英宗治平二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乞親擇御史上
奏曰臣伏觀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
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卽
位之初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二千石權移主上帝
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
理則威福之柄幾爲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
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令中外兩制官每歲各

本編補

卷之四

九

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卽請宸衷自擇免
臨時薦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
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
報效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
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神宗立判河陽富弼論採聽旣多當辨君子小人上
奏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未對天表蒙差入內供
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密旨丁寧特荷非常之眷絕
出流品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安趨殊

援不得入奉冕旒畧舒臣節輒以病中傳聞一二事
不避斧鉞之譴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觀省
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采無聽務廣聰
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
頌以謂臣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
可立致也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
君採聽之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
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
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致陷害忠
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

本編補

卷之四

十

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譏成虧
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
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
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
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
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
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爲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
慙慙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
而後已也旣以進身爲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
之肯守何善之肯爲哉又況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故

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
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
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
子而其心及其所爲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
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爲大聖人仲
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
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
爲皂隸宗社廢而爲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
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
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
右編補
卷之四
十

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
卽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
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
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
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
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奸佞破壞則朝廷自
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
文彥博上奏神宗
宋神宗熙寧四年文彥博上奏曰比者臣以劉邵人
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謂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詳
右編補
卷之四
十

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
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
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
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
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
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儉邪之人枉道附離而希
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卷懷
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
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去鄭聲夫佞者才
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干進

其事君也務維小忠與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爲大忠之賊小利必爲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爲深切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望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羣才不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羣邪不干於正堯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思竭區區上裨聖政干冒冕旒伏候嚴誅

孫覺論諫官奏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諫官貶秩

右編補

卷之四

十三

不當再舉其職奏曰臣近准勅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祇受訖於二十二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畢臣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以來夙夜惟思若以臣畎畝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徇世乎然勅命已下不敢遽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強就職則臣方以言忤旨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開愚敢忘斯義臣謹上攷聖人旁稽

記反覆一二爲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之民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與謀於王體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

右編補

卷之四

十四

情不敢隱而每犯顏焉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始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某代某臣又以爲不然衛大夫史鮪以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憚至以屍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

用遂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宣成帝用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武昌侯傳商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復爲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稱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顗言黃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某代某當時或用或不用焉未嘗以爲非也唐之盛在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

布編補

卷之四

十五

博按之又使彥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心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得治體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上下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羣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其職述其才不得言堪其任其爲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

義而無隱情上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智忠邪苟知其詳者悉以獻於左右傳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已有生殺予奪唯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可予可奪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竄逐何傷於治聖恩博太纔奪兩官或周章震擾喪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大焉況臣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末計亦粗簡聖心然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密使邵允在位無狀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

布編補

卷之四

十六

奸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疑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將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爲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錄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

陳師錫上奏神宗

神宗時監察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爲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矣而任之之意不

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矣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亾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亾管仲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亾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亾其能霸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爲管仲者乎宋興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享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

右編補

卷之四

七

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初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脩論其奸邪卽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爲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田宅卽日出殊知穎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爲本

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若仁宗牽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備位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奸不去則安能享四十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管仲齊桓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臣以疎遠朴陋誤蒙收擢敢竭所聞上裨萬一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倘蒙加意豈獨一介小臣之幸實社稷生民之福也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宋哲宗元祐中諫議大夫孫覺乞收還給事中

右編補

卷之四

八

且在諫職上奏曰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察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罷言職尋卽令人剔抉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忿言事官不顧大臣威勢斥言其罪乞行黜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官之責也何至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于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爲朝廷不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慄慄危懼不保其身豈可不爲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朝不爲施行翟思爲國子司業進神宗挽詞

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黃絳言縝爲相非才卽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僚爲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眇流落于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始賜召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寘經筵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旨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

右編補

卷之四

十

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爲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如程思黃絳有希縝意旨中臣者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旨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

任伯雨上言哲宗

哲宗時改元建中靖國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右正言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恭崇禮論朋比劄子

宋高宗時恭崇禮爲兵部侍郎論朋比劄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某等朋比奸回斥去不疑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令所出都司紀綱所在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懲羹吹虀不復論事寢以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果於設計一唱十和以售其奸雖被斥逐猶自相倚聲未必貼然退聽今旣更用若廢職不舉鯁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

右編補

卷之四

十

口下則鼓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爲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慈特出睿訓諭在官者使各舉職盡言開肆厥心毋懲前事務以關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仰副陛下焦勞念治之意

張浚議任事奏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

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為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三任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兼衆人之善而賢主能兼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未嘗不係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庭無

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談沛公無上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噲言善願聽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猶耻與噲為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克國二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為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為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為輕議而更以為可從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

袁說友論實才

孝宗時袁說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喜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宇足以驚眩當世而譏評時政則又恐上軋下鼓動震喝若纒纒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

荒忽澶漫不適於用而沽激矯訐自足以取名矣至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喬傑卓鷺之行以自表立往往自爲可用能行之學以致力於事功誠寔之地願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在要其成就於後者必有績用惠利之可書是以聖人之用人知其始若可喜者爲不足進而終之果可用者爲必可恃則有以黜虛僞之名崇務實之士而實才之用始足以辨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年焦勞求賢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之念何哉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已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弊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暇人而至於所欺者如此則大用而禍大小用而禍小是豈爲國家福哉大抵士之在朝振職以治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模稜以固位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名州郡之職練兵而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掎歛以稱最結託以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韜鈴而尚智謀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緣飾言語以媒譽者反以得無資之名斯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實之不務而或訐詈以爲直矯飾以沽譽者反以得

謫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爲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糜歲月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願治甚切而大勲之集尚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隆虛名之弊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爲矯行以恪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帝謂張士遜曰今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龜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犴獄無擾卽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軼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訐沽名者則浸以任使若其大言無當敢爲誇辭駕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申諭大臣於進退百寮一以實材爲急陛下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實用誰不能爲國家辦事者則天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都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

本編補

卷之四

五

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衆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拂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稱舜者曰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其任已而自用也方且舍已從人蓋謂一己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爲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

不可用也疆人心而爲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已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博採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卽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爲耳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宋孝宗時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爲天下求宰相而能爲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數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遣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

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
爲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
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
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播敢於盡而
不敗於播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
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
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
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爲太尉而貽
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爲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
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表紹則取表紹策馬超則取
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爲晉患知周高
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
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
也楚以蘧子馮爲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
謨爲司徒而曰我爲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鄴
爲宦者引爲相而鄴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皆賢者
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
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哂衆
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

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
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卽位之初
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爲賀而陛下
以爲疑非陛下疑之也奸臣有以啟陛下之疑也使
陛下待之不堅天下憾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
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俾而望曰其必有
以慰我旣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悵然誹之或曰此無
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
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爲朝廷
重其去不爲朝廷輕其進不爲天下喜其退不爲天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下戚舜之於臯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
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
爲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爲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
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
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
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
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
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
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人才上

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途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牆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爲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爲規矩劍爲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

右編補

卷之四

策

故

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

倬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庾辭以爲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恠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鱗鰓之笱以羅橫江之

右編補

卷之四

策

故

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二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獨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爲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爲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

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帖帖者爲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收買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察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爲六經之正經下爲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譏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

布編補

卷之四

圭

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驚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驚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曰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虱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度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度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平文辭有能平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

之能古文者畧倣宏辭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詎足信也

論人才下

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稽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

布編補

卷之四

圭

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陰陽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

爲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
竊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營之猶恐
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
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
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
壞以爲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
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
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爲之用無一人爲之用其果
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磨翦拂而用之則故
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

本編補

卷之四

三

公

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
以爲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卽秦之
所棄唐之所得卽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
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
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
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
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
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
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
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間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

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
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訐與羅織以痛折
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旣成終不爲改
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爲璞金之已鍊不復爲鑛陛下
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
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
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
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
霍然分散爲之一空此何爲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朝會見

本編補

卷之四

三

公

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
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
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
右之有讒人欺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
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爲忠
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
君子不爲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
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
而不與君子爲同則其誦不密進而不與君子爲異
則其誦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

是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爲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旣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忤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忤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足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竅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爲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

石編補

卷之四

聖 升

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爲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含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陳傳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光宗紹熙四年陳傳良爲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

石編補

卷之四

美

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閭畧黃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竊度或者陛下以爲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爲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詔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王臣等旣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爲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他官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門職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爲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

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爲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爲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効李藩裴瑒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託不朽曷勝榮幸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林大中上言光宗

光宗時殿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警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葉適上奏寧宗

宋寧宗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

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爲長久召康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效其平人臣誰無有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

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
漸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
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幾人臣忘已體
國冥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
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
而與公家相爲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
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
詩惟陛下財幸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嘉定間楊簡奏曰臣嘗觀堯舜舍己從人禹以
布編補

卷之四

堯

益贊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
不諱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
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
封倫折之淹默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
又何言此不惟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
深服淹之大公不私到于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
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來改過服義之心
寢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後諸賢競議新法咸決
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耻於改

過也故其末流至於小人類通門戶之私矣今朝廷遇
大事必集議大公無我取法唐虞三代臣深惟改過
乃聖賢之大德而近世士大夫或未至明白多以改
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臣願陛下取群臣之改過
服義者表章之升擢之力障文過飾非之頽波彰明
大公無私之正德使群臣凡百建議不遂非飾辭以
服義爲大善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辨而
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臣深念近世士
大夫知改過服義爲聖人之大德者誠所罕見臣不
勝念念惟陛下留神大明斯道以幸天下以成大功

布編補

卷之四

聖

喬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袁甫直前奏事劄子

宋理宗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直前奏事劄子曰臣
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効特發睿斷
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嚶不鼓舞
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
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
賜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於是置右弼以
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
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

能長慮却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
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
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
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
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填麓之相應
金石之相宜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
下萬事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問正主芘民
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
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
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

右編補

卷之四

聖

附

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言
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
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
凡親故夤緣私相援引陰相囑托者一切屏去而後
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胸中
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
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
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
者固不足以爲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
亦非公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譙避畏抑務

爲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凡此皆國家之柱
石柱石不牢大厦將顛而何談過長卿之有且非獨
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談議者豈無素相厚善托
以心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然正
色爲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
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譏間之際既開交關
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
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
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
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簣鼓是非徒亂人

右編補

卷之四

聖

附

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蜂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
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
志在好亂二也韓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閭外諸帥
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
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
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嘆惟曰其奈朋
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
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
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
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

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水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播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已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芥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

右編補

卷之四

聖

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齊莊於路朝而舒肆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僻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惑移心志者有一於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况權勢之相逼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黜白爲黑以紫亂朱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

臯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爲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在韃虜而不知憂伏蕭牆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臯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袁甫進講故事

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兼崇政殿說書進講故事曰

右編補

卷之四

聖

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真儒固鮮而識真儒者尤鮮譬之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

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
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其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
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棄
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入之譽以潤燭人才之
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
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劾嬰蕭望之之剛
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
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
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傅帝
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
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
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耻
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
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
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蕭劉尚且外爲尊敬之貌
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
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
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
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
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茲

哉

劉克莊進故事

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曰杜衍爲相尤抑絕僥倖凡
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
詰責其人仁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
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
還也其助我多矣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謁爲賢
桑林禱旱以婦謁盛自責蓋自昔未嘗無是事但
古先哲王理慾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
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扇破鑄以導其來
西園買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官
府爲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
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
今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老蔡用事患同列異
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旣而俯及細
微後不勝多至使小臣楊球張補代書謂之東廊
御筆汔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
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
等寧謫而不以濮議爲是茂良必大寧去而不與

兩知閭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幸之闕此所以爲極治之朝臣采之與言謂遠日隱隱傷啓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薦進者顯仕幸貴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候畿郡調守上頒震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公亦傷大體求者予者奉行者皆以爲常不以爲異遂使天下之人以諛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以衍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竊爲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爲能卻內降者豈有他道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曆四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僅三數月噫此行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內降可執橫恩可省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爲重貴近干請爲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陛下留神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理宗淳祐間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曰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折循州縣其次方

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而膏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陶稷契尚各守一能況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燦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有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無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

右編補

卷之四

四本 三

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謂舜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又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

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
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
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倘此乃官使人之
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
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讐有一戴儒冠輕武弁
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爲苟容處事詳審則
以剛直爲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爲腐儒
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爲俗吏少俊則以老成
爲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爲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
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

右編補

卷之四

聖九

升

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者
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
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謙直名莫不擢用
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
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
達單寒寒賤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
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
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
實能皆爲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
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牟子才面對劄子

宋理宗時牟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
陳備待罪博士比因愚懇渇乞退閣將期獲戾於素
心乃遂繳膽於二奏旋申前請迄閱俞音致令孤子
之蹤尚玷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
再瞻豈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
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
之秋欲混邪正爲一說昭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
中以爲包容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
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

右編補

卷之四

聖十

升

極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
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而後世遂以爲寬
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爲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
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
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
否不分其餘毒遺烈往往足以斲喪元氣殘害國家
害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來姦邪失職居
外日夜伺便覓求復入呂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用
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
用兼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停之說也自此說一行

未幾而李濟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溫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瑣瑣繳駁諫官論列事得暫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爲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斷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確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雜操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熙豐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蓋欲以元熙無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汝

圖進矣又未幾而溫益錢適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而蔡京爲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別淑慝有詔紛亂憲章有戒然此機旣執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而爲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殘害國家之鴆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爲攻訐之資羽翼旣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又立爲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含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揉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懼其事之變也復賦言者以辨治爲請矣未幾而僞

師之莖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僞攻僞之禁申致其嚴矣雖廢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復讐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爲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蠹壞善類之蠹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爲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鶻突爲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蒸變化荃蕙化爲蕭茅嘉穀化爲稂稂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斷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才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當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其名旣殊其類又別嘗卽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規闕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踈暢洞達魁壘傑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洹忍回互隱伏閃倏狡獪睚眦鄙賤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尤人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調停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

爲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害故一小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傳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官關劫制人主然則當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所以然哉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淳祐間洪舜俞進故事曰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

右編補

卷之四

臺

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關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爲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爲諫議大夫萬乘親擢適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吐不茹悉以上聞不

至於懷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彥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爲之少隱况下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撓馭臣之柄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從衆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昵附下罔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大防而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牟子才直前奏劄

左編補

卷之四

臺

云

牟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爲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蓋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爲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殺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爲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爲言安也言

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欲其世同混其貴否而曰吾將以是爲安也五辛而已矣堯舜人所爲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書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爲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爲保泰之道在乎此則隨泰之道亦在乎此豈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絕禍萌敦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益亦疎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輟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爲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爲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爲泰矣而乃駸駸乎爲姤爲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邪相軋而便之日闕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僨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華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爲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爲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爲悅其淫諛之辭足以諂張而爲患變黑爲白指鹿爲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耻爲正論而厚誣其君爲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肯而終趨閃倏游蹤蹤跡詭秘

本編補

卷之四

主

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爲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爲何肯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異僞造謠興訛其譜貝錦其言巧簧陽爲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應志無所不爲此激作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爲變多端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

不慮君子之因敗務遂其說爲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爲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日達聰以廣此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之真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卽其賢否在

本編補

卷之四

主

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侮便給狡慧削刻者必達而莊重靖嘉溫純朴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持去其猥戾馴獫而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耻而擢其靖退有守黜其陰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狂狷不以嬖人而蔽莊士不以美疾而疏藥石則忠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英雋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

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堦
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
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
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爲進
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鑒紹聖以
往紛紛之事務使邪正不混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
治豈不建敷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
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
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
冒進弊言不勝拳拳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右編補卷之五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 旰 姥 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哲宗元祐初王巖叟論求賢當去六蔽上奏曰臣伏
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

右編補

卷之五

一

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
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
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
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
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
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爲陛下惜耳陛下勿謂天
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
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薦此誠以自厲外勅
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
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爲陛下

道其略有私意則爲蔽執偏見則爲蔽局於褊心則爲蔽喜於附已則爲蔽有自賢之心則爲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爲蔽此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警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收得之爲朝廷用以賢繼賢社稷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唐太宗貞觀中魏徵論人臣有六正六邪上言說苑

右編補

卷之五

二

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昇亂所爲

不諛敢犯主之嚴顏直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

右編補

卷之五

三

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門使主惡布於境內開於四隣如此者佞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慝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誣以圓方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唐武宗會昌中召李德裕爲平章事上言曰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覲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蘇共工謹堯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謹堯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謹堯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

右編補

卷之五

四

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廷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從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

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咎宰我鑽燧爲火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旣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諂詐常以勢力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改

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奪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則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喻喻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

說免惡聖心臣不任忿激之至謹錄奏聞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宋英宗時帝召問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滕元發治亂之道元發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又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深以爲名言太息久之

富弼論辨邪正奏

宋神宗元豐間以司徒致仕富弼論辨邪正上奏曰

右編補

卷之五

太

故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跼蹐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臣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

右編補

卷之五

七

執政者輔贊萬幾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親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皐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論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

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
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
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其切
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
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
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
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成
乖戾互相厭苦陰致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
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弊何卹公家之事旣行
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
有編補

卷之五

八

其獎則豈有不哀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
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
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
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旣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
妬那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
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譏謂度有天命憲宗旣
聽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
憲宗用鄭畋盧攜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
爲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
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攜

大不悅蓋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
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知天下安危
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
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
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
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
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
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
臣前所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効也
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
有編補

卷之五

九

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病可以喪其生也至
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
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
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
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
厯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
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
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喻者或大或細未有
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可不審其所

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可得邪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夤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操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已

右編補

卷之五

十

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致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一

升

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
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議
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
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
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
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
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
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
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二

升

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
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
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
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
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
王亦以爲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
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
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
之又慎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
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

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也其有在方策者比
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
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
之中祗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
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
況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材以濟天下
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
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
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所發老臣長
慮萬世龜鑑

元素曰無意
修文辭忠懇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三

云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曰臣今月
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
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
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
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
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
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
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

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積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旣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旣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內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右編補

卷之五

十四

云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畏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絜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積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懌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蹶躅若無所指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五

外一旦失勢希觀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徒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七

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貞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七

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爲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無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

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爲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五年吏部侍郎無侍讀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上奏曰臣愚竊以爲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

布編補

卷之五

十八

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奸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異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輒疏其條目于後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爲奸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爲奸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畧神祇則爲奸邪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爲奸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爲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爲奸邪導

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惻獨則爲奸邪導人主以乘遠息兵則爲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奸邪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奸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奸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爲奸邪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

呂陶乞罷言職奏

布編補

卷之五

十九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言職事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關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術無他在乎絕朋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忘國家之事以私已自營挾疑似之說以養交固寵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忠者先傷則凡懷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爲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爲天下國家者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從而推

廣其說然二人者卒爲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二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蓋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亡人心無所賴上下相徇毀譽亂其人主雖獨公其心於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宋高宗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布編補 卷之五 壬

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

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茂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已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亾身亾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陳淵論考實奏

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阜樞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

澗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爲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圯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雖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邇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爲若功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爲非識者莫能辨逮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略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真僞者不得不然也況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侔百官之於臺省如涇渭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人皆以爲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爲獻位卑言高惟陛下財赦

陸九淵劄子

宋孝宗乾道間國子正陸九淵刪定官輪對劄子曰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管仲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士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

朱熹補

卷之五

三

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專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瓊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劉黻率諸生上書理宗

宋理宗淳祐間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太學生劉

轍率諸生上書言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摠與大臣爲支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支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堦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布編補

卷之五

五

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迭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奸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

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又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覬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虐奸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覬遺不止於鞭撻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布編補

卷之五

五

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理宗時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奏曰臣蜀人也無荷父之力以備戎行無卻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議論委質中朝孤立危言靡所裨益茲蒙陛下過聽擢臣於禮樂之司付臣以軍旅之事君命爲義何敢辭難今當遠離蒙恩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至情輒竭愚忠仰裨睿覽臣聞君子小人之間天地

陰陽之大分也稟剛善者公明正大而無纖芥之可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有變態之難測君子如鳳麟如松栢高翔特立無所依憑小人如蛇蚓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蓋嘗以此博觀當世之士而忠邪善惡有如氷炭不同故守道据正靖共爾位者君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竭節盡言中立不倚者君子也隱情惜已隨時上下者小人也直質無流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其辨足以飾非者小人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僞不安常分而專欲

右編補

卷之五

王

公

捷出他徑者小人也砥善首公力行好事護持氣類者君子也陰毀陽譽設爲危機陷害善良者小人也寬平無我容諷善道常與公論爲主者君子也險愎自用媚嫉人言率與公論立敵者小人也樂行憂違難進易退道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尸祿素餐頹頽無耻利合則交利盡則反目相扼者小人也廉不近名義不黷貨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汗寄治身私託公患失無所不至者小人也勤疆風夜盡瘁百爲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互觀顏面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鞠躬

盡力忠於職分雖歷夷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惘疑虛喝敢爲大言脫有緩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陽明勝則治象盛其道浸登於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漸趨於暗塞自古小人衆而君子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強弱而已蓋人君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爲物慾流轉則如正陽方升而羣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平主不勝客或爲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消長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則運言入惑於不當疑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已若

右編補

卷之五

王

升

則拂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佞人日庸以讒慝爲愛憎則是非雜操以意見爲厚薄則邪正倒植寄耳目於小臣則詭遇之徒獲進剪羽翼於忠諫則知幾之士不來其始機括之轉浸淫不知而其獎至於國空主勢孤立可不畏哉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

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無朋黨如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矣

臣聞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論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真偽一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彙無已苟能公心無我

希編補

卷之五

三

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爲比周則信之任之何嫌其爲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奸言觝排善類則當斥之絕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奈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意其類之皆賢也並蓄無收而不察其真與僞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非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之至公

烏可併其類而爲之升黜縱使爲君子之黨其間豈無僞僞假真而巧於附麗者平安可例以爲賢而是使縱使爲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平安可疑以爲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謂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真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爲黨非所以獎賢才而厚風俗也然則爲人主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公爲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希編補

卷之五

三

改

可以常爲泰而不爲否矣

88 牟子才劄子

起居舍人牟子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補報比因水灾冒犯愚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茲當輪對游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足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耶則妖孽之薰蒸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

書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爲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爲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爲循環此正天運闔開之樞世政屈伸之候國祚修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污之幾一息少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鑒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爲第一事雖棧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古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右編補 卷之五 三

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好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爲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右編補 卷之五 章

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儔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開汗青而慨嘆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卽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翁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爲未聚也

布編補

卷之五

五

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爲富貴所欺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箝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爲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剗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爲以禦小人之說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

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媚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吸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殺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

布編補

卷之五

五

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群凶閹觀時或小曹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罅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設局張弮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譏議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爲禍實大月暈而風礪

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播毒含蘊其姦足以熒惑主聽其辨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足以休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措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嫺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耻爲伍於小人於是立爲狡獪閃鑠之論以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爲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爲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爲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喻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爲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爲解散而爲屯聚而爲泰散而爲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

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計直惡之勿以迂踈棄之保全愛護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迓續主勢由此而不孤相業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礪際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不爲邦家之榮生靈之福哉不然君子一散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我朝聚散之故實參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爲陛下獻詩曰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時參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曰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論道經邦爲師傳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司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綿

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倖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備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

本編補

卷之五

三六

蔡襄奏神宗

神宗時蔡襄又奏曰臣竊以諫臣司衮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觀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僚之愆繆

臺綱之不振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綱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紊矣

司馬光上哲宗疏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脩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于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益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

本編補

卷之五

三七

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
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
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
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
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
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
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宣
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
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
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

右編補

卷之五

三十九

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
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
今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
處所上奏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
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
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達事理定
奪歸着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
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
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
數月遠者逾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

辭訟求決皆因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
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
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
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
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
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
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爲反復近
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
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
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

右編補

卷之五

三十九

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
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
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
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
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
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
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
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
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
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

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脩復欲令於事務時宜
差爲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

胡寅上奏徽宗

徽宗宣和中胡寅上奏曰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
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
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爲政又以明大
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
爲先務而况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音者韓於官明
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親而行之則於
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

左編補

卷之五

四

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不烈而無總
六曹有司之事至於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史一有
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
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
據此地勞心畢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無足
深恠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
無効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
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
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
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

之功庶乎可冀矣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元世祖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
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
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
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
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
失政也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
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
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
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
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
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之矣可

唐陸贄上奏德宗

唐德宗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
曰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
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
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
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
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
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
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
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
右編補 卷之五 四十一

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
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
士莫勝自惟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
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
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
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
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
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罔
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
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

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
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
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
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
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
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
人謂宰相徐美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
否美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
朝廷列位盡合柬在司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度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
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
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
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
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
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
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
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
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
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

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致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

有編補

卷之五

聖

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官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者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相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

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

有編補

卷之五

聖

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

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益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奸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

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開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欺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僚屬所束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受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循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

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寔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

有編補

卷之五

史

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入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入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

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進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

有編補

卷之五

史

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如聖有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

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言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司馬光上神宗奏

布編補

卷之五

五

宋神宗熙寧中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翦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

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趣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廢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預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司馬光上哲宗奏

布編補

卷之五

五

哲宗元祐中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舉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

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冀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應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上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表帥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三

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致合舉官

臣寮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催催促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

左編補

卷之五

五

立

官示罰卽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人

呂陶上哲宗疏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別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稟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所以防大臣之專恣

輩小人之僥倖也夫威福者天子之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今大臣進退羣吏一出已意蓋不守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尊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漸也

王覲上哲宗疏

刑部侍郎王覲上疏曰臣竊以祖宗來臺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便殿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虚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爲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茲在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召對親閱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爲多

陳次升上哲宗疏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於聖選切恐相爲朋黨相爲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爲權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葉夢得上徽宗奏

徽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爲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匹夫崛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爲己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槩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殆爲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

爲尤甚者其原本於重內而輕外且今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況阿附趨倂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爲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內爲榮進之塗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

右編補

卷之五

三

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奸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然臣既爲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爲郡

楊萬里上孝宗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官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

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

右編補

卷之五

三

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而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

民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謂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而不卽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

布編補

卷之五

五八

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

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獎可以漸革也

王質上舉賢能論

孝宗時王質上舉賢能二論其一寬大臣曰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踖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覩顏安據乎其上下

布編補

卷之五

五九

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牽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大臣使其施爲注措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拱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旣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胃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於衆人之議而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於蘇循趙汝愚夫其開胃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

者舉不可以有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
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昔者堯舜之咨四
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異朕位也四
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圯族然雖堯舜亦度其不可
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
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
岳遽以天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
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忌機於形迹之
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
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
右編補 卷之五 李

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
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剴繁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
非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已畏事而省過失者也
夫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已畏事而
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
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
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
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
之曰吾懼其奔蹶之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
臣之論薦也然欲其悉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陞

下少寬假之畧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
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津肆措意於法律之外而專
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
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牟滌上奏度宗

度宗時太常寺丞牟滌上奏曰臣既以知行之說告
陛下臣螻蟻微忱有不能自己者臣猶記去夏輪當
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皇帝玉音加獎因及
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樂論臣曰此曹無
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嘗因是而推求其

右編補

卷之五

李

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耻國之四
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
爲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
命故其既仕也攫拏貪黷但知其有利祿未仕則有
科舉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
而或者遂謂士習不正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獨以
爲不然先朝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
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
亦擢寘上列鎮獨耻於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
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有古人風遂爲國朝名臣科

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獎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爲本今士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惟陛下不以人廢言

張浩對金世宗

金世宗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

右編補

卷之五

李三

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乎事遂寢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

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爲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爲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爲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盍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編補

右編補 卷之五 李三

下卽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癯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爲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爲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諉爲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第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終

左編補卷之六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旰嫖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思 北助教當湖馬德豐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蠹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右編補 卷之六

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頴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一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于天性逆亂

之源自此開矣陳文既淆混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搆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范獻忠對中宗

右編補 卷之六

唐中宗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裴度上表憲宗

憲宗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

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
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
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弑亂山東禁闡奸
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
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
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
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
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
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樞密積解翰林而遇
遇如故

右編補

卷之六

主

志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宋仁宗時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近日竊聞李
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
自上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奸邪之迹陛下既
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
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
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
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
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
爲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未必肯行若不自

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
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
爲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
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
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
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
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忭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
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
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
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

右編補

卷之六

四

志

以彰聖明之德

劉安世應詔言事

哲宗時劉安世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又應詔
言事曰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
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嘗任職
官遣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
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
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
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
致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環

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社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
爲行蠱蝥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
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惠均被動植及其
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性陛下善繼善述不愆
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幾之暇鑒者先訓異日
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爲道地假借大奸伏望
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
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宋欽宗時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謬奏曰

布編補

卷之六

五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
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
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
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
痛加寬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
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安安石挾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爲害嘗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
有符節其謂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

不可縷數姑卽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
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
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謹乃於德惟懷
求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
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
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
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
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
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
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
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
鳧鷖在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
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
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
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王
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
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
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布編補

卷之六

六

范宗尹乞革欺罔奏

監察御史范宗尹乞革欺罔之風上奏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繼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

右編補

七

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卽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常同論朋黨之禍

宋高宗紹興元年大宗丞常同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黎成夷虜之禍

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結黨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逐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臣孫不可用上日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

右編補

卷之六

八

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賞罰

宋司城子罕專政之戒

宋司城子罕爲相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奸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

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

宋張方平主柄論

仁宗時張方平上主柄論曰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宸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

右編補

卷之六

九

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王戒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祗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佚王荒寧耽慢狎昵邪慝果行喜怒匪勤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閭閻有失之閭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奸必在中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閭寺柄在閭寺其肘腋必在閭閻蓋情欸密者則機隙易伺憑麗重者則指撓難及伏戎於莽中

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爲虺蜴之宅北司內省爲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爲弄檻之地庶邦列都爲斧鑕之場四方相仇蒸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哉歷代政教屢更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強臣得政蓋由厚味脂膏安安穩穩謂篋櫝已固局鍋不足嚴謂垣墉既固開旋可以弛倒鎗授盜脫輻自絕及奸微竊弄包藏結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霜爲堅冰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產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

右編補

卷之六

十

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爲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慎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之迹以爲鑒焉

宋祁乞專刑賞狀

侍讀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君失操之則凌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

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爲子罕所劫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爲主惠況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不自揔攝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毀而黜之夫毀譽行於上則朋黨成於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愛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交而輕公法捨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不可

右編補

卷之六

士

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爲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爲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鱷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麋鹿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於天下矣況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挺官以黨與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賞不值善人尚知恩又況陛下之德之明賞必善罰必辜耶魯國政在陪臣春秋爲諱之稱之曰盜況擁九五之不構摠天下之機樞倒持利劍以資斷割忽洪範之至戒襲子罕之覆轍輕龍虎之神威抵

春秋之所諱召袁促亂何所利哉比年以來日無盛光月行黃道氛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之應也伏望陛下上撓天形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手破群黨於私門奮乾剛擊雷聲行之一日天下廓然矣臣蒙恩深厚不敢愛死輕進瞽言惟垂裁赦

范鎮上仁宗奏

仁宗時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又上奏曰臣伏見自去年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又黑氣蔽日天色沉陰雨而復止者數矣此皆政事不決之應臣兩奏乞與御史辨陳執中事仍乞勝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

右編補

卷之六

士

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將以爲非而畏之也以爲是而畏之殆非陛下所以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爾而御史是非謬已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夫所謂謬者棄法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而不顧公道也務角勝也專於爲逆詐也陛下何不勅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

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宣帝時劉向爲丞相其傳婢有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爲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卽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自以過譴咎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署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有請代廣漢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爲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爲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七

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如此其決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職終身不齒如以御史所奏爲非亦乞依公施行所貴賞罰分明則風雨序而日光復矣

戒佚欲

彭龜年上光宗疏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古今害治之事非一而逸豫爲尤甚是以易之豫卦繼之以隨又繼之以蠱說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未有上下相

隨於豫而不蠱敗者也唐穆宗嘗謂丁公著曰聞外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公著曰此非佳事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沉酣晝夜綴雜女子如此不已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乎公著之言真識理道恭惟國家渡江以來大讐未復大耻未雪此政人主卧薪嘗膽之時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餘年內外宴安有若至治由宮庭達于天下百官至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園池大率猶襲宣和之舊家蓄聲妓人事遊宴上下一律習成滛侈消磨精銳墮曠職業至今日極矣自壽皇聖帝躬行勤儉風聲感動稍

右編補

卷之六

十四

十

稍歛戢竊見近日已開樂禁深懼士民故習復張此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夫西漢淳厚之俗皆自文帝一身發之今日國家所以困乏軍民所以窮悴士大夫所以驕墮皆由一侈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蠱敗事機所繫政在斯時陛下豈可不自任其責陛下儻使宮禁崇尚勤儉外庭未必率從其或不忌宴豫天下必將益甚臣觀天下宴遊之俗皆自士大夫傳之士大夫宴豫又自近習傳之近習宴豫陛下抑嘗察其所從來乎唐楊綰一宰相爾尚能使貴重大臣減損聲樂況陛下據天下利勢

感動之力萬倍於此孟軻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惟陛下留意

真德秀上理宗奏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倦倦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爲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爲陛下

本編補

卷之六

十五

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亦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日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立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祗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

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爲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警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煽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

右編補

卷之六

十六

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爲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爲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止固其效悠

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疑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民有自天之道故天亦天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鑑此又陛下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驚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盡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爲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

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魏了翁上理宗奏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

右編補

卷之六

八

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幻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

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

右編補

卷之六

十一

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無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為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謹名器

宋孫升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孫升又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故忠信爵

祿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夫忠義風節豈生而有之在陛下砥礪成就之耳苟爵祿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為忠信節義之事乎臣嘗謂給事中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為先非偷合苟容養交安祿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失過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意易回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輕付非其人哉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

右編補

卷之六

二十

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諫言直氣且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垪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元膺復為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若李藩裴垪可謂不負大臣之責矣今顧臨慨然論議封駁聳動中外既以河事之重遣使北道侍臣有欲留之者大臣既不克從又不獲時選補忠鯁端良之人以慰士望而張問老繆無耻苟容尸祿為朝士大夫指笑御史論其不職乞與閑散以養衰殘而

大臣姑徇人情悅其阿意既留而不去又使專給等之職備員素餐無所獻納則是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爵祿名器不足以礪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執政大臣豈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有愧於李藩裴垕乎伏望聖慈詳察檢會臣前奏出自聖斷罷張問給事中別選有德有識者任之以慰中外之望

陳次升上徽宗奏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右編補

卷之六

三

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所操之柄也權歸乎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

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用中道遠聲色崇節儉進忠良斥姦佞弛兵革寬刑罰徹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巧蠲宿逋以恤窮民省探報以防冤濫治天下之具何以加諸若行之不息終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誤恩擢於諫省輒敢引此以爲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高宗時校書郎王十朋上劄子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閹明皇親平內難懿孽后驕主之禍挈太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蕃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後權歸閣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爲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軍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爲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爲陛下憂之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仁宗時司馬光上劄子曰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雜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廢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廢萬幾乖戾亂之至

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卽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儒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佚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顯

右編補

卷之本

三

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術究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與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唐貞觀三年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無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關四門

右編補 卷之六

聖

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無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宋真宗降詔李邕論奏

宋真宗景德四年帝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子不列姓名言者請留中不下是皆攻人之短發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宣行則又違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臣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咸服官聯並勤夙夜固傾輸於誠節悉砥礪於廉隅恪奉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因循未革習以爲常馳競相緣免而無耻或攸司之曠廢或言事之詐欺宜頒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僚等各膺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

右編補

卷之六

美

示外者豈得頒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獎納規諫上曰卿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韋處厚路隋甚有諫疏言極忠益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以款誠結明主陛下亦欲盡察諸臣才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此詔若行恐非允當願令追寢以開言路

劉隨上仁宗奏

宋仁宗天聖八年右正言劉隨上奏曰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爲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疎遠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訐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于再三未獲諫直遂下此詔增置諫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四人諫官二人劉平道劉御史二人王頌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王頌御史二人王頌其間道輔賴秀

已在清途脩古稱職亦爲外任王頌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素靡漏言此乃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某等事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邪側目增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隳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秘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用廣聰明天下幸甚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宋仁宗至和元年知集賢院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

延和殿奏事面奏宣諭充乃是振職肅憲亦無他中
書意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旨以
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寬謫臣下今陛下
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意
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
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
所必恕中書却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使君
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
不直人不放言得以利已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
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使君
右編補 卷之六 无

之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
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善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
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
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
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
範五行僭則常賜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
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
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青望陛下留神深
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然竊憾此
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

聞

司馬光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竊思遠歲以
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擊鼓所以然
者蓋由人臣各務遂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
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
以群下紛紛日鬪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伏見
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
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
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
右編補 卷之六 无

各爲私鬪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
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徹當如日月發
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
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
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循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
此最人君之大患也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
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
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
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之所謀

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譽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強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謹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茲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惟聖明裁察

許翰上欽宗奏

欽宗靖康元年翰林學士許翰又上奏曰臣聞君子謂小人爲邪邪小人亦謂君子爲邪邪君子小人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說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始爲中司爲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

有冊籍成敗既效賞罰隨之今如臣言某人忠賢某人姦佞某事如是而將成某事如是而將敗陛下退朝則籍其說審克夷考而卒不讐也則按臣之言而坐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黻之前都俞渚矣又廷臣之間必有朴茂沉詳忠信不欺之士博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殺亂可質而定蓋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衣醜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者易審故也夫君志不定則群言繁興群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之明主能以其躬爲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呂願浩上高宗奏

高宗時呂願浩上奏曰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蓋大僞之言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奚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推勅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

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

崔敦詩論聽言疏

宋孝宗時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臣嘗謂人臣獻言靡不盡其誠人君聽言要當攷其效是以漢高祖嘉其敬之諫唐太宗思魏徵之言是皆利害雖一時所陳忠邪乃悠久方見此不可不察也臣嘗觀東漢盜賊之原惟劉陶楊賜嘗言之其後事作始閔故事得陶與賜所上章奏皆行封侯之賞臣恭聞神宗皇帝論開邊之非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神宗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唯趙鼎言之爾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臣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屈已受言歷觀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然而論思獻納臣下雖盡其忠考擇審觀人主當謹其術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群臣言事朕行與不行皆當記之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出朝臣章奏行與不行並置簿錄上歲終仍以副本進入禁中予以考其是非而究獻言之情予以驗其成否而要聽言之效又使群臣知其有此懷忠者得以盡言懷私者不敢妄言將見言必可復不爲文具

此於聖政實非小補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

孝宗時蔡戡乞優容言者疏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勵人人懷不能自己之意故無事之時固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爲伏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鋒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脩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幡然而寤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縉紳之士莫不爲朝廷惜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肥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餒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

忠義所激不得不然捨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世於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爲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已以來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都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慨發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彭龜年論群臣進言疏

光宗紹熙四年彭龜年爲秘書郎又論群臣進言早賜處分疏曰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且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

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議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爲德任之以爲愆然則怒安從而生哉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譖張爲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爲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譖張爲幻之人爲懼者誠不爲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群臣之言陛下旣疑而不聽則譖張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爲幻者可以投閒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群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群臣不由陛下爲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爲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群臣爲此不過欲歸過於上邀名於已耳爲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爲唐安公主

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爲過改之則爲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客竟失從諫之名褊心忌刻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慶曆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元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駁竟因

布編補

卷之六

三

燾辭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群臣獲仕清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跼蹐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徙何所不至寧肯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群臣之意臣恐譴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胷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慨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群臣之言酌

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張起說能惑聰明忠蓋之臣或罹擯棄實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墮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何如耳熙寧之世

布編補

卷之六

三

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懷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仇冑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仇冑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親政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

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劉克莊上理宗奏

理宗時劉克莊上奏曰臣聞之道路皆謂朝廷近懲多言之患稍有厭言之意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使諫凡嬰鱗直突苦口難堪之言皆霽威嚴和顏色以受之間有留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召或至於大用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既再當國虛右編補

卷之六

三

心無我凡意見枘鑿議論矛盾之人皆泯恩怨包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難合俄而驩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士大夫遇主如此遭時如此政之得失事之當否不有造膝乎不有附耳乎而自頃以來小大之臣囊封匭奏往往播騰上焉者失納約之義下焉者犯橫議之戒幾於太強聒矣然其大意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爾豈有他哉自昔議論之臣人主無失德則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歛陛下毋作其如此也求之在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口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

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清宮而張詠諫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發運使以治財而張拭諫不特此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儲貳者有諸生而諫花石者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故曰求之在上而已大臣無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大臣毋恠其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怨之所歸光薦祖禹同列以爲姻鼎薦九成言者以爲黨脩至於祖禹九成有所不免公著爲相願爲客求公著而不得者惟願之怨脩至於願有所不免浚爲父弑爲子其視師右編補

卷之六

四

淮蜀也軍民有百萬生靈由五十學士之譟臺臣有軍國大事付癡騃小子之語脩至於杖有所不免故曰求其在我而已不特此也有以堂後官私事訐普者有以交結宮掖詆彥博者有以跋扈誣琦者有以不敢辯明之謗中弼者何嘗爲諸老之瑕疵適足以見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我而已夫君相未嘗無聽納之意而中外乃妄有厭倦之疑非國之美也臣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相而後可以責備使遇猜忌愎諫之主沉愆怙權之相孰肯以身試不測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采用其言之可行者以涵

養其氣甄錄其人之可進者以招徠其類則盛德大業令聞廣譽在上而不在下在我而不在彼矣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金義宗正大四年時朝士多不盡言願望依違寢以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輅馬跪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軼輒輸有不恤言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法令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臣等每蒙延英召對親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沉寃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日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命令重則石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在乎行令

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

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常弘質所論宰相不合無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幸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

右編補卷之六

聖

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揔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正欲離間我君臣沅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置制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

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足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宋高宗時起居郎周麟之論禁小報狀曰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不應無有遠邇罔不是孚仰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蠱飭百度鼎新庶政登用賢雋屏除奸回凡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剗革而釐正

右編補

卷之六

四三

之矣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譸張之說眩惑羣聽如前日所謂召用舊臣者浮言胥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爲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爲實以無爲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事涉不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竊望陛下

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臣不勝至願

楊萬里上孝宗疏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賊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耻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爲用寬不用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

右編補

卷之六

四四

偏而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乎夫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日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貽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

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耻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察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爲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爲公卿而以皂隸自爲也侯伯不爲侯伯而以右編補

卷之六

聖

與臺自爲也名爲朝廷之大吏而實爲皂隸與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誰何奸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篚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爲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篚之緘題或日上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剝三軍

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攘之天下之箝篋肩相摩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貽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省卒徒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爲鞭靴之獎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不之禁而箱篋之大於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於上而詳於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賊之不可盡禁也哉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旣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貲哉哉必有爲之謀畫者有爲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

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爲用而不樂於人之爲貴已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饑已則綺繡而不恤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管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爲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爲斗粟豐之爲萬鐘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饑而不能出戶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爲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劑之簿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取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置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饑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

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耻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爲臣言有上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鞠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笞而黥不足作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笞一郡守之賊者矣而天下至今賊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

右編補

卷之六

四

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賊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賊得實者命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爲矣夫賊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爲賊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

任焉夫欲使天下必不爲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亡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爲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

右編補

卷之六

聖

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求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預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爲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賊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祿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爲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爲不威懼

之怠則必反而爲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窮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爲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其貪吏其非貪吏天子曰爾曷爲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爲貪者將曰貪不可爲也於是相率而爲不貪今夫其廉吏其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竟何以異于我於是相戒而不爲廉天下之俗生

右編補

卷之六

聖

終

右編補卷之七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肝姓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禮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五兩

右編補 卷之七

卒旅師軍之制乘馬器甲皆隨而具蒐苗獮狩因訓練之辨其鼓鐸鑼旗物號名之用教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爲農起戰則爲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別音聲相辨自三代至于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文皇貞觀中因踵隋制內爲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隸諸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千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承平

漸久武事不脩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起范陽并河朔獵留鄭衝鞏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焉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勲勞援用聚歛之臣廣爲歛剝之計生民膏血滴漚餘悍將驕兵未厭所欲而跋扈藩鎮之師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募集奸凶至乃撫息响濡育爲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爲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已擁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

右編補

卷之七

二

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時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匱無以贍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反鄆武俊

亂趙田悅擾魏襄世之巢穴爲藏燕之淵藪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傑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平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祖之北征也亦嘗制爲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鄙解縣國兵再保義軍奮拒號爲強銳夫界邊之郡民多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廩粟不衣藏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營卒

石編補

卷之七

三

利害常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考太宗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戶千爲戶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爲戶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爲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衆寡設爲團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頒官府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起驟趨擊刺之法州長巡行部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旣興命歸鼓鐸旗物兵器于官府各使執事于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營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寬

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而卒然爲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完兵無繼糧斯夫疲勢且奔擾百人譟突立可潰亂且秦之煩也以攻漢之危也以黃巾唐之覆也以兵寇此皆爲今於倉卒計非其素定無央全之策非訓練之銳奮挺爲戰揭竿爲旗而驟郡夷都如摧枯破竹瓦解土散溺漫莫遏雖乘朝之有繫抑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苑練以時戰士服于田疇部伍存于軍籍兵仗貯于官府粟帛實于帑庾寬其苛歛復其他徭調發立集事平隨散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調整內則禁衛驕兵

石編補

卷之七

四

可漸消滅雖戎虜有冒頓之雄叛將有蚩尤之強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顧議者以爲何如

蔡襄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蔡襄上奏曰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覆沒亡者十餘萬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黜差之計爲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鈐

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等同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參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帥之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美與兵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臨軍劉文裕王誨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大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諸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爲裨校部曲之差分爲前後左右之屬管兵

臣僚官員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以所領兵多少爲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呂公著上英宗奏

宋英宗時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兵農不分而耕戰並事平居無不耕之民有事無不戰之家故兵籍雖廣而財力不屈後世唯唐之府衛最爲近古開元以後其制復壞國家承五季之亂雖廢事草創未復古然祖宗之初兵不過數十萬故當時

右編補

卷之七

六

未見其害是後招募之數日增而簡練之法益弛平居則常苦於冗食有事則不足以應敵故建議之臣頗謂民兵可復而正兵可消誠以今之禁兵率以中等校之每人歲用錢糧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則歲費五萬緡至於民兵則非有廩給唯是給之土田或只將見今有地人戶稍寬其租稅省其力役以正兵千人之費足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今之正兵亦不可驟行減放但當卽罷招填益講民兵府衛之法使財力不屈而戰守有備以之強國捍邊實萬世之利也臣欲乞詔輔臣選識治體曉兵法或先曾獻議其言

可用者數人使議兵制施行

蘇轍上哲宗奏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聞薄賦歛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歛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若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施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熙寧中廖恩此數大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掠倉庫以至發兵命將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各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室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

右編補

卷之七

八

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廣勝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爲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笑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寮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隣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俟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

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

李綱上言高宗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唐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

右編補

卷之七

十

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寢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

右編補

卷之七

十

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卽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卽唐觀察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卽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隣路約爲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卽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

綱又上言

綱又上言曰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效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彊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借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

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爲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弱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

卷之七

十一

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震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爲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爲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

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綱又乞造船募水軍疏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

右編補

卷之七

十一

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依舊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

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六習擊彼之蹙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擬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

黃次山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黃次山奏曰臣聞制勝在將不在兵養兵

右編補

卷之七

十三

牙

在精不在衆渭曲之戰西魏以府兵萬人破走高歡二十萬衆者節制存焉故也府兵始於西魏而成於唐西魏才百府而唐置八百有奇以中府千人爲率則唐兵幾九十萬而西魏不過十萬也且當時諸將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曰八柱國宇文泰任總百揆元欣優游禁闥唯李虎趙貴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六人各督二大將軍每軍各統二開府每開府各統一軍是爲二十四軍部分旣明權紀自振身居行伍簪在朝廷若身使臂若臂使指折衝厭難誰敢侮之陛下天命中興爲生賢佐高勲鴻烈於古有光然而

法制捨攘非甚有紀謂宜哀多益寡酌古御今使柱國督將軍將軍督開府合祛欲豈可得而知按籍運籌不逃聖鑒然後歷吉日選靈辰北臨盛秋躬秉武節稽驪山大閱之制用臨淮校旗之法激惰偷之士角拳勇之才令行於軍氣當自倍敵人送死談笑應之警報夕傳銳師朝引風馳霆擊固不遑歎昔吳漢將突騎至清陽士馬甚盛悉上兵簿於幕府不敢自私郭子儀方燕客闕相楊綰散減音樂五分之四古之賢將所以能功名終始與國匹休者其設心類如此陛下推誠之素功臣體國之深今日事機如此之急倘何俟而久不爲哉事之克濟臣主同榮倘或不然舉無全地惟陛下留聽

右編補

卷之七

十四

牙

葉適上孝宗奏

孝宗時葉適又奏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而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

不敢校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待兵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強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知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表燮上便民策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七

寧宗嘉定十一年知江州表燮上便民策曰臣聞國以民安以兵強民安則國安兵彊則國強矣今日群盜之陸梁豈惟民心之搖亦由兵力之弱禁軍廂軍弓手土軍徒有名爾勇怯混般能否無別閱習不嚴武藝不精驅之以當劇賊如羔犢扞虎狼爾非其人固如是也泄官者不以為是爲急因循鹵莽以至於斯也臣自始到官深知此弊嘗因去秋大閱以銀爲的募能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則喟然嘆曰竭民脂膏贍養此輩將焉用之乃奪兵官之奉合其卒伍教之射藝無日不然臣亦躬按試之第其能以班賞月至

于三兵官激昂奮勵勤於閱習始還其奉臣復攷覆軍實檢柅姦欺自去秋以至于今削其籍者百六十一人未暇招補始以其贍養之費賞軍兵武藝之精者自是人多善射每按閱之時射中者其密如櫛而破的者亦無慮數十能者喜於受賞不能者耻其不若皆有勇奮之心夫同此兵爾向也拙今也巧向也怯今也勇向也有軍兵之名今也有可用之實教與不教其相遠如此哉夫武藝不可一日弛閱習不可一日緩漢之名將嘗脩攻戰之具受命引道不出於一日之間唐之伐蜀命將啟行亦不越於辰卯之頃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宋神宗時蘇軾於元豐五年又代滕甫論西夏書曰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
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
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
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
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
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以善藥磨治半
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固悟近日臣僚獻言欲
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
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存編補 卷之七 十七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
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
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
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
於此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
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
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
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
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數
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

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
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
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
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便公孫康斬送其
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
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
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
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
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
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

存編補

卷之七

十八

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
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
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
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
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
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
無節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
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
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辨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
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

卽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酋豪命以爵秩基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

布編補

卷之七

十九

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切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胡銓上高宗奏

宋高宗紹興間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古之論兵者或比之毒藥或比之養虎或比之淵水或比之火或比之蠶或比之蝮或比之井比之毒藥者以其可以殺人比之養虎者以其終自遺患比之淵水者以其深可危懼比之火者以其不戢必焚比之蠶者以其財用之蠹比之蝮者以其殘物之命比之井者以其陷人可畏是以聖王重焉設戒於詩則以薄伐爲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師爲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設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

布編補

卷之七

二十

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觀井之喻夫彭祖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謂逆亮之敗機不可失宜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爲快臣竊以爲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動不輕舉也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虜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練兵選將蒐乘補卒張皇六師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蓄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爲持重如彭祖之觀井則社稷之福也昔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下而
謀而成者也此誠今日之至計斷不容後議陛下
忽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宋高宗時直龍圖閣李光又進裴度平蔡故事曰臣
聞古之善用兵者必有正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
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衆所
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
李愬之入蔡陷不測之險以還非常之功可謂用奇
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銳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爲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宜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爲都統李光顏烏重胤
爲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
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柵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
到蔡黎明擒元濟其摧大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
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
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
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
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
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援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

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
能成其功哉

葉夢得論漢高帝制子

宋高宗時提舉洞霄宮葉夢得論漢高帝破秦項三
策制子曰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
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誠非群臣所能及夫兵無常
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
盡彼已之情者不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笑既定宜圖
萬全臣不自揆度管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
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願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
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
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強暴興起之初望風畏
慄而不敢爭高帝處亢滿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
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
三而兵強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
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決勝之勇
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
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
始高祖入關南陽守斷堅保宛其舍人陳稀說高帝

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齟果降封爲商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將掠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故隋何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酈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與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斥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絕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拔榮陽高祖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斃惟多方以謀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榮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強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舍榮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輯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鄭忠計使盧縮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薦食上國不强於秦項陛下智勇

憂勤席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爲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比者特降詔旨立爲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飲至策勲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其官萬人則授其官其昏迷不恭恃賊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

右編補

卷之七

三四

華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亡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絕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鄺瓊始奔虜嘗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爲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間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

世籍雷仲之徒擇形勢便利往來游擊於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而俱三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賊兵若盡窺而漢飛繞出其後期同會於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其衝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

余端禮上言孝宗

宋孝宗時知烏程縣余端禮上言曰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聳其氣敵彊者先實

若編補

卷之七

五

三

後聲以伏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高無王庭者聳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諶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變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

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蹙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

衛涇進故事

宋寧宗時衛涇進故事奏曰乾德二年王師伐蜀太祖設氊帷於講武殿絮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卽解所衣貂裘遣使馳驛賜王全斌仍諭諸將

若編補

卷之七

五

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臣竊謂用兵重事也師旅之行聖王常有惻怛怵惕之心故其暴露勞苦雖在將校士卒之身聖主每若以已臨之是以隆冬而察其祁寒戰疥之患大夏而念其淫暑瘴熱之煩惻焉有所不安是以天下知人君用兵謹重之意而忠臣誼將聞其言而感發則說以忘勞孰不奮身而致命趨事而圖功哉六月之詩曰戎車旣安如輕如軒當此之時民無疲困之嗟者蓋用是物也我太祖皇帝興念西征將士之艱難序其情

而閔其勞至仁之心對越天地寒燠之變其謹其重不敢忽易如此則其激勵王師豈區區所謂挾纊投膠可以髮髯其萬一乎不特是也其興討澤潞詔旨諄然有曰當九夏之炎蒸念六師之勞苦太宗皇帝并汾之詔亦曰冒暑天之炎酷涉山路之險巖深以勞師動衆爲念大哉斯言此其所以成汛掃宇內之功歟夫舉至難之事者必懷無易之心處至尊之極者當體至勞之役茲烈祖興邦之不憲今日之所宜取法者也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又

涇又進故事曰後周顯德元年北漢入寇周世宗大敗漢兵于高平初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與北漢兵遇輒引騎兵先遁至是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以其事訪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稱善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世宗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

遂并誅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及賞高平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臣謂國家之廢興繫乎紀綱紀綱之脩壞在乎刑賞古今未有舍是物而能立其國者也嘗讀夏商之書誓軍之法嚴厲若此與其他憲度凜然不同誠以嚴於用衆者廼所以不輕用其民也易曰師出以律而其彖以正與剛爲主蓋非正不能以用律非剛不可以行律晉文公克城濮之功必正顛頡祁瞞舟之僞之罪以徇于師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君子謂文公三罪而民服不失賞刑之謂也淺淺霸業猶知紀綱之必肅況有天下之大乎周世宗雖叔世之事而振旅華情亦足以興起國之人高平之役將驕士玩望風輒遁幾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宿將無所容貸而後紀綱可舉所謂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誠哉至言也夫用衆臨敵法令必明者蓋能使將士畏我不畏敵苟不畏我則皆畏敵矣若人人皆畏敵則緩急豈不大可慮乎自古敵國相持士卒之衆寡未論也甲

兵之利鈍未論也紀綱一整一玩則整者勝法令一嚴一弛則嚴者勝我藝祖皇帝汛掃天下精兵不過數萬常以少擊衆蓋謂此爾觀其治王全斌討蜀不能戢師之罪正行營諸將交州失律之誅戮石進等汾州不效命之失威令剛斷之必行則紀綱之肅可睹矣成憲昭然周世宗之事又未足多論也

許應龍進故事

宋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曰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契丹既請和召宰相樞密宴於

石編補

卷之七

行宮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焉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邊寇戎雖動遵聖略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敗戮皆出宸謀然分憂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勲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觴賜之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等朝辭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忠有小嫌意不釋然朕知決無此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私讐小嫌何足校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二人感泣再拜臣聞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況師克在和不在衆爲將帥者苟不戮力一心互相傾軋則事

勢扞格勲業何由而成然同功則相忌雖廉頗之賢猶不能免況其下者乎惟忠於衛上者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如藺相如之用心則并謀合智尚何強敵之足慮哉奈何人心多私惟欲求勝賢者妬之能者嫉之應援則蓄縮而不前獲捷則懷奪以爲功甚至變易是非百計讒毀惟患其成而幸其敗既無同舟共濟之意遂至形單勢弱大敵莫當敗衄之患大率由此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元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無功夫兵有多寡之不同而功乃成敗之相反豈前勇而後怯耶蓋元朔

石編補

卷之七

三十

之役諸將校力戰公孫敖從大將軍獲虜韓說從大將軍獲虜李蔡趙不虞公孫戎奴又從大將軍獲虜元戎與列校和協如此是以兵雖三萬亦能取勝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不平廣願先當匈奴而青并出東道廣固辭之青固遣之廣卒以失期敗而青亦以不見敵不封是知將帥不和兵雖五萬亦不能成功由此觀之則師克在和不在衆真至當之論也肆我真宗因繼隆保吉更相推遜深嘉而屢歎之謂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勲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高宗因

劉光世韓世忠有小嫌丁寧戒諭令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無校私讐今日朕爲分之遂皆感泣竟能協力以成紹復之功今日疆場未寧正賴將帥同心合謀緩急之際當慮唇亡則齒寒亟於救援庶幾首擊而尾應易於成功倘以祖宗成訓昭示將帥必能仰體上意無間彼此以圖尅復之勲然而惟實無常祇功輕重苟功多者賞不厚則宣力者有不滿之心無功者不辨別而例加褒擢則用命者懷不平之念既不滿而不平必相傾而相忌戒飭雖至豈能強使之和哉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如裴度所言則感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激思奮相與協謀戰必勝而守必固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

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鑄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漏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察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爲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觀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爲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

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克實民川家足本末相稱表裏相扎誠天機神筭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選鎮以寵勳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尊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逐之將謀於恢拓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無道鎮地逾四履銳卒藏於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之虞而

布編補

卷之七

七

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悍將連衡按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獵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絕耗斃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所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詔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質貸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爲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師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

且東山之征以剋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將軍爲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本則理俎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冑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

布編補

卷之七

七

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武以引強爲材羸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捷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曆置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計議事干軍國秘未宣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煩多乃用中人使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相分總文武謂之兩府焉噫夫欲論致治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漢唐之盛終不至況曰三代之道與臣策事迂鄙必謂其

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

李薦上哲宗論

宋哲宗時李薦上論曰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矧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界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攷其可必爲國禍不求其良必爲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跡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爲家四海爲畿甸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受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蓋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茂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死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勇不能也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

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政如神人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悅以使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功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蓋方其蒞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爲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中不制於地下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俸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愛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勳名之權輿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

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壘小材如盃以盃受壘過則溢以壘受盃縛乎無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于至軍敗國辱家殘身慘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五

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策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九變則真敵于全敗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于晉秦伐阿鄆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于齊孫武十

三篇之說闡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強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強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爲疑卻氏狐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爲間韓信奮於亡虜魏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挾親實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拘士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五

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李薦又上言

李薦又上言曰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亡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

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以不戰屈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以不戰屈兵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亡國而不卹者也非亡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與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與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衛士樂附則將威令毆無罪之人以犯難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忍羅置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整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心謹

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伏致人以養氣謀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殺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褕走單于破東胡降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毒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旣不敵而強弱又相遠兩軍旣陣而擺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爲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爲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爲問靖以愛設於先威設於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刈兇渠以掃撓槍備延陀於關內伐突厥於定襄盪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危國亡師之不暇况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

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將以慈爲主以勇爲決卻視尉繚之說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思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驚王剪之父子世爲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考之凡攻其國拔之伐其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

右編補

卷之七

中

七

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哀歛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強未幾而爲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閭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性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吳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

有食邑吳曰吾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爲荊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脩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飲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策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勒而至子實身吊婆葛而爲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

右編補

卷之七

中

七

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出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德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徇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藉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流血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

而深詆之奈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爲重孝治爲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爲可重也陛下念哉

韓元吉進故事

宋孝宗時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於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而右編補

卷之七

聖

退臣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帥之材以智畧爲上技勇爲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並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解者何人哉若從義者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爲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坐歎賞以爲精絕矣復慮諸將耻於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乎真得帝王御將之法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於張建封矣第以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顛馳騁

之患爲言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詰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留神萬幾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楊萬里上孝宗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爲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右編補

卷之七

聖

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終曰無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

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爲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烏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如是而爲徒如是而爲鼓鐸獨鏡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天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

布編補

卷之七

聖

聖

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徂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

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慙矣棘門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無恠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於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毋怒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其中而試之於其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

布編補

卷之七

聖

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芒芒然以求而求又不

又

楊萬里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憾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

之既然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憾無相相
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
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
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汨乎其
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
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
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
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
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有
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

布編補

卷之七

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櫟豫章也
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嚮之求木之意也
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
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
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
何擇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辯也李廣之
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
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
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
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

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
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
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
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
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
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
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
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
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爲人書而嗜酒
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

右編補

卷之七

果

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
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
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
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
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
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
天下之無將也哉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宋真宗時楊億上奏曰臣本州自去年已來秋稼薄

熟時物雖至騰踴人戶免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麥倍稔蠶績頗登餼糧漸充菜色稍減然以山越之俗陸種甚微所仰者水田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絕塗潦不停仍歲亢旱泉源罄竭旬浹不雨卽溝瀆揚塵稻畦焦枯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自夏至後絕少時雨烈日流爍炎風數興高仰之田殆至枯槁卑濕之地如沸如羹比戶嗷嗷大命近止臣遂率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及大川近郭之玄宮梵刹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湫潭之庶水族者亦用致祠造龍於壇

右編補

卷之七

甲五

事遵古法徒市於野克體前經而雲漢昭回蘊隆彌甚尋於前月十六日相次降雨不及寸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懼罔敢遑寧編列之民殆於殞穫比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不禱精誠備盡靈眈蔑然臣忽記憶往年任院供職日適值歲旱學士承旨宋白爲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嘗薄遊關輔寓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祈禱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瓮中漬之以水蒙之以雜樹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一枝沾水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

與雲吐霧雨今霽施汝今歸去如是者無晝夜嬰繞而言明日大雨遠近告足臣潛疏於牘背至是檢閱得焉卽以十二日初旭與知麗水縣事殿中丞甄旦詣城北集福院如其法請禱少頃臣與甄旦出自北門各遵歸路忽有微雲自東北起良久彌漫至午未間暴雨及寸餘由是陰結未解至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三四尺溪谷漲滿溝塍流溢禾黍之藁然者芟芟而發秀草樹之瘁然者欣欣而向榮村民荷蓑笠以謳耕夫奮襜褕而舞萬室之安堵如故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土獲遇

右編補

卷之七

甲五

有年慶抃之誠萬萬常品臣又念鳴吠之伎前哲不遺芻蕘之言上聖斯採所陳祈請之術親獲感應之徵理近恆神事不經見頗爲猥鄙有黷高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之無隱昔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跂跂胠胠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雄亦云執蜺蜺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泛海忽陰暄舟人譁言龍見洎亟起視之見垂尾於雲間正如蜺蜺之狀良久雨大作卽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臣旣獲嘉應敢不上言于冒宸嚴伏增戰越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宋仁宗慶曆二年右正言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
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
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觀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
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
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
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
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賤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
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以來於京東等
布編補

卷之七

聖

處借支司農常平倉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
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碍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
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
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
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
若以賑濟饑荒此固常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
緩急賞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賄以數百萬之
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
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
仰疾速施行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

施行

劉敞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城中近日流
民衆多皆扶老携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
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
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
心臣猶謂但可寬眼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
如良醫療病必先審其源病源不除強食無益今百
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強者流轉弱者死亾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

布編補

卷之七

聖

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
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脩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
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
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述天人
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
皆已得人所施爲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灾
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
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實切今羣
臣爲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糴米名爲救濟其實亦欲
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

反寒率多雷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期陛下速恩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鄭俠進流民圖狀

宋神宗熙寧七年監京師安上門鄭俠進流民圖狀曰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斫伐竭澤而漁大營百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

布繡補

卷之七

致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爲福也當今之勢猶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歛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

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強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剗割生民侵賤及骨使人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

布繡補

卷之七

七

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稷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良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

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善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閭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膠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假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

漢謀效

韓維對神宗問

是時俠監京師安上門以疏及圖詣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爲密急事疏入上覽畢反復觀圖長嘘者數回初韓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閭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知人情至是維又言近日畿內諸縣督索青苗者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催屯苦夫動甲兵危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通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上感悟卽命維草詔二十八日詔出人情大悅三日大雨自俠上疏至雨纔及浹辰四月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上出俠所進圖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脩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何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是日有旨放俠擢發馬遞之罪安石因遷定力寺求出其黨不樂爭言於上或以爲心狂以爲非毀良法

或以爲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俠付臺推劾遂有旨下開封取勘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宋哲宗元祐間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乞復義倉疏曰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取爲良法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典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灾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歛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歛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

布編補

卷之七

平

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帝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今平糴之法旣已脩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鎮有巡檢解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歛散其餘

例令有司更加脩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宋孝宗時集英殿脩撰趙汝愚知信州又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曰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糶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強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剝攘擄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

布編補

卷之七

平

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厰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

如以臣言可採卽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
同共措置先次施行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
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命參知政
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
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
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
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
敞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
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
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
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
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
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
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

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其渠自滎陽五出池
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其渠漢明帝
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
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
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
渠外東合濟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
此又無郛之水卽春秋晉楚戰于郛郛又音汭卽汴
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
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
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

右編補

卷之七

六

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
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
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
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
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
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
十餘萬開邳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
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
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
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瀉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滑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

右編補

卷之七

空

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淮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首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

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卽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隄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杜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提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疋並萃

右編補

卷之七

空

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闢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於濟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范仲淹上仁宗奏

宋仁宗慶曆間守平江范仲淹上奏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以埋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產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湖未歸朝廷蘇

右編補

卷之七

李

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右河塘大半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粟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係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

總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寒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而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宋哲宗元祐間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乞開杭州西湖狀奏曰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

右編補

卷之七

李

半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

年之間遂壅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對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壅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

右編補

卷之七

六十五

六

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芡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狹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更卒撻擾泥

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

右編補

卷之七

六十六

六

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損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

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畝則農民父老與兒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軾乞開運河置牐狀

軾又奏曰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

右編補

卷之七

大

前至北郭穿闌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壞若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藉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漸江兩開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惟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

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茆山塩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濬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曰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

右編補

卷之七

大

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公沂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百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計其深淺以

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永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旁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問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築地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岬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

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更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世事非知之難言之亦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

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軾爲翰林學士承旨又上奏曰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

右編補

奏之

七

甚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獨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已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凡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

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拱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

右編補

奏之

七

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鏐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張閣上言徽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上言曰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汎往來平無寧歲而此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卽回薄

巖門白石一帶比岨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岨岨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脩築之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濬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牌堰自可瀦水惟汾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脩治兼汾河下岨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

右編補

卷之七

十三

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而運河淺也若脩固運河下岨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間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瀦惟無錫五瀉牌損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脩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揚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牌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

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

宋寧宗時臣僚言鹽官海患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岨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潰蕩爲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犇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焚魚腹乎况京畿亦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牌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

右編補

卷之七

十四

往來客船絡繹兩岨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淹沒之患而裏河隄岨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克實不爲怒潮所衝從之

衛涇上寧宗奏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聞饑饉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利地利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脩亦不容無責焉竊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湖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溯西遂爲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小有

水旱不能爲災自豪右兼并之家既衆始借壘關之說并吞包占創置圍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淺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亦無幾矣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爲甚急江湖深廣則蓄必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容受必少水則易溢未免泛濫之憂旱則易涸立見焦枯之患事理曉然州縣之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勢力足以陵駕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誰何浸淫滋廣江湖之利日廢月削無復曩時之舊圍田增租所入有幾而平歲

右編補

卷之七

倍收之田一罹旱潦反爲不耕之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農人失業襁負流離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矧惟國朝成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澤與衆共者不得禁止及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人請佃承買并犯人糾劾以聞及瀦水之地輒許人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差官檢視應停蓄水利河道有湮塞壅遏去處照舊來界至悉行開掘仍每歲巡察此淳熙三年

六月指揮也令湖西諸郡約束屬縣如有給據官民戶買佃江湖草蕩圍築田畝許人戶越訴置之重憲仍委監司糾劾此淳熙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自令下之後尚復圍築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給據與不告捕者併坐罪此淳熙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匾榜大書人所共覩其他藏於案牘者當不止此奈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破壞或謂垂熟之時不可毀撤是知千百畝之田爲可惜而不知百萬畝之田尤可惜不忍於強橫之一夫而忍於貧弱之百姓上澤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沮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不上通此則有司之罪也臣恭惟陛下愛護本根訪民疾苦詔旨屢頒不爲虛文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斷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要束本路監司州縣常令遵守仍委御史臺覺察法不徒立務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擇幸甚

貼黃臣所奏圍田止爲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廣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產多蓄無賴惡少及刑餘罪人號爲佃戶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

稍不能給數十爲羣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卽被剽略甚至殺傷間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竊恐饑荒之歲遂爲淵藪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賊之一策伏乞睿照

布編補

卷之七

七十一

右編補卷之八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令盱眙劉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奏曰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

布編補

卷之八

丁

向

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

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爲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卽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

布編補

卷之八

二

關於田也則費大而不効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良

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市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鏤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惟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新舊亦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

布編補

卷之八

三

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小事以傾軋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以意反施於聖人之所信而謂不人於王法之所當

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
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
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
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
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
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事代
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終歸於道苟以爲非即何不止
之迫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貲以爲軍計
秦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結縈以爲之慶而不
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

右編補

卷之八

四

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
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
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
戶等使之槩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
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
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
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
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
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
司農奏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

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撿其危
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
君之義耳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
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
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
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
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
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
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
也若夫馬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抹正已之進退又姘媚而不決
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
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
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
自爲名而潔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
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
而發其怒不唯難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
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
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粹然如淺丈
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

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今臣等分析分析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

右編補

卷之八

六

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懣懣愛君待罪之心

蘇轍代張方平奏

蘇轍爲陳州學官代張方平上奏曰臣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

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間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益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日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勳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

右編補

卷之八

七

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詔布號令勸率宗族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養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怨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懷恨者凡有後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懷恨也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之所施人情之所安耳

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奸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肯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經營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疆宇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遠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

右編補

卷之八

九

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御營三出而爲出錢顧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諍者章交於朝辨謗者聲溢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曰其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持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頃兵營之策其當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

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策再生戎患惟幅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勑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

右編補

卷之八

九

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耶非耶陛下下犯逆衆心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羗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羗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憂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

曰不遠復元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候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肯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燠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群盜浸淫蔓延滅而後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

右編補

卷之六

十

至此雖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盛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勑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切以爲過也雖然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

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取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切竊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臣下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陸游上光宗奏

宋光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饑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簟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收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

右編補

卷之八

十一

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厲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畧所謂事起子第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歛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候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能忘顧一時社

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
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
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逾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
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
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
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畧詔輔臣計司
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
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
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
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
右編補 卷之八 主

彭龜年進故事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進曰戴盈之曰什一去關
市之征章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
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之不能
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
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
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關之如

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
能者果何爲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
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
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
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
能爲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爲國猶有資
於橫歛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
不復矣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爲此論以其易入
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
右編補 卷之八 主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時洪舜俞進曰魯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聞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備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自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畊收其歲人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初法履田以稅之國用不足益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譏豈非初之所矧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公罷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歛如蠶之生蠟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偏也武帝紀書初笑商車初笑緡錢初權酒酤頗識此意

右編補

卷之八

十四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給事中廖剛上奏曰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爲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閱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指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常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

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爲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益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項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昔者維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况無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者誠行則兵食足而民力紓矣豈徒如此種粟旣多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爲之諸將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強之術而中興之資

右編補

卷之八

十五

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覬彼之爲而輟務勝之抑未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孝宗奏

孝宗隆興元年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憚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

布編補

卷之八

去

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

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爲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蒲博而飲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爲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耨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瘞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爲濟饑許下之役是也

布編補

卷之八

去

行之邊地則或爲備敵或爲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

右編補

卷之八

十九

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它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問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過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爲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爲均稅之額盡蠲內地之屯田以爲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

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臣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僞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用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且授焉官其費民其俸矣益爲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爲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簡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右編補

卷之八

十九

元虞集上言英宗

元英宗時虞集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諭京師特東南運糧爲資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葦蕘之場也海潮日漲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

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大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傳子孫知軍官之法則東而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右編補

卷之八

二十

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襄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親募畢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則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日之勢當依兵而立兵以爲國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

右編補

卷之八

二十

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斛六百萬碩廣濟河六十二萬碩惠民河六十二萬碩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糧惠民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平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斛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廻聖鑑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東漢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是漢

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釐食之人謬延逮及益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實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蝻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質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益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

陛下寬鑄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際更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所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假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應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唐楊炎上言德宗

唐德宗卽位楊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

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災焉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叅計斂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人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右編補 卷之八

二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食貨輕重論曰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群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於穀帛然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作爲貨幣以通有無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而不竭貨遷而無窮自燧人氏至于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法爲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其地利察其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於君上矣夫至動而不齊者莫甚乎人

心衆趨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故齊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繁之短則伸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莫如益寡損多必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勢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爲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士有粒積目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剝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令綿繒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散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于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具

右編補 卷之八

二

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廩不爲之實帑藏不爲之積其故何哉益物有貯滯利有稽伏開塞無術欽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剝奇贏累年無拾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致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益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畧大而覈小忘遠以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與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爲也臣應之曰今天民有教金之業者猶知坐廬行販準時趨利特其緩急以雄井邑况於爲國乎况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裕

弱國可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因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于唐氏開元天寶時不冒出海寰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慎矜韋堅王珙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通利途而專取於民倚法以美權歛怨以構禍四方騷動遂用傾危寶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官厨無無時之積禁軍絕餉畿甸百姓接穗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傲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巡院距京師置迤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布編補

卷之八

三

之濱積貨滯利之多而不知通洩東有遺東西有餓享而不知聚散冗游蠹蠹之害而不知去也乎意者任之而不盡其材遷歷之遽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爾誠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郎官已下至于黃綬無限卑吏惟材是用爲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以成効責之必有管葛之材出焉自然和鈞齊物關市不乏貨用足而國力贍賦歛寬而民生安矣謹論

畢仲游上哲宗奏

哲宗時畢仲游上奏曰昔嘗有興作之說動朝廷朝廷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故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舉凡吏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益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今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嘗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其不足之情脩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際而言不足

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里
達市井從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
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况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
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稍之
費有重兵宿衛邊城守禦之計有大河隄塞戎虜餽
賜之勞前古之君固常患不足而又探不足之情脩
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則雖致石人
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
罷而可復置免役蠲而可復欲鹽法去而可復存使
禹稷復出爲天下爭將無奈何爲今之策當大舉天

右編補

卷之八

文

山

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
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
省幾何弊在造作脩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脩營其
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
行舊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末巷婦人資用之多也
則定職掌私身之數非先帝御幸者一出之其省幾
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
役坊場河渡戶絕庄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萬如
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
入之常半爲贏餘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

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廩之粟亦將十倍於今
日而既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則將如丘山河海之不
可盡以此明言於中而精計乎外俾朝廷曉然知天
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
足之隙不可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則青
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
如既飽之人強以芻豢猶不肯進况藜藿菽黍乎問
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銜軍蒐卒
封椿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
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盜賊公行守令不

右編補

卷之八

文

山

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害至今
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邪以兵不足而存保甲則知
財不足而新法之患可以復興也

葉適上財總論

葉適上財總論曰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
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
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
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
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
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

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括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

右編補

卷之八

三

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筭之政而國聚錢大驚天下之官爵以致之益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感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日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窶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

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行師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感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

右編補

卷之八

三

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今日財之本末推古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成效哉

辛棄疾上光宗疏

光宗時辛棄疾上疏曰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

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通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勢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

有編補

卷之八

三

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謂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爾至於村鎮落稍遠城郭

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正以見在數泄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爲率論之其已輸於官者十萬藏之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興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畿

有編補

卷之八

三

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况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買於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贏餘顧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年諸路之民雖於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今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慮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紐作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解發却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

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貴之諸道總領轉運立爲條目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俟得其人嚴寘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弊緩急之際朝廷無乏與之憂其利甚大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上制國用奏曰臣聞用國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夫量入爲出一有司事耳而必爲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

右編補

卷之八

益天下之財其入也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損之各異權其多寡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官衛之賤士則領之魚膳醢醢之微物則領之次舍帷裳裘服之末用則領之以至官寺嬪御洒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官之事無貴賤無巨細皆隸之冢宰也冢宰曰與天

子論道經邦則其情親內而王官外而官府無不統則其權重惟其親則議論所建人主無一不從惟其重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故九賦九貢既有以致其財矣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卽王制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爲國冢宰不能制不足以爲冢宰由一歲之近以至三十年之久皆逾數而通計之其謀之深慮之遠不輕於用其國益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內史遂失所謂制國用之意唐宰相下領鹽鐵僅供有司之職又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蓋不知夫古人設官分職冢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宰提其綱群有司理其目冢宰揆之以道群有司守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詔旨丁寧有曰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向來二三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進呈條具理財事謂宰執曰戶部財計見今供具歲入名件較之

支遣之數每歲只欠三百餘萬緡若行那移亦可支
遣得過是國家大計非獨外庭不敢忽當時雖九重
遠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
問之戶部戶部莫之知問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
戶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庫已竭而謂
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
不聞他策惟添一撥紙局以爲生財之地窮日之力
增印楮幣以爲理財之術而已楮已益多價日益減
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強其從
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將

布編補

卷之八

三

激而爲亂矣如是焉而猶不早爲之計豈不大可懼
也哉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於國
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是
雖爲而何益論造楮有疏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
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
行是雖言而何補臣愚欲望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
之遺意近法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
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
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辦所出不敷於何而減損既
思之又思之揆事理之當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

轉移開闔之用以副陛下之責望者或曰論國計於
今日不過理財節財二事耳理所當理所以防滲漏
之弊節所當節所以革冗濫之習是二者夫人皆知
之皆見之曷不詳舉以達宸聽必待宰執建明乎臣
曰不然天下大政令大更革非人主定其意向則其
事難非大臣進其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人主謀出
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所不言言無不行有
所不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開其端
而欲陛下與二三大臣自爲決擇正懼其輕且泛也
蒙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此正其時厥今要務孰大
於此惟陛下留意

布編補

卷之八

三

劉克莊進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曰元祐初以李常爲戶部尚書鮮于
侁爲京東漕

臣嘗考論古今自漢中葉筦權之法行上而公卿
下而賢良文學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
賈誼董仲舒名儒唇敝舌腐而不能少殺其勢惟
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寇準蔡齊王堯臣包
拯宋祁張方平蔡襄之流其人平日既持賢良文
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乃爲建豐終不敢背儒

者大旨此其所以異於漢也熙寧改法初猶用程
顥蘇轍爲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於是
司馬光得政內擢李常爲版書外擢鮮于侁爲漕
以救其弊元祐相業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
脉宜迂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採伐顧今天下
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之禮不可闕掖庭之用
不可會臣非敢立高虛之論直以理財爲非也昔
之理財者權抑富商巨賈之盜利權者爾逐什一
以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
爾營斗升以育妻子者不問也天地所產海之魚

右編補

卷之八

八

十

鹽販之薪蒸漆泉締紵之百貨械器陶冶之一藝
盆販夫販婦園夫紅女所資以爲命者苟操幹之
無遺則歎愁之寧免漢美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
爲官市害及鬻樵之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
權酷權契信有遺利今囊括殆盡弓張末弛俸失
利源邑困繭絲之取邑無生意民受池魚之殃治
世氣象不宜如此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
堅踵漢庭鹽鐵論之弊失先朝前輩儒臣治賦之
意麟趾之澤息蠶尾之謗興將安取此臣觀今日
事勢損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

易言也捐末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令三司吏各
條茶法第爲三等曰上者取利大深可行之商賈
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真計臣之心也王旦
遣漕臣曰朝廷權利至矣真大臣之言也惟陛下
詔廟堂省府亟圖之

崇儒

宋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論伊川學狀曰臣忝預從臣
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
庶幾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

右編補

卷之八

三九

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
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
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
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
代之真儒也而願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願之司勸
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
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
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
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

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却

右編補

卷之八

四

皆進用樗真其門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大體雖其高第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樗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狀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

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學者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

右編補

卷之八

聖

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學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縱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臣等亦有程頤及其弟程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卓國之阨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願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顯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

右編補

卷之八

四三

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袁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經籍

後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後魏宣武帝時殄寇將軍符節令江式上疏曰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

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無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右編補

卷之八

四三

志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敎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皆用八體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所據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者爲張敞從之受涼州

刺史杜鄴沛人授禮部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

右編補

卷之八

四

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恣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殫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

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善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敎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禮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

右編補

卷之八

四

十

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兄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籍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說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惴惴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

右編補

卷之八

四

十

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露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紉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金

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義不知者則闕如也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右正言陳淵因面對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從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圖識

張衡上順帝奏

順帝時太史令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音胡歷反其

歷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

謂之識書識書始出益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

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

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

父子領校祕書閎定九流亦無識錄或哀之後乃始

聞之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尚書堯使絲理

洪水九載績用不成絲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

云共工理水比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為

蚩尤敗然後堯舜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

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

布編補卷之八

置在於漢世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

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

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隨

職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

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

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傳前隋書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其未得其末元

中清江表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

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

事以為證驗至於未建復統則不能知末建建帝即

謂廢而後立言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

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

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識書譬猶盡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

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國史

宋歐陽修論日曆疏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歐陽修論修日

曆疏曰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

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

布編補卷之八

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

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

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

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

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

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

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

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

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

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祇據此銓次繁

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十

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祇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麗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脩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

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定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僚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劉才邵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劉才邵上奏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記言動制作示勸戒以貽後世莫不有史動則左史書之若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若尚書是也至於禮樂刑政因革損益因時不同則後之人從後修之以傳於若禮經所載是也三者之法相須以成闕一不可唐虞三代之盛典章文物炳然見於簡牘之間豈無所自而然哉至左丘明

采諸國之史因經立傳而言記合爲一書司馬遷網羅古今以作史記遂變編年之法班固而下因祖述之一代典章雖見於志而以理難詳載遺落者多至唐正元間蘇冕始爲會要考其纂述之意豈非小補由此觀之後之爲史者實錄以存春秋編年之法正史以循遷固記事之舊而會要以追法禮經之意豈可偏廢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制作明備陛下光昭先功欽若成憲累朝大典旣已全備惟是會要肇自於建隆續修於熙寧凡三百卷而元豐元年已後近因邇臣建白已頒明詔命館職之臣載加讐校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矣然自元祐元年以後尚未修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館職讐校舊本畢日接續編類

律曆

晉摯虞駁潘岳議

晉武帝時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尚書奏曰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尚書郎摯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短長之度其作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

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鑿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唐虞之際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計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執物垂則示人之極此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褒贈

宋高宗時直祕閣喻汝礪上高宗疏

疏曰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雖然雜於群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爲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停儲粹清肅然有威神姦紂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

故臨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亂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粟糧漕庾以爲之備良夫選卒以爲之戰而微忠臣義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無捐軀殉國犯患觸諱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使忠魂埃滅義骨冰漸歲月荒老無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嘆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

右編補

卷之八

書

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據近日明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議者以爲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著之臣謂孔子立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蓋詢摺紳記錄之所傳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臣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邊鄙老卒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無記高懸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

于以掇十一於千百振已沉之幽憤亦足以討僭叛懲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正太史之烈而又何疑哉漢建安之末曹操徘徊引却不敢輒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曹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挫其頭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効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曰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投其卿於希烈虐斃猛沸之中如棄墜甕無復顧惜而我仁宗多真卿之義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萌壓難其意亦微矣

右編補

卷之八

書

大

禮臣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兔逐麋臣已老矣使臣

生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皆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

有編補

卷之八

宋

大

循資累叙而爲之也

張浚上高宗奏

高宗時張浚奏曰臣聞祖宗時優待臺諫之意欲以正紀綱補闕失實天下國家休戚所係不可忽也然祖宗施行賞罰必務覈實每有臣寮章疏論人在外則必委監司體究其大者遣使馳驛審驗在內則必稽考公案研窮取問然後施行責罰縱有不實置言者而不問此祖宗優待臺諫許風聞言事之本意也

故當時臺諫所言無非事實未嘗指摘陰私以快已意亦未嘗猥屑言辭致傷國體不過論某事爲是某事爲非某爲君子某爲小人某爲政有稱某爲政無狀而已自崇觀以來大臣各立朋黨援引臺諫去其異已者每有章疏朝廷不論虛實一切施行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致有造不根之謗綴淫蝶之辭士大夫平生立身一遭點污遂爲廢人況其間報宿怨陷正人情意百端難以立辨此最傷和氣敗風俗害教化之大者今陛下選用賢才任處臺諫以革前弊臣愚欲望除二府大臣每有臣僚章疏自合卽日引去外

有編補

卷之八

宋

餘乞體究指實然後施行至如事屬陰私別無跡狀皆寢而不問庶幾風俗漸厚更乞睿察

陳淵經筵進故事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經筵進故事曰前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欽禮如此臣聞汲黯在朝淮南王憚而寢謀世謂黯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力故諸侯將叛畏之而不敢發黯於是爲有功於漢矣竊以謂黯之忠古今鮮儼然

使武帝棄而不黜黜言何所發哉淮南寢謀雖曰
憚黜亦武帝用之之功也何以言之方武帝欲崇
儒術以興禮樂則用公孫弘爲丞相欲定律令以
振紀綱則用張湯爲御史大夫欲攘夷狄以強中
國則用衛青爲大將軍丞相固上所親信御史大
夫尤爲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大將軍貴寵無二公
卿以下皆卑奉之而黜嘗廷詰弘以爲齊人多詐
始與人建議後皆倍之又責湯不能安國富民何
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爲又或說黜以爲大將軍
尊重不可不拜黜曰使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不見也蓋武帝之欽禮黜其過於丞相大將軍如
此則凡爲將相大臣者安得而不憚故淮南憚黜
由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黜由武帝欽禮
之也然則淮南寢謀非武帝之功而何臣又聞人
主據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唯我所欲其誰敢抗
之以其莫敢抗也泰然居於民上無所畏忌則賢
者懼禍亦將遠引深藏不復爲世用矣賢者不爲
世用而讒譖面諛之人得志其不及於危亂之無
是道也故如武帝之好兵喜殺窮奢極侈實無足
取至其欽禮汲黯以絕末萌之禍後世不可不法

也祖宗之設臺諫官所以崇獎之者無所不至亦
近於此雖無汲黯其誰敢不憚使常得其人又不
亟除而輕去之臣知姦雄自茲屏息矣蘇軾有言
曰姦雄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盛也以干
戈取之而不足故崇獎臺諫莫尚於祖宗之法惟
陛下念之

呂祖儉上寧宗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臣恭惟國
家禍變固在靖康而亂所從生實自宣和之御筆夫
熙陟廢置驟從中出而不從外庭是誠可以快意自

便然宣和因是而成禍本者蓋始因姦臣藉此以鎮壓群議復因左右假此以盜竊威權由是忠直者獲罪順從者得親言莫予違而一言喪邦之禍至不旋踵矣若吳升莫儔之徒與虜為市痛在人心則又靖康覆轍也陛下始政清明講學不倦登用忠直天下益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曾幾何人之觀聽奚為浸異也首相之去豈為無罪中旨直下無復體貌固非所以重股肱講席之臣所謂耆艾者片紙罷遣視為常事所謂舊學者論及近倖去之靡疑至或臺諫之官或一旦而並遷或以闕守而補外御筆行下復

右編補

卷之八

李

覺匆匆近者次相亟罷雖因論列然其陳竭忠力不為不多而從臣微有闕陳者則與郡之旨曾無留難仰惟陛下始欲威福操柄不假諸人庶可昭示總攬之意然宣和深弊則已莫不懷憂蓋以陛下既疑外廷則腹心之謀耳目之用不容無所寄託左右前後地近情親巧伺意指同皆以順從為正然其間豈無其人所謂說偶合聖心黜陟廢置因而時得關預怙恃恩寵招勢美權旁若無人浸無顧忌若使其氣燄增以而威福集於私門則觀望趨附者浸多嚮公盡忠者浸寡臣深恐陛下不得盡聞事理之真實將執與

維持宗社哉伏望陛下鑒觀治體戒在宣和黜陟廢置益務審重體貌大臣以尊朝廷容養忠直以壯士氣有言逆于聖心未宜遽罪有言遜于聖志未宜遽褒凡左右前後過有將順過有激發則又願惟原初念初政尤未易遽從法仁祖之規模用公議為予奪庶幾忠直者獲用順從者自踈而左右前後守其常分亦得保全寵祿將見國勢日以尊強實政日以修舉雖有變故蓄害亦有所恃而不危矣臣志在愛君不遑他恤唯陛下財赦

近習

右編補

卷之八

李

漢朱穆口陳桓帝

漢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唐韓偓對昭宗

唐昭宗天復元年上以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

其黨迫切更生他變亂不從上獨召倅問之對曰環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惴惴不安也今不若澤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

布編補

卷之八

本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相安固無異聖世變風移宜有章而因循舊貫更成大

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量其過失廣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被摭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才以爲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小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

布編補

卷之八

本

呂祖儉上寧宗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以上接乎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遠過漢唐者非假夫強大威力也非資夫權謀術數也獨恃夫君子以爲固而已然君子之能爲固豈有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逼追慶曆元祐之言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自秦檜用事導諛成俗近歲安靜和平之說復壞人心議論氣節或幾乎息而立國規模終不可恃紹熙五載夏秋之交海內皇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戮力大明繼照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所

恃以爲固者而下改元之詔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益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曾幾何而人之觀聽則有異焉講席之臣或閱其耆艾而使之歸或因其論事而許之去臺諫之官或以舊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闕守而補外中批屢下旨意難明想謂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防蔽欺而不知我之操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夫外廷與內廷之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他黜陟廢置間得關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實美則

右編補

卷之八

六五

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爲矯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爲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嫌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爲得體議論氣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以爲公恃君子以爲固然後能守而無失若迺發近瞽御所知不遠寧免循私非使人主不信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搖歲事有饑饉之憂夷狄有窺伺之迹信任君子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疇依伏望陛下監觀本朝立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之要

道外廷情實固宜致察內廷姦欺尤當深防絕去私邪之門使得自保寵祿開公正之路使得展布腹心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遂志議論氣節足以圖固實政強壯本朝而可馴致慶曆元祐之治矣臣志在愛君不遑他恤惟陛下裁赦

終

右編補

卷之八

六五

右編補卷之九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吁姓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右編補 卷之九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漢丁鴻日食封事

和帝永元四年丁鴻代表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

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二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領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而天下遠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十數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昭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慈菁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傾覆誼
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談周考大將軍再出威
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
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
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
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區失以塞天意

楊賜書對靈帝問

漢靈帝光和元年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楊
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
右編補 卷之九

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
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
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
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
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
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
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蜺者也於中乎經
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
下並怨謗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

蜺可謂熟矣案春秋謹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
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
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
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
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光共工更相
薦說旬日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
鄒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辨之心各受封爵不次
之寵而今縉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希編補 卷之九

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
曰天子見恠則脩德諸侯見恠則脩政卿大夫見恠
則脩職士庶人見恠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
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
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繁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
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
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懷之心哉
唐姚崇奏對玄宗

唐玄宗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
斂請紫微令姚崇奏曰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

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祇今祇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文不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計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宋神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爲深愧今被命守藩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勅宰司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

際老臣不爲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無復至於天聽上負知眷沒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體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啗于而國蓋爲國之體猶權衡勢不可使有所偏重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鑑不待臣說也今聖心所以荅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荅足

右編補

卷之九

六

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後法一事爲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敕夫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害薦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効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旣未協事資必改若猶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宮家國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

於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既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所以終日不離其輻重謂此也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况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獄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國家死節仗義臨難虞而不易其操者歟昔堯舜之爲君選于衆舉十六官而與臯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在照臨之下其間必知有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吉人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聖鑑精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効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鐫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

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洵洵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孽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而越百王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證之象不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田里以至瞑目泉下猶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能爲陛下慮不敢不精爲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

右編補

卷之九

八

崔鵬上徽宗書

宋徽宗時筠州推官崔鵬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有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祕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

臣等陰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操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直蒲門私謁踵路除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布編補 卷之九 九 大

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聰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濫罰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

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布編補 卷之九 一 大

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

許翰上徽宗奏

宋徽宗政和七年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謹攷諸經傳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爲二其象爲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心南方之味經星也熒惑遲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

若心與味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
典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幽詩所謂七月流火九
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蓋自陶唐以來以心
爲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爲大辰是以味
爲鶉火心爲大火大火之所以爲大者天以心爲明
堂故也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故辰
爲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
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以
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焉鄭以三月作火鑄刑
器而士文伯知其將災周之三月今正月也大火未

右編補

卷之九

十一

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是以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
謂出內火者謂大陶冶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
之間能革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
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
天其右之羊牛之享蓋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
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爲國鎮矣鼎象木上有
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有所宜木所
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火之木也桑柘土之木也柞
櫟金之木也槐楨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
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食飲焉此疾病之所以

不作也昔晉之遷有持洛陽火渡江者而世世傳之
其火不滅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變則知火之新舊
氣性必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
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
是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木
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放古
法各變其所宜木以爲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
陶冶則皆作於三月建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
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調鼎之治天下幸
甚

右編補

卷之九

十一

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地震尚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
應詔上奏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
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也大矣昔者賈誼陳
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蘇洵
獻審敵之策有焚船深淵之喻此仁宗最盛時也西
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也以
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焚船之喻何也臣故
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也今則不然南
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

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復困於柔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不敢曷使果畏我而不敢曷乎道塗相傳繕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養民兵增驛騎襲馬樞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秘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爲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樂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爲畏我且不敢曷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爲中國之賀臣以爲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逆亮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胡乘其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雛與壻經營其南也而說者以謂可以爲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

去近則通泰之鹽利爲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財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爲彼所裂將無通吾之脈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威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說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將使宰相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爲媮而已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當時山東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

其焉而已當時之舟勝則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舟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於擾者也而曰素具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膺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獫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爲何等時耶金虜日逼疆場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廼五月庚寅又有戌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

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晦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爲陰之眚徵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寇汴京之後紹興三年八月行在地震未幾有金虜寇淮甸之役宣和遇裁而恬不知

右編補

卷之九

六

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爲資耶昔者漢之伐匈奴必費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之粟今也倉廩府庫非徒無

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爲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爲備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晉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事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某人如古之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

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克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裁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仇讎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夷裏唇齒之

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
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
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
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旣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
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爲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
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
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
爲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
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又曰每有
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
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
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
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
無能者患於已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
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
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爲君乾之
道何道也代有終者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
六子也乾何爲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
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爲不然
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
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喊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
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已如舜從諫如湯毋我如孔
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
狄寇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惑聖聽
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水木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
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惟陛下裁擇

袁說友應詔上言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孝宗時袁說友應詔上言其二曰臣竊觀陛下布政
之初倚任大臣塞聰蔽明不以自用深得帝王用人
之先務垂拱仰成之要道也仁宗皇帝嘗諭諫官韓
絳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
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
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蓋人主處於深宮凡人才之
高下事情之當否安得而盡知故黜已聰明任人以
事以朝廷爲基本以大臣爲腹心進退人才廢置機
務寧屈獨斷惟務循公是以黜陟廢興動合衆望其
或慮權柄之下移欲威福之自已聽有偏聞慮或不

周小有非宜人情必惑甚則左右乘間竊美國權主勢浸微危亂立至稽之方冊可證弗疑臣願陛下念主勢之輕重實係於朝廷而權柄之下移寔由於自用上法仁皇之訓深思獨斷之難凡命由中出少留聖慮則陛下盡君之體而朝廷無失職之憂矣其三曰臺諫爲九重故臺諫之一進一退實係於人主取捨之公端不可以私意通言而進退之也唐介爲殿中侍御史以論事而去仁宗皇帝念之復畀舊官時論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來未有豈非臺諫者上則示人主之好惡下則係中外之觀瞻一有少

右編補

卷之九

主

差事開理亂綱紀紛糾邪正混淆誠不可忽臣願陛下念朝廷之綱紀本於言責而臺諫之用否切於治功取舍進退重之難之勿輕勿易則紀綱立而邪正分朝廷治而主勢重矣

牟子才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衢州通判牟子才亦以太陽交食應詔上奏曰臣伏觀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書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應中外百職及學校草茅之士悉令指陳得失凡可以消弭咎眚導迎善氣各悉心以告者臣猥以虛庸蒙恩忝郡詔旨所及

右編補

卷之九

主

敢不罄竭其愚忠陛下自臨蒞以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四海九州罔不豐稔天心人意若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乃月正元日日蝕辛卯咎徵之來其異如此且歲在丙午則古今之否運也時方孟春則陽氣之始施也月紀建寅則陽爻之交泰也王春三朝則受朔之元辰也而日月交蝕於方晡之時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人事推之君爲陽臣爲陰夫爲陽婦爲陰德爲陽兵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支干會于南離之方其蝕在申其纏在女此臣亢乎君婦敵乎夫小人加君子之微也而尊者尤惡之臣嘗讀史至漢之季世見其災異狎至未嘗不痛恨於一時之諸君也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成帝元延元年也是歲祿去公室政在元舅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崇譚音商相繼爲政其氣焰足以蔽蒙三光日之所爲蝕者此也谷永大儒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災既乘三難之際會目睹巨異意必有殊尤絕異之論警動上心以殺其勢今觀其疏不過曰皇后貴妾專寵也不過曰中黃門後庭驕恣狂悖也又不過曰北宮苑囿將有夏萑之亂也諸夏下土將有樊蘇之

實也其言迂緩不切有所附會而於竊權之王氏乃無一言及之史臣書曰專攻上身蓋譏之也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也是時傳商鄭業以外親忝封邑孫寵息夫躬以姦辯寵侯封董賢以令色諛言蒙賜予五侯驕蹇權震內外其烜赫足以掩驕陽剛日之所爲蝕者此也鮑宣儒生當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之時目覩大異忠憤所激思欲一吐胃中之鬱抑以救當時之失今考其書曰深內自責避正殿也曰舉直言求過失也曰罷退外親及旁反素餐之人也曰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可大委用也其言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鯁亮明切無所顧忌而於貴幸之董賢深嫉焉史臣贊曰守死善道蓋嘉之也夫災由天降變不虛生成哀漢季世之君也故當時封章後世錄實語多及於災異蓋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爲漢季世之君也今日咎異之來則與漢季世之君相符矣政事之失則與漢季世之君無異矣女寵之盛則與漢季世之君髣髴矣權姦接跡黨與駢肩則視漢季世之君有加矣而陛下遇裁而懼引咎責已導諫敷恩則豈肯甘心於漢季世二君之下風哉臣嘉熙間待罪史館與聞討論之事嘗因輪對以大臣不公不和六事爲

陛下告陛下不以臣卑鄙亟賜俞獎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臣儻有重於言以諱爲解茲謂自誣且誣吾君皇天后土昭布森列臣罪莫逃幸因明詔之及列爲十二條以獻陛下心志所期不敢妄自菲薄效谷永阿媚時好以羞當世之士惟深思熟慮空臆盡言得從鮑宣游於地下則愚臣之願也其一曰一敬心以澄治原心者天也上古聖人繼天立極惟用力於性命之原以酬酢天下之萬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發於聲色臭味之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氣者人心也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者道心也平居暇日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清明純一無少間斷以之對越天地者此心也以之欽承祖宗者此心也以之臨朝見群臣者此心也以之經筵對儒生者此心也以之接嬪御貂璫者亦此心也所遇雖不同而所以爲敬者未嘗不一也平居暇日矜肆誕忽不能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膠擾紛雜物欲滋長接嬪御貂璫之時不能如經筵對儒生之時矣經筵對儒生之時不能如臨朝見群臣之時矣臨朝見群臣之時又不能如對天地見祖宗

之時矣所接既異而所以爲敬亦隨而轉移也此無他敬肆之分也漢元帝臨朝之暇親近儒生可謂敬矣及退而處宮庭則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已爲侍中所窺此敬肆之見於一日者也唐玄宗卽位之初延禮文儒可謂勤矣及天寶末年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旋爲開元之累此敬肆之見於終身者也方二君之耽樂也自謂深宮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不知宮庭屋漏顯如日月之照臨女子宦官凜如蛇虺之在側未有隱而不彰久而不變者也陛下性資超卓學問緼熙固非漢唐二君所跂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及然對越欽承之時如此而宮闈燕閒之時則如彼也臨朝親儒之時如此而嬪御嫖狎之時則又如彼也發之於心術念慮之微而形之於四方萬里之遠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一身之關繫甚重監二君燕安之失退朝無事延訪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貂璫之干請者却之嬪妃之御見者踈之使紛華盛麗不足以爲吾之惑奇技淫巧不足以爲吾之害則中外一致旦夕一心終始一節陛下所謂猶有愧者將仰不愧而俯不作矣天怒寧有回者乎其二曰清政本以重相權臣聞冢宰者首六卿而統百

官天子之相也冢宰無職六卿則分職矣冢宰論道六卿則行道矣六卿異曹百官與職管攝之使皆歸于一非宰相事耶所以管攝之者非每事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國朝倣周制改僕射爲丞相而沿唐舊制自宰相下侵六曹之職而三省始多事自檢正都司之置而三省愈多事合二者而六曹輕矣且以吏戶兩曹言之吏部掌天下之選事而部闕盡歸於堂堂闕不下於部參選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日力困於應酬工夫困於位置國家大事姑置不問而周旋親故酬酢人情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之念憧憧往來未免少分經體贊元之功銓曹要地反成虛設此吏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戶部司天下之財賦者也然國用房鹽之財幹於宰相而不幹於戶部朝廷之上所商者鹽筴所括者田契所問者錢穀甚非古人置相之義嗚呼版曹所掌朝廷之財也國用所掌亦朝廷之財也均爲朝廷之財何至自相區別困於多事耶此戶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其他四曹大抵皆爾推原所自非始於開禧嘉定間耶然近歲中書之務愈致紛雜而不清者則惟宰相之故

也前日之相機智足以濟其姦雄而處心積慮專以收攬事權張大聲勢爲能事往往下行六曹之細或遺天下之大機而檢正都司頗多覬伺相意揆處兩端以聽所擇其或稟承而命猶云合與不合送部勘當萬一事有可行亦云有似此的例部中不敢明白指定宰旅不敢訂說必行是以近者累月遠者年歲率多迂回故作阻難而中書之務如蝟毛之紛矣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牢籠機務而心之所存亦欲自作聰明獨運謨畧意或未順則託病以濟之事或未周則拱默以須之經旬動月歷歲跨年不能裁決

右編補

卷九

主

一事監司帥守則類多攝官侍從論思則亦皆曠職極而至於國家急務守禦大計一切付之浮沉誕謾之場而檢正都司往往徒自悵歎雖欲擬擬厥道無繇於是滯事猥多而中書之務如治絲而棼之矣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弭天變其惟清中書之務乎然臣所謂清者非直付之於無所事也六卿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所謂送部勘當者則令據事指定之必繚繞更聽朝廷指揮檢正都司各贊其長以檢正三省之務所謂執筆者不必逢迎相意多爲沮格之辭而宰相者總其樞機于上勿自眩其志而忘

要道之執勿徒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規模遠而大小各得其宜則自天官以下無非宰相之事而獎倖去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三曰別邪正以清流品致治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二者常不相容君子指小人爲邪小人指君子爲邪自昔堯舜已有知人之難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則辨之誠難矣陛下自臨御以來以至于今國論凡幾變矣進賢退不肖不知其幾矣然比年以來混淆而不知區別之方冗雜而不見純一之效陰陽之證莫辨是非之心不明以爲衆賢舉耶則位文

右編補

卷之九

主

昌者屢辭旌聘之招班從橐者不願旌麾之擁或扼於遠方或扼於乘麾或扼於閒散或扼於倖貳或扼於小官皆賢者也以爲任用當耶則瑣碎戚晚或玷節閭驕豪貴閭或參畿輔心權姦者陰肆含沙跡貴幸者顯媒人爵或倚賴屬籍之近翺翔半刺而貽害於一州或夤緣邸第之親侵奪民產而流毒於數路或觀覘窺伺或摸稜含糊或反覆變詐皆庸人也甚至惡毒流行善類淪沒五年正月諫臣死而昔日之諫臣自若也五月丞相死而昔日之丞相自若也六月給舍死而昔日之給舍自若也自諫臣之死也而

任蕭論事之地幾鑑之亡矣自丞相之亡也而論道
經邦之地幾棟之撓矣自給舍之死也而塗歸繳駭
之地幾王之燬矣嗚呼司馬光鄒浩陳璘劉安世論
賢人淪亡殆盡虜入中原之禍起君子之消小人之
長而世道之屯厄常隨之其所關繫蓋不輕如此此
日之所為蝕也然則欲回天怒者其有大於別賢否
乎臣願陛下清其天君持其定見以為進退人才之
本有才矣必參以德而用之不可徒取其才也有德
矣必觀其行事而用之不可徒取其德也有剛柔
必柔濟剛剛濟柔而後無偏弊才有長短必取其長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舍其短而後無棄材使凡得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
陛下清明之聽詭譎變詐之士不足以撓陛下堅凝
之心則賢否別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四曰罷女
謁以肅宮闈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古今淫佚之主
溺於衽席之愛自謂窮天下之樂不足以喻其適而
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闈之中陛下儀刑家人中
宮上儼宸極可謂無險詖干謁之私矣然嬪妃務寵
眩惑聰明女覲侍權交通關節無藉之權姦主之以
安其身亡耻之士大夫主之以媒其進無賴之黨與
主之以張其勢金錢賄賂飛越中都覬覦苞苴直通

中禁遂使外人指其事內土庫輪送矣某事白鶴觀
脩造矣禁衛所以備不虞也一男子之妄有所憑藉
則通行而無礙或以陛下燕閒之嚶笑泄於外則雖
冒言而不以為怪或以女覲詭秘之蹤跡泄於內則
雖微詞而必致干辟大臣不敢遏絕而敢逢迎不敢
正救而敢鼓舞焉得謂之無罪此日之所為蝕也欲
回天怒其有大於罷女謁之干請乎臣願陛下以社
稷為念謹宮掖出入之防嚴非類混淆之禁使伺間
而干進者恐怖而不敢前乘機而僥覲者退縮而不
敢進宮省既清浮言自息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五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曰斥權姦以絕禍本人君所恃以立國者人材而已
然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舍左右
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
賂於外王莽之相漢也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內
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可以愚弄上下而其心
焉自昔權姦篡人之國非專兵甲之柄擁財利之權
則不能以為故曹操之輔漢以討賊為辭而擁兵自
衛楊國忠之相唐身調兵食而任其惡兵財既專權
勢益重然後可以劫取神器而恣意焉是舉也前日
之相實似之自古大臣欲專其國非以朋黨之論陷

害正人則不能以自專故弘恭以蕭望之爲黨而殺望之李宗閔以李德裕爲黨而疏德裕自昔小人欲固其寵位非窺伺迎合厚自封植則不能以有爲故李林甫口蜜腹劍蔽欺聰明善養君欲李義甫笑中有刀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是舉也近日之相實似之前日之相以公議之所不容屈伏海濱陽致其仕而陰賂寵倖爲他日復用之階陽處塊苦而陰結官府爲他日竊權之地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而橫塞要塗以鍾鳴漏盡之資而控搏富貴陽爲病倦而陰張虛氣以示其據鞍矍鑠之能陽爲推轂而

有編補

卷之九

三

陰懷疑心以遂其從旁下石之計天下之人皆知而陛下獨墮其計中而不知則其蒙蔽必有甚工且密者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斥權姦乎今權姦斥矣而根苗猶未絕也臣願陛下昭大智以燭天下之微奮大勇以決天下之事勿以儒效爲迂闊而復思小人之有才勿以直道爲拂逆而復善舊人之多智使交結左右者其計不得行而徘徊講筵者其譖不得逞如是則朝廷清明禍本杜絕而中外大小之臣永堅一心以事陛下而無復後憂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六曰通言路以來敢言昔者聖人

之制治也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近臣進規大夫進諫公卿訥諷警史垂教庶人議芻蕘詢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逮及我朝宰輔之宣召則有言侍從之論思則有言進故事則有言翰苑之夜對則有言二史之直前則有言群臣之內引則有言百官之輪對則有言監司帥守之見辭則有言以至三館之囊封小臣之特引臣民之扣匭三學之伏闕外臣之附驛京局之發馬遞鋪則又皆有言比年以來爲大臣者背公營私崇惡騁怨惟恐人之議已思欲以箝天下之舌告訐察伺無所不至人賢不肯咸謂言出於口禍及其身往往畏避謹嘿自同寒蟬甚至自隔對班不肯有言藉令有言又皆掇拾細故徒應故事不足以裨主聽而慰人望也時政之闕失生民之弊病賞罰之僭濫獄訟之冤抑疆事之危急率皆壅於上聞其間豈無盡忠協謀存愛君之心負濟時之略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古今者徒以防禁之厲隔絕之嚴雖有言不得上達也陛下更化以來宰執有條對經筵有密啟三學章茅有清議可謂言路不壅塞矣然而議論徒多施行絕少調護彌縫之意重而決裂奮迅之意輕壅遏沮壞之道勝而施設云爲

有編補

卷之九

三

之道微天子曰某言常談也某事常事也宰相曰某
言過當也某事風聞也導人使諫而拒諫彌深下詔
求言而諱言滋甚言者聽其自言未嘗以不當於事
爲忤行者聽其自行未嘗以不合於言爲拘遂使至
當之言徒爲無益之具咎異沓至其必由斯今求言
之意非不美矣然昔者所進未之能行今而有求又
恐非實其於言路之壅塞關係匪輕臣愚願陛下當
謀讓並進之時留神省覽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擢其
可用顯奏施行勿以忌諱爲拘則忠臣出勿以文采
爲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去之則謀謨皆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合於公論而陛下誠於聽言之意暴白於天下矣天
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七日明風憲以肅紀綱給舍臺
諫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充則四肢實而壽命長元氣
虧則四肢竭而壽命短甚可畏也乃者權臣柄國專
用多方其權之未固則一時聲望之士不爲所嫉
者率排斥而無遺及其權之既固則一時脩飾之士
意則小異者即擊去而不貸情有未通則倚腹心以
示意向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事或未悉則假簡
樂以導委曲而簡樂亦有時而漏露仁人君子誤汚
州書無辜之民或遭簿錄循至于今未及滿浹雖以

謂今之懇切不免盡餅之療饑是信任誠誤矣然今
日之臺諫敢於排奸雄而論宰相給舍敢於繳權倖
而拂貴游監司帥守敢於抨戚里而排勳閥雖使祖
宗盛時亦不過如此陛下以祖宗爲法則當施行其
言以養其取言之氣今以所聞參之則言者愈激而
聽者愈緩論者愈多而行者愈寡乃有失不然者古
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今封章閣東半墮渺茫天
使沓來徒勞宣論矣古者論及廟堂則宰相待罪今
議政事則敢於爭辯去人才則旋即錄用矣古者論
及左右則貴戚歛手今外臺逐之而宰相收之臺諫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誰何之而陛下調護之不以除授爲非不以彈擊爲
是而戚畹愈無忌憚矣吾君吾相何示天下以不廣
如此耶夫言者之盡言非爲一身計也向也爲權奸
之所嫉雖拂陛下之意而陛下不敢不行今也爲大
臣之所惡雖合陛下之意而陛下亦不敢遽行是陛
下之畏宰相無間於初終而宰相之玩臺諫亦無異
於今昔矣此咎異之來有甚於昔也陛下而以風憲
爲念則凡給舍臺諫之有言皆當見之施行以示公
天下之心勿以專攻上身爲常事而不加脩省勿以
論及大臣爲沽名而委曲回諉參以事關貴戚爲討

直而緩於施行則風憲明而紀綱肅矣天怒其有不
回者乎其八曰寬繇後以收人心夫民心得然後可
以固邦本邦本固然後可以保天下人君所以奄有
神器傳之無窮者豈有他哉知愛民而已恭惟國家
祖宗德澤至深至厚累聖相繼莫不以愛民爲本陛
下嗣守丕圖亦莫不以愛民爲先務下寬大之詔敷
曠蕩之澤所以奉承祖宗愛養元元之意可謂切至
然自用兵以來獮薶而斷喪之者非可以一端盡矣
春冬鈔襲而困三邊之民清野徙治而困兩淮之民
浮鹽和糴而困江湖之民鹽丁出沒而困閩廣之民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軍用需索而困荆湖之民敵潰迭作而困川蜀之民
盜賊橫行而困沿海之民加以貪夫暴吏不體上意
侵漁蠹蝕靡所不至血其齒牙以民爲犧牲增和糴
之入以供羨餘取田租之贏以豐囊橐假揆究之吝
以增賦歛嚴權酷之令以伐和氣長告訐之風以供
估籍派難賴之目以償逋欠厚軍需之儲以肆科抑
早賦爲虐則縮檢跡之數吝於蠲租水災掩至則沽
抄割之名而詎於發廩索綿帛於方桑蚕之候追米
斛於未秋收以前拘監未已械繫隨之急刻未已刑
獄隨之號令嚴峻而必行姦胥夤緣而爲利苞苴既

厚寵賂又滋以貪婪之心行暴橫之政以星火之令
速疲殘之民餘息之民僅僅如縷而管箠縲繫殆無
虛時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強悍者散爲攘竊懦懦者
倏致流離重以饑寒朝不謀夕嗚呼上天何用更生
此輩使爲旱魃以隔陛下之雨露使爲蠱賊以食生
民之根葉此而不除陛下之赤子未得安枕而卧也
豈曰國家固民以寧邦本之本指哉此災異之所以
來也陛下而以愛民爲心則宜申飭有司凡中外蠹
國害民之政一切除去凡弓張未弛之政一切罷行
勿以民怨爲可忽勿以民力爲可窮深究祖宗披蠹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斷手足以全大體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出
手筆特行處分使如雷霆忽然在其側且使天下皆
知誠出聖意之所丁寧不以詔令爲虛文則實惠及
民有可以爲祈天永命之地矣天怒其有不同者乎
其九曰勞還役以一士心古者戍役兩替而還其出
戍之時則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然所以使我
舍室家而不遑啟處載饑渴而至於傷悲者非上之
人固爲是以苦我直以有所不得已而然耳故出師
則歌采薇以勉之其還歸則歌出車杖杜以勞之先
王蓋以已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

死以忠其上也先儒程頤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是也我國家自有敵難兵不解甲者垂二十年矣始也宿師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荆湖之北矣始也宿師於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堂輿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聚兵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漣水海道之地矣敵人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中國無歲而不勞吾之所以待之者固不可以數入爲常而怠於戍守亦不可以久戍爲勞而忘於撫循也今上而朝廷下而將帥以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敵爲常矣以敵爲技止此矣夫以敵爲常則玩心生以敵爲技止此則忽心生合玩與忽而暇以戍後爲勞苦乎故邊鄙之間有功而上不見知有勞而下不知恤此災異之所以來也陛下而有意乎此則宜申飭有司嚴戒將帥察其勞苦憂傷之情憫其貧窶嗟涼之實畚休以時役使有則勿以微勞爲不足念而有功必賞勿以小校爲不足問而有憂必恤則竭力效死而無還心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十曰謹刑罰以召和氣舜之命官先播教以敷教而後極於刑蓋有以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制

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惟刑之恤之意也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以教之後而其所糾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所謂刑者祇所以教之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自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年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今之任廷尉者不以人命爲心司天牧者不以民痛爲念爲士師者不以弼教爲事是其心術念慮匪惟貨惟內則訖富訖威也匪指道以明則鍛鍊以成也游辭兩造而遞情析律二端而舞巧或上下以知術相駁或彼此以文法相操錐刀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之末而盡爭犴狴之淹而弗悔民無所措其手足國無所庇其本根聞明五刑矣未聞正四凶之罪以服天下也聞黜四賊矣未聞刑不孝之人以勵風俗也上之人不以善道待天下故風化所被刑獄滋章一歲之內子弟殺父兄者十之二三妻殺夫者十之四五幼凌長者十之六七下凌上者十之八九人道絕滅天理不容怨毒充盈上干和氣刑獄濫矣日何爲而不蝕乎臣願陛下以堯舜爲心以成周爲法罔兼庶獄明清單辭道上之德意志慮而達之民悉民之險阻艱難而復其上春生秋殺一出無心刑後德先

哀矜勿喜如是則泰和之風忠厚之俗沉涵漸漬入
人之深而天怒可回矣其十一曰廣仁恩以安遺黎
外患之禍自古有之禍患之烈未有如今日也曩者
蜀首被害淮襄次之今又轉而南侵且驚塵游騎徧
於東西南北之境矣夷城削險糜爛生民無貴無賤
駢首就戮荒烟凍雨冥漠無歸結爲妖氛激爲厲氣
沈爲滯魄散爲游魂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死者之
嗚冤也摧殘餘黎幸免屠戮竄伏山谷奔走道塗流
漸既竭生理復空蒙袂輟屢待哺嗷嗷北風其涼雨
雪其雱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或碎人鬻屍或易子咬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骨或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或夫夫婦婦更相爲鯨
鯢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
匏聞之者悄感酸屑痛不自禁此生者之所遭也嗚
呼均爲王土也何彼上之樂而吾土之愁也均爲赤
子也何彼民之幸而此民之重不幸也上焉者聽民
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下焉者聽民之或去或來而
不知救爲民父母而愍無情耶流離如此日何爲而
不蝕乎臣願陛下念死者之無辜而求所以慰安之
憂生者之無依而求所以安樂之其安土重遷者則
申飭監司帥守復其隸役免其租賦其轉徙流離者

則專置一使以任其事庾有餘粟則傾囷倒廩以紓
其目前之急官有閑田則給牛種以救其終身之苦
壯者藉以充守禦之兵弱者藉以備使令之役或分
其勢而不使之結連或渙其群而不使之爲亂如此
則淮襄秦蜀之民復得蘇息爲陛下保境土爲陛下
逐續天休而禍亂弭災異消矣其十二曰寬鹽筴以
裕財用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爲天下者
以義爲本不以利爲本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曰
正云者非蓄於義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
小人始且理財者以君子爲的不以小人爲的以君

右編補

卷之九

早

子爲利不以小人爲利也曰務云者非喻於利乎蓄
於義則功利之說不足以蝕人主之心喻於利則富
強之術反足以召天下之亂有天下者其亦知所審
哉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鹺者爲多祖
宗相承朝夕計慮與夫賢臣謀士補葺闕遺纖悉備
具著在令甲皆可以經久垂遠而無弊故商賈輸金
於官謂之入納及其請鹽於煮海之場則待次之期
有遠有近幸而及期則泉貨流通萬一法令或有少
變則本已消折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比者朝廷規求
近效昧忽遠圖凡鹽筴之利自一孔以上官司幹

或謂之國用房鹽或謂之相府鹽無非自操利權大抵下同商賈與民爭利至析秋毫氣燄炎炎迫人商賈往往積怨已入納者折閱無餘未入納者逡巡改業所貴乎鹽筴之流通者以商人入納之數爲之盈虧也今商賈之貨用漸竭既無以爲販賣之資而朝廷之子本不繼又無以爲幹旋之用則是煮海者無策可措而停塌者無貨可居雖壓之以朝廷之勢加之以刑戮之威而本之則無其何以責鹽筴之登衍哉此貨鹽之害也浮鹽卽歸朝廷漕臺專任變賣鹽未至場則兵將爲欺夾和灰土鹽既至場則官司爲

右編補

卷之九

聖

欺抑售高價暨至發泄則富戶爲欺賣美斤兩蚩蚩之民展轉受害中間朝廷雖有三分七分發賣之文然商賈終於疑惑豈肯公肆貿遷間有商販之人多爲官司所抑坐灣歲月發泄未能若謂權宜可以爲繼本之儲則繼本不專仰是也若謂多積可以爲國家之利則往往分散而入於私用也若謂三分不足以病商賈則商賈之勢竟難與官司爲敵也若謂變賣不足以病民則高大之直百姓不樂於與官爲市也此賣鹽之害也嗚呼民吾民也商賈亦吾民也豈有爲民父母坐視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哉臣願陛

下特降睿旨遵守祖宗之舊法申嚴前後之指揮羣華見行之條貫使行旅流通邦儲豐衍以副陛下著義爲富之意則二弊自革以此而消災弭變曷爲而不可其他脉絡之或間斷節指之不相應者未易殫述此十數條者乃陛下之所諮訪於臣民者誠有關於治體之污隆氣脉之盛衰也陛下豈不知屋漏之至嚴而未能專一於敬心豈不知萬機之叢脞而未能肅清於政本豈不知流品之當清而未能公平於好惡豈不知女謁之于進而未能勇制於情慾豈不知蠹姦之爲害而未能遏絕其萌芽豈不知言路之

右編補

卷之九

聖

當通而未能疏滌其壅滯豈不知信任之當謹而未能致察於賢否豈不知徭役之當寬而未能禁戢於貪暴豈不知士心之當固而未能撫恤其憂勞豈不知獄訟之至繁而未能深察其情實豈不知邊民之流離而未能大布於恩澤豈不知鹽筴之病民而未能一洗於功利凡皆志慮之因循率爲聖政之疵累意者天心仁愛人君不容不以是爲陛下告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蝕者二十有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蝕者五十有二唐二百八十九年而日蝕者九十有三未有如今日之蝕也豈可以尋常之變

待之乎陛下倘不以爲尋常必穆然而思曰夏正謹始朔旦紀元天令方新朝綱甫肅離明赫赫遽爾翳蒙得無陽剛元德有間斷歟得無君道仁政有虧闕歟而愚臣區區之意則以爲國本者國脉之所關國是者國勢之攸繫而陛下未及有所諮訪豈聖心固有定論不待臣民之論列耶抑亦畏人多言而闕然不問也然此大事也豈容置而不問哉國本早定則天下之人望有所歸而姦權不敢有睥睨漢鼎之心國論不凝則萬世之基圖無所屬而豪傑或有輕視宗祧之意故臣願陛下深入思慮早定國計堅凝國

右編補

卷之九

聖

論正以此也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卽位亦二十有三年矣閱天下之義理不爲不多矣乃者中外大小之臣不避斧鉞之誅每有論奏必以宗社大計爲言陛下建學于內博采精擇似亦有意乎此矣然聖意猶豫未卽裁決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陛下端平之政開衆正之門塞群邪之路翕翕同元祐僅及半載議論一變而嘉熙之雜淳祐之專紛紛未定矣陛下旣不待群臣之請自更化絃於前則豈可不俯聽群臣之言相與堅凝於後而聖意過有憂慮罅隙時見寢苦掛冠之請一嘗試也而陛下與之祠祿腹心

右編補

卷之九

聖

憂談之除二嘗試也而陛下見之施行不過曰姑存體貌也不過曰姑止人言也又不過曰荆棘之路不可開也然優游漫緩之極反覆之所基繚繞包涵之中禍亂之攸伏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况古今厄運適丁茲時寅正紀元又著茲異失今不圖則陛下之勢孤而海內寒心矣其何以弭災異之變遏禍亂之萌耶故嘗爲之說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惟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不害善類不用小人不遏言路不尚兵刑不重征斂故天變弭於上人心助於下而主勢尊安今陛下一壞於女謁之于請而主勢孤再壞於功利之刻薄而主勢孤三壞於君子之疎遠而主勢孤四壞於小人之竊美而主勢孤五壞於忠言之不售而主勢孤六壞於兵甲之未息而主勢孤七壞於壤地之迫感而主勢孤八壞於暴君汙吏之斷喪苛征橫斂之椎剝而主勢孤今欲扶其壞而翼其孤舍國本之定國是之疑臣未見其可也陛下幸聽臣言則天下事尚可爲不然壞者日壞而不自全孤者愈孤而不自立則劉蕡所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者復見於今日矣臣不避斧鉞之誅罄竭愚衷冒昧一言以爲消弭災異之本

惟陛下實圖利之臣雖畢命山林死且不朽干冒天威罪當萬坐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宋理宗寶祐二年子才爲起居郎因災異上奏曰臣嘗讀史見前代災異數見所感雖不同而所應亦有異然未有不趨於亡也按漢建寧以後五十有二年日蝕三十四地震十大水五螟蝗四星孛九大雨雷三大雨水二大疫三地裂青蛇見御坐上大風雨雷電南宮靈臺災侍中寺雌鷄化爲雄黑氣墮於溫德殿庭中青蛇見於玉堂殿庭中自六月雨至九月自

右編補

卷之九

中軍

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苗異之類數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以然則皆召於行事之實今五十二年之中所見苗異乃反過之楊賜以爲皇天垂譴告之象蔡邕以爲諸異皆亡國之恠是豈無所感召而然耶夷考其時有西邸賣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黨人五屬之禁有閹尹專國之謀有黃巾北宮之寇有鮮卑寇邊之擾有奸雄窺鼎之謀此無他其氣皆屬乎陰其類皆纏乎陰屬乎陰則其氣盤結於上下而不可解纏乎陰則其類布滿於上下而不能解故二氣五行之流布日月

星辰之運行風雨霜露之凝結雷雹虹電之作止山川草木之變化遇之則爲殃爲膏爲苗爲恠爲變異爲祲侵捷乎如影響之於形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臣讀史至此未嘗不扼腕痛恨於東漢之季年也今國家之證候不幸而類此蓋自貴德賤貨之風不見於上而天下率以進奉一說爲博富貴利達之具自崇汰土階之儉不著於上而左右率以土木二字爲耗財蠹民之籍自顯忠遂良之德不崇於上而諛佞諸臣每以譁競朋比爲媒孽忠賢之地罔匪正人之論隱而廢壞紀綱贊御者反以宣諭節貼爲尋常苟

右編補

卷之九

聖

子不欲之風泯而負乘致寇盜賊者每以貪官污吏爲藉口復境進屯中國所當舉也自此政不修而敵國外患反憑藉此以爲威國驅民之計任賢使能朝廷所當行也自疑忌相乘而奸雄之徒反竊笑此以爲睥睨神器之資此天命所以去而無惠顧我國之心天變所以形而無仁愛吾君之意也故熒惑挺奮方躔斗宿而太白又晝見矣火星逆行方犯權星而日暈又躔壁宿矣榆火更新甫降飛雪而夏霜又隕麥矣日近妖恠時見形象而訛言又狎至矣最是六陽浸大一陰未生反作妖孽雷天之號令也自四月

以來天地閉塞未聞震變之聲。君之象也。自四月以來常噴雲飛雨未見陽明之象。風物假大之時。資以爲長養也。自四月以後風來西北。率多肅殺之威。寒物歸根之時。所資以爲芽蘖者也。自四月以後陰氣乘陽。率多常寒之罰。漢末之菑異則疊見五十餘年之中。今日之菑異則駢集於三四月之內。豈造物運行常囿於數而爲是適然者歟。要必有以爲之感召也。感召者何。臣前所陳七事是也。請爲陛下先言漢之所以失而後言今日之所當監。可乎。按光初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又按中平二年帝造萬金堂於

右編補

卷之九

四七

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又令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以大漢堂堂之天下。所少者非財也。乃汲汲焉如宴人聚財之計。一時群工噤無一語。惟呂彊上疏極諫。以爲中尚方領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困其外。百姓受其敝。而帝不之省。於是天下蕩然。以財賄爲可以致富貴。穢德彰聞。惡聲流播。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宮掖創進奉之局。而排金門入紫闥者。類皆浩瀚無涯之財。自左右有宣諭之說。而眡省部撓臺府者。類皆兩造不

平之事。嘗退觀陛下近事一二。如收換文之御批。以假托空黥徒之窟穴。以洗奸利天下。皆知陛下本心非急於財利者。然請托之謗猶未洗然者。以左右近習朝夕營求。不能不爲聖德之累也。錢神爲妖陰氣爲沴變異之召。其以是乎。按光和三年作望。圭靈昆苑。又按五年起四百尺觀。又繕修南宮玉堂。鑄銅人。夫以大漢積貯之厚。其力豈不能修一囿。然楊賜以爲先王造囿。芻牧皆來。先帝上林。奢約得所。今廢田園。驅居人蓄禽獸。殆非保赤子之義。而帝不之省。於是小人哆然趨之。以爲無害侈心。一萌禍本。遂大

右編補

卷之九

四八

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甲宮露臺之儉不傳。而修路寢修應門。皆極山節藻稅之工。飛廉桂宮之美未消。而館太一廣龍翔。皆極輪奐。翬飛之制。然猶曰壯麗以示威重也。襍後以事禱禱也。至於靈臺之飾。則侈靡以自奉矣。妃寺之建。則溺愛以自損矣。嘗退觀陛下之本心。如捐水衡之積。而不取大農之藏。未嘗無意於崇儉也。左右之言一入。遂至窮奢極欲。而不能已也。如封前代妃嬪之域。申功臣墓木之禁。是其本心未嘗忍於斫伐也。七萃之言一售。遂至斬禿丘隴。而不知止也。木妖民恠。隨寓爲沴。

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建寧二年復治鈞黨殺前司
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又按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
更考黨人禁錮五屬夫以大漢巍巍之天下而日與
志士仁人相讎至禁錮以制其出入殺戮以絕其後
裔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雖未至於此然犯顏敢諫
之士半在草萊率作興事之夫或居槃澗上方以朋
比爲用捨以靜激爲去取故所捨所去未必皆不肖
所用所取未必皆忠賢藉今繫維以永今朝亦不過
斯湏之貌敬此其所爲雖未必至於殺前司隸校尉
殺永昌太守而要其用心之微往往過於更考黨人

右編補

卷之九

史

而禁錮其屬也忠義齟齬憤氣紆變異之作其以
是乎按中平元年殺中常侍呂彊侍中何栩郎中張
鈞二年封宦者張遜等十二人爲列侯三年以宦者
趙忠爲車騎將軍五年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
袁紹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夫宮闈腐夫至不足齒間
有忠者則殺之與討賊者則爵之以壯健武畧稱者
則親任之此非佳證也今北司之勢不幸而類此其
作威福也則以僮奴之賤而逐天子之臺臣以交結
之豐而庇帥臣之童孺其好貨財也則通日進月進
之賂而恩寵或致於僥踰操獻田獻錢之訟而正理

率至於抑屈中書政本之所由系也宜論迅速則指
揮叱咤雖屈大臣之體而不顧七萃殿司之所得轄
也收焚紛拏則瓦石拋擲雖傷主帥之額而不恤凌
犯階級莫此爲甚使典兵柄又將何如惡毒流布於
里閭威勢震懼於中外人皆知北司有可以致富貴
之勢而不知人主實操可致之權人皆知北司有可
以奪命令之理而不知朝廷實握宰制之柄其口含
天憲手握王爵雖十常侍之橫行八校尉之布置曾
不是過氣勢翕霍威震恣行災異之作其以是乎按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先零及涼州群盜北宮

右編補

卷之九

史

伯玉等反明年寇三輔初平三年黃巾寇兖州夫天
下之禍不生於外皆生於內護軍司馬傅燮上疏以
爲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宜思四罪之
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而帝不之
省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內患不幸而類此荻浦之寇
未息而長興又擾擾矣平江之盜甫平而宜興又道
梗不通矣分據要地剽掠平民舟楫爲之不通行人
爲之俘虜人皆曰捕鹽之令嚴而民無所措手足也
貪吏之毒流而民或不能心服也政令之不得其平
而民或激而爲亂也是則然矣而愚臣則以爲邪正

曹操是否顛倒奸賊辱臺之臣不戮而尚志之士反見屈於明時驕奢誤國之帥不屈而好修之士反見惡於當世駸孺叨榮於從豪食帥流毒於名都朝廷行事既無以當其心郡縣長吏又有以激其忿人懷笑侮家蓄憤悶一嘯呼而鋤耨棘矜皆得讎其上一結約而江沔溝港皆得喉其類釁發蕭牆而禍連四海此傳變之所以憂陰氣積稔怨氣充盈蓄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建寧六年鮮卑寇幽并自是寇三邊寇遼西寇酒泉入北地無歲無之蔡邕建議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冑背之癰疽方今郡縣寇

右編補

卷之九

李

賊尚不能禁况此虜而可伏乎此非佳證也今國家之患不幸而類此山東之兵既窟於舊海而常為一蓄趨浙之謀秦鞏之兵復城築於舊利而日有進屯圖蜀之計二兵相望志不在小而漢北之敵又遣和議之使臨我近疆夫舉大兵以侵伐我之土地而遣使以要我之金帛是其為心蓋以戰為實務而以和為結計也若姑聽其和以為餌則彼利我鈍未必能出六總管絕漠之師而受黃金鵞之獻也若委順其和以為信則彼詭我正未必不墮平涼劫盟之計而失涇隴邠汧之地也妖氛障日殺氣干霄災異之來

其以是乎按初平二年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表曹操為東郡太守三年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遣使上書自古奸雄窺伺見我國有疵則乘權藉勢託公行私收人心之渙而後遂其所圖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勢不幸而類此蓋大奸屈伏海濱日夜幸亂以求逞其操持國柄之心或飛金羽玉以買游士或託友喉僕以結士夫人見天下之勢浮游而未定也遂謂仔肩重任無出此奸故稱功頌德具見於玉堂策試之文擬陳十極求達於排雲叫閣之際惟冀君心之易轉豈思國事之可憂奸儔竄伏

右編補

卷之九

李

近畿巧於交結或貽書故吏延譽京師或密喉舊胥浚明線道人見京兆之任一歲而數易也遂謂彈壓要權無踰此輩故達官貴要每薦引於黼座之前刑臣腐夫亦稱道於禁廷之密但冀齷齪之潛轉豈知宗社之或危陰類纏綿異氣充塞災異之來其以是乎臣歷觀東漢之末證候如此變異如此使當時將相大臣忠足以結人主之知謀足以制天下之動必能上義下利以懲西邸之失必能清心寡慾以止土木之役必能開誠布公以除鉤黨之禁必能深思遠慮以遏閹尹之勢必能愛護根本以弭黃巾之寇必

能厲兵秣馬以息鮮甲之難必能觀時達變以遇奸雄之謀惜乎陳蕃賈武雖能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而不能濟之以謀雖能聘召名賢以參政事而不能持之以定自是厥後劉鄩唐珣張顥等輩嘗執國柄矣然其失在於輸西園之錢忠諫如楊琳切直如楊賜才學如荀爽雖以時望所推職居顯位然皆不免於禍由是七事之失不能救正苗異之來不能消弭漢業由是而遂衰漢鼎因之而遂失非當時大臣之罪歟今天下不幸而有七事之愆若不大加悔艾痛自繩削則一祖十二宗之託其何以永天命於無疆惟

右編補

卷之九

聖

休之地乎故臣願上而九重力行好事勿遂前非下而廟堂力進忠言勿順上旨監西園之失而貴德尚義以化天下監鬻昆之失而崇朴尚儉以先天下監黨禁之失而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中常侍之縱橫可監也不宜復蹈故轍以成虎視之形黃巾之寇欽可監也不宜復循舊規以稔蕭牆之禍鮮卑之盜邊可監也不宜復示弱形以起倖亂之想如此則陽明用而天理日明陰濁消而人慾日止將見天無變異民無札瘥三光全而寒暑平矣不然無同心戮力之美而有彌縫官府之心無聘召名賢之舉而有善用敏

銳之意無忠諫切直才學之稱而有寡言順適小智自私之失則天心已變而難回天災已銷而復作豈不重東漢末年之憂哉臣區區樸忠睹此鉅異輒瀝忠臣之臆一紆魯女之悲積憤所形血淚俱下惟陛下以社稷爲念特采擇焉

高斯得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秘書少監高斯得又上奏曰臣待罪蓬山錄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惟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親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卽爲陛下言之臣竊

右編補

卷之九

聖

見六月以來饒信衢婺台處嚴陵建寧南劍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異之由求以盪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亦熹以爲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忌警戒之心臣今采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真有若合符節者試校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

木橫興毀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殃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遇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薨遇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姦久而不召者當此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其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惟艱至於詔旨所趣命召所加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薨遇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爲災道人者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曆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一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小人有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於天性而草茅扣關或觸黥誅之辟事謂創見聞者驚疑至於州縣之間冤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臺臣以其肺腑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常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瑛榮若也則反擁

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經理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略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冤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譴日盛士大夫無恥者赴壑投林倚爲內主而都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謀考之時事信而有證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爲偶然而不亟圖所以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罪已求言旣寂無聞所下寬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惻惻怛之意二府引咎歸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於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溺爲已責如救頭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覆殆無終窮不至於大傷敗不已

况陰盛陽微蓋昭然爲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證而於五勝之運又我國家之所甚惡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水言之詔博求寒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絕邪說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邊民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爲言其論治世之事曰

有編補

卷之九

五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曰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曰諸侯和於天下應報於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臣繆戾乖刺災異數見益反覆言之至爲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善言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厲精思治所望於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誡勉厲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佩劔之風浸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佐人主變調陰陽何等職分願不以稷契皋夔濟濟相遜者自慰而甘心於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涌水

爲災二相受得不任其咎乎臣願陛下思天災之所長明以爲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爲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袁甫上理宗奏

宋理宗時將作監袁甫上奏曰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脉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脉也自一身而官闈自官闈

有編補

卷之九

五

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脉也陛下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矣一振兵財之體統則血脉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爲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處危則休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貳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

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
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
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盲風怪
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
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
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
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
爲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爲難
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母以外物汨精神幾務盡付
於至公而母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

布編補

卷之九

五十九

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
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
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
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牆之禍遠
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於岌
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
於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澄其心源則神
氣必克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爲職
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
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

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真知使其真知善惡
真知惡惡則何遽至於亡惟其顛倒錯亂莫知適從
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
敵佞伎邪滿朝則忠正路塞是以終陷於亡耳陛下
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往往賢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下
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
剛也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於君
子而勿誤施之於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於小人
而勿誤施之於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陷

布編補

卷之九

六十

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真俾德性時
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靖爲尚然所謂安靖者
惟苟同而已矣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
曰否以苟同爲賢其意將以求安靖也殊不知是是
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爲安靖阿意
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救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爲安靖
乃所以爲大不安靖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惟證
臣等可相濟至熙豐而并爲一談元祐諸賢亦可
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并爲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

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已意爲逆順而以義理爲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瞻輒興乏才之嘆正如風痺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爲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

右編補

卷之九

六十一

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沉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爲不遲疑而失時挫而逾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脉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爲一體大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

營繕

徐克容上太宗疏

唐太宗末年軍旅數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散充

客徐惠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灾昔漢武好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六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國圖利而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安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

右編補

卷之九

六十二

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複山藉水
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之費終以茅茨
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不無煩擾之弊
是以卑宮非室聖人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
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
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其悅矣夫珍
玩技巧爲喪國之斤斧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切
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
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
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

右編補

卷之九

李

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
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
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賸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
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
心府之中循環日圓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
焉唯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
伏願抑志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
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太宗甚善其言

葉夢得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葉夢得爲兩浙西路安撫使時又奏曰右
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
蒙聖恩未卽矜許既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親陛下
宵旰以圖中興之日魯未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
自處惟有隨事納忠少圖裨益庶幾愈於緘默坐食
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康以備
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卽偏霸暫處之地此誠
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
家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萬一順
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

右編補

卷之九

李

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
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
倣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
是哉夫功大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
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
田一畝而出方輒一片者一邑而率輒灰土木之費
以二十萬計者置窰燒輒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於
取平江府朱勛家之巧石以備玩設雖未必皆實然
方陛下恢復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
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宜聞於外乎是殆州縣之

吏追於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而不暇爲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公叔帶之亂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自稱曰不穀左丘明以爲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爲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勾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圖報吳也在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

有編補

卷之九

空五

壇器不雕鏤舟車不飾故其未戰也父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死乎於是敗吳於圓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滅吳恭惟陛下以神聖文武之資受天明命奄有祖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卽位以來膏澤屢下寬大之今日聞於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不歸蠹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殄滅必有日矣何足懼哉在陛下行之如何耳廼者

天申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奉之物非天地宗廟陵寢所湏却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已思艱之意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過舉如此甚不稱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詔顯示戒飭應建康等處管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以險陋爲不中無以草創爲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芟舍則自司庶府亦非求安之時陛下旣屏聲色而不御抑侍衛而弗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

有編補

卷之九

空六

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大讐未雪不忘膏肓之心二聖未還常切承顏之念則四海之內苟非木石食陛下之祿沐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寧弓而北向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追迎鑾輿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尅日而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遽冒君威犯分不韙罪當萬死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弭盜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

宋神宗熙寧七年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

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比
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自秋徂冬方
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
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古
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
危昔秦并天下首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
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
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
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
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

在編補

卷之九

七

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
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
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
臣潛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
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
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
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
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
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嘗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
以灌輸河北併竭則曷世胥仁而幽寒而近年以來

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
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
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
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
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
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
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
樂禍不悛則湏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
下舉皆關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

在編補

卷之九

七

寒之與弃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
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
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
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
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
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范祖禹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曰臣聞昔季
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効也及觀唐太宗初卽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効也夫以區區之

右編補

卷之九

李九

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况天子之於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已而况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卽位之年患四方盜賊衆多勅盜賊無問賊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并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况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爲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

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爲法乎當以季漢爲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賊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遍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賊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減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

右編補

卷之九

李

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惟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爲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爲權時

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者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波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奸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爲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爲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奸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

石編補

卷之九

七

王元澈論弭盜之術

高宗時王元澈論弭盜之術曰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爲羣或因規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接之宜有懷章若官軍不知出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成

窺侮是以羣盜之臨渤海安赤子以稱良虞謂之在朝歌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株連踰州跨邑嘯聚不逞攻劫善良此夷狄之所視以下我與衰寇賊之所憑以相爲唇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被羣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倣州州相煽轉發禍梯安能風示遠夷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覬奠枕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爲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

石編補

卷之九

七

終

右編補卷之十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 肝 姚 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校正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禮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樂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宋真宗咸平四年張齊賢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右編補 卷之十

所慮爲大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泊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猶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自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

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斬連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聞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宋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仁宗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及表曰臣某言臣於景祐元年以茂材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右編補 卷之十

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已猶許以死況陛下自臨御已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揀拔等比三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畧能言其梗槩至于國論大體時務細故參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後是陛下再選臣于大問之下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遣使頗煩肝旻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

得天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
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畧至于軍
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代史
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
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伏惟陛下神機天畧
固無遺笑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迴日月之光一登
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
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
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干黜天
威臣無任戰汗殞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
有日矣國家自藝祖剗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
平之基太宗真宗休養生息仁澤覆露文德綏遠戎
狄侵軼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靈勤遠畧
深入虜地以恢封境也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
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
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
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

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
來入寇必自延渭北還自敕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
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儻悉發其衆身來入
寇則中都守備勢富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
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
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
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數道伏擊潰敗
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
師奄下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
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

右編補

卷之十

四

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蹙專爲
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
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
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
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
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揆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
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

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繫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爲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爲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于國至于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制討如聞元昊違彼婚姻遽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道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爲之寬宥待之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跋扈違我一國之命自恃獨夫之強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勅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千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

楚隋以易成而斃陳多方誤之用此策也今緣邊城壘綿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隣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於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欽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齋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

右編補

卷之十

六

勝之攻矣

以夷狄攻夷狄

通川大首領喃厮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仇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實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通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儻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衛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壤而我應援

可及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摘是
令邈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
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
未能圖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差有貪利之心
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美
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
師西隣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
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烏窮則

右編補

卷之十

七

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
亦患起於甚微繫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
而在四郊之內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
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
置之宜弛歛之爭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
吏悉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
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
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
以便安百姓閭閻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通
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以弭

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
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
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
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
州之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似
用裴度爲宣慰使慶緒至師諸將各圖立効惟恐在
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
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爲觀軍

右編補

卷之十

八

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歸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
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
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
矣臣伏觀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
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
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遙領節度
及副元帥者今自陝以西求與當咽喉之要大河之
南襄漢之北榮暢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
以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
名應歸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

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畧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求與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鐔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褒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末興爲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乏餉百姓至按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

古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碾磑以故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敝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

右編補

卷之十

十

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欺侵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急也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泥沙填淤遂至渠底高淤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籍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卽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

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致臣王永宗守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祀焚祭饗之陳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鑿汙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絕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望擇勤幹吏密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讐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

右編補

卷之十

十一

才

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護戎人不義聞利必動則彭寵喪元於家奴荷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禦戎十策伏念臣齷齪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聞元昊飽飛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怠憂軫臣身紆郡綬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方畧輟此遙度或禪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被蠶蠅微動各得盡情臣之芻蕘伏望採納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宋仁宗慶曆元年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疏曰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憂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援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

右編補

卷之十

十二

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未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

本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總回邊患
如舊謂西賊更有六路其途必入關則可攻之地
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萬部選路步兵一
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
一萬八千除官軍外蕃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
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
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殲之服者厚利以安
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貨也居者勿遷傳安上地乃大
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以險而增非守地則別
戶強壯無其土役非奉朝旨令綠連城寨以兵
方隨事將係官開辦并給令上人戶以錢失錢
與助工兵士充食錢其勞甲兵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士食薪稍願耕者重以厚工

卷之十

主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
之范全今為麒麟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必嚴其戒
以嚴其戒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
里西去東谷寨六十里堅壁清野以困
之西南去寨八十里自豹西去柔遠寨五十
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至則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
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
路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死者居
其前王信狄青劉極范遇王全劉勝孫張建侯可月策應者居其次王任守臣
王達王王宗武使臣中可官一者參於前隊張信
張忠郭遠張有心力幹事者營立郭遠張張忠
張忠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
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
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
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
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羅芻粟亦稍足用其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
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
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
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
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絕經

卷之十

主

過道路本處訪問及蓋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
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總守之策比
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
取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
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

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
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劉歆於征
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
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
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
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
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
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開
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
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糴于官人樂其勤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
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
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少時處許蕃
部進納荒田
以遷資酬獎或
量給與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
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
充雖夷狄時爲邊患不能因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
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
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
十萬人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
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

民不勝其酷至於書間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
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卽位將軍陳武請
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必
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
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
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
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鷄鳴
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
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
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
則天下幸甚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

四河北備策

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奏陝西河北攻守疏一和策
二陝西守策三陝西攻策四河北備策臣等於陝西
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
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
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
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驟起長
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空而去

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

有編補

卷之十

十七

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揔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

有編補

卷之十

十八

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脩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

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旣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旣克河東乘勝北討

右編補

卷之十

十七

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縣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播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宋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三策疏曰臣伏以北虜自古爲中國患黃帝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

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有民入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財貨寒無溫麗之服饑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禽虫之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愛而不可得學而不可及貪怙之性復有趨武則不得不爲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爲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國盛衰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贊兵力而臣畜之或從權宜而亢禮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日比之蚩蚩毆之而已復

右編補

卷之十

十八

有曰接以禮讓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自古謀謨之臣運籌畫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家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北虜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因親征之屢虜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縣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懽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爲失

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未息恬然自處都不爲憂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猶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非異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赫伴爲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爲國家忘私任責畫久長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右編補 卷之十 主 大

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窮困未有勝美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黃不知爲計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敢然者蓋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爲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爲患卒未寧息西乏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安享重幣交戰則必敗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爲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權盟淪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則彼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虜爲患卒未

寧息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勅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虜邪前既輕敵妄戰不爲預備致二虜結禍爲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右編補 卷之十 主 大

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今韓琦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濫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强勉夙夜揣摩今輒得守策凡六事禦策凡七事謹具如左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曰右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衰怯不逮人宜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能早夜震惶然常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

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播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狠態獮心不能無動今詆禦番寇欲肆齒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趙邪沼咋脆撞虛血吻婪婪無有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歆勝樂關莫若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關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返以陝西河東爲先

布編補

卷之十

三

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略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堯社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闕然聚霍然去雲奔騰馳挾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

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闔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軀也勢不可離今判爲二恐謀之未詳自先帝爲一道師專而師不分故定樞其智則鎮撫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者也塞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脫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爲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書樞密院當安慮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之殆矣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情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增步兵及入穀分兵隸裨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封上至擇善將多蓄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弗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迂暗有司疑詰更乞付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

宋祁進禦狄論表

至和二年祁又進禦狄論表曰臣以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無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其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遂用外還不謂尊號皇帝陛下擢自疎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貴重體雄日廢皇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一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略赧然汗發于背然所至詢疆場事所以制賊大畧目見耳聞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非得臆揣輒次爲禦狄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於古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決爲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謨謀閎深奉承聖筭明燭萬里敵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殘計策牘弁語猶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上佐朝聽芻蕘千慮之冀也干冒宸覽臣無任愧羞戰栗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以聞臣其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爲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

賊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賊情僞乎臣應曰太守本諸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未嘗履軍陷陣又無橫縱之辯王霸之術烏能論賊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凡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羌與北虜解仇申約復爲甥舅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賊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猥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已而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合以精抗猥虜何敢安受其臣哉且虜酋與羌兒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虜主僅自脫北築威武金蕭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虜窮於侵而羌倦守矣故卑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羌非真畏虜原本欠子女麗金錢多故忍隙而連和以軋吾境鈔劫係累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茲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北狄以五萬與西羌彼有背盟爲不臣者我幣五十五萬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携之彼必與中國合還兵而抗虜虜失西援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還北

虜三十萬與之平則二賊之仇結不解矣狄之怨必嫁于西羌西羌之怨且銜于北朝廷安視其禍以虛饋操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褊而兵寡離與合恐不足爲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番未嘗少軋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鵲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君法無違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自如四隣不敢侵國中有年無疾疫死亾意者天假之幸是且將興烏得不爲重輕哉

有編補

卷之十

七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蕪奚黑水高麗遼靺新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孳養腥臊戰戰林林重穢北荒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裴耶臣曰客詫其表不責其裏請爲客道所聞虜主備庸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虜主有子且長更爲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常右蕃甲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鄙狄願與中國和又衰老嫗在焉故虜主依違不能有所決

華人之輔政者皆附主與子孫長之當國者附其弟是此虜一經變爲二文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日狗馬病狼爺卽位愛子能相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蕃大臣能合而不隕乎幸而寡嫗未死肯捨其子而助其孫乎內不能定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能有國也彼高麗遼靺等苦爲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無度一日契丹亂彼將蝟毛而奮自王其國且何恃而強又和戎以來虜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肴果饌醪炙淪甘珍衣服器彛薰澤光鮮皆委瑣毳厭血食解

有編補

卷之十

七

辦襖裘慕爲華風時時道詩書語竊問儒者禮樂等事爭貨統緇纖縑之麗橙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班固詆以爲疎子何據之臣曰然誼於治體深故其言與其事久而効固俗儒也見誼不爲文帝用便以誼爲空言固則陋矣且自古戎狄所以強中國者隨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爲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兔鹿麋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糗之此其勝耕飲園廩也喜相率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卽誅凡召發傳一箭哄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

生能挽弓傳矢帶刀劔孺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
伍教督也不知道德仁義制度文物君臣並肱而踞
情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疏嫌疑等差也今則不
然反殺而強仁反戰而崇和弃脰備甘饗熟美衣食
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
壞而不復完徒操虛強以搖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爲
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契丹數寇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
耶虜既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觸澶蹕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隘
自幽而南地如旌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勝
而睦之限賊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
止外無所阨故賊常掃穹廬而來厲壯馬走平地以
大衆加中國其時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劫之
利氣適無前我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
虜常勝吾常負失所以制賊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
其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
貴臣監軍貴臣見賊至不謀彼已強弱不待便利促
其將使關闔而敗閉壘不敢出矣然後賊以數萬騎

撥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賊精兵
獵瀛冀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繞鎮
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蹂邪躡洛而脾
脫澶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聞外事付之
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於中上不見狙於下
值隙而後攻逢利而後爲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銳
間其墮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無
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
之臣曰虜人之來因糧於漢聞景德時大賊固營不
動而游騎四出發害寶路馬牛係老弱劫樵採旦而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
一卒以乘其斃賊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逮於謀
和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書勅諸將逐賊無深入
及境則止故賊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追是時虜
塞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戎虜安
知道德仁義哉覩然其人面而狗腸也惟勁鐵遺胃
長刀築脅乃怖耳當鈔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遷士邀
之或戔其左或危其右蔽林伏垠掩所不防但令無
所獲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饑師老矣以吾飽乘賊
饑何攻不破何擊不北耶賊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

若千我何其便以五六月虜馬瘦弓弛勒偏將出塞
虜其部族牛羊亦若干相當輒止虜所恃以爲富者
特幽薊耳彼能殘我河北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
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虜懲艾計較必不敢輕入而
爲寇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塞關斬匈奴首
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虜遂衰此驗在前可質也故
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其當不止此上術也客
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合何哉
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布編補

卷之十

三

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
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
常道也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
彼特得皮忘髓齧胥臑而未知雋腴也唐牛僧孺嘗
詆尤以爲禦戎無上策秦爲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
戎虜旣日以禽獸畜之班固所言是不可以道德仁
義化也道德仁義不可化則無上策矣必以強武服
之所謂武未有不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
與漢自以他失爲後世譏病於計匈奴不爲無功尤
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與厲王之後

奢衰氣逐強敵威不能加於虜故及境而止詩人姑
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御
去則備而守殊可嗤惟必如其言是兵常在邊而弛
甲無期矣故曰尤固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虜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
民故堅壁挫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
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腰領其可以制賊乎對曰能
捍賊未足以制賊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
不出賊猶敢負戎馬足直驅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

布編補

卷之十

三

曰然則奈何曰虜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
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餉擊
其鈔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犬
衆老而懼吾因其懼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虜人
犯定軍夾唐河以陣虜不能勝因捨定攻瀛破其外
郭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
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是以知今日邊臣專脩守
械不爲攻戰計未足以制賊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
城隍果勝於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北復燕易意

改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城益高隍益深勢自當然非今人工昔人拙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葺保郵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卽河北安撫爲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爲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不曰宜滄州東薄海南倚瀕斜視淄青北與虜接其間漢虜弃地各數百里土鹹曷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也至冬桂葦際天姦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其戍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黃河限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爲劇地自河決橫壟商湖游波紆浸貝丘盪未靜環海而北破乾寧恣肆妄流以入于海凡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爲平地則濱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故賊不可不虞也是宜權建滄州爲一道以扞東番伐賊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袤六百里其濶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冰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挫虜騎突怒省

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語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該其利是以聽之似可用質之似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畜水爲塘其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錯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時之制惟因霖潦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者詆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那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建瓴於雷然昔之爲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案舊法爲塘之限闊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

左編補 卷之十

三

而限之亦足制北虜之入爲中國十二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爲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廢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爲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北虜負其衆中國常爲之屈將天運乎亦人謀有未至耶臣曰儒者不可捨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爾祖宗事太守不及知直以慶曆時驗之北虜乘西鄙方擾哀其衆首鼠叩境作謗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縣歲賦才二十萬爲對故旋益金

幣二十萬與之因欲塞求地之請虜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鐵缺刃而成功安爲醜言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賊二十萬則其地故其有也彼且緣爲辭曰吾不取賦而還吾縣卽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他年之亂實已失吾財又亡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有未至焉客曰不然是時不許其求則戰我兵未合必爲賊乘故爲一切之權必亂其謀子何昧焉對曰等爲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罷兵旣不爲無窮之饋又使他年絕旁緣之辭不猶愈乎客曰夫戎得朝廷之賜充足其欲然常以虛計搖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邊何耶答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謂我且嘗膽以圖其國刷耻取償焉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示將狼貪無厭者外又挾漢爲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僑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預防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糧可廣入也而便糴曰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庾空財可預積也而有司辭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嗾阿曰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廩空不止三空又

有五可謂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才居一士旣不可爲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謂河決澶滑橫流不制壞陂陣破曹渠失國所恃以爲防者又破滄州歲費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爲塞二可謂舉河北義勇且三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民且困卽罷之又惜數萬碩之廩歲爲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爲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卽止又流亾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自謂便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謂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教無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狀而歷任累其年一日警急是輩異懷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迺公忠材猶斬然風采士不肯袞袞雷同欲卓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銜命小臣則飛奏朋毀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爲惑一紙詔移他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謂近年議邊臣公用錢尤急計校出入剖析毫監司督察急爲威峻至於探候間諜無財貨募召皆不能入賊境比蕭德吳湛等告西人之和足及藁街尚未得其奉使意此迺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謂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誦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得虜人一好言

便釋然高枕至邊成奏請罕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
不終日督切邊臣宣勅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
以狙詐爲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
常策也景德時北虜窮兵深入豕突澶淵先時令王
繼忠累表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賊將虜
母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奸而與之盟此已驗
之效也故得賊奸言可聽而不可怠得賊惡言可防
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虜常籍諸戎兵席卷來寇故河朔之勢不支子

希編補

卷之十

三

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恃
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酋長且土崩
雖衆何賴爲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今使悉衆從賊
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酋長縱奇兵擊鈔騎河
南列屯營謹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賊必
饑餓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羸畜弱卒當之待其爭
而鬪則整師犯之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
五十年軍有所未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
習知委曲則士心侈而樂關矣士見所得財珍馬羊
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也死事者卹其後奔怯者

無衆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
不止禦自來之賊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
爲強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
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高恐不爲時所
信且陛下爲四海屈已斥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
賀正月慶誕曰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亦十餘萬
大底直百萬歲棄之二垂安天下元元德至厚也子
欲輕動干戈爲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
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寇而豫爲計耳
賊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地平戰易民富
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略終無顧巢窟意夫
賊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
月糧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治戰船數
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謀者告賊能
安然不畏乎比賊之還吾輕騎戰船歸矣故彼歸我
出我出彼歸不數年賊山川險要無不窺則彼自保
不服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靼
黑水等諸戎以謀士隨說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平
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於賊賊且內相疑若聽吾
命賊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紿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

希編補

卷之十

三

客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爲送死計彼之來不過略河北數十州固無五十萬之獲賊雖愚肯捨安受之賄與朝廷決不可必之勝也子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者虜君臣皆不肖殆有是矣彼其臣爲主謀曰宋所輸珍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鈔略所得財皆散於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則違盟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蓄君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北虜所以遷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右編補

卷之十

三九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脩樓櫓濬壕隍畜糧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於兵何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攻也賊雖未叛吾備何得弛乎常治所以待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虜主辱其子長也而第又凶德一日虜主狗馬疾第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分有弱有強強者與我爲敵則弱者求吾爲助許之強者怒不許弱者必致讐于我賊習知邊鄙怯懦漢地富有故攻所易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爲之備又其第得國必恣狂悖先剽劫于邊左右素不懷者將

右編補

卷之十

中

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爲疆場患朝廷尤須以兵鎮撫所謂亂也慶曆時虜主將叛乞師於諸戎皆以兵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自取衆胡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虜和各罷歸衆胡皆患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虜主再遣王綱約諸國借師皆曰又欲如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正言甘而禮厚以反謀未成爲詭計詠朝廷之北虞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沓貪此謂可虞也故太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況歲出貲百萬賜二虜此寧無窮垂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填沙幕之北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責吾所輸惠氣直辭歸曲於我此不謂倒太阿假賊以柄乎太守聞異時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三四則略足自慶曆後虜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

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矣春秋計夷狄者不一而足有如他日賊復壓境又欲如慶曆時增歲入之物與之盟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勒兵因以威武示之如前所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悅而易臣有所賜與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番之後世而易遵焉

呂陶上慮邊疏

宋哲宗初殿中侍御史呂陶上慮邊五疏其五曰自周而下戎狄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

右編補

卷之十

四

薇出車杖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別二雅而詠歌之至于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爲盟主而衛王室其於戎狄最號有功雖春秋實予而孔子稱其一正天下大槩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四夷爲難制漢氏初興大亂甫定羗戎之患屢起故其計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爲說於是中國四夷之分始交而失其別及乎積久而國家日夕常有夷狄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爲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輒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

異事變亦可做而用焉夫欲特設一官以主警夷之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修其頸令千家爲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虜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矣此龜錯之議也夫欲度羗虜故田及民所未墾願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畜省大費以待寇之自斃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定安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

右編補

卷之一

四

虜之憂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場之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委廢而不暇脩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辨之哉此賈誼之術可施於今日也三邊之地嚴於扞敵一夕不敢怠備而土兵無幾聚四方兇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寬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爲禦衛哉此龜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指月歛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勢

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爲屯以塞下之間田而助足
兵食之利哉此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
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王官易民之
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饋邊之備則孰若貸
民之輕罪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紆於急賈哉此張
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敵蓋危而後
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
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
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
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
而補之也

卷之十

聖

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居
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
必盛僮僕勵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
也曾不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辟猶割肉
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以畀盜賊而欲止其
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兵可用者謂大舉
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
防患之計不可輕輟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

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通脊邦昌使僭位號其意亦豈
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
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爲臣民之所推故
留此以爲中國彙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
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
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
彙以爲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爲今日守備之策
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爲守朝廷
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
控扼脩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

布編補

卷之十

聖

禦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
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
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定
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脩軍政吾無患矣臣愚料之
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爲兩道由河東來者
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河北來
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
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爲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
經畧之辟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
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

幸察

葉夢得論防江利害劄子

宋高宗紹興八年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論防江利害劄子奏曰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爲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而至于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雖終至於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黠虜敗

右編補

卷之十

四

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庇覆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謙慎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濫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獗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兀術親敗亡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交上是誠滅亡迭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然犬羊蠢詐用意不測其爲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蒙聖恩總帥十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効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目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並進直抵京師

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鋒驍之

濟師於國竊據京師開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闕吾民則諸帥分屯淮上徐觀其舉我旣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戍淮若昏迷不悟尚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爲之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爲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秣陵操復

右編補

卷之十

四

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徵軍而還及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年不出唐陵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於朔朔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爲孫策乘之長驅愈有三吳與近歲杜克陰懷異志擁衆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

江乘築園作薄落上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遙望知畏者權之策也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瀕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爲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脩其戰預爲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

有編補 卷之十

聖

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怠正使賊卽掃蕩猶足外爲聲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既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鑿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以不不敢犯爲得計而以不不見便爲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於今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左畧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檢會擇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例別具奏陳而迂疎之見淺陋之誠復以冒達天

聽伏惟聖慈貸其萬死少加採擇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直龍圖閣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曰臣伏觀建康古號帝都非獨取其形勢之勝而已蓋大江天險可以限隔虜騎戰不足而守有餘也自六朝以來歷年數百雖元魏北齊之強竊據中原橫行天下而不能加兵窺境者豈其力不足哉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紀陟使魏晉文王問吳之戍備道里甚遠難爲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不過數四猶

有編補 卷之十

聖

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耳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以天時不如地利今濁河長淮已入敵境所恃者獨大江耳若又不守專主避狄之謀可謂無策矣陛下駐蹕會稽江浙今爲根本之地進足以戰退可以守者莫如建康臣不敢遠及上流姑以耳目所經江南所當守者言之自建康至姑熟凡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硤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下則有無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葦之場或碕岸斗絕水勢湍悍難施舟楫爲今之計若莫預於諸隘屯兵積

梁分命將吏使各總地分調發傍近鄉夫使州縣各自部轄併力守禦多埋鹿角廣置砲架遇有警急強弓勁弩矢石俱發出奇以撓其議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美矣如此事勢尚有可圖者臣愚伏望聖慈更下臣章付三省密院大臣參稽衆議或以爲可行乞精選大使那移將兵就建康屯駐據險守要衛護王室經畧淮楚庶幾緩急之際不至仰貽君父之憂人心固而士氣振矣實天下幸甚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殿中侍御史張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曰臣準本

右編補

卷之十

五九

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置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觀朝廷措置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靜誠亦難矣今日

之計當併力招撫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江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賊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蕪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叅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右編補

卷之十

五

況狄人長技唯是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上流誠爲至計若慮壽光楚泗蕪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賊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遠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於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恐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効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

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正恩之言惟陛下裁擇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高宗時參知政事同提舉脩政局翟汝文應詔條具虜退利害狀曰臣正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虜退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咨訪群臣憤金賊之狂殺悼中原之顛覆使羣臣各效計策又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當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顧臣敢無辭而對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謹昧死上三策恭惟朝廷已事之失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夷狄之亂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社雖苻堅石勒數雄之強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於海蹢躅中國肆意所欲乘輿遠狩越在裔土雖西晉戎狄之禍不至於此唐安史相繼爲亂其禍亦云極矣改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於今九年矣賴師南方卑濕之域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

目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防秋則相顧先援
謀避狄之地至春事定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
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遠畧謂是也其次曰無定
論臣聞古之爲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必
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趨於耕
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
強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
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
炎以來天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
論禦戎無堅決之策乞盟於猾虜者冠蓋相望已甚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屈辱矣而裝糧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萬竭民
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嘗出戰攻守
之計紛然未決事之珠玉曾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
謂是也又其次曰無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
謀主腹心之臣相與朝夕論議圖事換策如出一心
如左右手晉武帝平吳舉朝以爲不可唯張華羊
祐杜預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之
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爲不
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爲不可
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人

主恃以爲固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
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誰也所與朝夕進見而納諫者
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
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必欲爲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
思而求也今群臣泛泛如河中之水則陛下孰與圖
今日之事乎臣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
大臣責以恢復拔用能將隨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
下英豪之智力以誅腥臊島夷之小醜豈其難哉伏
讀詔語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卻敵之功圖爲普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畧也向非
陛下赫然獨斷親出總戎指授諸將控扼江表則虜
人徑卷甲渡江如往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
福也然臣聞今者虜騎之退以國主之亡非諸將力
戰而勝虜騎折北而逃也向使虜主不亡使劉豫竭
山東之粟以轉輸賊壘敵人濟師驅犬羊之衆以分
守淮甸百姓之財竭於賦歛力已窮矣諸將之兵久
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
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之廷臣必因賊虜自退而訟
言諄諄因詔旨詢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

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而後可爲也臣愚不識忌諱謹昧死上封事惟陛下省察

蔡謏乞脩江陵府城奏

孝宗時蔡謏乞脩江陵府城上奏曰臣竊謂南北既分荆州最爲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荆州於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脩舡舫遺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及周瑜鎮江陵於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賊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荆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爲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粵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爲衿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畧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爲江陵之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衿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衿喉何恃扼其衿喉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器甲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間道可以直趨江陵虜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戍既不能分兵而爲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擄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頽圯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爲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虜敗盟逆亮狂悖視長江猶衿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剽奪以十萬衆耀兵江漢以疑爲師初無意於荆襄荆襄遠於兩淮輦運難於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卽易舍遠而就近今既不利於兩淮矣豈無請臣策士爲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爲今日之計莫若脩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移東實西哀多益寡在陛下一顧旨之頃耳唯江陵之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蓋畧脩則無益守禦大脩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於國有補於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爲悠久之圖小費

而大利暫勞而末逸亦何憚而不爲乎臣竊計之惟木取於山塲灰取於陶工役取於軍費可省乎不過糜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于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塲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歸然相望

右編補

卷之十

七

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絕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憂國之至

辛棄疾論江淮疏

孝宗時辛棄疾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上疏曰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爲險然江之爲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

者然則江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乎臣竊計之惟意邊防規恢遠畧沉幾先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管見慮之甚熟誠恐有補萬一唯陛下寬聽蓋兩淮縣地千里勢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趨楊楚西走和廬苟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力蹙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爲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爲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

右編補

卷之十

七

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爲首而淮西爲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瓦梁堰爲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爲最

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勢一犯吾境其所以忌我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楊於東城廬城和於西金湯屹然所以爲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斷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爲三大鎮擇沈鷺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

布編補

卷之十

李

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撓之虜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撓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南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教六國之所以爲守而秦人聞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此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採乞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陸游上孝宗奏

孝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

布編補

卷之十

李

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抱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畧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爲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

衣裘爲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時
觀之事事常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
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脩兵備搜拔人
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御至兵鋒已交之日使
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讐次則平定河
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歛兵保江
漣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
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
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爲大罪也

吳昌裔上理宗奏

左編補

卷之十

李

宋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上奏曰準御史臺牒論
當十二月一日視朝轉對有已見下項事須至奏聞
者

一臣比以一介孤愚待罪分察每於時政空臆盡
言旁忤宰臣幾負大譴尚賴聖恩天廣曲賜存
全餘拜命卿又兼史事自知無以稱塞屬當轉
對其敢隱情惜已而有愧於初心哉臣聞天之
所以職復君之所以司牧不過曰仁而已天之
仁在於與民物以爲生君之仁在於承天心之
所生故好生惡殺三代之所以得人心也大兵

大猷漢唐之所以殄國祚也洪惟本朝以仁立
國其得天下也不妄殺一不辜其謹刑獄也不
誤入一有罪其懷遠人以恩不加以侮慢不恭
之誅其體近臣以禮不坐以曖昧不明之過漢
以王恢首邊釁兵連不解者踰三十年而本朝
謀臣務存大體不曰洧淵卻敵之後十九年不
言兵則曰陛下卽位之初二十年不可道用兵
不曰首兵必有其謫則曰用兵不是好事蓋恐
干戈一啟有貽根本之憂唐以林甫陷善良羅
織被罪者幾數百家而本朝議論務從忠厚不

右編補

卷之十

李

以女奴之僞書而誣正人不以奏邸之微歌而
網名士不以詠檜之詩而終棄奇才不以輿甲
之語而深罪舊弼蓋恐刑獄一興有以開荆棘
之路此皆列聖仁厚之德大臣深遠之慮所以
培護元氣而祈天永命於無疆也不幸其間小
人相繼用事以深入之說而啟兵端以陰中之
術而造黨禍然仁聖相傳神武不殺未嘗一墮
其姦謀故熙河之師王韶實倡之而當寧歎息
深咎廷臣之不肯涇原之策李憲實繼之而中
使奏聞乃痛邊民之疲敝河湟之復朝廷初無

堅決之謀而童貫造孽師敗者數十萬人燕雲之取聖訓皆有全師之戒而蔡京首謀兵潰者五十萬衆是階厲者之罪也而何足以傷趙案之仁華亭之獄安石之子雱爲之會上察其誣而事遂寢同文之鞠蔡確之子渭爲之會事無其證而計不行元祐之籍等定者三百九人天示其威而碑仆不立矣趙汾之案根連者五十三家天奪其魄而款具不書矣是執讒者之過也而何足以累祖宗之聖上天有祚我宋之心祖宗無拂人心之事故雖王室屢經多難而國勢安若泰山蓋其所以貽謀者至深且長也陛下蹈規祖武祗事天明小心抑畏惟恐傷乎民生盛德溫恭惟恐拂乎物論咨儒臣以講學未嘗不盡下之情導諫臣以敢言未嘗有拒人之色中更大化庶事厲精思欲取濁亂之政習而一新之天下翕然莫不有升平之望矣獨惟宰揆非人不能仰承聖意方其始也輕驟寡謀而首興京洛之師及其久也猜忌深中而陰造緝紳之謗佳兵之禍至于甲卒喪亡膏血沾漬有目者所得而見也而中傷士夫之弊則猶隱而

不彰征調之苦至于室家離散哭聲流傳有耳者所得而聞也而傾陷善類之咎則幾發而幸免若非陛下翻然感悟洞燭其非則大兵之後又將醞成衣冠之禍矣夫有司失一死罪責尚不輕今以無罪而驅民於兵凡不附已者謀中以危法安知嚮夕雷雨之異非其處心積慮之慘有以上干至和平邇者德音一播丁寧罪已而三邊莫不屬心廷制一揚奮發拜罷而多士爲之吐氣所謂兵燹三車皆自惠卿發之者今已昭昭暴白於天下矣然而仁足以回震霆之怒而不能以革夷狄之侮心明足以開積滌之陰而未能以釋中外之疑慮豈可不求其故乎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不殺羔小善爾我真宗推之至於家富人足聿成景德和平之風不踐蟻微事爾我哲宗推之至於後減刑清坐輯元祐安靜之福今陛下有悔過之大德有洗冤之盛心盍不以其隱之於中者而推之庶政百度耶由是而體行華之厚以篤兄弟之戚按棠棣之燕以懷死喪之威則親親之仁也由是而復胎養之令以培元良之本立

內學之教以選宗藩之英則初之仁也召用
衆正勿以好名之舉而絕爲善之路則敬賢之
仁也優容言者勿以紆闊之說而杜敢諫之門
則好善之仁也舊姦宿惡芟夷蘊崇勿使是殖
是長則惡惡之仁也僑戶流民還定安集毋使
靡室靡家則愛人之仁也念一覺悟而天下無
冤民心一惻怛而萬物皆生意則陛下之仁實
與天地同其大彼以暴吾以仁彼以嗜殺吾以
好生雖草地窮漠之夷亦不能干中國正朔之
所在矣先儒程頤有曰克拓得去則天地變化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草木蕃克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惟願陛下
善推而力行之臣不勝拳拳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晉惠帝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山陰令江統深惟四
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
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
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幣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
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
中國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
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
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
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懲於鬼
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
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
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
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
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
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爲

右編補

卷之十

六

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無小轉相殘滅封疆
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
以爲已用故申繆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速與姜
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
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
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絳齊桓攘之存亡繼絕
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
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趙吞蠻氏晉剪陸渾趙
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

天下也南無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
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
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
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
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焉窮河東空地而與
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
人侵之末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
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
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與尸喪

布編補

卷之十

李

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
突軼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
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寢任尚馬賢僅得克之
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
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歟難癢癢
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
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
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
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
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叛

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圉并禦
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
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
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埽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
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譟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
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
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微延之畿服士庶翫習
侮其輕弱使其怨憾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
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牧

布編補

卷之十

李

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
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蜀
蜀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
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
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古今卽
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
警則絕遠中國隔閭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
軍獨尅雖有謀謀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

戎馬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歎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予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若曰羗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不

卷之十

七

此降散禽離獸進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以散流離過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營故可遷還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

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贖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整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何

卷之十

七

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東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羗梁由是然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機而作圖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單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羗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較遠今五部之衆戶至

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塞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止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恐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

右編補

卷之十

主

以綏四方德施末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唐太宗詔羣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唐太宗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附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散

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淮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含有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讐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此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爲

右編補

卷之十

主

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至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衆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瀛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

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故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長遷居宿衛畏威懷德勿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爲漢藩翰終于二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其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拒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爲乙彌泥熟侯利茲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

有編補

卷之十

七

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晉高祖天福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黨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爲虜所凌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勅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爲書遣朝貢云已勒兵必

有編補

卷之十

七

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秦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執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張齊賢上奏曰臣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卽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置堡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

有編補

卷之十

圭

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

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旣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

有編補

卷之十

圭

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爾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仁宗慶曆元年方平知諫院請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劄子曰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於圓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搆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虎

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輪輓供給天下
爲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問自
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
草射獵爲生皆待耕獲而食賊每聚集資糧器用人
自爲備須歲年爲計乃能一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
我寸土也而又絕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
三數百邊防守禦備繕完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
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款
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
禮軍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緩懷之意或特降
布編補

卷之十

主七

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畧則曰夫王者以天下
爲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況朔方靈武河西三郡聲
教所暨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
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爲本蕃推
戴綠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
審遂至與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
禮告成慶賜大行囚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
於撫育吾甚傷之今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
得遏絕或有願通於朝廷之意卽令邊臣受而上聞
且泛告邊臣以謹守封畧罔或生事令榜而揭諸塞

上或邊臣之有威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爲開諭足
彰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妄自尊
大於巢窟中久矣王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
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蕃納貢陛
下優爲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餘以歲時茶
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識遠慮爲生靈計至於天地
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況一賊歟
若賊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
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賊無華心我不可以
不奮身而爲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之不
布編補

卷之十

主八

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華心吾屬
不可以不致命關戰矣自邊之人至於天下之民必
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
無華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
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驅我於鋒
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
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庶敗有所分矣今議者
聞臣之說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尅何困之有今
雖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華心乎臣請對曰昔遷
賊之爲邊患也號爲驍悍有詔畧者陷朔方靈武國

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爲六合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日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邊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果得志而其衆嗜爲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德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邊事守邊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即賊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懷於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款戎心可保乎卽有其實邊

右編補

卷之十

七

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瀘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其統軍撻覽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來係累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爲利征戎爲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繫賴臣不勝區區之懇

宋昭論女直疏

宋宣和四年童貫蔡攸等師旣行卽降旨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論女真決先敗盟上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尤有玃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爲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宸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瀘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膻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

右編補

卷之十

八

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膺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穰穰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卽位以來禦戎之術實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

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
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
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董貫力引狂
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
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
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尙可復全死者何由
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
頭以令天下不唯憫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
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
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

右編補

卷之十

全一

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
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
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
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
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
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
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
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
忠義之可望哉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幣以資其用
是不知祖宗建立摧場之本意也蓋祖宗以三代之

資皆出於摧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
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摧場之法寢壞遂耗內
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摧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
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
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
戰鬪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
償所失而又戰鬪死之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
哉徒有關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
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
者不唯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

右編補

卷之十

全一

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
盡爲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
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
飾妄議邊事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
女真所困侵滅掠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真
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
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爲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爲
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
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
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鬪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

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隣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脩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切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承意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

本編補

卷之十

全三 大

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云比因虜中凶失虜主深慮擾攘之時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却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

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况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主之微尚能

本編補

卷之十

全四

增山嶽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尚可禪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憾今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疎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思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

胡銓上高宗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宰臣秦檜與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魏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賈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有編補

卷之十

全五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

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魏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魏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

有編補

卷之十

全六

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億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譏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亮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

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似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侍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述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

右編補

卷之十

八七

大

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〇〇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二年胡銓上疏曰臣聞讀商書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也其初曰皇天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其中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惟和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終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說者謂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臣謹案是篇言一字凡九蓋明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何則二三則方寸亂矣竊嘗譬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一與不一故也側行之蟲無爪牙之利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蟹六趾而二螯非蛇蟠之穴無所寄託者顯與不顯故也一則顯二三則不顯此必至之

右編補

卷之十

八八

大

理也顯則成不顯則敗亦必至之理也大凡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以其用志不分顯且一也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志分故也陛下初登寶位以剛健之資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嘗語臣朕決不與虜和一日侍從之臣同班上殿葉顥等首啓和議之請陛下面折之曰卿等不知主辱臣死之義乎嗚呼流涕顥等羞縮而退臣是時親聆玉音服膺歎息知陛下真撥亂興衰之主是年冬臣被旨措置海道以禦虜寇纔出北關而和議之使已在道矣和議既講犬羊無厭之欲難塞日務求釁或蕩搖我邊鄙

或憑陵我城邑和雖在口禍實藏心陛下見幾於未
奔沉之先慨然有恢復之志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
曰吾君果撥亂興衰之主也然臣竊有疑焉何也以
和議之使未絕而恢復之言日彰也夫和議未絕則
吾歲幣之害無時弭也恢復之言日彰則彼誹和之
議必不堅也然而陛下持兩端之說無一定之論爲
陛下謀主者豈不曰姑與之和而密圖恢復之計乎
臣竊以爲大不然也夫不費歲幣姑與之和議猶不
可況哀民膏血以爲歲幣而和議不堅是無益也和
而無益是舉生靈之膏血委之溝壑也而忍乎難臣
有編補

卷之十

十九

者則曰安知和議之不堅曰召公戒成王以祈天成
湯誥萬方曰請命祈請二字乃人主所以尊敬天命
也陛下爲陵寢遣使以祈請爲名是尊之敬之與天
等也彼乃謂我妄有僥求夫以尊之敬之爲妄則和
議之不堅彰彰矣議者必曰彼強我弱彼衆我寡彼
實我虛彼大我小彼盛我羸吾安得不出其下吾又
安得計校生靈之膏血也哉臣又以爲不然臣聞秦
以傑頭徐由邈綿可以強弱論乎紂臣億萬周士三
千可以衆寡論乎隋洛口倉唐資以興可以虛實論
乎魯雞不期蜀雞不支可以大小論乎虓羸致壽盛

壯暴亾可以羸壯論乎然則亦願吾自治之道如何
爾苟能自治彼又何足畏耶臣雖愚竊謂陛下有
高世之行九醜虜有取滅之理三是我能自治而彼
不能也請索言之臣聞陛下受敬盡於事親高世之
行一也友于兄弟二也九族以睦三也平章百姓四
也任賢勿貳五也克勤于邦六也克儉于家七也樂
善不倦八也惠鮮鰥寡九也醜虜虐用其民取滅之
理一也阻兵安忍二也惡直醜正三也以彼取滅之
理當吾高世之行已不戰而勝矣臣謂亦願吾自治
之道如何者此也然則焉用以民膏血委溝壑之爲
有編補

卷之十

十九

快哉臣願陛下下一總一心應天順民俾萬姓咸曰大
哉王言一哉王心周俾阿衡事兼有南臣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惟聖神少加意焉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奏曰臣竊惟今
日北虜有必亾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
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憂變
者也女真盜德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
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
守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亾者

一方阿骨打猺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養之餘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勒小夷歛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卽昔之匹遼而今之達勒卽鄉之女真也以垂困沮之勢旣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構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貽危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覲交馳遽已徂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

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實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跋氏河南之警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脩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賓服況於漫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鬪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讐耻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脩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脩無日不討于朝而日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慙則乘機取

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
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終

右編補

卷之十

左三

右編補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姚文蔚編文蔚字元素錢塘人萬厯壬辰進士
官至太僕寺卿初唐順之爲右編其書未完劉日
寧補而葺之尚多缺畧文蔚因取永樂中所修名
臣奏議拾其所遺其門目則仍從奏議之舊分四
十二類大抵皆習見之文特於順之所不錄者覆
爲掇拾以成一編耳

古奏議不分卷

〔明〕黃汝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吳德

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奏議無

卷數》提要

刻古奏議引言



余不佞有臆見每與友執商之謂
讀子不如讀史蓋子之精者未必
實裨於道德身心而其粗者徒以
恣洸瀆繆悠之說士操小慧輒模
擬渺忽以自進拙此非諸子負讀者

古奏議序

抑讀者負諸子耳迺若上下令古
蒐覽嫩慝備經緯之奇聞運會
之變非史莫究其大者足佐謀帷
訂金匱石室之秘函而小亦鉛刀莛
鋌皆有實用夫士誠厚自負亦欲有
所見於天下後世豈其揣摩簡練

不熟諳古昔而能空券應敵者批
奏議亦史之一斑也臣子一念忠藎
登對或未能盡退而解華悅其語以
冀採錄其間兵農錢穀星緯輿圖
以及夷狄不惟洞徹於胸中抑且洞
徹於筆下而後能徼飛蟲之弋獲三

古奏議序

上

代而下漢惟晁賈唐有宣公宋則子
瞻皆通達詳贍以日月之誠奏金石
之語讀之無不感動而為其主者或
效或不效反不若海大魚片言收功
而優旃長短之譴免陞楯於立兩也
惜哉今其書具在古今不甚相遠按

而行之政有恰中時弊者猶醫有禁
方岐黃豈嘗執足求度而千載之下
罔不立驗士君子亦以理揆勢以勢審
機以機合情以情傳理語入九閭而
澤溥於中外遠近不甚榮施歟而奏
議其禁方矣不則空無所操而動欲

古奏議序

三

決人生死於頃臾即盧扁其將能乎
余友黃貞父才情超邁而能沉之以
博識其於史二十一家靡所不讀間有
揚摧為帳中之秘未欲示人茲選特
靈鷲課二三子者耳而吳君德聚業
付之梓甚矣吳君之嗜貞父也然天

下有未知讀史與有意讀史而未能
辦全書者此以供其一斑則德聚與
有勲德矣余因嘉其意而樂為之
序如此

萬曆辛丑夏季朔渤海吳之鯨
書於西湖之朗閣

古秦議序

四



古秦議目錄

秦

說趙肅侯

蘇秦

說齊閔王

諫魏王書

魏無忌

說秦昭王

范雎

初見秦王

韓非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漢

至言

賈山

古秦議

八

陳政事疏

賈誼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放民私鑄疏

論貴粟

鼂錯

言兵事

論募民徙塞下事

論守邊備塞事

奏吳王書

枚乘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賢良策對	上書諫獵	諫伐匈奴書	言世務書	言世務書	諫伐閩越書	化民有道對	諫起上林苑疏	救太子書	尚德緩刑書	上屯田奏一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疏	論治性正家疏
			公孫弘	司馬相如	王父偃	嚴安	徐樂	淮南王安	東方朔	二	壺關三老	路溫舒	趙充國			劉向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政治得失疏	罷邊備議	論神恠	罷珠厓對	毀廟議	論王氏書	不受單于朝書	陳時政所宜疏	鑄錢議	書對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唐	論佛骨表	復讐狀	稀裕議	駁復讐議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能論事狀
		侯應	谷永	賈捐之	劉歆	梅福	楊雄	桓譚	劉陶	三	楊賜	諸葛亮		韓愈				柳宗元	陸贄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論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古奏議

八日錄

四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併之家私歛重干公

宋

論水災疏

歐陽脩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滄等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曆日狀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論臺諫等官言事未蒙聽允狀

議學狀

論西賦議和清以五問請大臣狀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審勢

蘇洵

審敵

御將

田制

疆強

心術

古奏議

八日錄

五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思治論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五

決壅塞

敦教化

省費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

策斷下

制策

論冗兵

蘇轍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臣事策九

民政策四

民政策五

八目錄

六

民政策八

民政策九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講官議

古秦議

江夏黃汝亨貞父甫評選

說趙肅侯說

蘇秦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當先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賞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執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輪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驕而不忌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待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竿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愬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王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按文安民在秦使一韓魏齊楚燕趙以畔秦而秦文則曰趙韓魏齊楚燕趙有歸者是周世之文不但以押臣詞說之工

說齊閔王

蘇秦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王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前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燔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勤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許。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主強。如此。則兵不費。糧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其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壞。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及。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臺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

蘇言好謀陳蔡好詐。昔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驕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金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踴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舉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

正義卷八

八卷

六

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饌，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主，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灰扶傷

先攻

先攻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焚，夷傷者空財而共樂。完者內誦而華樂，故其費與歿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鏑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櫓家難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

正義卷八

八卷

二

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歿，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一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歿。

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
 灰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
 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
 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
 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
 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
 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
 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
 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
 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
 古史集 一八卷

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
 圍足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競為
 守備為必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
 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
 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
 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
 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
 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
 古史集 一八卷

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

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不先兵不王怨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此鬼谷陰謀而揣摩之精以後為先以遠為王是以退為進皆金符之言只後起寄怨一語而余嘗翻折如勁弩穿葉數端入實讀之神暢而氣高

甘秦議

金秦

說齊則

十

說秦王書

魏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汝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

危有鄰地得垣雍決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舞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

古秦議

一八秦

十三

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其寧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也存韓安魏而利天下二議大暢

古秦議

一八秦

十三

復說秦昭王

范雎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賢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其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國獎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火李兌管趙囚王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危言刺心
蘇子曰無王耻秦怒而激之也

古秦書

八秦

初見秦王

韓非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實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國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

古秦議

八秦

十六

古秦議

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祗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鎗炭斷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圉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古秦議

八秦

十七

古秦議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相隣相廼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秦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王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王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人秦

不
八

古秦議

奏

十九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秦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登食諸

古秦議

一入秦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騁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巵之珥阿

古秦議

一入秦

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遠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宮也夫秦之於天下猶衡轡之於車馬鳴快耳目者秦之樂也而衡轡系間部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鏡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過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暴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通篇論諸客形至為反見正當屬前開闢之如湧波上聲下聲不取此說則為虛高所弄○次言事秦之利不取此說則為虛高所弄○

至言

賈山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耨衣牛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騶馳旌旗不撓為官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必焚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苑囿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並詳開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開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言盡又適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必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諫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屨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又撰
漢文
味

又入秦

又入打

又入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窮義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若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必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鐫璽處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必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

漢文
注往
小入

先如人

世不相復也故歿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必幾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害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諂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古矣議

秦傳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憂歿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歿大歿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歿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宣宗廟之祭而必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歿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

指出

又揚

不積

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新
 新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
 精日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
 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勳勳一日再三出臣見
 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急於
 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
 外徭衛卒止盛賞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
 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算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
 奉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
 髮賜之巾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
 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壹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配法者
 寡衣食易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願陛下
 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扶杖而往聽
 之願少須臾毋或思見德化之戒也今功業方就名
 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
 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
 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
 獵以夏歲一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

冷句

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嫌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
 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
 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解大體如此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
 誠不如是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
 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太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執事之太者也

情激而文婉按古借秦無限翻復意以頌此讀之
 令人神勇

古
 一射獵耳至借秦為喻杜邪萌也其言切直而無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槍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古義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遠服西荒郡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義盡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仁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必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重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方且十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過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虛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不足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爲中涓其次歷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虐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不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計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是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反，黥布用淮南則反，又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誼，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心邪。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宅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

太史公

今世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王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竊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劇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

太史公

集解

大史公

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性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騷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紫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選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國已行矣昔者成王
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
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親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親
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
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
因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
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識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實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以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王。庫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劉之皇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寢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王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皇不加之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劉髡則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亾。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虛廉耻不行。大臣無迴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本紀

八百里

十九

綠亾耻之心。庫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夜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屨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其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瓦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頻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學塗面。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亾耻。集詬亾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王上

古史

本自

千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亾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屬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羗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暴肌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頭繫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猝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
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惠要以廉耻故人矜
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王耳忘
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
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杆敵之臣誠死城郭
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為我死
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
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廉恥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通國體入人情藥石普應莫喻其富文筆層層
晚騷古樂深衷本原之軌從橫策士之風
令賢良辭心茂才短
氣真千古書疏之冠

賈精而露董粹而寬但三
代以下近道之器量較近

論精野

賈誼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
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廢
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財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虞虞也竊為陛下惜之

歐游民歸農者本是積貯至計而尚未詳所以致而農之法

古奏議

八百里

二十一

論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厘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蜚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章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蔡吳楚陛下高枕終以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過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
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
公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
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已疏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分其勢矣此則欲
倚置淮陽代親王以控制南北所謂身使臂之
勢而藩樹固國長久之策也萬年之後傳之老
母弱息景帝見矣竊謂不幸而謀別爲禍乃使
主父腹行之賈生著論哉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王帝巡述九州一體何嫌何疑而分制之曰

三代之王不作也德衰則維勢
誼之計漢事也亦萬世之計也

諫於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錢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
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
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
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
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
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秦書

大西漢

二十六

卷之六

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煑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舍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
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
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矜
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日術歛之重則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日作兵器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日臨萬貨日調盈虛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魯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文簡悍有識

卷之二

二二

卷之二

論貴粟

景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料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以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遑湯禹加以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六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飲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以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以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王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編。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陳農家苦而論明主務農貴粟此王佐之言諫至入粟拜爵免罪是賣法集利也人主所以操天下公作注邪救過趣善獨此賞罰賞罰不重損信存食雖有粟烏得而食蓋錯特為瞻國良策而于古者井田什一勸農與理之意大相遠矣亦霸之餘術也○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以可涕字字

言兵事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衆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中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角利

金鼓

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變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倂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緡婁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繁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王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以中國五長救而匈奴所長則用夷攻夷以敵之四者兵之至要兩軍相爲表裏此名將之識

論募民徙塞下事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舍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室，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切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或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今論
正坐此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東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人識唯陛下財察。

錯謚金秦開國...
置書...
第...
民徙塞事處

百春藏

八百里

廿五

...

論守邊衛塞事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入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復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百春藏

八百里

廿六

...

廣種葵草。其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縱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適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古秦書

八百里

十七

古秦書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常居而不遠戍。使得就樂守。論貴粟與備邊。皆將買爵法。

古秦書

八百里

三十

古秦書

奏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事難直。信借喻隱刺。層疊不復續接。無飛忠心憂結煩而不亂。可謂妙才。

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
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
之謂也道有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
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
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
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箏瑟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減也夫周道衰
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
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崇周道然復興詩人
食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
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
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自
唐虞至于王莽有天子之符此蓋受命之符
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
聚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
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
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或壽或仁或剛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
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
民鄙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爲猶金之在鑄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

古奏議

入百集

聖王

陽明集

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

於正而亡有邪氣好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係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古奏議

入百集

聖王

陽明集

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太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誦讀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

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
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行雖
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土雖欲
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
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以琴瑟不調甚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
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
古奏議 大司馬 四十六 劉向
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
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
生也

武帝制策言天命性情治亂符應皆高顯雄略
而諫諍於身心教化天道之本何舒言言天人
相與修久則天應曰教廣曰德德主刑曰正
心更化推治于道反道于德言者之言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
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古奏議

大司馬

四十六

劉向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赴亡入于河海天下眊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閭閻太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此文焉繇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
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王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王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太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古義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古義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留亂賢不
尚渾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
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
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
惠寬臣之罪今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磔究之臣敢不
盡愚

論俗化在王心能天下賢士而歸重于長吏
此直有本原之議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書
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得
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
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仲舒親
言命佳
情處亦
歸重人
主

辨言之
秉官也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天中書
有之書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寢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貶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揀益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弊薄俸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競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當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鬣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天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

古義

八百

五

三

古義

八百

五

三

以器器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遺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15-00000

明天元

富建肝陌貧無立錫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
之富今世正坐此井田無論難復限田亦難
卒行若野游恣崇本業法無併恤良弱邑令
與民親里閭有公正亦富民化俗之一端也

賢良策對

公孫弘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榮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氣和則不夭，故之六不兵，子不哭，德配天地，明

並日月，則麒麟鳳三靈現，在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和是非，立可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四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人知法術之言論
和順逆害是皆理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贛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兇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鄣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諫獵特其小也

諫伐匈奴書

王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率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毆所以爲業也天性固

西藥

六十一

11

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
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
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
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
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

今西漢

本

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殭陵弱。衆寡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金爲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騶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秦策

十八西漢

六十五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問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教使

然也。秦書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即降，羗楚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軍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前控弦，轉輸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

秦策

十八西漢

六十四

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大意在無窮兵而救淫侈。○使言者不困，以和其心。此一語精甚。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古秦議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得此觀
說精神
會派

卷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逐擊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倖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

古秦議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實揚名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安民使無土崩之勢此名言也於武帝時更屬實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制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古秦議入南夷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險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成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除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用樓船卒水居擊櫓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灰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開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

得此方
有八手

城皆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第甲弑而殺之甲以誅姦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之絕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七十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數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茲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廼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養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七十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若泰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
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歟而不畢其愚非忠臣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其言雖多而無益
大抵深得其意水土在深山叢林入之難而防
之易又得秦爲疆一隊破其代而

古秦議

八 南漢

陳仲周

王二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
帶劔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組無文集上書囊以爲
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本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官人
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
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秦議

八 西漢

王二

漢文皇帝是漢武帝對堯舜文雖短少却破的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額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質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今幼弱懷土而思着。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駢馳東西。車駑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俳優富之者。而猶為法言危論。

古奏議

八百里

二十四

救太子書

壹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盛。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諫。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亢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薨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亢。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威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太子勝
隋例甚

古奏議

入西漢

七十五

譜人投畀豺虎。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倦倦。出一且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情至之言。奈何無救。○不聽此言。悲恸何及。朕亦三老。啟之二元之言。得如幾與四皓同功。

古奏議

入西漢

七十六

臣聞燕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古奏議

西漢

七十七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我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條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字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威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圜牆諛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入情

書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古奏議

西漢

七十八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秦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秦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嫻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為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詐誦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詎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於漢宣時為對病之藥而後世言言可涕
真千年刑箴也此在江陵時亦切今時則病獄煩
而少斷

上屯田奏一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
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
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
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
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習弛
古奏議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
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
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趙克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有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寇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寇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寇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眾。以成寇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寇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歎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隍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老將多弄如印印字。如鈐其有用之文。非為文者也。

上屯田奏三

趙克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養精兵，先零寇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分數既廣，罕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時還者不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寒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得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古秦叢

八百里

八三

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食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損其力，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寬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渾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煇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王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古秦叢

八百里

八十四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其語如山其書如石語皆可復其老臣也漢疏中賈生遺書一語是之風神皆所謂絕代佳人至宋文忠公之風神皆所謂絕代佳人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直猶不忘君、憊倦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粢稊、登茲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古來叢

八百里

今五

今五

古來叢

八百里

今六

今六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憂慮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德、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廢有蜮、蜚鵲鵲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叔、大雨雹、雨雪霏、寔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蟴並起、當是時、禍

轍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侯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文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譖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外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

古奏議

西漢

八七

漢書

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謂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靡靡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送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

古奏議

西漢

八八

漢書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古奏議

西漢

卷九

後漢書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兩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以不直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大司馬段熲有經術有風議爽然成篇

古奏議

西漢

卷九

後漢書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弑殖，出其君所弑其君，則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弑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轡，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象事用權，五侯七貴，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亮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奏議

八面策

九三

危微之言讀之毛堅
次第古今得失併照刷收熟讀大是文人之口

所得法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多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曰大哉天命會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患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

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龐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

古秦墓 八百里 乙丑 延陵季子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龐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之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鳥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官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魯宣若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古秦墓 八百里 乙丑 延陵季子

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愛其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業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十表

西漢

七二

陳延年傳

以宋廷事後後得失比之古人是造論而次第古
帝之正若夫後漢實言實多不可無所論
故且持論正而達與墨子陽王孫小稱名教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矣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達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大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與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于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謙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古奉獻

西漢

九

禮記

大通性
情之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執殳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迷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王此綱紀之首正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西漢

百

禮記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衆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

天下幸甚

漢儒仲舒之文澤于此大則劉向匡衡緣修經術其言瞭然條達也

古奏議

百一 紀昌廷奏

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積榘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侵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古奏議

百二 紀昌廷奏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族好儉。而
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
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
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
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古奏議

一八兩漢

百二

政治得失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
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
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
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
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朝廷者天下之始。若治天下者。審所尚。此最是理。要

古奏議

一八兩漢

百四

政治得失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肩頸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古奏議

小西漢

百五

罷邊備議

古奏議

小西漢

百六

罷邊備議

爭生邊事不可罷邊塞
備其可乎十議精匪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遣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論神怪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怪，黃冶變化，堅水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過，求之盪盪，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苴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王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輟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日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下距絕此類，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神怪是法惑一大謬

古秦錄

八西葉

百八

論神怪

罪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恩。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堯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蒙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百九

百九

百九

征不還。齊桓拔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平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轡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千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論
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採平城
之事。錄昌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削南海以為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歿於
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百十

百十

百十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鄆地
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其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憫愍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歿，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屯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
顧。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玁狁惇惇，如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羅，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古義

八西漢

蛟廟議百士

四垂無事斥地之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
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與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天子
古奏議 一八西漢 卷三十三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
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
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
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
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
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
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
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
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
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
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
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
古奏議 一八西漢 卷三十三
宣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讀指之罷珠厓對武帝數作恭稱之至矣又讀劉
歆毀廟議復令人興英難駁世之崇廢之損德在
征伐而多功在改制度易服色未章六經典儒術
按茂才則瑕瑜不相掩也予以爲在漢子孫不宜
遽議毀而獨以其持節驕虜一節爲首功而世宗
之則起後世好大之弊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伴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通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王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十五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值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薦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大元經

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金野草戶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十六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適欲

使
明世之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七

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比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文婉而峻其中大有桀驁不識此論但知梅先生宜入高士傳不知其抱憂國用世之才乃爾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八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賢於未亂；兵家之勝，賢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其間，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諫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奏議，發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遣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趙主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驍安國將三十萬眾，傲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為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饉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聞漢兵若風雷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款，

扶伏稱臣，然尚驕蹙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諷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膏肓大宛之城，陷烏恒之壘，探

姑緡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旆，拔兩越之旗，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留，惟北狄為不然，

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其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其
 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
 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
 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難者戰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國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
 也夫百手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不察
 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力竭而語未盡是子重可致也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
 賢明則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賢則論失時
 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
 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
 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
 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
 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
 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斂而更張之
 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
 以智歟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諫者懼於前事也且
 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
 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
 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
 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
 前至於滅戶殄業而治轉衰微故雖有佳法猶絕而

司行

行不

如此處
亦不勝

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

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

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領山贖罪如是則

警然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

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

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為

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

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

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減罪告者如

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

古義議 大西業 百廿三

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

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

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其所議時政特禁報私仇商賈貨役買獄比不

一法無甚宏鉅之議文於漢疏中亦平

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見藻之士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故授民時使男不遺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古義議 小西業 百廿四

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錄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況今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貪則百姓不勞而

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鑄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吏之所憂職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傷惓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

古奏議

八 西漢

韓嬰

卷五

文篇而前弱中情者於此

書對

楊賜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蝦蟇者也於中乎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忿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譏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官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謗訛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金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錫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繁游留思度政無敢怠
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
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能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言奏議

一八蜀漢

百九

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計賊匪復吃緊在官府一體親賢臣遠小人讀克國屯田策識老將之器請武侯出師表按忠臣之職一安所任武侯十分任侍中將軍郭河諸人必急而伯亦任分任種彝未代且一之如之矣安得成功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昌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欲難塞留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矣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驥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言奏議

一八蜀漢

百九

又或實
之而實
業不敗
壞

如此請
非老手
不...

古藜議

大
唐

松竹

正氣方足、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唐宗迎佛原非見佛言之而文公亦特以年壽禍福折其微服之心要之佛言豈在禍福人處其言最微不可得而言也惟曰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于儒者世教大足損之矣又公一生有用之文

往往見今之闕節下等語皆上段所立論而干其心位微妙正正大辟邪說之旨具彰兒誘誘地弄者耳何以往高厚之教

三

卷之三

素養

學

179

地

復讐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弗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証當而覆核第所謂酌其宜而處之語尚不盡情

韓愈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率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王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王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古義

下考

六

韓愈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王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壇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王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廟王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古義

下考

七

韓愈

周祖後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情禮俱暢韓公生平文多奇崛獨此議禮文詞甚雅醇當與漢劉歆章玄成等議相參

古奉嚴

人唐

人

人

駁復讞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宵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忤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
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
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
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

古來議

入唐

十

後漢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
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
以為戮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
上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文情雖如法史實具其情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某言賊此連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
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得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
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已之愚感陛下思理之誠愚
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
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前
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
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道
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
於付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悽血誠敢願披瀝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效之心睠睠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
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
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
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同。故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包休干，中國欽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貶。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

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
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
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畧施於百勝
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
朕猶兢兢畏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
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展務評議
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
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諸王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
古奏議 八唐 十四

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
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懲德懲違觸
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
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
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
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
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矣貞觀之理
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
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
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顧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

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
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
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
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
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
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
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
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調化已行謂安可保耳
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猶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
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誕驚衆有諫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
移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
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歛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
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誣禍機熾然燄
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
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
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諫之拂
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平太
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膏
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
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
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諭德令、謀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
牢籠物表、情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避、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列廷宰輔、既殊帥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已行者又謂之遼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疑、自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

憂獨陛下、惟慮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所親驗、往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爲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
歷如彼、當令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與於得衆
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矣、因乎納諫、虧德
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
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
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公者遷幸之所
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近之聽、歸反側之心
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
言

通群情、接臣下、納諫從善、自古聖哲所由昌、狂
愚所由覆、宜公言言之可進之、勸座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

古奏議

八唐

十八

陸贄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王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屢宣密旨備該物理

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水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

古奏議

八唐

十九

陸贄

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在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
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
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
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

古義

人唐

千

教對亦以爲事

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
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
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
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
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
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
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
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
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淮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

宗
周禮

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
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
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
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王。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
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
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
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
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

古義

人唐

千

教對亦以爲事

名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
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入則
謬。出則詭。辭之態興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
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
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
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
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
雍熙之化。沒承元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
滯習俗之凡見。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古奏議 人唐 十二 齊世宗事

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過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遂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古奏議 人唐 十三 齊世宗事

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害上之不理、上每害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懷、此六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驕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可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官竒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之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

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乞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

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既況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譏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處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

古奏議

下唐

二十六

薛平論事狀

古奏議

下唐

二十七

薛平論事狀

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諫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子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笑唯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

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群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非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非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古奏議

八唐

十八

教諭臣論事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穢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古奏議

八唐

十九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禁闔清風肅然海內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平武
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
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懷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喚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
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舛望試詢候館
之史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
語或醜肆謳謔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古奏議

三

李鴻章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
不息迫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怨惠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
民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仁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
故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

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
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
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圃
百里時惠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
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辯察茲理灑濯其心
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幸於是刑然則宜其
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
而墮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
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宜利也物情離
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

古奏議

下唐

三

李鴻章

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
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未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纖麗
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
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

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
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
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
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
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
冒以聞。謹奏。

散小儲。固大寶。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古奏議

八唐

二十二

李義府奏

興元論解安公輔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
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
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
之事。安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
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
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
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王之明也。臣今不敢
冒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
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
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韜。立司
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爲書。譬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
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太、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聞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

古奏議

入唐

十四

論解老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拂而已、或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王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封非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

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躋、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明、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田、談談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

古奏議

入唐

十五

論解老

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益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

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傾細而關於運行耳。自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王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論本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古奏議 一八唐 手大 論議平

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矣。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

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德宗之病只是所諫故不聽
名宜公或破此病故中生位推碎語不激而情獨入

古奏議

一八唐

手七

論議平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覷。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總攬萬機。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群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古奏議

一八唐

三人

陸贄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感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古奏議

一本

三十九

韓愈

雖冠簪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讐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彼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起膺心微小失而崇不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群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浴嘯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最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調之安置或詰責而宣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園閣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

古義

下唐

四

史記

史記

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畧如神邪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數下生戎官闡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罪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遑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關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狹狹送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

古義

下唐

四十一

史記

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
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
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
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
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
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
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
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益為無益而
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
古奏議 八唐 四十二 後漢書

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韋危之時全在宣諭物宜公不為一刑建言
也何與異辭終一二問之術此語直刺中倫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上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
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
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
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
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
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
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古奏議 八唐 四三 劉蕡

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
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
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
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
輕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
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
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
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童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膚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古秦義 入唐 四十四 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全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願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推誠用人不宜口實所寄其別是攻病之藥

古秦義

入唐

四十五

聖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闡分、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冏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

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克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藏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卽先使人謂宰相徐弼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弼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尋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

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克。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銳。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

古來職

一書

四八

法書卷之八

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

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開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

古來職

一書

四九

法書卷之九

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積

小人托
言

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

入唐

五十

果於行難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王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慝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

古奏議

入唐

五十一

計若長官

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欺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

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古奏議

唐
五十二

無僥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實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嚴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古奏議

唐
五十三

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古奏議

唐

三十四

長官薦屬史字號當長官此言情心無爲之理若疑長官則薦必不行事幸執則舉必不廣必無以盡天下之賢而得人才之用今之薦舉近厚而傷于選近公而失其實近精而病于細安得明於如宣公者而議之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陸贄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遠萬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黽勉任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古奏議

唐

三十五

陸贄

流俗之弊多徇諛諛揣所悅意者則修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頗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已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所願事皆覆驗則莫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十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謝密旨國論所宣事狀

陸贄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依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綰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綰兄弟並改與在外間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古奏義

入唐

五天

李德裕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唯明王弘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足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付量、推理輒發、以趙璟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陸贄

陸贄

古奏義

入唐

五天

李德裕

清宸嚴陛下、特宥慈恩、曲加獎導、寵遇逾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綰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綰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罰人必於市、惟恐

此清托
公解私
之法實
如此

此二
法

古義錄

八唐

六十一

卷一百一十五

衆之不觀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豈而不言其善。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
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諸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
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
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
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祭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
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祭等
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
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
祭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讞。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
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有。聖王懼逆詐之亂。無
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責其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

古義錄

八唐

六十一

卷一百一十五

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
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
推賞。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
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爲。矧
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
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祭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
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祭兄
弟。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
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
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奚不傳。二臣之冤。莫
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
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
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
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負。猶謂清慎太過。
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
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
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
實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
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

能滅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惟更啓賄門是忘愛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憚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條除唯於犯贓性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宣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怒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適臣可以受財則

十奏議

一八唐

三二

卷之四

唐

庶長宋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猖獗夏耗數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饑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恹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今已國之耻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膚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食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表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者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

十奏議

一八唐

三三

卷之四

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
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
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
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
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輓輓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
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自見可欲何能
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消流不止
絡繹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

六十四

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
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資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
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
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二
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
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
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
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繫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
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

焉陛下踐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
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通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
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
凝洎大懿繼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
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食焉曩
興師徒人因暴賦今罷征伐人因私求是乃殘卒之
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伐不
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
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刑私之甚者
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
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
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
曰在上位者灑灑其心一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
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
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
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
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
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八十五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入郡國既入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於前朝...
之論...
白如...

論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僭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笑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檢狃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宜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繫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益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即召禍而

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壘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耗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夏竦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
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
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
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
敵行師必量事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
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未逸者也力寡
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繁而後動者
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
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
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

古秦議

八事

七十

功守信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
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
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
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
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充便馳突輕生
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
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
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
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
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慎守所易
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
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
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
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
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
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
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
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古秦議

八事

七十

功守信

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復攻
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
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
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
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
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
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
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
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
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
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
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
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
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
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
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
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
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
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古奏議

一八

二二

三

欲備封疆禦夷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
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
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
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
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
防而衆自不攜放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
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
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

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
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
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鬥爲嬉遊晝則荷戈而
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
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
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
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
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
陬之苦則辛酸動容矜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古奏議

一八

二五

三

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
將冀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
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
計歸張顧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
之克斤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
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
則投棄城鎮以推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
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
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焚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復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輒

古奏議

一八唐

二四

卷之四

軌之所以行車街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徇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衰貶既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古奏議

一八唐

二五

卷之五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之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危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今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莫無阢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古秦議

八唐

七十六

七十六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軍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意蓋所謂日省月試饒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

古秦議

八唐

七十七

七十七

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古義錄

下庫

七

古義錄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與於軍情亦聽命乖

古義錄

下庫

七

古義錄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任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亮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其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膏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邀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選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

度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今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

古奉議

唐

八

唐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滅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聲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古奉議

唐

八十一

唐

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滅姦

論朝官關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陸贄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舍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王之在璿抵，古秦漢八唐，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關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思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懷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

序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懼，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私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譬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古秦議人唐

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廢。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或羅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太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之。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

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
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
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
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
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
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
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
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
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
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
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
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
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
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
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
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
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

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
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
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
堯舜命官之矣自稷禹伯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
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
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
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
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
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
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
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
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
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
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
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
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
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
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

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於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虛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

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尋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失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滯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調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軌

古奏議

唐

九一

柳宗元

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入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撻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操美惡混弁凡有遷升必遭椅拂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自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黜宸衷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無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古奏議

唐

九一

柳宗元

諫才任吏之議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陸贄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循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游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古奏議

大序

九二

三

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氓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遁逃爲理化拾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者未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曰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讓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古奏議

大序

九三

三

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污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播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歛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
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處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
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直僞莫得而辨
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
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
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
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
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
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整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
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
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
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
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
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
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
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
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古奏議

本唐

九十四

三論長史

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常賦則各
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
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計其數足以誘
導墾殖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
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
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
不妨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
陛下舉而行之

古奏議

本唐

九十五

三論長史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糗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
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恆懼夫
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備之故
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
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
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
爲義倉豐則歛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
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
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
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
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

平糴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

平糴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
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
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
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
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糗糧已空執契
檐囊行復貸假重計累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鄙里或縊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事叅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於價錢廣其糴
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歛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
至貴一舉事而衆筭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備水旱在古義倉此井田以後第一仁術而與
之法無不具矣其法其人若食局有司因而爲利
無禁禁則國之儲蓄必竭矣若禁之則實無
其積蓄有司更田倉則已去或謂清白之憂人

市奏議

八

五十八

以爲常

市奏議

八

九

以爲常

有通管則侵欺莫究或被無辜之害謂之公用
之不足也惟宜之那借卽非貧乏亦有流移
若上下確守此法官民盡屬忠良豈惟一夕之
需實備九年之蓄愚故以此法之行當先以務
本節用輕徭薄賦爲本而尤莫善於任人

其六論兼并之家稅飲重於公稅 陸贄

國家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上累豪族。人各一節。百一之稅。雖役同輩。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吐糜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其食貨其田。應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稼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頻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今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徵違。徵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得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又聞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亦即仲舒限田之遺而裁減租價則尤近時可行之法大較貧民力田者可觀而富家倍糧者亦可虞今時之兼併者特見在勢豪三吳間往往見之而御里才頭數官許金在在有一之或恃世為佃戶以一畝田而甲乙互出或前一主勢而假借不足之例而後購者俗而又有一私稅不懲其違公賦不勝其索貧困得而肆富漸倍償而實中人無有田之家每每悲此若新良有司每年發錢穀之益數相地方之內豐收成之際令其以田稅從公定租稅為說明示其虞田熟諒且於中實從公定租稅為說明示其難上食會不取侵虐公賦租兩有實益

論水災疏

歐陽修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迸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戕露居上雨下水壘壘老幼狼藉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古奏議

宋

水災疏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開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濶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莫大之變隱側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如此處
借機破
嫌是道
謀一法

假說庸
人不
以破其
隱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

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

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

思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

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

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眾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

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

皆在至今則儲官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

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

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

古奏議

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

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

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

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

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

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

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

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

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

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

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

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

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

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

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群兵窺覬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

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

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

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

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

如此亦
是合情

人因段
賈獲機

古奏議

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

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

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嗔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

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

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

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

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

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八墨客稱述

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誦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

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

史 75-672

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
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
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
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
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
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
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
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
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之知耳臣之前奏乞留中

古奏議

宋

四

水災疏

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
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
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
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
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
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
天之譴告苟不亟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
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悉心以陳
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
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據簡宗廟則水為災而重建儲一節最為
此而多起武人故于必重儲一節最為
此而多起武人故于必重儲一節最為
此而多起武人故于必重儲一節最為

古奏議

宋

五

水災疏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茂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所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放逐四出命下之日

古奏議

宋

六

論臺諫

中外警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國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共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且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東國樞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

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如其術而已夫忠邪金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眾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古奏議

宋

七

論臺諫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明者蓋其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言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比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秋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

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
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
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
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
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
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
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
博逮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慈哀憐移置湖南
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職守外
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古奏議

宋

八

則介不以前貽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
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
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
絳荐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
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
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
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
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

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
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
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
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
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
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誅官即不是救之為國體政陽公持之矣至言諫
人主難易為至論其言忠邪公私極盡情態

古奏議

宋

九

謝李諫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是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

古奏議

宋

論水洛上

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完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

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

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小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

古奏議

宋

論水洛上

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蓄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

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水洛城不可罷而秋劉滄統紀宜肅如此處分兩完

古奏議

宋

五論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達欲陷
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
古奏議 宋 論杜衍等罷政事狀 十三
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
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
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
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古奏議
宋
論杜衍十四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敢畧陳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俾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賢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古奏議
宋
論杜衍十五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徬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群諂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願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口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說衍淹琦弼之始末不可罷去而於重國惜賢之意尤急○儒者每迂言臯夔稷契乃韓范富歐近年不易得讀此令人景慕

古奏議

宋

論史館日曆狀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古奏議

宋

論史館

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紀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日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河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述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

古奏議

宋

論史官 十八

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金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金書之。已上事節。金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賞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任追修。外截自今後金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

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金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金乞更不進本。所賢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史諫官 體皆所以著人主得失有所畏憚故歐公于史官日曆請之特切○史官以忠誠兼才者為主而以才輔誠庸才浮藻供應故事者非史也

古奏議

宋

論史官 十九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農隙已多不越歲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尚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監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

古奏議

宋

十四

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歿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益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

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

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益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鸞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

古奏議

宋

十四

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耳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朽腐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

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耳。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條繫。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於地。而因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剛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勿心。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耳。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

古奏議

宋

言西邊

廿二

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密。蓋欲攻點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

古奏議

宋

言西邊

二十三

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如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徧見之言。誠知未可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眾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耳。

古奏議

宋

言西邊五
二十四

文四十四
急攻之此是兵法惜乎當時之議皆姑欲就和而憚于攻以貽金遼之困

古奏議

宋

言西邊五

廿五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古順意以是為非以非

古奏議

宋

二十六

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

移入勅
執中乃
杜韓范
對頭

切中情
事可勝
感嘆

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恤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朕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亮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

古奏議

宋

廿七

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

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公。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此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上也。

古奏議

宋

廿八

古奏議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虐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

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好疑自用與下爭勝此察主易犯之病只此一意翻覆打出真如川雲嶺印

古奏議

宋

廿九

古奏議

議學狀

歐陽脩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其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古奏議

宋

三十

勸學狀一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于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入。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古奏議

宋

三十一

勸學狀一

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千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

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至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

古奏議

宋

三十二

歐陽修

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

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糈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

古奏議

宋

三十三

歐陽修

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此是有關係學校文字不可不看○方今文士浮名競進於察德考行之意荒矣而上之人亦持於浮文中欲正士習詎知生心害事者不止於此乎且欲慎重詳察而失之苛細傷雅道亦可慮也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

古奏議

宋

三十四

歐陽脩

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

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

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爲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撤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

古奏議

宋

三十五

歐陽脩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此、臣前後非不切言、

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歐公持不和之議。大議遠識也。五問已洞。禍本但歐公能言而當時無任之者耳。可惜。可惜。

古奏議

宋

三十六

西歐跋加

本旨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故不至於此。領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

古奏議

宋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當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故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

是

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當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情之惠，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鬼置之人，猶莫不好德。鬼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章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以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留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

古奏議

宋

上仁宗四十二

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賤人之在官者其祿已

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

古奏議

宋

上仁宗四十二

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

刑公所
言至誠
亦在必
行法耳

刑公本
色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古。奏。議。一。宋。上。仁。宗。四。十。三。

三等

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自。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

此亦如

亦可為
今日流

荆公所
欲教士
在天下
國家之
用而于
本原尚
未立故
其用亦
只于行
法而上
然賢子
句讀通

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

亦不必

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下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君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茲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其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古奏議 宋 上仁宗四十七

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送迎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

此今亦如

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邀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古奏議 宋 上仁宗四十八

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耻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賢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

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此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益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古奏議
宋
上仁宗
四十九

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片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九

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於當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廢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一

刻至

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目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往往即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二

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仕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爲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三

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大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久。而不一一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爲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四

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實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阻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

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歘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日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五

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斯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用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

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捐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六

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立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立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初立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古奏議

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初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

斷而敢
行鬼神
無之將

是世習

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為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濶今古奏議

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難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而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

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古奏議

宋

上仁宗 五十九

王荆公所上皇帝書數萬言。大都以申韓之意。行先王之法。而吃緊于陶成人才。以變置天下之人。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此乃公本色也。然以宋之敵弱。獨斷行權。則以法亦是當時救弊之方。而特才達衆獨斷。而行權則荆公之學術所從來耳。然荆公清操刻勵。而江陵有其才。而繼之以私。宜其不免也。○直瀉橫行。浩行曲暢。如長江萬頃。片帆千里。可謂長才。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如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古奏議

六十一

審勢

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襲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

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洩。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

古奏議

宋

卷一

審勢

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

古奏議

宋

卷二

審勢

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

觀的

也蘇亦
川中韓
之俗豆
阿封印

世之能
治才者
大各稱
之

當是宋
弱政議
者大都
欲校之

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興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妄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狀後平

古奏議

宋

三

書勢

以一切
之法老
蘇利公
同之第
刑公勤
稱先王
處其學
術才具
較之老
蘇稍足
凌誇流
華耳故
刑公一
遇卽可
橫行矣
威與惠
隔而用
之可乎

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父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

古奏議

宋

三

書勢

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勢論。欲以法扶弱不謂之霸不可也。荆公之才大於老蘇而其中之扶術亦真自謂三代之佐故敢行不顧老蘇雖不遇假使其遇尊尚古昔變置海內若荆公之偏悍而震盪也愚嘗謂文中子爲伯儒王荆公爲伯相皆以意竊王者也。大王者之修身治世寧以意勝乎哉。

古奏議

宋

卷五

審勢

審敵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寇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古奏議

宋

卷六

審敵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湔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予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狙狙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狙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豐。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

古奏議

宋

卷十七

審政

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豐。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

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然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

古奏議

宋

卷十八

審政

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申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萬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綰布皆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入赦。死罪死。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彭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尤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其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

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

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古奏議

宋

七十一

密啟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

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以七國之勢。喻北虜之勢。賂亦爲禍。而論中國之憂。在內是矣。而至于形聲實三計。則未見確然必勝之畫。亦必兵良食足。將賢士勇有備矣。而後靜以待其形。聲而不爲動。于以出之。實而與之一戰。戰無不勝。此論料彼密而處我。疎而與之。一戰也。此與罷錯之論。諸侯必反。而我無以待其反。謀卒以自禍者。同屯田實塞。恤士卒。強本根。和將相信。實謂外弭而內銳。其可矣。

古奏議

宋

七十二

密啟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其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絆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噬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

古奏議

宋

七十三

御將

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胤、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

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

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狀、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

古奏議

宋

七十四

御將

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

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減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

古秦議 宋

七

御將

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高帝之御將蒯通其謀有窮也。蒯通之計蒯通則不敗曰不害哉曰不害哉曰不害哉曰不害哉。之其中三術也。

田制

蘇洵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常十一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狀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

古秦議 宋

七十六

田制

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畊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

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

古奏議

宋

七十七

田制

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入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

是

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十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間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

古奏議

宋

七十八

田制

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瞻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

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二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分於天下不驚民

古奏議

宋

子元

田制

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卽董子限民名田之意然貧富饒乏自古而然堯舜所不能齊要使之不相耀不相侵好以和其意乎停其法而已行田制之法非公忠大臣任良有司而需遲十餘年之久其勢不行也

彊弱

蘇洵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

古奏議

宋

全

外制

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

壯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壯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其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

古奏議

宋

八十二

強弱

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即就孫臏三驢發爲陰陽其用而引古作據甚醒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怒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古奏議

宋

八十二

心術

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

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直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常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古奏議

宋

八三

心術

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大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段二自爲發中多微言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潰犯天威罪在不赦簾幕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譏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

古奏議

宋

八十四

神宗皇帝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違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

古奏議

宋

八十五 神宗

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

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鹽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

古奏議

宋

八十六 神宗

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近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拊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

古奏議

宋

公七

神宗

名知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兪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有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

古奏議

宋

公八

神宗

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古奏議

宋

八二九

神宗

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肇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

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環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

古奏議

宋

九一

神宗

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

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無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

古奏議

宋

九十一

神宗

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青苗錢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歲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

古奏議

宋

九十二

神宗

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愿入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上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

古奏議

宋

九十四

神宗

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

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牒牒。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

古奏議

宋

九十四

神宗

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

古奏議

宋

九十五

神宗

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

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古奏議

宋

九十六

神宗

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至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寡。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

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

古奏議

宋

九一七

神宗

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遂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朕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

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度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

古奏議

宋

一百一

神宗

定任子修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詆雷霆之威積其任愚豈可屢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黜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讒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其迷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

古奏議

宋

百一

他宗

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大都抵新政所爲多取以傷人心躁進以壞風俗拒諫諍而救安石開諫諍而救安石急功自用之失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古奏議

宋

百三

蘇軾

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宜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振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

秦議

宋

百四

卷四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皆循安，革朽銳，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秦議

宋

百五

卷五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童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浮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饑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嘗猶屠殺
牛羊剝脅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矣死者甚矣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
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古秦漢 一八天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一興橫欲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隣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古秦漢 一八天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
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
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永有能
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
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歸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於陛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論奸兵之禍俱名言戰
勝之後一段情更至

書奏議

人宋

百八

宋王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由於上下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
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臣不能自達易曰天
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
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
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
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
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
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消沒於靈南明皇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
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
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
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
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
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
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
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造師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
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
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
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

飛
龍
老
龍
不
能

古
奏
議

宋

百
七

新
時
代
史

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此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

古
奏
議

宋

百
七

新
時
代
史

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肅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于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記聖功無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覲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

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神宗多事輕發故禁之以處靜無爲之說

青奏議

八宋

頁五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衛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寇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更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汙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管官室也必先

古秦議 一八宋

百十五

思治論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官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財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否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假乞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古秦議 一八宋

百十五

思治論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隣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孰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古秦議

宋

卷六

史記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用

祝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汙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古秦議

宋

卷六

史記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者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欲然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

古秦議

一八宋

百一八

百一八

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以財兵利三條作論端而所重在北定契丹規模定于從衆之所熱趨

策畧二

蘇軾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

馳數乘之使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

古奏議

宋

百廿

卷之三

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堅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簣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恠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

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王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王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辨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

古奏議

宋

百廿一

卷之三

足辨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

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害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

古奏議

八宋

百二

策第

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富本之計在二虜長公欲清中書之務與建行人屬國之官是矣而曰朝廷不與知議不及於中書處多矣

策畧三

蘇軾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弊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

精安石

古奏議

八宋

百三

策第

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
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教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
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
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難此二者其名甚
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
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
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
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
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
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

古秦議

八宋

百廿四

策

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
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
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
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
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
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
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
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
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
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

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況毅果
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
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
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
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
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
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
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
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
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

古秦議

八宋

百廿五

策

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
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
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
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
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
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
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
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
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
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

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治宋如諸葛治蜀王猛治秦振弱起強必先任人如先王符堅此特達之見

策畧五

蘇軾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

古秦議

宋

百十一

策畧

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

諸篋筭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杆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安養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杆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杆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倏倏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卬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

然天下終以不擾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嘗試擠擻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則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王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情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將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

古秦議

宋

百世

夢家

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其意在得天下之心而習其才以爲用五事中尚缺重臺諫一節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天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孰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為茲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不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古奏議 小宋 百廿三 宋道微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吏議。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

吏。推折羸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萬精任人而決壅蔽所以振綱也行文亦為厲精東坡所得意人足王季之晏朝亦顯夫向麻者耳

敦教化

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古秦議

宋

敦教化

敦教化

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燦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飭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

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

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布夷嘽

古秦議

宋

敦教化

敦教化

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

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待於四海之富而不恃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古奏議

宋

蘇軾

省費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亦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授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濂取之易爲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衆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

古奏議

宋

蘇軾

蘇軾

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古之計也。

宋

百世

省

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笑。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

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

古奏議

宋

百三九

省

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

天下庶乎少息也

多事必多費多費必多用多用必多取多取必多怨東世皆然○多取必多一巧苟且刻剝之法

古奏議

宋

百四十一

古奏議

練軍實

蘇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管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

年今廬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損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焉

古秦議

一八宋

百四二

續軍考

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呼無賴以自棄於囚人今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

古秦議

一八宋

百四二

續軍考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鍊軍在用壯十年而代之其法也或奮身矢石之後四十未衰而熟習諸練之人其力就衰其智可用者在成官簡而特存之

倡勇敢

蘇軾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倍與倍。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同有暴猛虎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蜺而却走。聞鉦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齟齬。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齟齬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齟齬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雖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旁

古秦議

宋

百四

倡勇敢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奮呼。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齟齬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古秦議

宋

百五

倡勇敢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疆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出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百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貽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古奏議

一宋

百四六

倡議

特達而精微○倡勇敢倡氣也而必以所手結其心氣自心作此論情快不疑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泰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病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

古奏議

一宋

百四七

教戰守

清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
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
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大甚而養之大過
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害養身者使之能逸
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
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
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
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
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
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

古奏議

宋

百四十九

教習

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
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
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
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
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
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
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
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
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

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
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
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
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
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
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
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
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
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古奏議

宋

百四十九

教習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繇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繼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循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珮王服戴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

言奏議

一八宋

百五十一

策斷二

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策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家條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官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

言奏議

一八宋

百五十一

策斷二

者矣。故其朝廷之議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舍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樞紐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古秦議

一八宋

百五十三

策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憤鬱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間之謀者曰。

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街衢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思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憚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以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古秦議

一八宋

百五十三

策

制策

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古奏議

八宋

百五

卷一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繁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擢等召而

古奏議

八宋

百五

卷一

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
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
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
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
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
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千
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
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
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

古奏議

八宋

白字

制第三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
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
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
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
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
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
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
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
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

古奏議

八宋

白字

制第四

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
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
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
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
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
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
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
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
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

古奏議

八宋

百五元

五制第

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督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參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古奏議

八宋

百五元

五制第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

古秦議

宋

卷一

策

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手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于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

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

古秦議

宋

卷一

策

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

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耗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庶此亦自知其

古奏議

八宋

百五

制策

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榮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蒙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

高粱爲汗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

古奏議

八宋

百五

制策

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弱於宴安敬

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古奏議

宋

百六十四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

古奏議

宋

百六十五

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羹錦越之奇噐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奏議

入宋

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臣等因落職自文獻皇帝如貫珠中問跌宕起
伏之妙又自西漢景帝也而誦其神上則公
孫大而不無其跡蓋後生熟讀此等文字才情識
悉一時俱長

論冗兵

蘇轍

冗兵之說曰臣聞四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乃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結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等五人使備西寇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足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

古奏議

入宋

百六十八

元正神二

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患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精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兇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啻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儲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三三

古奏議

入宋

百六十九

元正神三

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
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
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減冗兵是也策在饒將帥以財使發開謀亦兵
中一算耳不如乃凡練軍教戰之策爲長而其
充國屯田

古奏議

宋

可平

見兵部

臣事一

穎濱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
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
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
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
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
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
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
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
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
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
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
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
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
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
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
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
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
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古奏議

宋

百七下

臣事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古秦議
宋
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古秦議
宋
重臣一議甚卓朗○申屠嘉以長臨今人深思

臣事策四

蘇轍

天下之患無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京

古奏議

八宋

百七四

五

古奏議

八宋

百七五

五

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之世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要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

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故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欲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擬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

古秦議

八宋

百美

卷四

東坡先生曰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心之事故其弟固之說重臣以任其一策

臣事策九

蘇轍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

古秦議

八宋

百美

卷四

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快快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楊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常情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可得古奏議 八宋

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言

而許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古奏議 八宋

因人情上俗之便而任吏

民政四

蘇轍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漢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倘佯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

古秦議

宋

百一

民

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服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

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公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

古秦議

宋

百一

民

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

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辨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教鄉兵屯戍亦卽
萬元教戰守之餘策

古秦議

八宋

百八二

民

民政策五

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禁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弊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分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無弁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

古秦議

八宋

百八三

民

其弊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歛。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

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吊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

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均田立制屯田平糶皆古法也

在漢人限田而因之者

古奏議

宋

百八

卷

民政策八

蘇轍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

古奏議

宋

百八

卷

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幽斯舒涉渭爲亂取礪取鍛夫古之君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蓄牧北方之棗栗棗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陂澤之所生與其

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無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常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

古奏議

宋

百八十八

臣等

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取。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饒之區。而方

古奏議

宋

元

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條理議議屬名手此亦臣等所當講之由
生而欲通之天下貧窶破散則亦富民本

民政九

蘇轍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無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無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

古奏議

人宋

百九十一

長安

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關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歛。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

古奏議

人宋

百九十一

長安

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躉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

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兵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疆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疆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彊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士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國日損

古奏議

八宋

百九十一

張

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宋事之固於國而卒以二虜號坐是

古奏議

八宋

十五

民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益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才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

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罷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

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本朝有李生豐財用財議亦略倣此曾子固之文長于典實此作亦其一班

長
下
萬經賈

古奏議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黃汝亨編汝亨字貞父仁和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此書輯古人奏議自戰國迄於唐宋共一百一十首每首系以評論然若蘓秦范雎韓非輩不過辯士功利之談論文則當取其工論奏議則當斥其詭奈何託始於是也

原缺